四庫提要著錄叢書

《四庫提要著錄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一四一冊目次

唐三體詩六卷　（宋）周弼輯　（清）高士奇補註　清康熙三十七年朗潤堂刻高江村全集本　〇〇一

批點分格類意句解論學繩尺十卷諸先生論訣一卷　（宋）魏天應輯　林子長箋解　（明）游明校補　明成化五年游明刻本　〇五六

三國志文類六十卷　（宋）不著輯者　清味書室鈔本　四三九

唐三體詩六卷

（宋）周弼輯　（清）高士奇補註

清康熙三十七年朗潤堂刻高江村全集本

三體唐詩六卷、內府藏本

宋周弼編。弼有汶陽端平詩雋、已著錄。是編乃所選唐詩。其曰三體者、七言絕句七言律詩五言律詩也。首載選例。七言絕句分七格。一曰實接、一曰前虛後實、一曰前對、一曰後對、一曰拗體、一曰側體。七言律詩分六格。一曰四實、一曰四虛、一曰前虛後實、一曰結句、一曰詠物。五言律詩分七格。前四格與七言同、後三格一曰一意、一曰起句、一曰結句。宋末風氣日薄、詩家多不工古體、故趙師秀衆妙集方回瀛奎律髓所錄者、無非近體。弼此書亦復相同。所列諸格、尤不足盡詩之變。而其時詩家授受、有此規程、存之亦足備一說。考范晞文對牀夜語曰、周伯弼選唐人家法、以四實爲第一格、四虛次之、虛實相半又次之。其說四實、謂中四句皆景物而實也。於華麗典重之中、有雍容寬厚之態、此其妙也。昧者爲之、則堆積窒塞、而寡於意味矣。是編一出、不爲無補。後學有識高見卓、不爲時習薰染者、往往於此解悟。間有過於實而句未飛健者、得以起或者望塞之譏。然刻鵠不成尚類鶩、豈不勝於空疎輕薄之爲。使稍加探討、何患古人之不我同也云云。又申明其四虛之說及前實後虛前虛後實之說、頗爲明白。乃知弼撰是書、蓋以救江湖末派油腔滑調之弊。與滄浪詩話各明一義、均所謂有爲言之者也。舊有元釋圓至註、疎陋殊甚、已別存其目。此本爲高士奇所補正。雖未能本本元元、盡得出典、而文從字順、視舊註差清整矣。

弱其兩切強上聲弱彊也弓有力也

帙直質切音姪古書卷編次表文書也又姓

擇陟格切音宅上聲

有唐三百餘年才人傑士馳騁于聲律之學體裁風格與時盛衰其間正變雜出莫不有法後之選者各從其性之所近膠執已見分別去取以爲詩必如是而後工規初盛者薄中晚爲佻弱效中晚者厭後汶汶而詩法愈晦今所傳才調國秀河嶽英靈中興間氣諸集皆唐人選其本朝之詩未失繩尺厥後汶陽周伯弱取唐人律詩及七言斷句若干首類集成編名唐三體詩自標選例有虛接實接諸格其持論未必盡合于作者之意然別裁規制究切聲病辨輕重于毫釐較清濁于呼吸法不可謂不備矣明楊升菴摘予童時曾受于塾師長廼棄去去作冬將自京師南還見此本于旅店攜之廬綱中每當車殆馬煩輒一披展如見故人其詞婉曲綿麗去膚庸者絕遠而猶未至于佻弱且卷帙無幾行囊旅笥挿挿甚便因取而授梓詩故有高安釋圓至箋注語多紕繆爲刪其十之四五間附以臆說欲使作者之意宛若吾語三唐詩法亦庶幾存什一于千百也至才人傑士以詩擅當世名後世者非古體不能窮其變非排體不能盡其長則予將有續三體之選與學詩者共參之江都高士奇序

周伯弱選例

七言截句

一實接截句之法大抵第三句爲主以實事寓意接處轉換有力若斷而續涵蓄不盡之趣此法久失其傳世鮮有知之者矣

一虛接第三句以虛語接前兩句也亦有語雖實而意虛者於承接之間略加轉換反正順逆則又鄰于里謠巷歌可擊筑而謳矣

一呼一喚宮商自諧

一用事詩中用事易于窒塞況二十八字之間尤難堆疊必融事爲意乃爲靈動若失之輕率

一前對接句兼備虛實兩體但前句作對接處徵有不同相去一間特在稱停之間耳

一後對此體唐人用者亦少必使末句雖對而詞足意盡若未嘗對方爲擅場

一拗體此體絕高必得奇句方見標格所謂風流挺特不煩繩削而自合者神來之候偶一爲之可耳

一側體其說與拗體相類發興措辭以奇健爲工

七言律詩

一四實其說在五律但造句差長微有分別七

字當爲一串不可以五言泛加兩字最難飽滿易疎弱又前後多患不相照應自唐人中工此者亦有數可見其難矣

一四虛其說亦在五言然比之五言少近于實蓋句長而全虛恐流于柔弱要須景物之中情思通貫斯爲得之

一前虛後實頸聯含聯之分五言人多留意至七言則自廢其說音節諧婉者甚寡故標此以待識者

一前實後虛其法同上景物情思互相揉絆無迹可尋精於此法自爾變化不窮矣

一結句詩家之妙全在一結遒逸婉麗言盡而意未止乃爲當行

一詠物唐末爭尚此體不拘所咏別入外意而不失摹寫之巧有景有情多奇健者少然發句

五言律詩

一四實中四句全寫景物開元大曆多此體華麗典重之中有雍容寬厚之態是以難也後人爲之未免堆垛少味

一四虛中四句皆寫情思自首至尾如行雲流水空所依傍元和以後流于枯瘠不足采矣

一前虛後實前聯寫情而虛後聯寫景而實

則氣勢雄健虛則態度諧婉輕前重後劑量適均無窒塞輕佻之患大中以後多此體至今宗唐詩者尚之

一前實後虛前聯寫景後聯寫情前實後虛易流于弱蓋發興盡則難于繼落句稍閒以實其底乎

一一意確守格律揣摩聲病詩家之常若軼出度外縱橫恣肆外如不整中實應節則非造次所能也

一起句發首兩句平穩者多奇健者少然發句太重後聯難稱必全篇停勻乃佳

一結句五言結句與七言微異七言韻長以醞藉爲主五言韻短以陡健爲工

實接

華清宮　杜　常

一別家山十六程曉來和月到華清江原本作數十行盡
楊作雨聲三偏驅幸長楊去遶遠兄修以舊本從
金殿當頭紫閣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玉芙蓉也按古人玉懷
宮詞　王　建

唐三體詩卷之一　八

注滿池或作中多玉芙蓉是也如蓉
車中或非神不至乃作畫雲氣上欲與神通宮室也郊祀志非象
鴛六龍五色雲車畫雲氣卓也郊祀志非象
華太平天子朝元日五色雲車中或作中非鴛六龍成言色雲上欲與神通宮室也郊祀志非象
吳姬　薛　能

自身一作是三千第一名內家叢裏獨分明龍令欽敞坊記
日水拍銀盤弄化生曰前鼓女入宜春院謂之內人家在敞坊人其家曰內人亦曰芙蓉殿上中元
白水拍銀盤弄化生作唐歲娶兒形浮水中以夕俗以蠟爲
名內家叢裏獨分明敞坊記
吳姬　薛　能

自身一作是三千第一名內家叢裏獨分明龍令欽敞坊記
日水拍銀盤弄化生曰前鼓女入宜春院謂之內人家在敞坊人其家曰內人亦曰芙蓉殿上中元
白水拍銀盤弄化生作唐歲娶兒形浮水中以夕俗以蠟爲
名古詩多有此體如妾及爲將常快快不平數賦詩
婦人宜子之祥觀醉能之化生詩凡入首皆以女自喻負才
作者之意今此詩謂之內人家宜獨分明敞坊記
古詩多有此體如妾及爲將常快快不平數賦詩
婦人宜子之祥觀醉能之化生詩凡入首皆以女自喻負才
名

別李浦之京　王昌齡

故園今在灞陵西江畔逢君醉不迷小弟隣莊尚
寄數行啼

漁獵唐人呼別業爲莊一封書寄數行啼漁獵者少而小人放之事也逸之習而小人縱之事故在外以書戒又近之矣

題崔處士林亭　王維

綠樹重陰蓋四隣青苔日厚自無塵科頭箕踞長
松下白眼看他世上人

楓橋夜泊　張繼

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
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

半早而夜故多愁之出之說之而不說者卽首句月落烏啼乃欲躍之實

贈殷亮　戴叔倫

日日河邊見水流傷春未已復悲秋山中舊宅無
人住風塵共白頭

叔倫貞元中以道士觀此

湘南卽事　戴叔倫

侯文害矣意不以牛刀殺雞也

詩見其處塵俗不忘山林也

送齊山人　韓翃

舊事仙人白兎公

公祕也彭祖姓什名元白兎子也

掉頭歸去又乘盧橘花開楓葉裏出門何處望京師沅湘日夜東流去不爲愁人住少時

湖湘故有是作秦少游謫郴州有詞云郴江幸自遶山爲誰流下瀟湘去正用此意

怨水之去所以深傷已不能去也蓋叔倫事曹王于

風柴門流水依然在一路寒山萬木中

送元使君自楚移越　劉商

露晃行春向若耶野人懷惠欲移家東風二月淮陰郡惟見棠梨一樹花

以名公也

竹枝詞　李涉

十二蜂頭月欲低空舲灘上子規啼孤舟一夜東歸客泣向春風憶建溪

涉寧諫武陵故有是作

香山館聽子規　竇常

楚塞餘春聽漸稀斷猿今夕讓沾衣謂猿鳴悲人未若今夕子規悲也雲埋老樹空山裏彷彿千聲一度飛

長慶春　徐凝

山頭水色薄籠烟遠客新愁長慶年身上五勞仍病酒

三丙方曰五勞乃肝脾心肺腎五藏之勞如酒色致虛此名瘵疾今人多以五勞爲實

桃窗下背花眠

宮詞二首　王建

次首或以爲杜牧作

金吾除夜進儺名畫袴朱衣四隊行

李冬隨遷榮人二百四十人爲二隊逐惡鬼于禁中其日戌夜二鼓擊鼓發儺三遍赤幘赤衣赤布褲皇帝御殿儺入春秋冬入院院燒燈如白日沉香火底坐吹笙

比章嗣宗用齊制每除夜殿前設火盆數丈用沉香甲煎沃之焰起數丈以甲煎香太宗曰朕之所以生也餘車太宗口制其名服其盛百

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玉堦夜色涼如水臥看牽牛織女星

燭光屏冷情之所以生也臥觀牛織女星狀策以驗冥愛也

女子之也蓋怨女之情也

城西訪友人別墅　雍陶

澧水橋西小路斜日高猶未到君家郵園門巷多相似處處春風枳殼花

貴池縣亭子（即郡太守縣志貴池在池州梁路以其魚美封貴池）　杜牧

勢比凌敵宋武臺分明百里遠帆開蜀江雪浪西江滿强半春寒去却來

送隱者　許渾

無媒逕路草蕭蕭自古雲林遠市朝公道世間惟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

送宋處士歸山　許渾

賣藥修琴歸去遲山風吹盡桂花枝（一本作吹落桂花時）世間甲子須臾事逢著仙人莫看碁（詩意謂日易歲月易過不可久留山中也）

秋思

琪樹西風枕簟秋（圖經云建康府寶林寺有棋樹謂樹綠如玉）楚雲湘水憶同遊高歌一曲掩明鏡昨日少年今白頭

黃陵廟　李羣玉

黃陵廟前莎草春黃陵女兒茜裙新輕舟短棹唱歌去水遠山長愁殺人

贈彈箏人（風俗通曰箏秦聲也或曰蒙恬所造五絃統身并凉二州箏形如瑟）　溫庭筠

天寶年中事玉皇曾將新曲教寧王（元宗兄開元年封寧王王善箏工得玫瑰寶杜南房處士善箏妹行行日南房處士善箏妹行行曰雁也）

曲江春望　唐彥謙

欲寫愁腸愧不才多情練漉已低摧郊原二月初言符參故末句

雁別獨倚寒林艘野梅當此詩腸亂時人不會其意起西都愛晉亂渡江終日撚花嗅香無乃重謙之

曲江春望　唐彥謙

水西京曲雜記之京城龍江秦華寺為南宜有春流

杏艷桃嬌奪晚霞樂遊朝寇蓋無賒（苑囿昇圖名道宜坊三下輔黃苑之廟北苑名曰名樂遊）

漢朝陵墓十里宜春下苑

杏花

杏艷桃嬌奪晚霞樂遊無賒（苑囿昇圖名道宜坊三下輔黃苑）

漢朝陵墓十里宜春下苑（漢為樂遊苑唐為勝賞之地開元中引水東南之池城在皇城東北隅記曰宗帝立廟曰漢宣之曲江）

鄭宮　高氏

鄭宮魏所居之建石氏此石詩用石氏事

花飛蝶駭不愁人水殿雲廊別置春曉日靚粧千騎女白櫻桃下紫綸巾（白櫻桃花白者如白櫻桃有白者有實白者有花白者如實白者有花白者如櫻桃是也多肌者是也櫻桃六月熟櫻桃洛陽殿前櫻桃武陵三月有白櫻桃詩曰顏色

六載抽毫侍禁闈
五陵年少如相問
阿對泉頭一布衣

岡堪長嘯次然歸

水白湯湲日日斜
寒食不見人烟客
見花無雞犬鳴
一村鴉落如

尤溪道中

韓偓

已上二十二首

丹陽送韋參軍 一別心如兩地秋曰曉江南望

丹陽郭裏送行舟
江北寒鴉飛盡水悠悠

韓翃

寒食

春城無處不飛花
寒食東風御柳斜
日暮漢宮傳蠟燭
輕煙散入五侯家

韓翃

上陽宮

太液芙蓉陳處處疑
昭陽之名以不詳
漢帝勾新池于其旁
然建之曰太液芙蓉

紫烟衣上繡春雲
在山書小篆文
天將風雪夜深
欲向玉宸

和孫明府憶舊山

韓偓

五柳先生本在山
偶然為客落人間
歸思正
起開籠放
自賜然

鮑溶

故園無心渡海潮
贈日東曇禪師
山盤照寂寥旅懷

鄭谷

月華星彩坐來收
獄色江聲暗結愁
半夜鴻
燈前

寄別朱拾遺　劉長卿

天書遠召滄浪客幾度臨岐病未能江海茫茫春欲遍行人一騎發金陵

題張道士山居　秦系

盤石庵邊五株花松間寂寂無煙火應服朝來一片霞

寄李渤　張籍

五渡溪頭躑躅紅寫其花名多不識一月看花到幾峰

十詩共有一

三體詩卷之一　九　唐三體詩卷之一

南莊春晚　李肇玉

草暖沙長堂去燕歸盡水綠蘋香人家寒食春光好

長溪秋思　唐彥謙

柳短莎長溪水流雨微煙暝立渡頭寒鴉閃閃前山去杜鵑黃昏獨自愁

已上五首

隋宮　鮑溶

柳塘煙起日西斜竹浦風回雁岸沙煬帝春遊古城在壞宮芳草滿人家

王建

十萬里程多少難沙頭彈舌安平夜鐘已上三首

長信秋詞　王昌齡

奉帚平明金殿開且將團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

吳王舊國水煙空香徑無人閣先發葉紅陳館娃宮今施羽化為鸛

江南意　于鵠

玉樓傾側粉墻空重巖青山遠故宮武帝去來紅上野

神龍永徽之際如然朱泚之臣宗武帝者宗武帝非號帝也大稱其非號帝也至宋大士益曰測元宗元宗也某元宗也及宗則宗帝也為或及宗也曰也某元宗也及宗則宗帝也為或及宗也曰

開向江邊採白蘋　明朝還隨女伴賽江神　衆中不敢分
明語暗擲金錢卜遠人

鷓山上有山開情　孟　遲
鴣上有山歸不　浩
飛客山歸不得　然
思也去也湘江暮雨
歸不得蘼蕪亦足怨　送春歸入客
古樂府安陸昭王碑何處去也

花落江邊春暖　鄭　谷
雨餘草色遠相連　喬輪莫礙詩
醉眠曲檻遊人　此一聯
詩卷之一百七十七　崔　魯

曲陛簇　江春草
爆　堤
谷

故園東望路漫漫　雙袖龍鍾淚不乾　馬上相逢無
紙筆憑君傳語報平安　韓　翃

送客之上　送人京使
官柳高高匹馬嘶　征期別在
入劍　建
生死　建
病中遣妓
司空曙

晓紅輕拆露香新　獨立空山冷笑春　春意自知無
已上六首　崔　魯

惜恣風吹送馬蹄塵

歌舞韶華滿宮　百　家　宮　前　楊　柳　寺　前　花　王　建
酒幔高樓百　家　宮　前　楊　柳　寺　前　花
何各自春山勞一時已白
行已盡始聞人騎取進河口瓜汀青
二瓜冬生高丈餘紅物
官州開元寺東禪院詩
寶令婆門記曰貞觀中敕
乃人可于子體奉破故四
語詩以戲笑令五瓜名載
諸瓜人雀無巧夏非走置
生驢力矣人之
往山爲余如奉名
親到之二瓜
閑谷被月名
苑中名雨收
之實名瓜人

傷心在日前　少年身　憔悴對花眠　黃金用盡教
心在日前樂少年身　憔悴對花眠黃金用盡教
事傷心在日前樂少年身憔悴對花眠黃金用盡教

松寺曾同宿　是夜深　山　行
寺曾同宿是夜深　山　行
正月十日夜與諸僧遊
是乳是實是瓜是瓠
之名瓜爲俗此四
東樓名枚之
柱者從
月之多瓠也
故曰雪堦鶴
華花句之溪
溪高低何
人多勞之
爲實之
樓名枚之
柱者從
月之多瓠也
故曰雪堦鶴
華花句之溪
溪高低何
人多勞之
爲實之

遠上寒山石徑斜　山　行
上寒山石徑斜白雲生處有人家　韓　翃
聊本寒山僧寄
來無所染白雲那得有心期　張　喬
遠公獨刻蓮
花漪猶向山中醉六時　司空曙
大道本來寄山僧
聊上寒山石徑斜白雲生處有人家停車坐愛楓
遠公獨刻蓮花漪猶向山中醉六時

陌隣風月爲多情邇到春時別恨催張倚柱尋思倩
惆悵一場春夢不分明
已上八首

過南隣花園

吳怪頗過酒家多情
地恨纔見開花又落花
鎖金宮引出幃開門
合月明花落又黃昏
宮詞

柱牧

野人自愛山中宿況是庭前有簡長松
萬壑千巖道路賒柴門猶對水雲遮
客來幸有清樽在
主人不是愛錢奢

張喬

溶溶一溪陽緑長自送飛觴繞客忙
好染太液池上色
贈李處士

李頻

客舟欲發動清笳
一夜秋風雪滿沙
莫道故園歸路遠
門前流水是天涯

送一作友人之上都以肅宗上元華

上都以肅宗上元華

送武陵歸潮頭望入桃

玉帛微賢楚客稀猿啼
上帛微賢楚客稀猿啼
花上
已上五首

寄維揚故人

溶溶一溪陽緑長自送飛觴繞客忙
好染太液池上色
贈李處士

李頻

客舟欲發動清笳
一夜秋風雪滿沙
莫道故園歸路遠
門前流水是天涯

送一作友人之上都以肅宗上元華

上都以肅宗上元華

送武陵歸潮頭望入桃

玉帛微賢楚客稀猿啼
上帛微賢楚客稀猿啼
花上
已上五首

寄維揚故人

雞鳴
處別
城河
鎮邊
東繞
風柳
十條
五千
橋山
萬水
玉人
遙月
明記
得相

雞鳴
處別
城河
鎮邊
東繞
風柳
十條
五千
橋山
萬水
玉人
遙月
明記
得相

玉帛微賢楚客稀猿啼
上帛微賢楚客稀猿啼
花上
已上五首

寄維揚故人

雞鳴
處別
城河
鎮邊
東繞
風柳
十條
五千
橋山
萬水
玉人
遙月
明記
得相

雞鳴
處別
城河
鎮邊
東繞
風柳
十條
五千
橋山
萬水
玉人
遙月
明記
得相

玉帛微賢楚客稀猿啼
上帛微賢楚客稀猿啼
花上
已上五首

寄維揚故人

雞鳴
處別
城河
鎮邊
東繞
風柳
十條
五千
橋山
萬水
玉人
遙月
明記
得相

雞鳴
處別
城河
鎮邊
東繞
風柳
十條
五千
橋山
萬水
玉人
遙月
明記
得相

鄭三遊山
相逢之處花開滿山巔攢峰千萬重他日期君何
如寒流石上溜行到株松
白河西歸山
水繞孤舟欲上遲遲鶴長遠三
重贈商玲瓏兼寄衆天
休遣玲瓏唱我離我醉多是寄天
君去春山淚共遊
送王永
溪水他日相思來水頭
劉商
送魏十六
訪切切不堪聞歸舟明日是
寺前
唐三體詩卷之一　九
湖上新正歲初喜已上九首野塘
侵曉漲乘涼偶獨往
野塘
獨往忽微微
一杯酒魚躍見芹開
維
深應不笑家貧客明朝別後門

擬服松花無處問滿陽道士忽相
採松花
採花不覺傾仙鶴巢
姚合
朝又向江頭別月落潮平是去
重贈商玲瓏兼寄衆天
休遣玲瓏唱我醉多是寄天
君去春山淚共遊
送王永
溪水他日相思來水頭
劉商
送魏十六
訪切切不堪聞歸舟明日是
寺前
唐三體詩卷之一　十一
曲江院裏題名處十九人中最少年
張籍
書上高科
今日風光

相逢之處花開滿山巔攢峰千萬重他日期君何
如寒流石上溜行到株松
白河西歸山
水繞孤舟欲上遲遲鶴長遠三
重贈商玲瓏兼寄衆天
休遣玲瓏唱我醉多是寄天
君去春山淚共遊
送王永
溪水他日相思來水頭
劉商
送魏十六
訪切切不堪聞歸舟明日是
寺前
唐三體詩卷之一　十三
曲江院裏題名處十九人中最少年
張籍
書上高科
今日風光

擬服松花無處問滿陽道士忽相
採松花
採花不覺傾仙鶴巢
姚合
朝又向江頭別月落潮平是去
重贈商玲瓏兼寄衆天
休遣玲瓏唱我醉多是寄天
君去春山淚共遊
送王永
溪水他日相思來水頭
劉商
送魏十六
訪切切不堪聞歸舟明日是
寺前
唐三體詩卷之一　十五
曲江院裏題名處十九人中最少年
張籍
書上高科
今日風光

相逢之處花開滿山巔攢峰千萬重他日期君何
如寒流石上溜行到株松
白河西歸山
水繞孤舟欲上遲遲鶴長遠三
重贈商玲瓏兼寄衆天
休遣玲瓏唱我醉多是寄天
君去春山淚共遊
送王永
溪水他日相思來水頭
劉商
送魏十六
訪切切不堪聞歸舟明日是
寺前
唐三體詩卷之一　十七
曲江院裏題名處十九人中最少年
張籍
書上高科
今日風光

擬服松花無處問滿陽道士忽相
採松花
採花不覺傾仙鶴巢
姚合
朝又向江頭別月落潮平是去
重贈商玲瓏兼寄衆天
休遣玲瓏唱我醉多是寄天
君去春山淚共遊
送王永
溪水他日相思來水頭
劉商
送魏十六
訪切切不堪聞歸舟明日是
寺前
唐三體詩卷之一　十九
曲江院裏題名處十九人中最少年
張籍
書上高科
今日風光

日暮馬頭初見米囊花 一名米囊子 即罌粟 有紫白二種 其實如罌 故名 其殼有漿 可和蜜煎食 又可取汁熬膏 入藥用 其花多人收蓄 以備不時之需 又可結實取子 以備來歲之種 其苗葉可以煮羹 其花可以簪戴 其實可以入藥 其殼可以盛漿 其漿可以和蜜 其膏可以療病 其子可以壓油 其油可以煎煿 其莖可以織布 其根可以作燭 其灰可以和藥 其花可以娛賓 其實可以充饑 其殼可以救荒 其漿可以解渴 其膏可以止痛 其子可以養生 其油可以潤物 其莖可以為紙 其根可以為燭 其灰可以為藥 其花可以為飾 其實可以為蜂蝶不知 聽庭邨一夜 衰蟲鳴 老圃堂平瓜地接吾廬 乾時偶自鋤 昨日春風故 欺不能就床吹 郡平瓜地接吾廬 乾時偶自鋤 昨日春風故 欺不能就床吹

雜興 宿嘉陵驛 酔後題舟院壁

雖州萬里思茫茫 正值秋風起故鄉 每見孤雲生愁念 何堪落日在他鄉 一年已盡人猶客 萬里無歸夢亦長 欲問前程何處是 滄波渺渺接天涯

門前不掃舊山泉 地冷苔生屐齒痕 欲出柴扉還自惜 夕陽多半在花村

一榻清風一炷香 經旬不出掩書堂 閑看細雨生幽興 自倚欄杆弄夕陽

酔後題舟院壁 一名米囊花 有紫白二種 其實如罌 故名 其殼有漿 可和蜜煎食 又可取汁熬膏 入藥用 其花多人收蓄 以備不時之需 又可結實取子 以備來歲之種 其苗葉可以煮羹 其花可以簪戴 其實可以入藥 其殼可以盛漿 其漿可以和蜜 其膏可以療病 其子可以養生 其油可以潤物 其莖可以為紙 其根可以為燭 其灰可以為藥 其花可以為飾 其實可以為蜂蝶不知 聽庭邨一夜 衰蟲鳴 老圃堂平瓜地接吾廬 乾時偶自鋤 昨日春風故 欺不能就床吹

落魄嫉陰

今如此 鳥飛 句容皆此景 得如此 典 漢 悼亡 奴 歸 如 只 住 人 間 十 五 斷 句 朱 腸 斷 句 猶 日 衰 施 句 語 句 琶 句

紐帶 魂 歸 久 集 其 漢 人 魂 歸 奴 歸 如 只 住 人 間 十 五 斷 句 朱 腸 斷 句 猶 日 衰 施 句 語 句 琶 句

已上十八首 王維 體詩卷之一 四六

渭城朝雨浥輕塵 客舍青青柳色新 勸君更盡一杯酒 西出陽關無故人

已上十八首 王維 體詩卷之一 四六

渭城朝雨浥輕塵 客舍青青柳色新 勸君更盡一杯酒 西出陽關無故人

送元二使安西

渭城朝雨浥輕塵 客舍青青柳色新 勸君更盡一杯酒 西出陽關無故人

江上春風吹客舟 武昌阻風 江上春風吹客舟 武昌阻風 江上春風吹客舟 武昌阻風

已亥歲元宵夜 已亥歲元宵夜 已亥歲元宵夜

花燈如晝月如晝 三五年年人最多 今夜風光別無異 何須特地放笙歌

花燈如晝月如晝 三五年年人最多 今夜風光別無異 何須特地放笙歌

花燈如晝月如晝 三五年年人最多 今夜風光別無異 何須特地放笙歌

臨江仙 夜歸思溝東莊舍盡日開 臨江仙 夜歸思溝東莊舍盡日開 臨江仙 夜歸思溝東莊舍盡日開

曹松 方澤 買島 王維

曹松 方澤 買島 王維

澤國江山入戰圖　生民何計樂樵蘇　凄凄更聽邊聲起　一將功成萬骨枯

已上四首

唐三體詩卷之一終

錢塘高士奇清人輯

虛接

伏翼西洞送人

洞裏春晴花正開　石花出洞幾時回　應憐羽客好去武陵容　引世人相迷來

題明惠上人房

簷前朝暮雨滴花八十度　僧飯熟麻麥之系幾聊遣　自定不知巢燕污袈裟

寄許棐師

掃石焚香體碧蓉　露華偏濕慈珠宮　鶴歸深洞千年靜　人在寒空萬籟中

感舊

如何說得天壇上　鴻雁來時正憶君

秋思

洛陽城裏見秋風　欲作家書意萬重　復恐匆匆說不盡　行人臨發又開封

懷吳中馮秀才

洲苑外草嘉卉節　遊程歲月逸惟有別時今

念昔遊

長憶春申舊遊處　秋雨過楓橋

寄友

李白題詩水西寺　青林回綠樓開風半醒　半醉遊三日紅白花開煙雨中

李肇玉

野橋の水
酌の水
處の晴
處の山
客の官
者の後
馳の雨
獨の酒
行の鹿
利の行
路の更
相の思
無の因
一の何
渡の

泉聲閒枕流
王簾髮鏡窺
雨後杉燕風
泥外小樓時亂
山太清元曲
兒猶花
白陰
對有花
房儲
記得宗
玉
年
春

意外千
年秋
年
閑過
北名勤
上客政
金樓白樓
劍京
意於千
年秋
年
閑過
北名勤
上客政
金樓白樓
劍京

天無水
地生
風熟蔵
見布役
公帆過
程新風
不謝
見池
春之中
應之春
被色
百
花熊
撲
亂
笑
北人
來

天無水
地生
風熟蔵
見布役
公帆過
程新風
不謝
見池
春之中
應之春
被色
百
花熊
撲
亂
笑
北人
來

緒樹
子頭
錦樹
教底宮
人覓閒
恨殘
王緒
更一
詩風片
客之
飛
片
東王
白
建
桃
花
食

緒樹
子頭
錦樹
教底宮
人覓閒
恨殘
王緒
更一
詩風片
客之
飛
片
東王
白
建
桃
花
食

和風
煙
柳枝
白
道病自
未注
平云
源自
服遣面北
以詩勉也
田者慶謂
舍農勿奸
中澤宇佈
農別于太
夫業盡乎
門之塞外
未作也京頭
韜放 師不

和風
煙
柳枝
白
道病自
未注
平云
源自
服遣面北
以詩勉也
田者慶謂
舍農勿奸
中澤宇佈
農別于太
夫業盡乎
門之塞外
未作也京頭
韜放 師不

館娃宮畔千年水
甑甗寺
水潤雲多客到
稀趙
聞說緩春來
倍
沈水羅紋海燕回
柳條垂慢
到荊
蠻李
定知行路
春
愁裏故鄉邊見落梅
遊客
惆悵百花深處一
僧敲
月
重城夾路
春陰
十
鴻
薛
能
向邊
頭不
柳枝九重城裏人行少
白道病自未注平云源自服遣面北以詩勉也田者慶謂舍農勿奸中澤宇佈農別于太夫業盡乎門之塞外未作也京頭韜放師不
館娃宮畔千年水
甑甗寺
水潤雲多客到
稀趙
聞說緩春來
倍
沈水羅紋海燕回
柳條垂慢
到荊
蠻李
定知行路
春
愁裏故鄉邊見落梅
遊客
惆悵百花深處一
僧敲
月
重城夾路
春陰
十
鴻
薛
能
向邊
頭不
柳枝九重城裏人行少

人歌
仁尺
亦遊
仁絲
春墜
愁舉
容年
髮年
是
憲
作
風陸
龜
知蒙
天
上
無

人歌
仁尺
亦遊
仁絲
春墜
愁舉
容年
髮年
是
憲
作
風陸
龜
知蒙
天
上
無

華陽巾
角
得佳名
寒褐相
兼
上鶴
須是古
壇秋

華陽巾
角
得佳名
寒褐相
兼
上鶴
須是古
壇秋

進花
畢
下得佳名
寒褐相
兼
上鶴
須是古
壇秋

進花
畢
下得佳名
寒褐相
兼
上鶴
須是古
壇秋

染不
成
乾
濫
未
鎖
六
朝
拂
拂
又
逈
異
仲
融
逈
業
城

染不
成
乾
濫
未
鎖
六
朝
拂
拂
又
逈
異
仲
融
逈
業
城

已上九首 酬李穆

孤舟相訪至天池 蓬客青苔黃葉滿貧家 雲山路更除欲掃柴門迎
客槃蘭桡欲倚狂夫詩

劉長卿

九日驅馳一日閒尋花看菊到天涯 故人不遇空山路更除欲掃柴門迎
客槃蘭桡欲倚狂夫詩

江流如箭月如弓湖江夜汎向蜀一聲聲似怨春風 人靜門對寒流雪滿山不遇又空還 熊孫
無奈子規知

訪隱者不遇

重過文上人院

一見清容慨素聞有人傳是紫陽君 水紋珍簟思悠悠千里佳期一夕休
從此無心愛遊雲原靜愛杜陵欲收把一瓢酒江頭送客槃蘭桡欲倚狂夫詩

李益

侯山人

太一仙壇上青囊舊隱山人 長夜住他明月下西樓
於妻亡智別中下足

寄春霧湘江頭送客槃蘭桡欲倚狂夫詩

竹枝詞 裴說作激見之歌者吹中笛自擊之歌者於中間下足

遊原上曲陵 聊登古原望 四下皆清曠 時見遠人樵 樹色分明見 鐘聲斷續聞 欲知興不盡 長嘯倚孤松

贈魏三十七 名珪似玉淨無瑕 美聲芳馥有數車 史進英姿放 登高科第者 文雅頗留連 共一傳協律郎

雁門太守行 李賀 黑雲壓城城欲摧 甲光向日金鱗開 角聲滿天秋色裏 塞上燕脂凝夜紫 半捲紅旗臨易水 霜重鼓寒聲不起 報君黃金臺上意 提攜玉龍為君死

少將 楓林葉赤 霜風滿 枯蓬捲 去 蕭關 和 紫 門 榜 清 兒 盧 狀 約

曾絕朱纓吐錦茵欲拔荒庭作 陵滿山陽笛裏人為客 長安作

竹分獨坐到天明又策 蹇驗信卿行每日除書雖 在誠閑箭 中將軍 酒也 遊

生滿架書 秋光何處堪消日 元晏先

湘妃廟 明怨平湖 上去 聞和

杏花塢 枯 上

桑木到

楓

湖水寫 不成文 鳥語 聲 聲 有 數 車 史進 英 放 登 高 科 第 者

花 塢 上 去 聞 和

桑木 將 楓 明 枯 上 去 聞 和

湘妃廟 明怨平湖上

杏花塢 枯 上

桑木將 楓 明

名 珪似玉淨無瑕 美聲芳馥有數車 史進英姿放 登高科第者 文雅頗留連 共一傳協律郎

贈魏三十七

來的二年丈 燒殺李園花

雁門太守行 李賀 黑雲壓城城欲摧 甲光向日金鱗開 角聲滿天秋色裏 塞上燕脂凝夜紫 半捲紅旗臨易水 霜重鼓寒聲不起 報君黃金臺上意 提攜玉龍為君死

雁門大 圍昔 共 一 船的

竹林斜到地 僧房 茶煙 消帝業 虛關河 空鎖 祖龍 居坑灰未冷 山

竹林 林園 李 涉 題 之曰 也

巳上十五首 用事

秋日遊員太 祝

登水亭山二里餘

生滿架書 秋光何處堪消日 元晏先

竹分獨坐到天明又策 蹇驗信卿行每日除書雖 在誠閑箭 中將軍 酒也 遊

長安作

曾絕朱纓吐錦茵欲拔荒庭作 陵滿山陽笛裏人為客 長安作

滿紙不曾閒有介推名 在誠閑箭 宗為未 常誠 閑 合 之 策 令 中 鴻 臚 大 宗

封禪須及相如未病時 面 北 相 康 死 後 不 心 既 非 古 訣 宗 遺

滿地霜蕉葉下枝幾回吟斷四愁詩 漢家若欲論

冬夜寄懷寄王 林 資 庠

竹鼠爐消帝業虛關河空鎖祖龍居坑灰未冷山

焚書坑 章碣

東亂劉項元來不讀書

赤壁

折戟沉沙鐵未銷自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

泰淮

煙籠寒水月籠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

漢宮

青雀西飛竟未回君王長在集靈臺侍臣最有相如渴不賜金莖露一杯

李商隱

宜室求賢訪逐臣賈生才調更無倫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

集靈臺

玄宗時楊妃外傳虢國夫人承主恩平明騎馬入宮門却嫌脂粉汙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

張祜

天作者宜書上事所謂自見

遊嘉陵後溪

山壁經過滿徑蹤雲木屐上山重前灣還有着木屐上山去前灣還有出聞去後灣

許能

不見有如最渴不若以食蔗之可

遙見夕陽春鴉成何事只合終身作下

前對已上十一首

山唐

牧童騎牛歌短笛橫吹一曲滿山川

家松火照盡秋江月

路何時決泉到處聞風動葉聲

雍陶

色滿庭芳

李商隱

高嶠

江南旅食

鄭谷

人見散時吉復渡寒燈宿一月臨荒戍起啼猿不堪吟斷無

郵亭邊紫萸酒旗青新一行書上紅梨葉戰初莫怪烟中重

鴻成何事只合終身作下

前對已上十一首

山唐

牧童騎牛歌短笛橫吹一曲滿山川

家松火照盡秋江月

路何時決泉到處聞風動葉聲

雍陶

色滿庭芳

李商隱

高嶠

江南旅食

鄭谷

人見散時吉復渡寒燈宿一月臨荒戍起啼猿不堪吟斷無

郵亭邊紫萸酒旗青新一行書上紅梨葉戰初莫怪烟中重

會作浮雲盡投傷心處不成落日泛秋岸世間無限丹

許渾

金陵晚晚色稍稍落花

高蟾

青天作者宜書上事所謂自見

明月滿山寒驚宿烏棲一枝清霜平蘆葉短浦口望人遙

如縱得春風亦不渡

後對 已上六首

過鄭山人所居

廣武城邊逢暮汶陽歸客淚沾巾王落花堆砌庾郎貧

寒食汜上

出關愁寂寞與從弟一沾霑同下第滿野青青渡水人

亭城處處孤鶯啼杏園寒食汜上閉門寥寥一犬吠桃源落花芳草鄉

劉長卿

殘暉遠寺鐘聲帶夕陽江邑舊今算定宿石邑山中唐江匡裴虛

浮屠不共此山齊山寺秋河隔在數峯西霧落花芳草轉迷曉川野飛下

蓬萊閣下是天家夜宿仙人掌急須陵絕頂花

路新回白鼻騧春衣誤染御爐花年老懸車在萬

贈張千牛

樹裏秋河隔在數峯西霧落花芳草轉迷曉川野飛下

逍遥西塞限東關臨水人家帶晚山雨餘野火燒枝水色洗桐木

雨餘野火燒枝水色洗桐木

逍遥西塞限東關臨水人家帶晚山雨餘野火燒枝水色洗桐木

恨筆南徐登北固今劉鎮京口以宋皇甫冉

人跡絕馬頭青草遍州西湖上二應物年建中歲

花源水流無盡路

柳州二月

百舌鳥勸君一盞酒慰君一旅愁

柳宗元

聽夜深絕塞人上鶴入風吹不破
鳴軋江樓趙嘏安城樓牧甲門萬里
回首故鄉七十一徵陽汲落寒沙杜牧不用邀關者
側體已上七首五言長句

獨坊山家嵇野逕幽門絕徑草屋斜連脇松菜主人間語來
開門汾繞籬野菜飛泉黃蝶
南州夏詮偶作
南州歸暮醉如泥酒隱几熟眠開北牖日午獨覺無
柳宗元
三體詩卷之二終

唐三體詩卷之二

四實

同題仙游觀

仙臺初見五城樓　風物淒凄似昔遊　萬井雲煙生海上　九天鐘漏在空浮　玉皇香案三山近　王子吹笙一鶴秋　自愛清都多樂事　長留不用赤松求

和樂天早春見寄

雨洗雲容淡覺微　和誰送客倚春扉　天涯地角逢人少　水北山南觸目稀　故國夢回芳草遠　異鄉愁破綠尊歸　朝來更有相思處　滿院東風燕子飛

和樂天送客還北

收山色遶連泰樹晚蒼蒼　客塵淨細草春香小澗傍　幽聲如在耳　何近不聞人　月報長安信　風傳漢苑香　尋常楓葉下　方外此淒涼

別韓湖

亦自有丹丘　士早棄柳偏東面愛風多　和樂天早春見寄　雲淡覺微和誰送　雨洗容淡覺微和樂天　送客還北收山色　遶連泰樹晚蒼蒼　客塵淨細草春香　小澗傍幽聲如在　耳何近不聞人　月報長安信　風傳漢苑香　尋常楓葉下　方外此淒涼　別韓湖

江送潮頭湧漫波　同愛新年不憂湖　同賞添水無水色　由縮滑地遂欲　如何

和趙相公登鵲樓

危樓高架次寥天　登立綵廂纔下　流歸漢幾年晴峰　釋日雲路何人見高志醉看　日當西面赤閣前

宋祖凌歊臺

凌歊臺　宋祖凌歊樂未回　三下歌舞宿層　臺許渾

玉樹歌殘金陵王氣終　合成樓容秋梧遠近　歌營近秦北堂在　自穿北固

故壘依稀衰草間　朝來山雨下空濛　高人城北野　巳開百畝　之年便春水　作萬年行

洛陽城

洛陽城裏秋風多　碧瓦紅樓萬萬家　千門開閉鳴金鐵　朝罷公卿騎馬歸

經過此地無窮事一望悵然感廢興渭水故都秦漢苑驪山舊闕野煙平
咸陽懷古

鄭 東

郊見夜燈風景蒼蒼多少恨寒山半出白雲層
小孤洲北浦寒邊女明粧具儼然野廟向江春
收收古碑無字苔苹苹在藻萍多女回香菱葉紫
今過九疑如帝子欲吹芳芷送王孫多情不盡瀟湘水日暮蒼梧
哭杜鵑似含頻望巡狩東風近莫怨啼鵑淚滴痕
過東林寺

李 翠 玉

落日深山鳥下遲蕭條古寺絕人隨一溪流水桃花片知是仙源

浮朝能須裁五色
雞鳴紫陌曙光寒
鶯戸玉階仙仗擁
劒佩星初落柳拂
陽春一曲和皆難

和賈至早朝大明宮 李 參

酔畅窗高山寺麻道士見寄

閒逐樵夫問看基
山淺深記王質
石室雞犬
渡海傳青牀
石牀鶴一
鶴遶陰洞
古壇松樹
半無枝
君遠示五
嫌

青囊錄 與張説後門郭人公寫人妻夫雅永中書火焚

唐三體詩卷三 撰 詩卷

百官朝下五門西
御柳黃昏數馬蹄
重墻頭出東抑條
城陰處冷凄凄

早春五門西望

錦悪無端五十絃
一一蜘蛛生悪帝
春心託柱促
緩促生悪
暖生悪此
蜘蛛生悪
錦悪

西笮樓船下益州
江底一片降旗出
往事山形依舊秋
蕭蕭秋風滿
已上六首

送王李二少府貶潭峡尉 高適

君此別意何如
行淚衡陽歸雁幾
封書青楓江上秋
代孤今多雨露
時分

江南春　杜牧

江南春色到明府　崔曙
北向二陵風雨白　東來關門令尹誰
漢文皇帝有高臺　九日登仙臺上飲
劉明府崔曙

花下莫淹留　同心長安五千里　秋樹綠陰滿
九日登仙臺上飲　同心長安五千里　花下莫淹留

江上送人之交州　崔顥

江上送人之交州　崔顥
南海天高不公至　北山登臨曙色開　三晉雲山皆
即人坐下羅不　河上仙翁去不回　秦城鎖鄉程
在下公莫子問　上仙翁去不回　秦城鎖鄉程
客新從趙地回　自言古戍成山烏　嘶綺羅留天
作野花開金興　玉龍無消息管絃
有客新從趙地回　自言古戍成山烏　嘶綺羅留天
近寺彭澤陶然一醉菊花杯
近寺彭澤陶然一醉菊花杯

江亭春暮　李嘉祐

江亭春暮客帆稀　江上雲亭霧景鮮　李嘉祐
南寺上方臺殿翠　微連水風掩映千門柳　曉色凄
江南燕楚山花和田　怨江上鷗鳥在空亭　遠送人之
鷓鴣江亭春暮

閨怨　王昌齡

閨怨　王昌齡
知長綠苔　寒食
作野花開金興　玉龍無消息管絃
趙去樹統漳河地回自言古戍成山烏　嘶綺羅留天
近寺彭澤陶然一醉菊花杯

寒食　韓翃

寒食　韓翃
後月朦朧分明記得還家夢　徐啼恨來春蓬侵墻草色遍
朝雨滿地梨花昨夜風蜀魄
獨把一杯山館中每驚時節
獨把一杯山館中每驚時節
後月朦朧分明記得還家夢　徐啼恨來春蓬侵墻草色遍
朝雨滿地梨花昨夜風蜀魄

隋宮　李商隱

隋宮　李商隱
紫泉宮殿鎖煙霞　不緣巡幸歸無日　地下若逢陳後主
紫泉宮殿鎖煙霞　不緣巡幸歸無日　應須重問後庭花
鷓鴣不緣巡幸歸無日　地下若逢陳後主　應須重問後庭花
已上七首

海外徒聞更九州生休析無復雞人報曉籌外之爻賢宋洞白
六軍同駐馬當時七句來夕與不通乌汗宁復賢命之生
三體詩卷之三如何四紀爲天子不七宗曰食馬寧
漢家天馬出蒲梢首蓿榴花徧近郊內苑只知供御騎
無復挿雞人報曉籌外之爻賢宋洞白
六軍同駐馬當時七句來夕與不通乌汗宁復賢命之生
三體詩卷之三如何四紀爲天子不七宗曰食馬寧
海外徒聞更九州生休析無復雞人報曉籌外之爻賢宋洞白
六軍同駐馬當時七句來夕與不通乌汗宁復賢命之生
三體詩卷之三如何四紀爲天子不七宗曰食馬寧

馬嵬

始見者此驛道之最仁深見其
終元和在
途虎領萬騎迴來擅入便至今日
遇游襄日洞
及虛家有莫愁
警筆驛題
魚鳥猶疑長簡書
令徵百忘千
軍令傳
約背
徒令上將
法斬
不忍
開張
他
年錦里祠廟
梁甫吟成恨有餘
無命欲何如
排叱神筆
終兒降
王前年書
走馬傳
不二
管蔡
樂有才
總死
先
公
鄧州
老歸
茂陵
松柏
雨蕭蕭
已上五首
早秋京口旅泊
移家避寇遠行舟
舊日林陵烟野
人宰半帽有同時
晚次鄂州
忽聞遠見漢陽城
舟人夜語覺潮生
湘愁
秋色萬里歸
敏笑凝眸意欲
何處
聞歌

心對月明舊業已隨征戰盡德本集題下自注云全
亂安史二史訪問堪江上鼓聲聲中作綿河中人時
杏花驛騎亡秦者必有桂山當又過清明節芳老重經癸巳年元和中自水部
楚年入山陵在杜郴山東西四七里杜牧
杏花榆英曉風前雲際離亭上峽船江事數程池
鳳有高梧鄧州鶴有松巢嚴澗宅
元稹
贈王山人
賀酒攜琴訪我頻始知城市有開人君臣藥在寧
憂病子母能成貧患貧年長每勞推甲子夜寒初
共守庚申夜三尸滅三尸守庚申夜人臥三尸伏庚申日三尸
洞桃花萬樹春
湖中送友人
中流欲葬見湘妃岸葬無窮接楚田去雁載雁非作著
遠衡雲愛雪離人獨上洞庭船風波盡日
唐三體詩卷之三
依山轉是漢通宵向水連冬之落梅花過殘臘故園
元達上人種藥
雨濕烟鋤偃破籬紅中兩三畦藥名却笑桐
君少意謂爲種好苗人不識誤拔藥草結子有根木下
詩上意謂人竹相低竹家僧云藥苗似竹錢買
歸去酌新年
泥惟來非休持鉢一尺雕胡似掌齊未雖也朝
已上九首
皮日休
集141-027

前虛後實　黃鶴樓（在鄂州）　崔顥

昔人已乘白雲去　此地空餘黃鶴樓（山谷志黃鶴樓安上有乘黃鶴仙人子安上有黃鶴樓是也）
黃鶴一去不復返　白雲千載空悠悠
晴川歷歷漢陽樹　芳草萋萋鸚鵡洲（鸚鵡洲在漢陽江中）
日暮鄉關何處是　煙波江上使人愁

登金陵鳳凰臺　李白（一作李益詩見張為詩式）

鳳凰臺上鳳凰遊　鳳去臺空江自流
吳宮花草埋幽徑　晉代衣冠成古丘
三山半落青天外　二水中分白鷺洲
總為浮雲能蔽日　長安不見使人愁

南浦漩蒲覆白蘋　東吳黎庶逐黃巾　李嘉祐（一作嘉祐詩見張為詩式）
人遠樹依依如送客　平田渺渺獨傷春　劉長卿
那堪回首淮南望　淚盡空山聞杜鵑

長洲苑烽火年年報　與僧話舊
人遠樹依依如送客　平田渺渺獨傷春
那堪回首淮南望　淚盡空山聞杜鵑

中馬同時下　徵舊遊　因話事多　劉滄
僧住西嶺空林靜　水染青衣（一作綠）入戶稀　南朝古寺幾
此時相見又相別　即是開河

野燒空原盡　秋風吹又生　白居易
何在宵夜月明　潮自來白鳥影從江樹沒　海猿聲入楚雲哀　停車日晚　鷹頭藻風靜寒塘花正開
吳王此地有樓臺　千年事往人

煬帝行宮　錢塘高士奇濟人輯

此地曾經翠輦過　淨雲流水遠如何　春銷南國美
人盡怨　入衆風芳草多幾柳宮前空露葉　夕陽江上清煙波行人遙起隋陵思　古渡月明聞棹歌（煬帝

經故丁補闕郊居　許渾

死酬知己道終全　波暖孤永且白堅鵬上承塵纔
一日長已千年風吹藥鼎連蕉尺　孤墳何處是閑城外
經水晴蘆花失釣船四
尋文不出名氏疑是鶴歸
堪鶴歸喈
聖河陰人也永貞元年歌入志云
月夜聞人吹笛歌

贈蕭兵曹　唐三體詩卷之四　二一

廣陵堤上青蘋居帆轉蕭湘萬里餘楚澤病時無
鵬鳥越鄉歸去有鱸魚潮生水國蓑雨過山
城橋柚疎聞說搗琴兼找酒邑人爭識馬相如
已上七首

紫鳳朝衙羅除已將心變寒灰後豈料光生腐草餘　司空圖

酬張芬放後見寄（張芬放後見寄五色綫陽春之曲而面有行之）

忽布網
建水風煙收客淚杜陵花竹夢鄉居勢君故有詩
相贈欲報瓊瑤愧不如

答賈拾遺因病見寄　包佶

今春扶病移辦酒幾度承恩對花送客雙聞箏
外鵲消愁已辦酒中蛇瓶收梅杞懸泉水客雙聞箏
將家 金砂灣草和兒伏井花 逸火砂明夫色北鼓冬砂食人 之煉天之人 誤入 麑後之飛鏃 坎衣 吏役 將 領到 銀絡火 了傳箏

樂 我 升 沉 影 與 身 世 情 誰 是 舊 雷 陳 惟 應 勉 叔 偏
憐 辱 寄 樂 天 元 稹
之支機爲 李明已未 費當缺翡天稹 知客生主寄與 其英功庸士衆 誰忽報秦疏天 名臣勉上關哥友 裴敗了午之善 榮元方 白通二翼 丁可于于 方以報雍 爲反日州 被陽伯燕 出奇弘 春元日天 刺關毛了慶微 公駟路非二之 炭然王太年長

稱觴唐史劉禹錫貞元末爲屯田員外郎和州刺史集中有和樂天春盡憶江南舊遊見寄及酬樂天閒卧見寄等篇大和初入爲主客郎中分司東都洛下多與樂天唱和晚節尤相親善開成二年秋卷罕親自東歸樂天以詩迓之

傍船飛江邊道路多青 旅館青懷 劉滄
辭退業而以肄物 由業論謂器 之之然 成退稱 奪吏部 日秋卷罕親自東歸樂天以詩迓之
晚山花當馬落天陰水鳥
群塵土無山得上衣

忽看庭樹狹風煙兄弟飄零寄海邊客計倦行分
陝路家貧休種汶陽田寒低遠塞鳴寒雁雨歌空
山噪蛩落葉蟲絲滿窗戶秋堂獨坐思悠然 姚揆
槙州客舍

素琴弧劒尚朋遊誰共芳樽話昔酬鄉夢有時生
枕上客情終日在眉頭共
天去樹夾河聲遠郡流同首帝京歸未得不堪吟

唐三體詩卷之四 四

倚夕陽樓

春日長安即事 一百五日又欲來百高僧變 花梅花參差開行人自笑不歸去瘦馬獨吟真可 裊裊香酪漸香隣舍粥 烟將變舊爐灰玉樓春 寒食煮天之寒食 緩笔歌夜背信愁腸日九 崔 魯

江際

杳杳漁舟破煙疎疎蘆葦裡江天那堪流落逢
搖落可得潛然是偶然蕭蕭白波遠宿鷺一林黃
棄送秋蟬兵車未息年華促早晚聞吟向滻川 唐志

鄭谷

中年

漠漠秦雲淡淡天 無語愁破方知酒朝破愁 昔色滿墻思故第 入夜憶春田宴遲 自喜添詩學更把前題改數聯

已上十首

秋日冬郊作 皇甫冉

開看秋水心無事 臥對寒松手自栽 歷嶽高僧留別 偈茅山道士寄書來 燕知社日辭巢去 菊為重 陽日雨開 淺渚將何贈 獻納臨岐終日自徘徊

過乘如禪師嘉招士嵩丘閑若 唐三體詩卷之四 王維

無着天親弟與兄 若一峯晴食隨鳴磬 巢鳥下行踏空林落葉 聲遊 水定使香案濕雨 洞長松何所有巖 然天竺古先生 善入無

送友人遊江南

送別悠悠白髮新 江潭何處是通津 潮聲偏懼初 來客 如識潮聲偏懼 住人 漠漠煙光漁 浦晚 十里有漁 青青草色 秋 海

宦山春 統州 七里潮至此定 回雁亂起聯翩北向秦 由在幾過此頻 南 愁西十

送別友人

獨向山中覓紫芝 紫芝作 住多時摘花浸酒春愁盡 燒 林僧多碎滴松生石底足 傍 間我來期總不知 姚合 山人勾引 潁水爭分路轉迷 桃柳葉 愁衡霧暗 畢落逢蛇 溪 李德裕 沙蟲草 遊 燕泥

客 為客之 不堪 思鄉處 紅樓東 病起

花中越鳥啼 潮頻 爺田收火米 來 腸斷 更 五月

春初一臥到秋深不見紅芳 與綠陰窗下 展青 難 久讀池邊狀杖欲開吟 鶴穿平地生荷葉 過東 家作竹林 客 遠鄉客品佾酒作鏁 相尋

已上六首

送李錄事赴饒州
北人南去雪紛紛雁過汀洲不可聞積水長天隨
遠客蒹蘆城極浦起寒山從建業千峰出江至潯
陽九派分征棹問何處淸明日與友人遊冠府中
年少不如君

皇甫冉

早秋寄題天竺靈隱寺
蜂前峰後寺新秋絕頂高窗見沃州人在定中聞
蟋蟀鶴仲棲處似江水汀月寒生古石樓心憶舊
地昔曾遊

題宣州開元寺水閣
六朝文物草連空天淡雲閒今古同色裏人歌人
哭水聲中深秋簾幕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笛風

長安秋夕
露滴梧桐葉漸黃蛩聲正斷續夜堂涼蟋蟀偏傍
曙流螢飛入房

皇甫冉

宿淮浦寄司空曙
信長謀憂夜思千重戀故人成遠夢楚天多雨在
孤舟淮葉盡流別恨轉深何處寫前程惟有一登
樓

李端

宿山寺
一作微黃抒一作開門僧
栗葉重重翠翠一作動高秋殘星數點雁一作鴈
寒物淒淒拂曙流漢家宮闕在長簡一聲人倚樓

白居易

題采城驛
在采城驛西
欲問參同契中事傳與能

薛能

秋賦春選計盡還
門唯見青松藥爐有火丹應伏雲碓無人木自知
何日得相從

郡中乞假來尋訪一作洞裏朝元去不逢有院只
留雙白鶴入

門來泊船至白知身是捐求知惟思塩海無休日卸
隋從孤舟似去時連浦一程兼汴宋夾堤千柳雜唐
往事悠悠成浩歎慈恩偶題 鄭谷
歸去高塔晴來獨欸乃
邊捕葉夕陽吟浮生擾擾竟何能故山歲晚不
西瀑布冰已上九首

珠履盛從行臺掾附蟬魏
風客遊門館逐蟬
會於青史見遺文今日懸零過吉墳詞客有靈應
識我翻才無仁始憐君 陳琳 溫庭筠

好雪原害氣凌綠筆洗花
東春水肥魚歲同賞千
眷屬盛幾
日杰高仰之
陳琳 梁元帝 隋煬帝 唐太宗 虞世南 魏徵 許敬宗 李嶠 張說 徐堅 張九齡 徐安貞 王維 崔顥 祖詠 儲光羲 高適 岑參 王昌齡 李頎 常建 王之渙 已上三十人

古殿春歲綠野除上皇曾此去泥金
發十令
驚玉輦宮年蹤上
宮中令石
在野令
王雲雙筆
居士何東
體詩從之則一竹
老牡丹玉
跑牧方叢
又洛各舉
去馬
名海
棠

悵容物賞春傑鞲未開重臨鸚鵡益堪
復太後
憐黃鼬何曾一開鮮愛才
表
之
幽鳥
一晚開燕
波來誰人正得風濤便
鸚鵡洲眺望
崔顥
無主故地
石麟埋沒藏春草西
京雜
起暮雲覓怪臨風倍惆悵欲將清興上記物
鉏翟從軍翟
涂
學
征帆不
雁書
書
北
江之
南
尚不能
獨
愛

岑參

曲欽城悵處昇平夢之則
苑路聞悵望心體詩從
前朝舊事東流在坵仁宗
秋猶為斷年煙草深
翠

春來游子傷歸路時有白雲邀
前實後虛
已上四首
滿響道中寄孟侍御
烟雨火耕
春山
綠獨行
田求行
水鮮水南
食泥史
何亂
處赴
石
人

昨日已當郵酒熟一杯思與孟嘉傾

早春歸盩厔寄耿湋 李端 聲振詩壇 盧綸

野日初晴麥隴分竹園郵巷鹿成群花對古墳引水忽驚冰滿澗向田空廢井生山下惟有松枝可寄君

新草一樹繁花對古墳引水忽驚冰滿澗向田空廢井生山下惟有松枝可寄君 史鑒

見石和雲可憐荒蹊唐思劉生景也之

渡頭輕雨灑寒梅客際落落水來聲洛濱長送目江系故名之

楚聲又楚客江流自西江風而小今楚之聲之子客耳也

松溪渡峽中 劉禹錫

楚客三聲淚各落巴人淚應續

唐三體詩卷之一 十一

聲落猶客船從鳥道回

二碧峰何處所來安宮外是荒蒿

春日閒坐

官曹榮重難頻入第宅清閒且獨行背蟻相逢如鷗語閑蜂連去恐違程人於紅藥偏憐色鶯到垂楊不惜聲東洛池邊恐地擲移文非久合應成

宴安寺 李紳

寺深松徑無應事地接荒郊帶夕陽啼鳥歇時山寂寂野花殘處月蒼蒼碧紗凝艷開金像清梵銷聲閉竹房丘隴漸平連茂草九原何處不心傷

皮日休

艷骨已成關磐上高墻依舊壓苔痕金鏃香徑泥銷露玉釵覩物現頂有名屠兒廊容信士作野花埋行路有名孝子姑蘇墟鹿麋閒事抵留山鳥彩憂浴雨壞逢禪客話雲逢須為當時一憐憫

方干 隱居白在 出處

鶴跡龕前遍竹行僧名問人遠滿庭雨將晴院千清李山前劍重溪畔印沙多事意先對印沙生客開多

集一片情早覺塵埃得休去已七百

酧李端病中見寄 盧綸

野寺將鐘山正陰水舂深田夫就倒還依草野雞驚飛不過林

暗思閒靜室清贏已覺助禪心雖有人四

贈道士 盧綸

料得惟取舊山藤高枝

爭是度月下逢仙客見東皇種門榆莢仙藏瑞檢丹丘信不使人雷共電

戴

太乙爐　太乙山在長安南
年年漸見南方物　事事堪傷北客情　山鬼趫跳惟
一足　在蜀多異有鬼一足行跳而山峽猿哀怨過三聲　帆開
黃梅雨裏行　別後雙魚定難見　近來湖不到　澄城
草色新　郵橋西路官初送劉谷
梅嶺上驛　寒波沙乾馬足輕　寒澗渡頭芳
將侯火迎落日　江上逢王將軍

送客之湖南

白居易

和皮日休茅山廣文陸龜蒙

一片春帆背夕陽　二峰拜七真堂　茅山有天寒
夜欲雪　猶聞松下清

感懷

已上七首

秋風落葉正堪悲　黃菊殘花欲待誰　水近偏逢
氣早山深長見日　光遲愁中十命看　周易夢裏招
魂誦楚詞　我來千載之下與人之在下　自笑
不如湘浦雁　飛來却是北歸時

輞川積雨

王維

積雨空林烟火遲　蒸藜炊黍餉東菑　漠漠水田飛
白鷺　陰陰夏木囀黃鸝　山中習靜觀朝槿　松下清
齋折露葵　野老與人爭席罷　海鷗何事更相疑

白鷺
茅屋
鄧
石門春暮
野性
老與人爭
海鷗何事更相疑

貧居數畝
近
海潮
閒
來
往
沙
汀
立
盡
日
無
人
識
姓
名

題長陵高閣此安劉
長陵
高閣
長陵

水流花謝兩無情
萬里杜鵑枝上月
三更故園風雨
幾時來

春夕旅懷
李
郢

行期
南
登
野
閣
開
望
碧
天
涼
雁
來
秋
思
落
花
初
盡
恐
白
髮
添
絲
不
知
秦

江亭秋暮
江
雲
思
自
遠
馬
渭
城
斜
日
重
回
首
三
十
六
陂
煙
水
裏

送
人
倚
夕
陽
樓
上
望
江
流

南
登
野
閣
開
望
碧
天
涼
雁
來
秋
思
落
花
初
盡
恐
白
髮
添
絲
不
知
秦

行期
登
野
閣
開
望
天
涼
雁
來
秋
思
落
花
初
盡
恐
白
髮
添
絲
不
知
秦

翠袖
禁
池
臨
水
立
恩
疑
薄
暮
不
歸
來

禁池
臨
水
立
恩
疑
薄
暮
不
歸
來

左
賈
島

送
人
倚
夕
陽
樓
上
望
江
流

倚
夕
陽
樓
上
望
江
流

李
郢

江亭秋暮
江
雲
思
自
遠
馬
渭
城
斜
日
重
回
首
三
十
六
陂
煙
水
裏

渭城
斜
日
重
回
首
三
十
六
陂
煙
水
裏

漢南春望
漢
南
春
望
客
心
驚
庾
信
文
章
老
更
成
憔
悴
灞
陵
風
雪
故
人
稀

灞陵
風
雪
故
人
稀

題鶴
鶴
雖
言
善
舞
人
間
不
向
籠
中
住
徐
福
應
須
學
得
還

人間
不
向
籠
中
住
徐
福
應
須
學
得
還

題長陵高閣此安劉
長陵
高閣
此
安
劉

幾處松窗燒後死誰家桃李亂中開
井法元
井
法
元
令
燒
後
死
誰
家
桃
李
亂
中
開

白鷺
茅屋
鄧
石門春暮
野性
老與人爭
海鷗何事更相疑

白鷺
茅
屋
鄧
石
門
春
暮
野
性
老
與
人
爭
海
鷗
何
事
更
相
疑

貧居數畝
近
海潮
閒
來
往
沙
汀
立
盡
日
無
人
識
姓
名

貧
居
數
畝
近
海
潮
閒
來
往
沙
汀
立
盡
日
無
人
識
姓
名

已上九首

結句

欲到西陵寄王行　李紳
西陵沙岸回流急　船底黏沙去岸遥　驛吏催下纜郎聞立道舜祠橈
舸聽伍相青山廟　欸乃歌聲出浦潮　道院竹繁教畧洗　洗竹
次第自知貪酒過　未見雙童白鶴橋　欲責舟人無

賀來雙鳳且要長　玉茅修領下書　琅玕節
韓偓
惜花
皺白離情高處切　脈紅愁態靜中深　眼隨片片沿流去　恨滿枝枝被雨淋　總得苔遮猶慰意　若教泥汚更傷心　臨堦一盞忘春酒　明日池塘是綠陰

過九原飲馬泉今豐
李益
綠楊着水草如煙　幾處吹笳明月川　夜上
舊是兒飲馬泉　來凍合關

山道今日流分派使前莫遣行人照容顏恐驚燕
怪入新年
已上四首

詠物

雙鷺應憐水滿池風颺不動先見行傍自進魚未知一足獨拳寒雨裏數聲相
崔少府池鷺
暖戲烟蕪錦翼齊品流應得遍過花落黄陵廟裏啼遊子午聞征袖濕佳人纔
鷓鴣
曙三體詩卷之四 十九
相呼相喚湖近山雞雨岑青草湖
鄭谷
畏人湘江曲苦竹叢深春
雁陶

曙三體詩卷之四 二十
啼舉眉低
山西

短墻荒圃四無隣烈火緋桃照地春坐久好風休
緋桃
掩使夜來微雨已沾巾敢同俗態期青眼似有微
唐彦謙
詞動終辭盡日更無鄰井念此時何必見秦人
羅鄴
落盡春紅始見花花時比屋事豪奢買栽池館恐
牡丹
無地有到子孫能幾家門倚長衢攜綉轂幄籠輕
日護香霞歌鐘滿座爭歡賞信流年暮有華
羅隱

似共東風別有因　鋒羅高捲不勝春　教解語應
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　芍藥與君爲近侍
負穠華過此身　芙蓉何處避芳塵　可憐韓令功成後
異王酔處十餘里　照野拥衣今正繁　經雨不隨山
鳥散倚風如共路人言愁憐粉艷飄欲寄
香撲酒樽欲寄所思無好信爲君惆悵又黃昏

唐三體詩卷之四終

唐三體詩卷之五

四賢

早春遊望　錢塘高士奇湻人輯

獨有宦遊人偏驚物候新　雪假出海曙梅柳渡江
春在溶溶泄泄中　杜審言
長歌遊寶地徙倚對珠林　佛經聽金口　衆鳥
風霜古佛龕一望之黃葉　雁塔
聽梵音　沈佺期
聯綿頻忽聞歌古調　苦一望之春　歸思欲沾巾
遊少林寺　嵩山何年古遊客
落虛龍池歲月深紺園澄夕霽　珠幡曳晚陰
殿下秋陰歸路煙霞暖晚至華陰　皇甫冉
山蟬處處吟

腸盡促歸心行人及華陰　松柏古祠深元元
浙近宮樹晚沉沉　野渡冰生岸寒川燒隔林
經廢寶慶寺　司空曙
黃葉前朝寺無僧寒殿開　池晴遍出曝松暖鶴飛
四古砌碑橫草陰廊雜苔禪窗亦消欲塵壁轉

客路青山外行舟綠水前 新編分類集注唐詩卷之五 二
晚泊岳陽 張均
曉景寒鴉集秋風旅雁歸 水光浮日去霞彩映江飛
洲白蘆花吐岡紅柿葉稀 長沙里昔地九月末成衣
晚發五溪 孟浩然
客帆巴南地鄉隣劒北天 江郵片雨外野寺夕陽前
邊竹葉藏山徑蘆花間渚田 清田舟行水可住乘月且須牽
伸夏江陰官舍寄裴明府 李嘉祐
萬室邊江次孤城對海安 朝霞晴作雨濕氣晚生寒
昔色侵衣桁 潮痕上井欄 題詩招茂宰元謝
山行 思爾欲辭官 殷遙
寂歷青山晚山行趣不稀 野花成子落江燕引雛
飛暗堂薰昔徑晴楊拂行磯 俗人猶語此余亦轉忘歸
送陸明府之盱眙 崔峒
陶令之官去離愁慘別魂 白煙連海戍紅葉近淮村
郵遞搖山郭平蕪到縣門 潮生夜江闊風正一帆懸
書何處達歸雁洛陽邊 免負府公恩
岳陽晚景 溪南書齋
晚景寒鴉集秋風旅雁歸 茅屋住來久山深不閉門
飛洲白蘆花吐岡紅柿葉 根入院將雛鳥攀籬抱子猿
稀長沙里昔地九月末 曾生庭井桐發落擁籬
成衣 桃源 無名氏
泊揚子岸 揚子津
維入維揚郡鄉閭此路遙 林疏江火明沙岸雲帆凝浦橋
客寂初霽夜雨風退欲 今日薄寒氣近清
繫入維揚郡鄉閭此路遙 林疏江火明沙岸雲帆凝浦橋
客寂初霽夜雨風退欲 今日薄寒氣近清
喙僥 陶令之官去離愁慘別魂 白煙連海戍紅葉近淮村
郵遞搖山郭平蕪到縣門 潮生夜江闊風正一帆懸
書何處達歸雁洛陽邊 免負府公恩
桃源 溪南書齋
茅屋住來久山深不閉門 苔生庭井桐發落擁籬
根入院將雛鳥攀籬抱子猿 曾送吳人說風景似
新秋寄樂天 劉禹錫
月露奈光彩此時方見秋 夜深金氣應天靜火星
流蟲響偏依井螢飛直過樓 相知盡白首清景復
追遊 追遊者也已不著老衰之詩
秋日送客至潛水驛 楊巨源
飲吏立沙際田家連竹溪 楓林社日鼓茅屋午時
雞聲噪晚禾地蝶飛秋草 驛樓客樹近疲馬再
一嘶
得曰觀東房 李賀
仗入桃源路桃源信少雙 洞霞供浴鶴仙藥飽閑窗
齋古木疑撐月危峯欲墮江 白吟客向寂誰與倒

秋紅
在北詩
[illegible]
後自
[illegible]
第四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萬里隋城在 寒上餘
三千峰秋後 鄭北李生舍
一天長安却 同曰松偃
萬卷書夜 雲深猿
里隋城在 寒上餘
三千峰秋後 鄭北李生舍
一天長安却 同曰松偃

房前烏臭分諸國界
房前烏臭分諸國界

如同萬里將軍正開
如同萬里將軍正開

作障蕃頭幕燒斷故
作障蕃頭幕燒斷故

留關衆長城三邊
留關衆長城三邊

衆客候歌辭
衆客候歌辭

司空圖

葉落寒虛四五百竿竹
葉落寒虛四五百竿竹

雨聲蟬沽琥珀門前水
雨聲蟬沽琥珀門前水

江行

鷗鷺無事後征棹復嘔啞高
鷗鷺無事後征棹復嘔啞高

餌魚依沙雁草蜨寄狀流流
餌魚依沙雁草蜨寄狀流流

共由留戀李咸用
共由留戀李咸用

于戈皆歸鴻背洲
于戈皆歸鴻背洲

波落
波落

寄永嘉崔道融

旅館秋船寒
旅館秋船寒

愁寓
愁寓

難定承間
難定承間

是勝遊碧
是勝遊碧

雲蕭寺寂紅樹謝郵
雲蕭寺寂紅樹謝郵

家多潛此風景似相留
家多潛此風景似相留

戍鼓和潮
戍鼓和潮

鄭巢

孤船吟
孤船吟

聞潮意從
聞潮意從

甘棹雨絕
甘棹雨絕

霽期頃落
霽期頃落

寺在落花
寺在落花

山暮孤館
山暮孤館

亂峯前聽鶯倦危石秋葬滿敗
亂峯前聽鶯倦危石秋葬滿敗

十天台樹與赤城連已有
十天台樹與赤城連已有

孫魴

寒暄皆有景孤絕謝難形地
寒暄皆有景孤絕謝難形地

古苔燈龕雁塔夜聲微漁汀
古苔燈龕雁塔夜聲微漁汀

最愛僧房好波光滿
最愛僧房好波光滿

野外登臨望暮暮煙景昏暖
野外登臨望暮暮煙景昏暖

郵雲散天邊影潮回島上痕
郵雲散天邊影潮回島上痕

吟魂
吟魂

春日野望

李中

倚杖洗荒
倚杖洗荒

故風
故風

人歸
人歸

不病
不病

可卑
可卑

見甘雨
見甘雨

勝果寺在山
勝果寺在山

雖同出蓉到江
雖同出蓉到江

下方城郭近
下方城郭近

鐘聲雜山
鐘聲雜山

路自中峰上
路自中峰上

多古木蒼蒼暮靄遙天淺白波
多古木蒼蒼暮靄遙天淺白波

江見地盡隔岸越山
江見地盡隔岸越山

僧處獸

僧靈一

靜林寺在武安西北
靜林寺在武安西北

十五里山中有僧
十五里山中有僧

靜林深路遠簫帝有過疑水
靜林深路遠簫帝有過疑水

鐘傳二世火樹老
鐘傳二世火樹老

五株松大如
五株松大如

聞昔歐龍
聞昔歐龍

無數煙霞色空
無數煙霞色空

聲山鳴于闕
聲山鳴于闕

羅浮擊
羅浮擊

已上二十四首

秋夜同梁鍠文宴

錢起

客到衡門下杯香蔥韭時
期秋水翻荷影好風能自至
宿是何物許日廢吟詩

泰川

泰川朝管迴日出江東峰
重秋聲萬戶竹寒人半蜂
寒色滿山河淨遙城闕
五陵松客

李頎

嫋嫋涼風動漫漫寒露滋
倚獨立棲沙鶴雙飛照水
零閨裏若爲花始白君易
落境仍破葉猶

白居易

寒潤落遠汀映色入柴扉
青林風移宿鳥池雨定流
螢盡永夕成愁絕啼孤的
的

吳融

旅遊傷春

酒醒鄉關遠道道聽漏終
中鳥傳江村路花殘野岸
風十年成底事孤馬厭

李昌符

春山

重巒太古色濛濛花雨時
兒因思石橋日天台橋在

僧貫休

送史澤之長沙

謝朓悽西府一作史氏世祖書王子雲之
火雲熏野燒依成客作摩詰之長沙

司空曙

西陵夜居

寂寞掩柴扉苔深對夕暉
稀疏竹含新粉紅遶落故
衣鶴巢松樹晚頭燈火遠
人起處處採菱歸

山居門事

趙嘏

禪師房

春城乞食遍高論此中閒
山疎簾看雪卷深戶映花
閑晚僧臘坐前幹樹禪榻
送門人去鐘心江上聲

單

溪上柳枝黃送懷州吳別駕
流飲去馬春雨漲行裝野
渡通南谷墟頭酒正香春

岑參

行單懷人魄客舍別鄉鶯
行不盡日來相訪樹暖春
雲門徑稀人迹容齋峰不
下見鹿存澗花然

高適

谷口春城裏山泉繞竹流
隨意春鳥鳴山寂白日靜
尋常幽徑裏可以慰情賞

王維

集141-041

得出蕭關北儒衣不稱身龍鉦來試客沙鴈下堪人曉戍殘烽火墻頭月家親萬里原上都

過蕭關

送裴侍御歸上都　張　喬

楚地吻行役秦城舊路入武陵溪江月隨人影山花趁馬蹄離魂將別夢先爾到開西

夢游巴山斷長沙楚路分一杯從別後風月不相聞

秋夜宿僧院

禪寂無塵地焚香話所歸樹搖幽鳥夢螢入定衣破月斜天半高河下露微翻令嫌白日動即與心違

宿宜義池亭

暮色遶柯亭南山出竹青夜深斜舫月風定一池星島嶼無人迹蕙蒲有鷗翎此中休便得何必泛滄浪

送殷尧藩遊山南

詩境西來遠秋聲入影驛路在山峰溪靜雲生石天鴈覆松我爲公府縈不得此

一宿金山寺微茫水國分船隨雲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歸因悲夜船月龍出曉堂醺醺

商山早行

商山早行在藍田道中作

金山寺在鎮江府西北大江中

張　祐

閒居少鄰並荒徑入菰蒲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過橋分野色移石動雲根暫去還來此幽期不負言

題李凝幽居

賈　島

相從

部伍雜蠻音曉郭雲破
遂日日至中心
巳上十五首

建陽高秋夜與崔員外秋直
曉過九門寒
珠斗空銷曲終河更漸
送東川李使君
萬壑樹參天千山響杜鵑
泉漢女翰賢布
巳上人鵑山中夜
送楊長史赴果州之子去何之烏道一千里
贈斜不容憶二時官橋祭酒
猿聲十二時別後同明月君應聽子規
赴京途中遇雪
遙奈京道若蒙垂天窮陰連朔積雪遍山
川落雁遠沙渚饑烏噪野田客愁容佇立不見有
人煙
早行
郭良

早行星尚在數里未天明不辨裏林
辭月從山上落河入斗開橫漸至重
洛城門外依稀見
宿荊溪館呈丘義興
荊溪上依仁忽暝投長橋今
州野燒明山郭寒更出縣樓先生
湖遊
大路荊溪上依仁忽暝投長橋今
州野燒明山郭寒更出縣樓先生能夜
湖遊
漂母墓
昔賢懷一飯義事已千秋古墓樵人識
唐三藏高僧之五
前朝楚水流清濁
杜鵑愁春草年年綠王孫祇此遊
湖中開夜
劉艇同琴酒良宵背水濱風波不起處星月盡隨
身浦迴洲宴卷林香獄氣春誰知此中興寧羨五
湖人
四虛
已上八首
陸渾山莊
歸來物外情負杖閱耕源水有花入幽林採藥
行野人相問姓山鳥自呼名去去獨吾樂無能
此生

新年作

鄉心新歲切　天畔獨潛然　老至居人下　春歸在客先　嶺猿同旦暮　江柳共風煙　已似長沙傅　從今又幾年（從之鉄門御史謫故有客是宗）

喜鮑禪師自龍山至（元和初忠公平南蠻日遊處）

故居何日卜　春草欲芊芊　對山中月　誰聽石上泉　猿聲知後夜　禪榻共高眠　花發見流年　杖錫閒來往　無心到處禪

酬秦系

鶴鳴猶未至　酒熟且頻傾　別寒潮每日　同家客幾程　前柳開居手　白我那出白雲來（白雲詩卷之五）

唐三體詩卷之五　戴叔倫

寄靈一上人

高僧本姓竺　生法師開士　舊名林　上客遍終日　白雲深欲徇　微官去應知　許此心

題元錄事所居

幽居離禪情　高臥紀綱行　秋鷹下人閒　春草生門嵐　日新安郡因　君水更清

送朱放歸越中初罷職江上送歸　越南初罷職　江上送歸橈　行役相逢慣　陳蔡間如何　百年內不見　一人

潮空城垂故　柳舊業廢春苗　閭里稀相見　驚花共寂寥

送別

一路經行處　蒼蒼別意多　門過雨看松色　隨山到水源　溪花與禪意　相對亦忘言

尋南溪常道人隱居

清溪清且閑　溪水向人間　欲識幽居者　門臨流水灣

送丘爲落第歸江東 王維

憐君不得意 況復柳條春 爲客黃金盡 還家門巷疑
新知隔湖三故宅 都爲人是鶺鴒一歸人知爾一孔作知禰
不能鷹羞稱獻納臣

送陸羽 皇甫曾

千峰待逋客 香茗復叢生 採摘知深處 烟霞獨行幽
期山寺遠 野飯石泉清 寂寂然燈夜 相思聲一聲

贈喬侍御 張鴻

長思時人藏有家 靜鼓三通商聲動 雲澗深性惟聒嘈酒貴不破除
知我相引坐櫻陰 頻湯一味參品食之長年 知師最

岳州逢司空曙 李端

共有羈年故相逢 鶺鴒羞稱獻納臣 洛陽早春 岳州逢司空曙 李端
杯酒暫食漢江魚 更口帆初落潯陽雁止疎唯應執
頭何地避春愁終年憶舊遊一身千里外百舌五更
客路偏逢雨鄉山不入樓故園桃李月伊水向
長安春日 長安春日 曹松
浩浩春花晨六街揚遠塵 人御柳垂青水野鶯啼破春徙云多失意猶自惜
人初月未終夕邊烽不過秦蕭條桑柘外煙火漸
數里聞寒水山家少四鄰怪禽啼曠野落日恐行
相視 暮過山郵 賈島
頭髮梳下下猶多休糧帶瘦容養難成
大鵬種子作高松白石通宵煮當煮白石歌以貽之
寒泉灌甘春不盡贈山中甘南僧 山中道士
獨向雙峰老雙峰五松門閒兩涯翻經吐蕉葉掛
雖隱處那得世人逢 張籍

納落藤花（山間看之久而花葉吐收不出）
新開井穿林自種（蔡花落皆形容其久居山中）
田家（蜀郡交隆州日郡收殿廊曰蠻語相謂作蠻語）　章孝標

耕田家無五行水
池塘煙未嵌桑柘雨初晴歲晚香醪熟鄰鄰白
送迎春原早望

一忝鄉書薦長安未得回年光逐渭水春色上秦
臺（寶雞孝水名）
愚生故里又過幾花開（寶雞燕掠平蕪去人衝細雨來東
屋）

已上六首

唐三體詩卷之五終

錢塘苔上奇蘚人輒
前虛後實
雲陽館與韓升卿宿別（雲陽在京兆縣）

故人江海別幾度隔山川乍見翻疑夢相悲各問
年孤燈寒照雨深竹暗浮煙更有明朝恨離杯惜
共傳　司空曙

酬暢當
同游滻汭後（寶年元實石記江南通志）
十年餘幾度曾相逐何時定得名不負山川（唐三體詩卷之六）
昨月商城影盡已是霜　耿湋

重柳條疎且對樽前酒千般想未如
寄友人　張蠙

世道復何如東西遠索居長疑仰見面翻致久無
書何參深藏雉淮竹澆霜魚相思不我介明月幾
盈虛

送喻坦之歸睦州

歸心常共知歸路不相隨彼此無憀意東西又別
離山程合雨潤江樹逆潮欽莫戀漁樵與人生各
有爲　李頻

已上四首

送李給事歸徐州覲省係述

列位登青瑣遥鄉服綵衣共青晨省日便是霄游
歸春水經梁宋騎山入海沂莫愁東路遠四牡正
騑騑

三爲百里宰已過十餘年祇唤官如舊旋聞過腹
遷魚鹽濱海利桑柘傍湖田到此民安俗琴堂又
宴然

送溧水唐明府　韋應物

送王錄事赴蘇州　李參

早歲即相知嗟君最後時青雲仍未達黑髮欲成
絲小店開門樹荒蹊馬行遲

送鄭宥入蜀　李端

漢王陽九折坂是鄉人劍門千轉路巴水一支長
劍水嗟江曲小琴心寄何奉先至

寧親西陟險君去異王陽遭難非容易還家即是
常三體詩卷之六　八三　姚合

盧大劍門也山即巴水也

猿道無煩促淚行杭州郡齋南亭

送友人下第歸覲　劉得仁

君北行日高堂應夢歸莫將和氏淚滴著老萊衣

日東病僧　項斯

稱遊符印懸腰下東山不得歸獨行南北近漸老往還是池上葉長是使

雲水絕歸路來時風送船不言身後事猶坐病中
禪深燈藏影空窗出艾煙已無鄉上夢起塔寺門前

送友人下第歸覲　劉得仁

君北行日高堂應夢歸莫將和氏淚滴著老萊衣
雨連河細田舍出麥飛到家調膳後吟好送斜暉

南遊有感　于武陵

杜陵無厚業不得駐車輪重到曾遊處多非舊主
人東風千里樹西日一洲蘋又渡湘江去湘江水
復春

早春寄華下同志　裴說

正是花時節思君寢復興市沽終不醉春夢亦無
憑獄面懸清雨河心走濁冰東門一條路離恨正
相仍（一作城門東門東門之門長安地）

途中別孫璐　方干

道路本無限又應何處逢流年莫虛擲華髮凝不相
容野渡波搖月寒城雨驟鐘此心隨去馬遠遠過
重峰

送友及弟歸洌東

南行無俗侶秋雁與寒雲野趣自多愜名香（一作香集）
人共聞吳山中路斷洌水半江分此地登臨慣
憶情一送君　春宮怨

早破嬋娟誤欲粧臨鏡懶承恩不在貌教妾若爲
容風殿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年年越溪女相憶採
芙蓉（一作如字良年王孫去落花傷思也）

辭裴尚書　李頻

一仮仍難受淹留已半年終期身可報不擬骨空

游東林寺　黃滔

半生愛山水下馬虎溪時已到則寺寒三伏雨松偃數朝枝翻
滿池（一作池山流遠其中寺運勝東流泉繞石見經盡運）
上二十首

送僧還嶽　周賀

辭僧下水棚回聽嶽鐘聲遠路經說獨歸寺幾時重到
城風高寒木落雨絕夜堂清自說深居後鄰州亦
不行

送人歸嶽　馬戴

別離楊柳陌道遠蜀門行若聽清猿後應多白髮

生虹蜺侵棧道雨雜江聲過盡愁人處煙花是
錦城 本日此下蜀仁壽十冬十八之兒行陽侯虹高渡也啄雨陰雜江聲不開玉安軍後道遠巷天下公百石三鳴令能十九詩四千文利亦凱

愁吟與經周處士故居方干
聲山花獨行何事不開情久立看雲生岳在茲溪處惟聞啼鳥恨
不平

送人歸山
誰知貧歸路分殘雨停舟別故人相逢道在嶺曉花暗竹房春亦有棲閒意何年可
唐三體詩卷之六 石名

送友人歸宜春
落花兼柳絮無處不紛紛遠道故里南陵曲秋期更自
寄身 送君門外路 張喬

秋日別王長史
別路餘千里深恩重百年正悲西侯日西侯也秋色龍寒霧更
山光斂暮煙終知難再奉懷德自潸然 王勃

別北梁篇江歌送銑別曰賦曰北梁決北分北梁之分地永野色龍寒霧

行樹枝風掉軟菜甲土浮輕最好林間鵲令朝思喜聲

已上七首

晚春答嚴少尹諸公見過 王維

松菊荒三徑圖書共五車烹葵邀上客看竹到貧家雀乳先春早鶯啼過落花門憐黃髮暮一倍惜年華

送王正字山寺讀書 李嘉祐

欲究先儒教還過支遁居藤垂開聽法竹寺獨看書向日荷新卷迎秋柳半疎風流有佳句不似帶三體詩卷之六

秋日過徐氏園林 包佶

回塘分越水古樹積吳煙掃竹催鋪栗敲上半欲邊屢入志

蹄地長嗟俗事牽漸東司馬郊園車

楚翁泰寒住昔事李輕車橋千騎來臨水白社中貧思種瓜讀書三逕茅沽酒一罇花更欲尊芝术商山許渾

便寄家龍翔喜胡權訪宿喻皃

夜泊淮陰 邨行

夜入楚家煙煙中人未眠前燈影半臨水爭管多在船皃來淮岸盡坐到酒樓

秋夜宿淮口 張籍

露月靜淒淒淮舟倚岸停風帆幾處客天地兩河泛

晚郊居 于武陵

相思春樹綠千里各依依郡縣扶桑北關山落日稀鴻飛一別無消息水南蹤跡微

秋晚郊居 王維

遠聲霜後樹秋色水邊村野徑無來客寒風白動門海山藏日影江石落潮痕惆悵年年別故園不耶

友人南遊不還 于武陵

飛社騎西都其歸足賦鄰瀟湘人未歸桂郊杜月頻滿于里煙草蝶雙

題江露寺　曹松

香門接巨壘壽角間清鐘北固一何峭西僧多此
逢天垂無際海雲自悠悠晴峰日暮然燈外潮頭振
龍

已上十七首

前實後虛　秋夜獨坐　王維

獨坐悲雙鬢空堂欲二更雨中山果落燈下草蟲鳴
白髮終難變黃金不可成欲知除老病惟有學無生

秋夜汎舟　唐三體詩卷之六　劉方平

林塘夜汎舟蟲響荻颼颼萬影皆因月千聲各爲秋
歲華空復晚鄉思不堪愁西北浮雲外伊川何處流

春日隊病書懷　劉商

楚客經年病孤舟人事稀晚晴江柳變春暮一作曉野
寒鴻歸今日方知命前年自覺非不能憂歲計無限故山薇

池島清陰裏無人泛酒船山蜩金奏響一作左傳於下金奏注
花露水精圓水亭之山多靜勝朝還

林館避暑　羊士諤

日擊池

雪居長老　僧皎然

雪根禪客居忻說舊時僧何不賦歸田

柏柳詩懷贈　司空圖

柏柳客居忻說舊時僧何不賦歸田

早春　王維

雲根客舊時僧何不賦歸田

江行　唐三體詩卷之六　劉方平

春日

雪居長老　僧皎然

雲根禪客居忻說舊時僧何不賦歸田

柏柳詩懷贈　司空圖

柏柳客居忻說舊時僧何不賦歸田

早春　王維

雲根禪客居忻說舊時僧何不賦歸田

江行　唐三體詩卷之六　劉方平

春日

天裴休諸人可為盡善其餘但作故事用者多不可曉以其當時心事及皆無所出也如此篇後四句及末句是一乘之語若心是一乘之意者則不必用故事也

離鄉積歲年歸路遠依然夜火山頭市春江樹杪船千戈愁裏改鞋襪客身全何處營甘旨波濤淺有淚即薄田

送許棠　張喬

已上十首

穆陵關北逢人歸漢陽劉長卿

穆陵路匹馬向桑乾楚國萬山古幽州白日寒城池百戰後青冢幾家殘處處蓬蒿遍歸人掩淚看

早行寄朱放　戴叔倫

山曉旅人去天高秋氣悲明河川上沒步步露中衰此別又千里少年能幾時心知劉溪路聊且寄前期

陝州河亭陪崔大夫眺望

雪霽太陽津馬嘶河之一乃原色動龍鱗城池表裏存河流添馬頻關路正飛塵杯逢故人因高向西望

渡口欲黃昏歸人爭渡喧近鐘投野寺遠火點江村一雁破秋雲數聲送關笛兩風傳渭北秋孤燈然客夢萬里夜砧月不堪論

宿關西客舍寄嚴許二山人　張喬

恐灘上思嚴子山中憶許由君林丘（本集題云七月三日在內翰寓直見白鳥戲溪塘收）夜宿龍吼灘思峨嵋隱者（俗呼龍爪灘在眉州）

宦舍臨江口灘聲已慣聞水煙晴吐月山火夜燒雲送關西雨風傳渭北秋孤燈然客夢萬里夜砧月不堪論

寒且欲求方士無心戀使君（寄本集中題云公業異鄉那）

可住況復久離羣

南亭送鄭侍御還東臺

江亭宿雨一酒甕香自面繡衣郎冷蟲喧北簾疎月到牀鐘催離興急絃管送離觴

南溪別業

開樹應先落隨君滿路霜

結宇依青嶂開軒對翠疇樹交花兩色溪合水重流竹徑春來掃蘭樽夜不收遊遙自得意鼓腹醉中遊

泊舟野聒

泊舟淮水次霜降夕流海夜久潮俟岸天寒月近城平沙依雁宿旅館聽雞鳴鄉國雲霄外誰堪羈

旅情　祖詠

江南旅懷客自蕭條遊色晴看雨江聲夜聽潮劍留南斗近書寄北風遙爲報空潭橋無媒侍洛橋

冬日野望　于良史

地際朝陽滿天邊宿霧收風兼殘雪斷冰流北闕馳心極南圖尚旅遊登臨思不已何處可消憂

早行　劉商

鐘靜人猶寢天高景自涼一星深戍火殘月半林霜

客老愁城下蟬寒怨路傍青山依舊色宛是馬卿鄉

唐三體詩卷之六　四百

逢僧公　周賀

帶病稀相見西城早晚來山衣風壞帛香印雨沾灰坐久鐘聲盡禪餘岳影回却思同宿夜高枕說天台

暮過山寺　賈島

衆岫聳寒色精廬向此分流星透疎木走月逆行雲絕頂人來少高松鶴不羣一僧年八十世事未曾聞

懷禾樂殿侍御（河中府永樂縣古魏國唐分爲兩縣永樂置禾樂）

石田虞芮接（芮城古芮國今平陸縣西六十里河中府有芮鄉是也）柳白雲陰穴閉神蹤古掾詩名記虞芮所宜）河流禹鑿深樵人應滿郭仙鳥幾巢林此會偏相憶曾供雪夜吟（王徽之雪夜酌酒思戴安道）

華處士山居　馬戴

新藥去還歸家人半掩扉山風藤子落溪雨豆花肥寺遠僧來少橋危客過稀不開砧杵動應解製荷衣

瀑布寺貞上人院　許渾

林疎多葬蟬師去宿山煙古壁燈熏盡秋琴雨慢幽牕竹簡窺虛鶴岩上取寒泉西去六七里莎房在歸期更幾年

已上十四首

送龍州樊史君　許棠

曾見邛人說龍州地未深蠻溪飛白鳥紅洞映青林上產惟宜藥王租只貢金政成閒宴日誰作使君吟

送人尉黔中　周繇

雞山行幾驛水路復通巴峽猿三聲雪國開四季花公庭飛白鳥官俸請丹砂（丹砂出辰州光明山辰溪酒鳥黔中郡酒）方立張州如尉黔人後高吟採物華

道院

白日人稀到簾垂　林忘慮憑三樂　消閒信五禽　之盛誰知是官府　煙縷滿爐沉

王周

一意

已上三首

終南別業

王維

中歲頗好道　晚家南山陲　興來每獨往　勝事空自知　行到水窮處　坐看雲起時　偶然值林叟　談笑無還期

已上二首

山水絕勝今清興是其地

寒夜

陸龜蒙

掩扉幾千里　名山都未逢　懷鹿外蹤跡　東林精舍近　日暮坐燈峰

孟浩然

峴山

陸龜蒙

峴嚴讀遠公　傳永懷都始　聞鐘陶元亮　有訪者遠

茶人

天賦識靈草　自然鍾野姿　開來北山下　採去雲間幽　後期雨中路　芳盡惟應春　鳥知春人未

置茗山頭汗顧渚山前筍　盡日忘歸不記云山月白也　如霜鼎中聲似雪　春去色猶好　正堪煎

陸龜蒙

得共斯人賞茶香鳥啼花落時

已上二首

江天清更愁風柳入江樓　雁識楚山秋處冷　鷺多沙浦夜來稠　獨醉零落中同遊　覺復醒

題江陵臨沙驛樓

孟浩然

江城臨驛樓　晚泊湘陽客　越僧舊業一池菱　南行隨越僧　夜海鳴梢鎖寒雨　後採芳去雲間　路危惟有鳥　如約聲聲送去色　猶帶也堪記

送秋山人遊湖南兩發已垂周　無雪五度湖歸　來歸掛猶未能

宿巴江

僧栖蟾

江聲五千里瀉碧急於絃
年一汀巫峽月三峽記非亭山亦巫夜峽分存不覺月又夜事教人少
子規天作于時規歸一山影似相作濃遮到客船
已上二首按伯弱首後分分而此而起爲而不者著以其前說惟首此篇起
結句類觀而之知他可矣
句一太重例具爲如一例四伯弱首後分分而此而起爲而不者著以其前說惟首此篇起

送陳法師赴上元
延陵初罷講建業去隨緣
翻譯推多學填場最少
丹曲所居延陵季子者札讓王也退隱之一名延陵縣也在常州之東一百五十里古者望氣者以太陵其地有異氣也二也在今洋分在今

送從弟歸河朔
故鄉何可到令弟獨能歸
雙雙雁南飛
雙雙雁南飛自注一作雙雙燕

平原路德平原州今屬慶州
何人重布衣空城流水在荒澤舊邨稀秋日
蟲鳴桑葉落

喜晴
一片雨中春林果黃梅盡青半
無雲物分明見
遇自台州刺史之

到台十二旬
新陽鳥朝展翅陰魄夜飛輪
坐喜無雲物
北辰漸益魯朝廷有清明雪也

茅山
李嘉祐
送方
南山半夏
杜荀鶴

像前
年浣衣逢野水乞食向人煙
故鄉何可到
獨能歸
雙雙燕
平原路德平原州今屬慶州
蟲鳴桑葉落
遇自台州刺史之
新陽鳥朝展翅陰魄夜飛輪
北辰漸益魯朝廷有清明雪也

茅山
李嘉祐
送方
南山半夏
杜荀鶴

步步入山門仙家鳥徑分
群石面逆山流一作泉破
下相次禮茅君
已上四首

唐三體詩卷之六終

集141-055

批點分格類意句解論學繩尺十卷

諸先生論訣一卷

（宋）魏天應輯　林子長箋解　（明）游明校補

明成化五年游明刻本

論學繩尺十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宋魏天應編。林子長註。天應號梅墅。自稱鄉貢進士。子長號筆峯。官京學教諭。皆閩人也。是編輯當時場屋之作。遂別有軌度。雖有縱橫奇偉之才。亦不得而越。此編以繩尺爲名。其以是歟。紹興重修貢舉式中。試卷犯點抹條下。有論策經義連用本朝人文集十句之禁。知拘守之餘。變爲剽竊。故以是防其弊矣。然當日省試中選之文。多見於此。存之可以考一朝之制度。且其破題接題小講大講入題原題諸式。實後來八比之濫觴。亦足以見制舉之文。源流所自出焉。

渡以後。講求漸密。程式漸嚴。試官執定格以待人。人亦循其定格以求合。於是雙關三扇之說興。而場屋之作遂別有軌度。雖有縱橫奇偉之才。亦不得而越。此編以繩尺爲名。其以是歟。紹興重修貢舉式中。試卷犯點抹條下。有論策經義連用本朝人文集十句之禁。知拘守之餘。變爲剽竊。故以是防其弊矣。然當日省試中選之文。多見於此。存之可以考一朝之制度。且其破題接題小講大講入題原題諸式。實後來八比之濫觴。亦足以見制舉之文。源流所自出焉。

論學繩尺予初聞其名于太學而後於
鄉之宿儒袁氏家得其丁癸二集歸付
子姪錄之以為法程及奉
至鄂以董學為職徧詢是集無能知者
遂命諸生博訪于儒家乃於福州得其
丙丁戊三集繼於興化得其甲己二集
然皆故弊脫畧而所抄多缺文方以簡
策敬
[illegible]

清采抵白[illegible]
戊己集以補缺士集則侍御莆田楊公
朝重自吾西江采錄以遺與予家舊錄
癸集皆至焉於是散者復合缺者亦庶
幾復全矣夫豈偶然之故哉蓋物之聚
散文之顯晦所關也今觀是集乃宋京
學諭林先生子長與鄉貢進士魏先生
天應應選古今諸儒論之尤者萃為一

[illegible]明余公允
[illegible]二集而賴其
[illegible]侍御六安朱
[illegible]集且資其

編而命以是名首之以名公論訣總目
次之以作論行文要法每集則分其格
式而為之類意每題則敘其出處而為
之立說且事為之箋句為之解而又標
註於上批點於旁其用心亦勤矣其加
惠學者之意亦深矣宜其盛行于世也
獨惜其所箋解者或以孟子之言而誤
為論[illegible]
[illegible]錯作老莊若
[illegible]此短之耶

[illegible]郎妄以己[illegible]
枉為威之類悉改正之於所釋之未切
當者畧增損於其間又考諸經傳子史
以訂其訛誤編成豈敢復私於家哉必
欲與四方學者共之受命書林鋟梓以
廣其傳至有文已前存其題者庶同
志之士錄示以補之也且因是而有感
焉昔是論之散出於宵監人之得之者

[illegible]以忘其意
[illegible]其遵論如易

蓋鮮及林魏二先生為之編選箋解然
後盛行於當時由零而元以迄于今歷
世既久板刻無存是集之散在天下幾
泯絶矣幸而殘編斷簡猶有存者予復
得以采輯成編使初學之士皆有所矜
式則二先生之功不特及於當時而已
又將盛行於斯世而傳誦於無窮也得
非物之一文而文之晦而
使顯以異
自俾學者知
未豐城游明謹識

批點分格類題句解論學編尺行文要訣目錄

京兆李騰芳筆林子長箋解
鄉貢進士梅墅魏天應編選
福建按察司僉事游明大昇重輯校正

評作論諸先生姓氏

東萊呂先生祖謙
止齋陳先生傅良
晦菴朱先生熹
艾軒林先生光朝
省元林先生
省元吳先生
省元范先生
福建李先生
歐陽先生起鳴

○論行文法

做論有三等計十六段
史論宜純粹計十五段
作論宜理勝計一段

呂公祖謙
戴公溪
陳公亮

按舊本於已集則云前刊後集已集行于世今再收前式續二集文於壬集則云前刊八集天下學者習之已有一定之體尺再續去其三次編選而後成也今所采輯則又倍之故去其說而約其頁於此云

作論當如畫竹計一段　林公執善
三平不如一冠計四段　吳公琮之
○一篇文體
鼠頭　馮公椅
牛腹
蜂尾　危公稹
多項　吳公燧
作論聲論用筆實計一段
論作史題計一段　吳公益
論體有七　陳公尊良
題

○論要
論指要
論間架
論家務持體
題目有病處
作論用字法
論斷制度題
論斷人物題
論全篇總式

○論評法
歐陽起鳴

論頭
論心
論腰
論尾
○論作文法
有抑揚
有死生
有去來
有起伏
有重
○論句
有緩急
有施報
有吟艷
有清
論項
論腹
論足

○三篇體
盛君齊

諸先生論史總目終

林公國南

論先輩論行文法

東萊呂公云論文有體或前快或壯徒不可作存
做論有三等（正要藏鋒不露圭角有滋味
中要步驟馳驟飛沙走石
看論須先看主意然後看過接處
論題若玩熟當別立新意說
作論要有起相應及照應有血脉
論不要似義方要活潑圓轉
論之一篇必須一開一合方有收拾
（要斬截

以題用事貴不迫　以意用事貴不露

陳公（亮）云大凡論不必作好語言意與理勝則文字自然超拔故大手之文不為詭異之體而自宏富不為險怪之辭而自典雅所謂飛沙走石之中巧藏於和易之內不義學文者不求高於理與意而務求異於文辭句之間則亦陋矣故杜牧之云意全勝者辭愈拙而文愈高不勝者辭愈華而文愈鄙山谷云好作詩自於文章一病但當以理為上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群拔萃

（要長篇多在後兩場取人諸文與可畫竹皆先有成竹於胸

（或長篇旋生議論安有準

若三場皆平平未必得若論策中得一冠場萬無失
一不如方州試固以第一場為主至於定去留時亦
多以後兩場參放蓋有第一場文字不相上下則於
此辨優劣也

又云論須緊為上下文然後立說主張要在題目外
題目却要在主張內方是好文字

又云會做論人只是借他題目說自家道理

又云論無定格不有定體意欲開辟欲輕盲頭是說
主張源流要議論多於事實行文又欲轉換處多

厚齋馮公論一篇之體○首頭欲精而銳○項頸欲
肥而縮○牛腹欲肥而大○蜂尾欲尖而峭
又云論題有問人物優劣者若以與之辨優劣則其
說難得出倫又有問優劣於不足辨而別立一議論
者如徐邳憲公卿賢良文學之議貌優陸賈老開元
輔佐孰賢論是也此格最高
○又云破題貴簡而切當含蓄而不晦一句兩句破者
上也其次三句又其次四句者漸寫不得已破題上
所用字皆是一箇之骨髓題目上字者須就用不須外求
○又云史乃上當只用題目上字若別求字代非惟難
後又不可不用題上主字者又
○又云破題以下數句極難最要明快轉得怕緩緩
喫力言幾句要着工這裏未起人意便費力
承題最要起所提數得是若是時後面自不費力
○又云小講數句緊怕緊緊最要徑捷去得快却不
得勾牽不可失之直又怕幾句與縣文字每結句之
乎者也要照前後不可重了
頭項多便為他累幾到中間旋旋入其他意來者便
喫力要知利害可節則節可總則總

小講中凡要馳驟鋪敘詳略恐是實事題便要入題最忌
簡徑便或前面已詳則入題處便得省文法或未
詳則入題處却不可略
○又云冒頭於破題上不曾用得題目上字則於一兩
行後必有入又却不可驟若驟則又主角須漸漸引
入方渾融若不來中間入則須就承題直上主意亦
然破上未見則承後漸漸轉入可也　胄子中自
破而下繞數句或一二行三四行便入題者須斟酌
益是題目恐有難說者亦有當敘源流者則承後略
句要了更與他入題然只是史題如此　胄子布
○又云史題貴簡動明切圓活警策不費力不費辭不
忌有重複語意　胄子中語宜渾融宜輕峭宜清快

○又云小講中使事為上格如命次詔策一變至於道論有云學弈方勤而鴻鵠將至　譬能　女樂文致刑措禹拜昌言聖人不容於不行如章頭全功孰天下皆化而猶有未化者焉則君子非令行禁止之謂　譬能　海內與於禮義而斷獄數百吏猶有稱手焉此論是也如瑟之方絃忽求雅頌之師玉之未琢而不試於拙工之手此類是

為上也

吳公[illegible]云作史題論講中不須多本題題事若多敘則
勢力百事亦須敘百事非喪法也不若取其事之大
節者舉之而已故公作高帝無可無不可論中止
以封功臣一事言之

用字法

如治天下審所尚五數字[illegible]軌為利軌不為利軌為害軌不
為害何不曰軌為利軌為不利軌為害軌為不害以
此推之可知用字法

論體有七

[illegible]二卷吳公[illegible]三多意而不雜　四客賓勿不露

五結上生下其勢如[illegible]貫珠　六合目星相應其勢如[illegible]蛇
七結一篇之意常欲有不盡之意如[illegible]清廟三嘆有遺音

止齋陳[illegible]良云

[illegible]要結論

認題

凡作論之要莫先於[illegible]題意故見題目則必詳觀
其出處上下文及細玩其題中有要切字方可立意
蓋看上下文則識其本原而立意不差知其要切字
則方可就上面看工夫此最作論之關鍵也

立意

凡論以立意為先造語次之如立意高妙而造辭不
工未害為佳論苟立意未善雖有[illegible]語何益[illegible]璞玉亦為
無補矣故可置作論每先於[illegible]題題事若多敘則
意之當也立意既當造語復工則[illegible]中矣

造語

造語有三一[illegible]二[illegible]三貴精詞
警拔凡造語貴拔則當於下字上著工夫蓋下字既
工則句語自然警拔矣

破題

破題為論之首一篇之意皆[illegible]於此[illegible]當立意[illegible]
明句法[illegible]要[illegible]氣象論之去取實係於破題破
題不佳後雖有過人之文有[illegible]亦不復看

接題

題下正[illegible]收之地[illegible]別題意之本[illegible]皆[illegible]於此若題
下無力則一篇可知或[illegible]議論或便說題目[illegible]
論[illegible]便故[illegible]要之皆欲推明主意而已

講題

講題論之論腹貴[illegible]閒[illegible]義論[illegible]
入[illegible]要論[illegible]格與題下[illegible]
其為講題也大凡講題[illegible]須是反覆[illegible]
用語[illegible]又須[illegible]微[illegible]意方得緊切如小兒[illegible]
入入南數步一回顧則[illegible]至失路若一去不復反則
人孰兒兩失矣初學論者最宜加審

常疑陳武章[illegible]論未嘗有腹但題下便是講題此

正二公共高妙處但人不知其入講題耳近鄭昉亦從題下便說去大類講題而正講規模儼然不易

講後使證此論之當移今則不拘並今之窩論多於題下便使事引證正講後但隨事議論則或並之而正使事證題者雖然初學者不可不依常格等使事有但一二句至三五句而題意已瞭然前並當證學者使事不可反為事所使此至論也

結尾

結尾正論關鎖之地亦要遒語精密遒文順快當精密又有文外之意使人領之而不窮順快則見才

論已窩深意於論首故一論之窩皆尾具結無所不盡而意不盡若至論後而始思其結尾則前意必無是理總求得新意亦必不得矣

論主意

論主意

論家務持大體起起一字總出少乎作賦是

文病

論題目有病處

題目有病處切須回護如子謂武未盡美周公未盡仁知不善可議使小子學之又漢唐君臣互有得失先包容抑揚予奪或始揚而終抑或始奪而終予貴得其當也

論用字法

論用字法

前後用字皆與題稱如論武王周公武未盡善而題稱武王周公便不可稱文王之類

論人物題

論人物題

凡古來制度古人皆有攻究子非待今日始見此於論本之古人文意則當出已見此所謂奪胎換骨之妙

論人物題切忌說盡不可

其人若有未純處不可置而不論論之亦須回護立論便寫起有可出脫處便須出脫之回護

全篇總論

全篇總論

論頭恰似初狀題有正處有不是處固且含洪總不可說太盡不可說太直不可太拘

題下或本意起或用論起或雜起或逆入的便是
說去本意把緊要字轉換不要正復用題起首的切
不要牽強不可蔽雜雜起首乎是當不可泛論
論頭下徑說去首乎有議論不可忽略
論腹接乎題下之間此乃要眼所在最宜詳略
上生下入末意處不要句得故段一節自然
有味意上也

○歐陽氏論論評

論頭

論頭乃一篇綱領破題又論頭綱領兩三句間要括
一篇意承題要開闊欲下文斷下莫說盡為佳欲
抑先揚欲揚先抑最嫌直致無委曲講題堆題只有
詳略兩體前面意說盡則舉題當略前面說未盡則
舉題當詳緩結收拾處要緊切前後相照

論項

題下多有禮先有主意如何却生一議論起來或行
數句淡文或立意用事起或設疑反難起要之初學
發明設疑為易後用事證佐則不枯

論心

如漢唐君臣論父帝王君臣作權衡如荀揚論以孔孟
作權衡如帝王論用天地譬喻等形容

論腹

雖叙要譬喻最怕文字直致無委曲欲抑則先揚欲
揚則先抑中間各有意所之大槩初入頭是緊寬
緩結殺處要得緊而又緊

論腰

題有多大凡事一議論盡本題意急或經
句或借古意相形或立論多題如平洋寸章中突出
一小峯則聳人耳目到此處文字要得奇而健聳而

新名有處無殿亮軸尾則文字直了殊覺意味淺薄

論尾

如第八篇試相似試字語如絲毫散物相似前篇所謂打結頭入或先發後起或先抑後揚或知中求長或衆中拈一或以冷語結或以經句結但末稍文字最嫌軟弱更須面史筆頭俊進一步

○林之起筆曰論若則曰不過更須子細命題似莫立意似淺其實無論而咨嗟感嘆以足民食其民間之窘乏也爲如何宜題文要通意要完文脈貫注清真條暢在設裏向無窮多但裏則不成如何有於爾

○陳國俊曰考次爾人論似如本爾校論亦爾故意亦要清則不混雜意薄而微見其本濁濁則不冷淡門外要薄而微見其意意而不晦番設硬而外意其故語亦要雄健而外意其支則不至於委靡而衰薾焉

○林閩南論行文法

有抑揚　有緩急　有宛生　有施報

有去來　有冷艷　有輕清　有厚重

揚文曰或揚必先抑

如高文虎在結人心論云且高帝初年民無蓋藏天子爲駟不具將相猶用牛車文帝之時米甚相遠當時備具蓋無以徙二三千里之旱數百萬之兵後元四年迨水年猶語百官率意思邊以足民食其民間之窘乏也爲如何宜其爲無論而咨嗟感嘆大何一三章之約一山東之詔處文空言似於民無補者而泰之父老方且大悅扶杖而聽詔者感泣爲當時之民者猶以斗米錢貴爵米給而至此何於所可否者而乃爲是之言無亦不情乎

三章之約山東之詔果不可謂之虛文空言益欲物而文之功故先抑而言之此所謂物文也

如陳東白論王取民之法論云惟先王見高識遠亦知夫山徒高柴固有天下山河社稷朝廷宗廟侍御僕從爲之奔走服役九民之衣我者亦足矣彼其一田廬一疆場一市井一舟車桑麻菽粟瓜瓠果蓏布帛絲枲雞良重穿斑入亦惡細而其流亦甚微又況仰事俯育社閒賓新春秋之祀送往迎來吊死問疾監亦無幾使郊祀社稷宗廟百神之祀可闕賓客而厨百官廩給庶頒好用之費可去自

十二至二十而吾聖人不以及民性其敝者之不能無弊人於是有不得已者又況攸布貧布緦布罰布雖緻於凶而實歸於泉府以貸眾民之無貨與夫借而不售者非特以足國用也

先張皇先王甚多黃薄之也而後抑言民之所入所處之役細焉此所謂抑文也

急文

如馬周言天下事論題下云當觀古人之於事不徒曰事而已而必曰戒事云者豈非有識於此然後有事於此吾而不識於此亦無所事於此事之利害事之得失吾必不計比周主之所苟安明主則慮其敝天下之變而趨於亡

死文

如韓信申軍法論司子曰成天下之治者必思所以維持一代之計知其成矣而樂於因循苟且而弛一切維持之術則之人則不可然而所發既敝所成既弛救於其事之勢以驅乎士民之上則向之從我以驅驅者不能無觀然自喜之心而其能點難制者皆不思以異其所非望哉

先輩戒人不得作死文通其意而不能再

發者謂之死文

生文

如孔子用於魯論胥子曰所抱負者大則其所設施者必不小生文人情不甚相遠吾而大有得於此其所設施亦必前吾意而副吾之抱負則可苟不前吾意而不負吾之

抱負哉節以其所得者而輕用之耶

使不知生文之難者必曰如是者大所施設者小君子指

馬非真馬而御者大所設施者必不小夫必不小之下

道曰所抱負者如何說皆通得終其引語而意未盡也

報施文　本名報施文

如帝嚳顓王者取民之法論曰若帝先王之世真而徵之法雖設亦以郊祀宗廟之禮賓客百官之本不可以其所謂匪好好色者使其是故者而不關聖人之意所謂匪好好色者百官之本不可以其者聖人不設也而民亦自耕而食鑿而飲給焉仰事而俯育養生而送死恬然何有於帝力而理人亦得以遂其

太古之化而天治地育也胥其於禮不可闕於奉不可後不得已者以下是說文始至於秦以下是說文於是而有不得已者以下是說文始至於秦以下是說文不當先王立法之意矣力耕堅戰以取天下當秦人能執干戈而倫來貊哉則凡今日尺地莫匪民力六國既亡正宜與之休息以養其向者兵革之餘故曰將欲翕之必故張之不能舉者今漸蘇矣倘使武帝之不能舉者今漸蘇矣倘使武帝之不能舉者今漸蘇矣倘使武帝者又將如之何嗚呼時之至者又如此為武帝之非貴於之

取民之數二十倍於古自力耕紡績者曾無蓋形之褐之具所謂先王之法殆不如此民亦甚不堪也然當時猶不敢萌異心者正以先王之功德在人未遠尊君敬上之誠未泯於天下之心是以對徐容與以俟其後迨夫驪山阿房之役甘棠閭左之戍發之殆盡役常苦起民知無可為者於是有不謀之意

○折腰體漢樂府多此體又名折楊柳枝

曰足不在履下做出論體尚且動人悲感

能慶為絕

如武帝雖才大略論曰平城白登亂七日不食高帝病之以下戈未寧未能報也以有易無之下是說文有故死轉之以癒飛未熸不能事也所謂說話鞍馬馳射上林按驟於行武事勞上殆有諱武之盛名而何實設施尺寸於他日世務監深惟於東宮北巡來之日千戈之事併與絕口於平定之後而二十餘日曰其終不能報也蓋亦涵養之未至焉嗚呼豈在天其或者將有待乎吾聞墻之頹故予之將欲翕之必故張之不能舉者今漸蘇矣倘使武帝之不能舉者今漸蘇矣倘使武帝者又將如之何嗚呼時之至者又如此為武帝之非貴於之

使不知此而為之下必接曰至於武帝則不然於是有不謀之意矣不可不報也寫處總宜論不可不報也

○蜂腰體

如公儀仲舒之才如何論過下云才有二有才學之才有才能之才才能之才根著於內者也才學之才粉飾於外者也外著浮文無用者也實者有用者也是故子夏以未學爲學子路以何必讀書爲學大子次餘力爲學是非有取於學而以學爲不可也蜂腰在此一句有民人焉有社稷焉吾學其爲社稷人民之事可也君也父也朋友也吾學其爲孝弟謹信愛衆親仁之事可也身踐力信言之事可也苟弟也謹信愛衆親仁之事可也餘力學文無所不學其內不學其外而學其淺不學其實不學其用而學其流不顧其故陽若不顧而助說君民一體不容異視滿理未嘗往往知愛已而不知愛民耳目鼻口情好嗜欲就利而避害好安存而惡危亡夫豈相遠今夫無故而扳一毛則九骸爲之動痛發之落似未甚切已者而必爲之掩護愛之嗚呼父母遺體誰其不斬聖人若亦惟換夫人情而行其所以立法之意

使不得已與衆若望人樂於因循苟且而無政耶抑過於寬仁而不知所謂相濟者耶吾聞於蜂腰在此一句亦接曰聖人豈樂於因循苟且而無政亦寬民之心出於內者全不得已而防之如比等接

之其無乃非所以爲天下將之道人樂於因循苟且而無政耶抑過於寬仁而不知所謂相濟者耶吾聞於蜂腰在此一句亦接曰聖人豈樂於因循苟且而無政亦寬民之心出於內者全不得已而防之如比等接

使不知蜂腰躲者於夫子以餘力爲學下必須曰大人之於學學之於才猶播之於穫也有是學然後有是才今以不學之才而不問之以成才之才耶是不然有民人焉有社稷焉而不問之以成才之才耶是不然有民人焉有社稷焉而不問之以成才之才耶是不然有民人焉有社稷焉

劉項其尤者也羽以重瞳高祖以仁天下
雲合響應樂從高祖者非其臣服聽之以益一時樂其
有寬仁之資不是時不敢以詳拘之恐其不安於詳而去已也吾欲滅項
氏一天下而有怨已去已之人為乎豪故凡所以指揮號
召者皆待以不苟而奔走踴躍者亦樂於自使迨夫項氏
既滅天下既一不苟者易至於無畏而自使者每至於無
恥以禁囂難制之人而加之以無畏無恥之心一旦見布
衣草莽之人而居天下不可及之貴必有激於中者矣激
於中而形於外則天下之患紛起而難平猶昔也帝不欲
於其難平者制之而於未發者制之不於其言語告戒者

制之使之不為亂如於殺明由拆者制之使不敢亂乎此
信軍法之所以申也此高帝維持天下之大計也

意在高祖便舉項羽以為頭所謂一引一結單頭語也

雙關體

如方能甫光武以柔道理天下論中間曰人情不甚相遠
當其定天下則吾用劍何者敵國未降軍壘未靖不有干
戈何以平當其治天下則吾用劍豪桀滋何者承祖宗積
累之餘生齒繁庶天下無事然人民亦不能無奸巧焉故
德教不可不加而刑罰亦不容寢不然則何以濟然治使
天下之果未定也而吾固用劍也吾又何求焉使天下之

果已治也吾則偃然相濟安得又何求焉若夫以為未定則
猶定以為已治則未治干戈不可以復施德教則未服反
而刑罰亦不能以遽行此將知之何吾聞人君出而應天
下其說有三一曰定天下二曰理天下三曰治天下而其
為天下之說亦有三不用豪則用豪豪相濟
今也於其未定猶定已治未治之間君子亦可以覘其時
干戈維敦刑罰之不宜用君子又可以用其所必無所謂
以豪理天下者乎

先儒其謂與何意作兩門閉取豪放其中開其定天
下治天下作兩門閉取理天下放其中是之謂數閉難

之者若二子則不可以獨知之未深也自衒於人而矜已之所得以矯飾而發問者天下亦未爲無此若聖人之學則出於誠實況又二子海則可行之如是歸耶若開仁道之大蓋有不勝其重而致其遠者夫子豈未嘗輕以許人果如子路管許以千乘之國而不許以仁冉如冉求許以百乘之家而不許以仁若如公西華許以束帶立朝而不許以仁如子皇門知二子高弟夫子豈嘗輕語以一貫之奧得聞其一而不得其全何與雖也豈謂於聖人之用心尚有所知仁之爲道與夫子之所以許人者如此則鉅有所得與夫深於其所得者其敢認以爲吾有而且安知吾而認以爲吾有與夫深於所得者未害也萬一於他日之所設施尚或愧於聖人則鉅有貽悔道恨滋深矣又焉

設以爲未有所得又設以爲所得未深又設以爲自衒是之謂三箭體　亦名爲斬截

征爲不成行體

如阮籍馬周言天下事論中間曰堂堂稽周之傳敘周之言而觀其所謂天下之事大率不過昭孝道求賢哲當罷役以崇節儉省營繕而寬賦斂終之以抑諸王之盛而奪其權重刺史之任而選其擇重守亦曰齊命頒而力役也又變文及封德彝諫帝王之詞得人則家家而且有以天下爲私奉之詞得人則家勞趨是又務遂良以刺史民之師語意深於其所得者其敢認以爲吾有而太長惟是分作四脚不長不迫使便道四个其實周勸帝其事一也謂之異周而不及數子何也

提起六件事若分爲六脚即太冗直若分作兩脚道段變文不同於周之言哉惟公高人故分作兩脚道段變文不同

○鶴膝體

如陳仲修引子用於啓論云爲聖人者其將陷淪其所抱負而其與草木俱腐孰若其將坐視春秋之末民莽而不一援手乎聖人於此亦必有所不得已而不暇計非眷就者吾觀佛肹之召不可往明矣而聖人必欲往爲弗擾之召不可住又明矣而聖人又欲住爲其至於九夷之居南

子之見使魯果不足以用聖人者然而有民人焉有社稷
焉況亦周公伯禽之後聖人之化未衰一變至道吾聖人
嘗許易於齊矣是雖未能盡以施施如湯文武之事
然而豈不猶愈於佛肹等乎嗚呼此聖人用舍意也故嘗
以爲聖人蓋憂世之心切悼道之不行曾何足以用聖人
也昔者嘗怪孟子去齊宿書之事（一段是鶴膝）夫以道
事君可則就不可則去孟子既以齊爲不可矣去之是也
然遲遲吾行三宿出晝猶有所就若去就之大節果如
此其何以免景丑氏之疑而後世之議紛紛焉孔孟子何
忘而然耶蓋嘗三復而得其肺去齊者孟子之本心宿書
者孟子之有所憂也夫出彊載質三月無君則皇皇然亦

君子仁人之用心而急於爲天下者每如此非曰有所貪
於爵祿也齊宣雖不足與有爲然而猶能信用孟子似亦
無過於此今而既以爲不可就而去之矣去而之他果有
能我用吾固何求焉然而吾道之大每不爲時君所知
今而去齊矣急於用我也此孟子所以
難於去齊之意則知夫子其於用舍
齊之意則知夫子其於用舍也

自入孟子處乃鶴膝所謂略標者猶接花木者必
用鶴膝枝乃易成記海本是孔子乃用孟子接入來
故如接花木而用鶴膝枝也

名公論訣卷終

批點分格類意句解論學正宗 卷之首 目錄

京學學論 日肇 林 子長 箋解
鄉貢進士梅墅魏 天應 編選
福建按察司僉事游明 大昇 重訂校正

○ 孟子論

湯武仁義禮樂如何
三王法度禮樂如何

○ 論

謂仁義之中自有禮樂使一世民物安行
乎仁義之中故極順折衷而禮以生極和折格
而樂以成則知人心之禮樂皆自仁義中來

王 胄 省元
常 挺 省元

○ 孟子論

謂爲法度者君道也爲禮樂者師道也三
王因人心和順之機作爲禮樂然後建法立度
久而不變則知三王之法度皆自禮樂中來

林 執善 省元
彭 方逈 首元

○ 中庸論

聖人備道全美
帝王要經大略

○ 論

謂天下之美皆有外於道而道豈外於人
哉惟聖人能盡人道之極故其美無一毫之不
全則知備道之中自有全美

○ 論

謂帝王大略要經之外吾惟即其

要而持之人心北宗之大不知舉得經之要
也則知要經之中自有大義

○漢訓辨深厚如何　戴　変炯別號
孝武號令文辭如何　繆　烈　省元

問　本上文武帝能崇化厥所以漢之訓辭
深厚
孝武本上文武帝能奉六經所以號令文辭
可述

○聖人擬天地參諸身
天下國家之本在身

問

謂以形而擬是求天地於天地以道而參
則吾身與天地而為一矣

謂以勢而觀則天下國家為大以道而論
則吾身尤大於天下國家

○太宗銳情經術

孝宜廣精為治

問

楊　茂子　自元
林　希逸　省元

陳　松龍　省元
莫　應龍　省元

謂太宗情之銳是用心剛處太宗不銳情
也術而銳情經術是舉術精處指銳情二字為
切要

謂考實精之厚是心之用處孝宣之綜覈
於心者為精而其奮發者為治指厚精二字為
切要

○帝王治安之本
太宗治人之本

問

謂國之本在民先民後國則其本一民安
而國自治矣是就題中本字上立意

謂刺史之職天下大勢之本太宗歸重刺
史是重本也亦就題中本字上立意

批點分格類意句解論學編凡目錄

呂　中　省元
徐　霖　省元

批點分格類意句解論語卷之八

○立說貫題格

湯武仁義禮樂如何

京學學諭鼇峯林　子長　一駿　解

鄉貢進士梅墅魏　天應　澤編

福建按察司僉事游明大昇重訂校正

破題從人論曰爲治之道在人君之仁義禮樂而已矣

承題意結題之意

夫世之人主固有以道爲治者至聖人而極之仁義禮樂而已矣

中庸力行近乎仁又不息道久化成之功或有驟焉則又安能底乎極致之極字對聖人之心與天同運底字對仁義禮樂而言

地哉無仁義禮樂可以仁言也而

仁義之治二字本之以躬行於此而彼持之以悠久於此而彼及其成也

應上文功用之盛彌滿充足於天地間

不啻不翅不翅不啻言也而人皆畢其義

人皆小其仁又不啻言也而人皆初不可以差殊觀

人皆有之而與聖人相忘於道化之內只是仁義禮樂故極順所格而樂成之

而禮生焉極和所格而樂成之

而禮生焉極順所格而樂成之

日新其德而後禮樂可以

此始見之仁爲激之義又何如其躋

使一世民物安行乎仁義之中

而推之於民物而有哪於至和

順推之於民物而有哪於至和

及其成也

應上文仁義之功用之盛彌滿充足於天地間

本之以躬行於此而彼持之以悠久於此而彼持之以悠久於事業而朽矣於至

人皆小其仁又不啻言也而人皆畢其義

不啻不翅不翅不啻言也而人皆初不可以差殊觀

人皆有之而與聖人相忘於道化之內只是仁義禮樂故極順所格而樂成之

而禮生焉極和所格而樂成之

而禮生焉極順所格而樂成之

日新其德而後禮樂可以

此始見之仁爲激之義又何如其躋

使一世民物安行乎仁義之中

而推之於民物而有哪於至和

順推之於民物而有哪於至和

及其成也

應上文仁義之功用之盛彌滿充足於天地間

本之以躬行於此而彼持之以悠久於此而彼持之以悠久於事業而朽矣於至

集141-075

○立說貫題格

三王法度禮樂如何

常挺 乙未 壯元

三王禮樂之教有以維持於不容變也法度立於君道禮樂出於師道君師之道並行此三王之法度禮樂所以爲盡善也歟三王法度禮樂猶荀卿子之論○吾嘗求其所謂法度矣開睢麟趾之詩則不多辭小雅魚藻之詩則聖人之心有知無識之外無物之表○吾嘗求其所謂禮樂者果鍾鼓云乎哉果玉帛云乎哉至於致太平一書則聖人之心有由立也○吾固知法度者君道之所由立也禮樂者君師之所自出也○然則禮樂與法度二歟曰何者聖人以一身而任君師之責法度禮樂安得歧而二之大抵禮樂者人心和順之本此和順則法度可以行先王立法制禮所以盡君師之道而施之耶將於人心而強矯之耶故自吾師道之立也必是禮而道人心於至順以是樂而導人心於和順之天

聞人心知有禮樂則知有法度然見有禮樂出於師道君師之道並行此三王之法度禮樂所以爲盡善也歟吁此古治者止於三王而三王之治亦至於盡善而止也○三王法度禮樂猶荀卿子之論○吾嘗求其所謂法度矣開睢麟趾之詩則有其迹小雅三五之什五帝論著之迹上繼三五下開百千萬世文明之治以開民天地之規模而極世變江河之思慮而窮人物之情狀所以維持人道之大經中間千有餘年接續人文之本統聖人亦曰君師子民之道不容一日不盡心父師不及之功不可一日而無緩也樂一和也禮人心之理也樂人心之樂也

此斯民難與慮始者今可與之樂成○又論已上相規立法蓋不獨已日而乃今可與之樂成○語已上是何也教之以師道也既至則與之相從（人心知學已日新乃學）（教之以師道）（既至則與之相從）（法度）法度斯民不驚且疑安其教則安其政矣（君道）（君道）也固宜（雖然三王之法）（一旦創為）（法度）我創實矣（後世）之法（三王）（創為）（法度）漠我何善矣（書已云云）（人心）之制知其字我也（虞書云云）（人心）未易曉明立一法而猶不聽（三代聖人）一法變（人心）其教我也（書已云云）（人心）故井田什一之法行天下知其源（肉刑三千之制立天下知其流（故）（肉刑）（三千）之制（創為）（校摩）序之（設為）庠（序）（校）（摩）（序）（之）（制）（庠）（序）（校）（摩）（序）（之）（制）（庠）（序）（校）（摩）（序）（之）（制）（庠）

○其二爲一格

聖人備道全美　林　銑著

論曰天下之至貴者莫過於人之一身一身之美不能盡其道者特愚夫人不能盡其道耳聖人備道全美而天下之人不能盡其道者何哉蓋以天下之人不能盡其道故自其心而充之於身自其身而達之於天下國家世俗之間爲天下國家之美聖人之心勤然不足且不敢以爲滿其全也聖人何以異於人哉造全美當時事之義而聖人之心勤然不足而不敢以爲滿其全也聖人何以異於人哉造全美當時事之義

天下之間友者莫如子之於父而申之而申之人之情好善而惡惡人之所同貴而同欲也好榮而惡辱人之所同好而同惡也使萬其所好而行之皆至美之道原於天而人皆知好之而不能有之者何哉道原於天而人有是道而不能爲己有是美亦不得而有之也則人雖有是美而無斯道也則人雖有是美而無斯道也則人雖有一之未盡天則其美必有一之不周全故人不能有是道而道無所得於人乎即其日用飲食日由於斯道之中而其美之在身者亦有則其不皆有一二可見之美耳中之美惟聖者則知是道之所在而求以備之者也賢人故其美之在身亦各隨其所得之小大特庸人不自絕於道

君臣則仁敬之至也極其孝子則愛之至也極其友天下之義理無窮而聖人盡是道之極極其君臣則盡仁之極極其父子則盡愛之極極其兄弟則盡敬之極極其朋友則盡信之極人君止於仁觀其父子則天下之為人父者於此觀法焉觀其兄弟則天下之為人兄弟者於此觀法焉觀其朋友則天下之為人朋友者於此觀法焉雖一身之微而天下之義理具焉故曰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

此承上文而言達道之所以行也

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此承上文而言達德之所以行也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

此言知之不同

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此言行之不同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

此言人能於此三者用力則庶乎其可以入德也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此言三者之序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群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

此言九經之目

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群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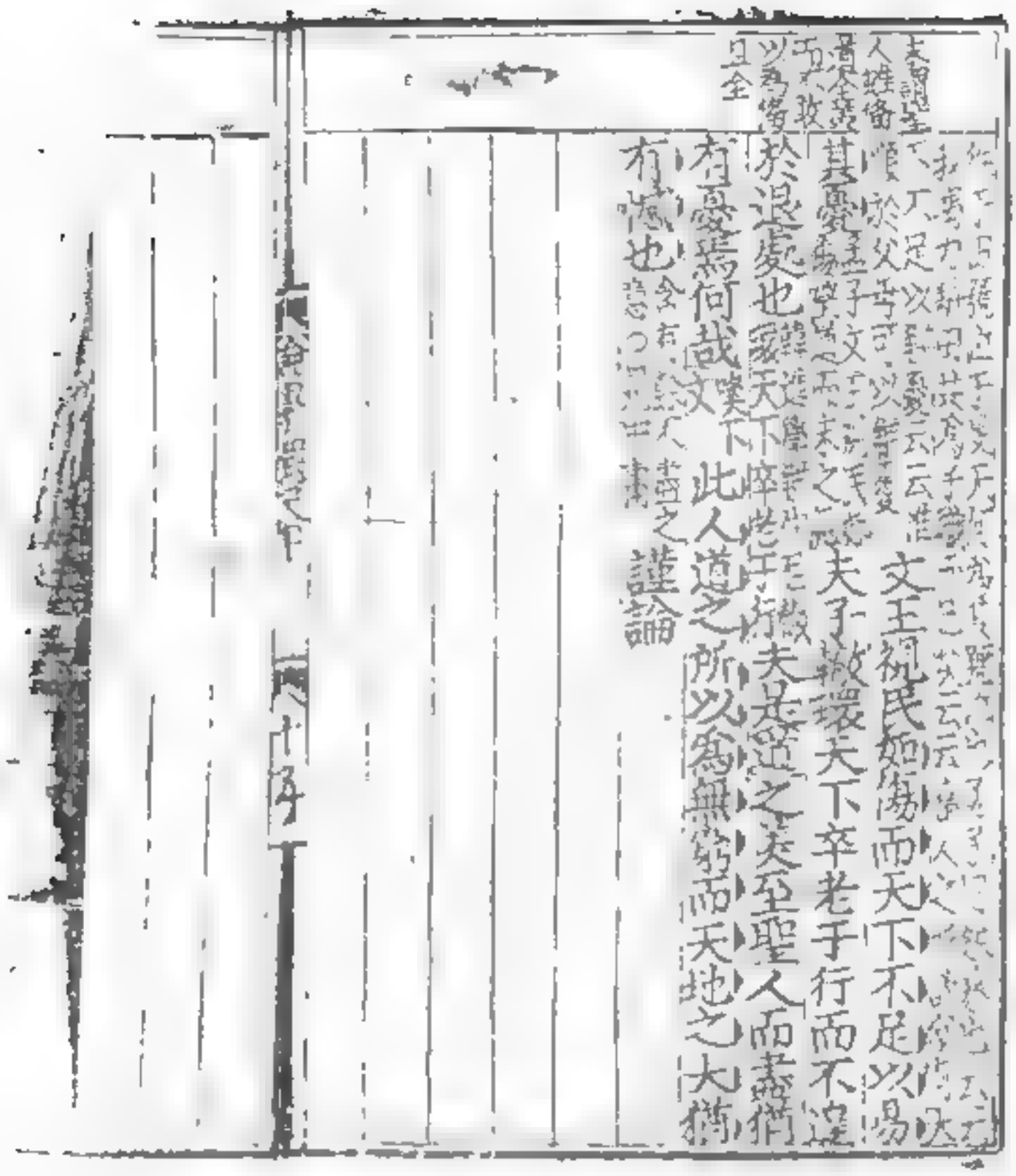
此言九經之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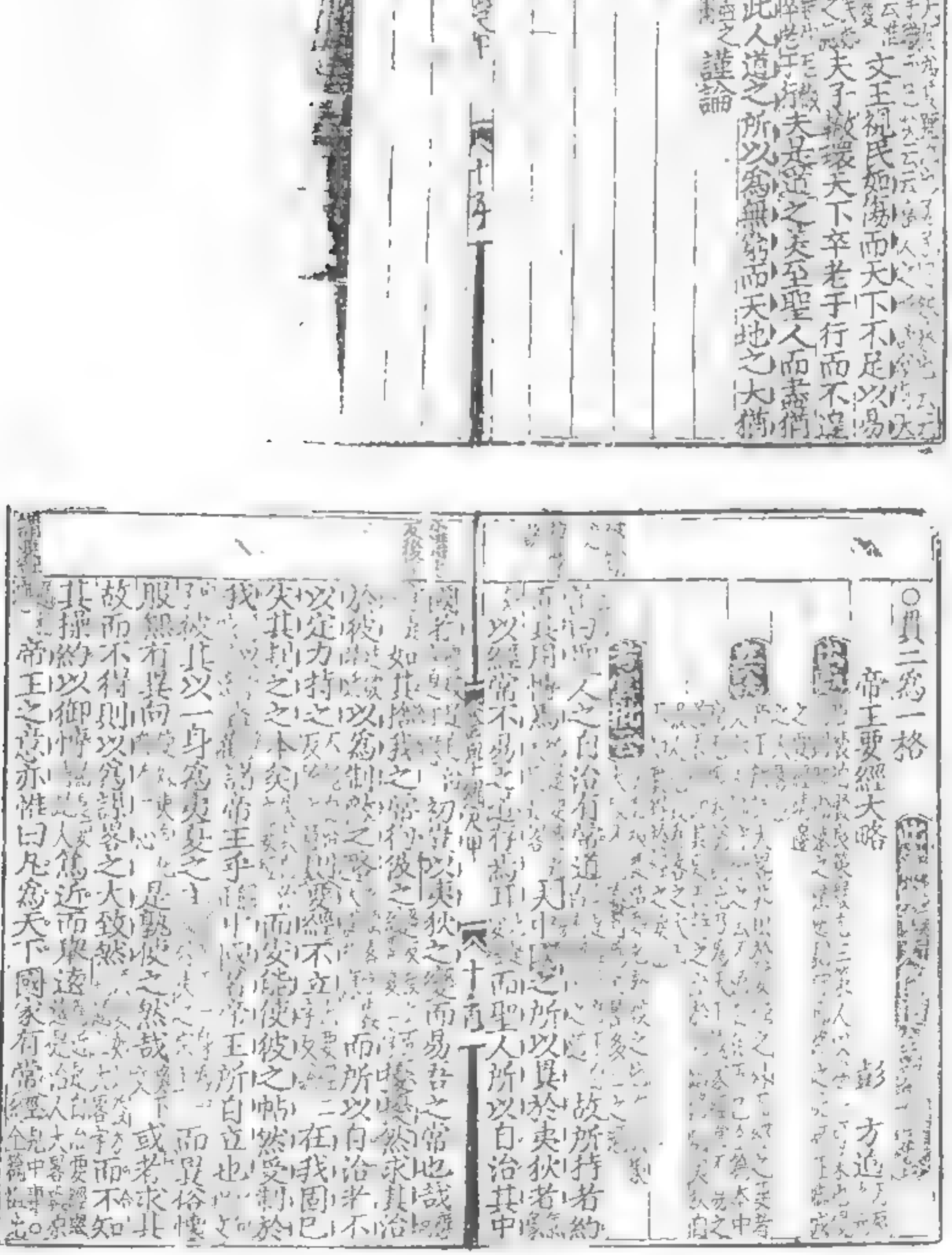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廩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

此言九經之事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此結上文





大畧 立政 一句乃中國所以爲中國之道 吾當持之而不忘 耳 至於常道備明矣狄自限 大畧 此其理之必少而吾何與知之哉 一者其要也 是惡也唐之裴垍 大畧 惜語焉而弗詳耳 大畧 古人 大畧 惜乎其不知帝王要經大畧如何 ○天 自山河兩戒 莫布堪垓 設重門擊柝 ○宮天文志一 紛紛事事 大畧

○推原本文格

漢訓解深厚如何　戴慶炯

推原本文格

孝武號令文章如何　經烈

論曰治道未有無本也本立則枝葉設有所附

況經者治道之本　盛帝明王之所以為文章者乎

令之所文豈之辭未有過其本者不足以垂百王之

時施設有志於治道者　崇以古之號

令為古以古之文章為今　豈不欲以古之

是以後來所可企及　然漢模創

範服布森列　拘其文論則典則粗廢而可觀者

西之君志於治道者　聖不敢

舉一世之治　求之號令群司人意

便煥然有新論之可述　求之文章徒飾虛言

其所以盛　而先之以表章六經之一言也呼

孝武號令文章如何　經烈

其知武帝治道之所自出也歐

請中之發號施令罔有不臧　洪

觀乎人文化成天下　追琢其金

天下之務固尚何物其得之後詔詔之來世也哉

益以文侯之命稱述冶容之稽而弼令不如古

行之一時已不足以

亦既自救其本自是而下源流益遠　秦人不師

古始　焚滅文章而欲

能使號令文章雄然可述　班孟堅述

孝武號令文章如何　經烈

其所以盛　而先之以表章六經之一言也呼

孝武號令文章如何

古始　焚滅文章而欲　沈沒醜正之

能使號令文章雄然可述　班孟堅述

徙木之令　有經術以為之本　況自救其本自是而下源流益遠　秦人不師

人城者賞五十金　一封侯之文　其所以盛　而先之以表章六經之一言也呼

孝武號令文章如何　經烈

集141-086

徒足以証一世於號令文章何足多論
馬上不事詩書漢興起自
閭閻比於明號令文章者不過尋撥召兵大風起斡而已一時所
之文時為草創君子無譏焉至于
文景漸有可稱後元詔令溫然粹然又有古意
君子以為規摹六經作王制買誼之先也
夫未遑制度亦以時之未暇耳
王道缺壞之後陵夷至于戰國亦以時之未暇耳
秦滅先聖之法漢興六七十載煙火萬里也
大略高過前古也
沒而視色之近非此其時乎
求古有道舉茂才有
白今觀之猶有存者至今可使無愧於典誥之
詔天馬有歌
者至今猶足光輝夫
日光不絕
百家表章六經帝之自本自根蓋有在也班孟堅述
之時有微為之貢又有大有為之
燦然之成足以詔謀後嗣江而叙事之首表章罷黜實為
之先寃其旨意豈
上兒寬以脩郊祀改正朔協音律以此

盛而已哉
故能使文章爾雅訓
源之深者流長信有自來矣
然聖時內外相應無
林傳之首
遷其知所本始矣
王道缺壞之後陵夷至于戰國之時有微為之貢又有大有為之
所未至

不燦然可述而可見者惟止此兵燹之燼如使以仲尼子思之聖而不能為之述則詩書所稱何以加焉況下文尚有可述者不知此指何以加焉○前節本上文崇化篇所以訓辭深厚此篇亦本上文崇化篇所以發今文章可述格同意同可以合看

陳松龍曰

聖人擬天地參贊身

子數句君子指地而生可受也聖人有之以所而聖人之為聖天地之一身點綴之一身也世意必將擬之於彼參之於此一事天地為

○立說尊題格

文章六經所以發明聖人之道而已夫其不免同於形者能得之不以

苟知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則不敢求天地於天地且自反吾身之天地而一之爲
飛魚躍在在呈露參前倚衡斯聖人之事也
見之也然聖人不世出於天下而天下之人往往
見天地在上日月星辰萬象羅列山川草木鳥獸蟲魚
之天然聖人不出
此豈聖人果末世出哉顯道其流衍至
微物等一形色爲累稽驗不熟而聖人
之妙愈不傳
然則此天地而不見道其流衍至
此豈聖人果末世出哉顯道其流衍至
吾以一身罣乎其中宜其震動於
天地之間
天地之望生人之幸世道之福此
亦天地之不傳
仰觀俯察用功彌久
三聖執中之學不傳
雖然商周
質文之統不續
盖聖人此身天地
所賦也舉性會道而形
之不足以囿之
不復翔翔於西周時矣
盖不復翔翔於西周時矣
地而參諸身爲見是亦聖人而已矣
且聖人本無以異於人者
然則此天地而不見道其流衍至
吾身果能視此
天地曰乾稱父坤稱母父母之愛安矣
反而參諸
地曰天職司覆地職司載聖功溥矣
反而參諸
之吾身果能納於度內否也
何其見道未審也
天地而參諸聖人之身矣
夫豈小於一身而天地猶
用其擬議而後
參之以喜怒哀樂未發之時
又參之以平日之氣
無所不

立說章 通格

天下國家之本在身　莫 龍

論曰人主欲自立其大也世之人主凡其所用天下國家者豈忍爲是哉失在於視天下國家一吾身則能用大矣

天下平出中所以恭者又誰敬乎自此而致刑于之化極純被之
吾身者非小也天下國家也不在身也在
親戚而天下國家之本猶于吾身則於大
大哉大哉必執中以明德小人則夫若立
天者立必兼材以盡才推之於老者安少者懷朋友信
之於舟車所至晴露所墜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吾
身大於天下國家的然可信矣推之於四海而準
之於後世外施仁義若不
若併與其本小之矣書曰敬哉敬哉一日二日可樂也而曰有萬幾焉
天下者不惟以一身立天下國家之本而益君道又能以
一身立天下國家之教而盡師道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教之源也
愛物教之推也
於一身之小而先其
地萬物為一體以天下為一人君始足以
父此
性盡人之性以盡物之性始足以及此
必盡己之性以盡人之
性盡人之性以盡物之性始足以及此
必所過者化

所存若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者始足以及此（完孟子の又曰堯舜其
足以及人之處一家發揮謹論

前篇謂天地雖大吾身充大此篇謂天下國家雖大
而吾身充大皆歸重於身上立意

○指切要學格

太宗銃情經術

（朝鮮學人太宗御製觀書
即正祖所覽文學總百名儒十八人爲侍讀）

（太宗之銃是正心之銃於經旨是推
而及於天下事）

（讀之初不出乎正道之
字之下）

（太宗常以經術之
語與）

論曰英主一念之忽（忽字是英主之銃
字之下）夫道亦多術矣（術字是
揚子法言之
語）外也（王道是
外）心之（太宗
所心之）不用之他道而惟用之正道（惟用之正道
是經術之
語）非擇術之精用心之明者不能也（擇術之精用心之明者
即正心之
事）

（讀之初不出乎正道之
字之下）

（英主之
字是指太宗
而言）

（太宗常以經術之
語與）

（惟用之正道是經術之
語）

（擇術之精用心之明者
即正心之
事）

楊茂子 省元

○且術之訣明於誰乎（明於誰乎
朝鮮本
明字下
有太宗
二字）太宗銃情經術其知太宗之情者歟（又不放
下二字）唐史傳儒
學而曰（朝鮮本
明字下
有太宗
二字）太宗銃情經術其知太宗之孟氏之書

（其或情其性而不能恤其情者乃於吾道
之外銃然求其所謂術矣（此英明之主所以不政
非擇術之精用心之明者不能也）

（應破英主字之
下）

（乃於吾道
之外銃然求其所謂術矣
此英明之主所以不政
非擇術之精用心之明者不能也
諸本
皆無）

於政而惟銃情於此也（惟銃情於此也
諸本
皆無）

世出者乎（應破英主字之下）方其留干戈甫定之餘
他務未遑（朝鮮本
明字下
有太宗
二字）而其情所發惟銃然於聖經之所
術（朝鮮本
明字下
有太宗
二字）而經術之外一毫不政寂然
正道（朝鮮本
明字下
有太宗
二字）君子方喜其情之
正道（朝鮮本
明字下
有太宗
二字）其擇術精而用心明者如此
得正而他有所未暇議也（朝鮮本
明字下
有太宗
二字）唐史傳儒

開有所謂仁術矣（已是乃聖經之術也仁字疑衍）孟子所未發說

謂備矣（備字疑衍）非後世之所謂術也（術字疑衍）所謂術（術字疑衍）者（者字疑衍）術矣（術字疑衍）情者哉（哉字疑衍）是豈人主所當銳然留意之術（治之術也）後孫吳之術進矣（術字疑衍）自夫人主外經術而銳情於財（經之奇貨君實之庶公孫弘之術也）而後管商之術售矣（管商之術即秦之術）何如也（上法字疑衍）乙夜觀書之不敢廢其情之銳又何如也（宋太宗）

擇之不精（擇字疑衍）貝必將果決於求他道而不知於（於字疑衍）求正道矣（道字疑衍）然則人主一念之發可不（不字疑衍）嚴歟（歟字疑衍）且高帝非不銳情也（謂漢高帝）而安事（安事二字疑衍）經術也（術字疑衍）而武帝非不銳情也（謂漢武帝）而尊經（尊經二字疑衍）異人之流（流字疑衍）猛士之思心（思心二字疑衍）貝是其情未銳於（於字疑衍）經術也（術字疑衍）武帝非不銳情也（謂漢武帝）而尊經（尊經二字疑衍）異人之流（流字疑衍）猛士之思心（思心二字疑衍）貝是其情未銳於（於字疑衍）經術也（術字疑衍）而好遊冒險之意勝（勝字疑衍）而不始勤而終怠未進銳而退速（速字疑衍）封倫勳之以法（法字疑衍）術而帝納然經術之情（情字疑衍）不篤而帝銳然經術之情不篤而帝銳然經術之情不篤而為（為字疑衍）雖英衛以安術奏功動之

○指切要字格

孝宣獨精於治

林

已字在心字左

曰以一人而作新天下

大下安危之總治與

大下之主

已字在心字左

闔也

有非智巧之所能

其力焉見萬一日用

故何也

天下不予其治而予其心

治也

亦甚矣

治更始之日也

亦甚矣之祝也

故總於此一心之用

總也

帝之於治何如也

且說治與蝉根之蝉同

帝之志氣浩於滂固之深神采鎔於退遜之久

此是元康之政

民生疾苦帝非不知也而未及問焉

為宣帝占說

帝之所神成

史治得宣帝

帝之於斯時豁然明

以自晦則此心之精者未露也

藏智勇以若快

則此心之精者未發也

如宣帝三年韓延壽之治

於心及其發則精見於治

方其翰墨則精

之乎

是為或問中與之盛其可以心外求

公私之計耶必不利於私公私之計耶必不利於公公私之計耶必不利於公私公私之計耶必不利於私公私之計耶必不利於公私公私之計耶必不利於私公私之計耶必不利於公私公私之計耶必不利於私

○乾題摘字格

太宗治人之本

徐霖 甲辰

太宗治人之本

唐稽史傳考曰漢志大小事云云然其本末不詳今太宗之治人之本蓋亦有所自而然歟

立者而論本之說不其然歟 益王者之設官也

人之本蓋亦有所自而然歟 益王者之設官也

自公而卿自卿而大夫士

太宗治人之本

而不可以徒致其仁愛斯民之意

太宗治人之本

天下之大勢雖散閭陌分

太宗治人之本

必求夫植立之要

太宗治人之本

伯子男則不列於其數

太宗治人之本

諸侯則各有郷大夫士於體統位置亦視王國之制而特

太宗治人之本

王臣之位在其上者不得踰之

太宗治人之本

又所以別諸侯之職非若朝著

太宗治人之本

之職與夫聖人封建之法為至於公侯

太宗治人之本

其承事之者也 天下之勢也

太宗治人之本

子其代予以植立大勢之根本

太宗治人之本

人之德意惠利遍此以字於天下

太宗治人之本

諸侯之意也 側然念治人之本而歸重於刺史之職也大勢植立之本也

太宗治人之本

夫刺史者古諸侯之治天下於是有深根固蒂之仁矣

太宗治人之本

集141 100

批點分格類意句解論語總旨目錄

京兆學古堂肇林 子長 甫纂

總旨進士梅生程 天應 甫題

補遺舉人李明大 采重 甫校正

唐虞三代統論如何

說天文難乎易

調聖人之心本欲無言而形於言者非聖人之本心也聖人之心可以言而見不可以言而見此聖人之統論處也

調造化之妙本不容言而形於言者非人之得已也造化之妙可以言而盡人之得已也盡化之妙可以言而盡故曰天何言哉

三聖德功總

四王北行巡狩

調五人封建非有不世之功則有庶民之德安能為人所簡不思為諸侯以德鄰聚然分不可越非為德澤侯德澤之常分之外也

吳 君耀 省元

蔡 德潤 公閱

立 大發 省元

黃 侃 大 省元

聖人道出乎一
文武之道但伏羲
方岳 貢元
恐科 劉昭

天則一矣一則能一天下之不一也
故無一載猶一人而道亦猶一日也
孝宣於行實大
孝武號令文章
徐元德 同上
李發 同上

所不忍愛也
君子必須自盡不容已而求名於當世然
衛道之功不容泯而於後世也
○順逆發明格
見知聞知何如
湯文孔子聞知如何
貢萬里 同上
黃鋪 私塾

聖人之道無待而不在故得於所見者
知是道也得於所聞者亦知是道也若必道而
論則見亦是也聞亦是也
徐元德 同上
李發 同上

有聞者莫不知然不可尊之妙必聖人繼出而
必師事焉不敢擅之妙也
○駁難本題格
南施濟衆如何
堯舜一天下如何
蔡岸 私塾
陳合 同上

謂施至于博衆又于衆此為事業雖聖
人有所不能異是堯舜其猶病諸立意
謂天下之大雖聖人有所不能盡如堯舜
猶勢有所不可也亦就堯舜其猶病諸立意

○智者行其所無事
有天下者常其御
[illegible]
[illegible]事以智則智周事而行任智處安則
事因智而起善成天下之事者智也敗天下事
者亦智也
[illegible]謂御得其道則但詐成作役御失其道則
徂詐成作敗二者同源之御所以為御者不
可不審歟

黄視 [illegible]
柳東 [illegible]

就源生起格

唐代純如何

[illegible]文中子問易其世乎其辞之人文何

君雅 [illegible]

[illegible]聖人之心可以言而見不可以言而盡
[illegible]論之天也無言乃聖人之心雖與天者游
[illegible]情於斯世矣容人之心則其見於[illegible]令之
[illegible]行不能以終隠者矣[illegible]性也不能以終隠也
故其精神心術之所形始有可得而見者矣
人見其粋而正者謂之純[illegible]然於心者

温而良者
[illegible]家詞士意然於心者
皆顯而見之於

言而抑豈知夫可即都而不盡也者心之體之妙又豈止於言也哉
於乎慶三代之純悉如何其盛知聖人之心也
必盛知聖人之心何心哉無思無為而不雜洲而且跡者常在也
人之心也其純而不雜洲而且跡者常在也
都俞吁咈其純而不雜洲而且跡者常在也
也都俞吁咈其純而不雜洲而且跡者常在也
及其分置人之心亦然矣為仁為智而不
書其有以見二帝三王之心乎退以
人之餘
間深統乎百世之上下
然觀二典之寂寞
至如命官設職
人豈能以不言而遂已乎然此特其
耶抑亦求聖人之心乎
於典謨之間耳未為知聖人者其所以致不足於漢制
求聖人之言乎抑亦求聖人之心乎
之不古若與抑政也哉後世不知帝王之言而不知帝王之
心故也胡不因其言而求其心乎欽天等語非純乎
於事變後時之事也
人豈能以不言而遂已乎然此特其
耶抑亦求聖人之心乎
大非純懿之所形矣
多士之訓書之
逸者之舉
反覆數四若將曲盡制之者
大非純懿之所形矣
多士之訓書之
逸者之舉
反覆數四若將曲盡制之者
始終心之旅
則知夫
始終心之旅
則知夫
大非純懿之所形矣
多士之訓書之
逸者之舉
反覆數四若將曲盡制之者

集141-106

○按古攷今格　三聖褒表功德

攷古人封建之法必求之王業方興之始

之始而未之王業方興之始而未之王業方興之始儒者之論抑其不足於後世豈能謹思用之法於初則謂之迂闊而不可施也盖封建之得失兆見於其始固欲以懲其後者也自昔二三聖人分列諸侯非有私民之大德而能建明德茂啓崇勳為萬世本於數百年之久慮者有以植別制惠於立法之初者然也書曰不世之殊勳必有非常之異人人主建之始由所以失之於其後者也是必謀建明德茂啓崇勳為萬世本於數百年之久慮者有以植別制惠於立法之初者然也書曰不世之殊勳必有非常之異人人主建之始由所以失之於其後者也是必謀

○按後漢七十四袁紹傳此論治之備者而迺想於聖王之良法也班固諸侯王表敘有德論而作而褒美三聖建表之制是也不之漢人封建之失文武周公所以鞏周家之封建者也今而忽表之不言而自見矣則知漢人主建之始由所以失之於其後者也三聖表功德請申之易之為卦六十有四爻皆統以明物成務之道也三聖人於利建侯一事

不論之始而未之王業方興之始而未之王業方興之始儒者之論抑其不足於後世豈能謹思用之法於初則謂之迂闊而不可施也盖封建之得失兆見於其始固欲以懲其後者也自昔二三聖人分列諸侯非有私民之大德而能建明德茂啓崇勳為萬世本於數百年之久慮者有以植別制惠於立法之初者然也書曰不世之殊勳必有非常之異人人主建之始由所以失之於其後者也是必謀建明德茂啓崇勳為萬世本於數百年之久慮者有以植別制惠於立法之初者然也書曰不世之殊勳必有非常之異人人主建之始由所以失之於其後者也是必謀而啓數十年不及慮之憂者矣是必有德而勤固功而謙慎於立法之始者然也古今同此天下也

集141-108

之嫂甚矣一旦能植於天子之庭則尊之禮尊過於厚
而有司乃欲以古人喪服之制夫禮固不可廢也
之(の)實論古人服之意則帝之意固有在矣
申之(の)實論古人服之意則帝之意固有在矣
分之所在恩不得而私焉(也)近路周使
而越(ゑつ)(越人)此古人(の)服之要(かなめ)而要(かなめ)之服必有其別
之通(つうず)(通ずる)而(も)朝會(ちょうくわい)之進(すすむ)
而門外之儀終不可推
天地間而際受容(いるる)古人之待夷狄何其大(だい)
列得以親吾中國(ちゅうごく)
之已(すで)爲(ため)夷大之德(とく)
後(のち)世(よ)之(の)弊(へい)
夷狄強(つよ)中國之勢(せい)
然不論之意(い)
夷狄強(つよ)中國之勢(せい)
弱(よわ)者(もの)(は)則(すなはち)(ち)
(ち)(ち)(ち)

待以客禮而踰之王公之上古亦無甚禮也
然猶是禮以篤恩使德浮於禮焉
至德而化之外帝之意亦可見矣
蕃之民懷德畏威欽仰
出於意望之外與吾臣子相為後先
漢之利豈止一名位
而已

前篇援周人封建之得而證漢人封建之失此篇援
古人待夷狄之禮與宣帝不同皆是援古證今

○以天立說格　方叔

聖人道出乎一　方叔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以天立說格

文武之政

危斗

集141-115

未窮（或作太論）人於是時文物粲然畢具制度纖悉備矣（周禮之前於文）故後世皆以是爲極文之盛（第六義而不知）天下之文固極於此而周後爲泰之不可無者亦未嘗不在於此（北不是處）（崔氏）天下之模範不可歸也（如是哉）（是字）

愛國者試思之（謹論）

此篇亦可與狀元黃朴經制述作論參看

○立說與前格　　徐元德

莘宜務行究大

（甲）（乙）（丙）（丁）

人主有一旦之計（事業第六）而易其平生之素（幸本）（數語八字陰陽寬）之於不迫（則計行之不相顧）（幾若偏）以其不裕而緊（前日之政）今日之論不迫（擬必不）不裕（不寬大）夫此一人主也（君子亦何以知其慮之）定（定論實蓋）人之本心常定於若成之日也（前日之）定（定論實蓋）彼其少壯之時求遠化之術（少生之後）自非聖人而誰能（性聖人）而流於躁切急迫（重急迫）（王德）甚定（大則昧而不自知）（定論實蓋）苟君子不姑緩之以徐俟（大則昧而不自知）（定論實蓋）顧以一旦之約而占其晚節之

天力迸 則人主亦難矣哉
漢武帝開教之主也 寬大之詔發於黃龍元年
之均善 人始亂而終定 不如始終之全矣 豈
惟賢勞欲爲之將天下之庶 然事敗於少年氣矜壯勇 豈不如老成之長
慮 豈能庸君病之也而又均病之也 然
則天下之君爲可無君子之論 何者物則不可

之年 書 憲亦可見矣 然則人主
主勞不要其終 路是 而繩其所見之一定 徒
據其一二事以爲優劣是不信此理之不泯也 大抵皆顛
人主雖不足以進帝王之 是 帝 大
其於強壯之時 而徵悟於老成之日 人皆以其
強壯者與之 吾固以其老成者與之 高帝
也 其天 然大風之歌 之後
得 之 年之後
其伐四夷窮兵 然之詔 彼武
海 然之詔 彼武
元之初 初 當是時也 當是時
但說 由始而觀之則二帝爲少愚 凡血氣之
今而觀之則二帝爲堅仁 君子幸其有此 而
則一是可以蓋 則二帝之悟哉 帝也
其昔 或者 非其孝國之百年 而
日 然天下不多鬼蜮 或者
以老壯而殊異 當是時也 非其孝國之百年 而天下亦未
宜徐俟於其末 而 帝也
見此書也 前此猶王非不知也 前此猶王非不知
也 而憤然於亟 於亟
之年 書 憲亦可見矣 然則人主
主勞不要其終 路是 而繩其所見之一定 徒
據其一二事以爲優劣是不信此理之不泯也 大抵皆顛
人主雖不足以進帝王之 是 帝 大
其於強壯之時 而徵悟於老成之日 人皆以其
強壯者與之 吾固以其老成者與之 高帝
也 其天 然大風之歌 之後
得 之 年之後
其伐四夷窮兵 然之詔 彼武
海 然之詔 彼武
元之初 初 當是時也 當是時
但說 由始而觀之則二帝爲少愚 凡血氣之
今而觀之則二帝爲堅仁 君子幸其有此 而
則一是可以蓋 則二帝之悟哉 帝也
其昔 或者 非其孝國之百年 而
日 然天下不多鬼蜮 或者
以老壯而殊異 當是時也 非其孝國之百年 而天下亦未
宜徐俟於其末 而 帝也
見此書也 前此猶王非不知也 前此猶王非不知
也 而憤然於亟 於亟
之初 初 當是時也 當是時
但說 由始而觀之則二帝爲少愚 凡血氣之
今而觀之則二帝爲堅仁 君子幸其有此 而
則一是可以蓋 則二帝之悟哉 帝也
其昔 或者 非其孝國之百年 而
日 然天下不多鬼蜮 或者
以老壯而殊異 當是時也 非其孝國之百年 而天下亦未
宜徐俟於其末 而 帝也
見此書也 前此猶王非不知也 前此猶王非不知
也 而憤然於亟 於亟

集141-118

○立教以来於

孝武號令文章如何

李 發

人主經世之大要而辭采不與焉古人主忠而經世

取其有爲民之真心

所以興起人心感動人心者有號令文章然使其辭氣不可一日闕

則君子亦不之貴

忠愛懇惻之風渾然而無瑕

猶皆出於真心實意

之所形容而其去帝王風猶未至大相遠越六七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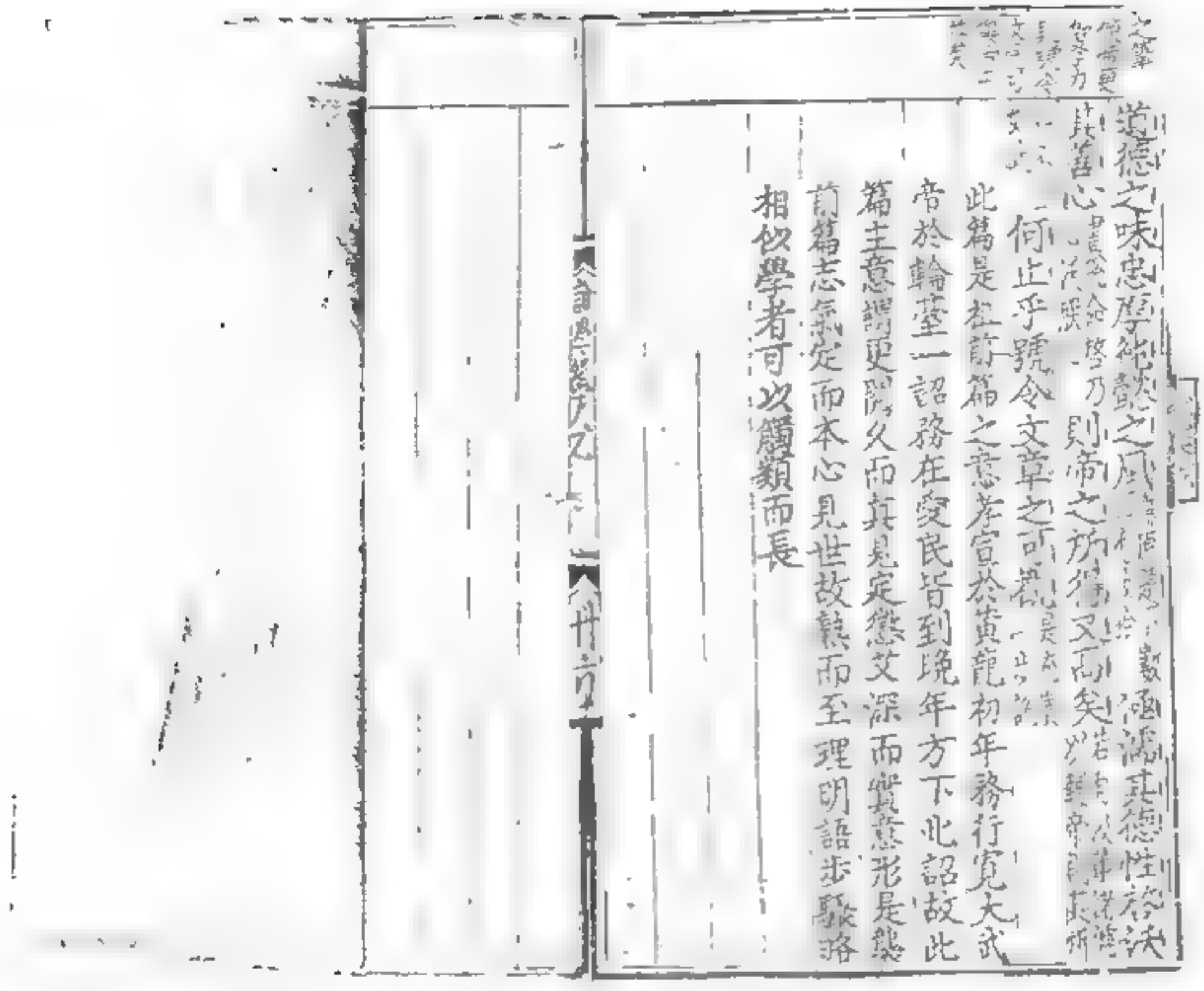
戰而俾至武號令文章非不燁然可觀

治若然哉

道德之喪也

高文之獨古而每不滿於武帝之世其此也卿
[illegible]
孰知後之視今又猶今之視古也梁簡文悲彤
[illegible]
者乎大率類於理亂之際不可言治今觀之凡
[illegible]
求古人詔令正宜在理定之後不宜於擾攘之
[illegible]
才又有詔令也然君子之所取者不在是且帝
[illegible]
有歌文也一年天作之災不可以人勝之意
[illegible]
芝房有歌文也然君子之所取者亦不在是且帝也
[illegible]
詔遠撫之實將之以上意
[illegible]
不樂之志事也悼詩言之不事
[illegible]
陋而慕追古風焉非不可尚也而君子不之
[illegible]
取何哉蓋所謂號令者不貴乎粉澤之溫潤而貴
[illegible]
於民生之休戚所謂文章者不貴乎辭藻之
[illegible]
奏之鉞而貴乎利害悼禮文之多跡
[illegible]
往往堅不我信之類為號令
[illegible]
于以播之於方于以奏之清廟一洗而去之
[illegible]
故論者不觀之於治道之時不當觀之於春
[illegible]
茂之於雲水之際不當觀之於秋實落之餘

[illegible]
愚嘗越紀與志而歷讀班史至于西門
[illegible]
倫兒輪璽一詔始為之嗟不已其見於理亂之機
[illegible]
其得若此矣大率類於理亂之際不可言治
[illegible]
利而已悉[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於天下一善士也曾子曰以
天下之大而養一人不得
之神且亦天下一善士也
陳瑄大學八人
○就道務明格
孟荀名世之士
名之君子之
太華也之於尚名
是必論其世也而君子無所尚
可此之謂
自任若知有道而已
道術分裂之際戰國之
出而身當斯責
扶持其正而排斥其偏
而於名乎何計
斯道也雖能辭其名
後世而或不能辭其名於
名之所由生也何則是非
論定於公論見卓然獨道之與吾道
榮有不謀而同焉也又烏得以道是名哉
由後世而論當世之所必推
照所事於名
集141-123

集141-127

○何謂發明格

湯文孔子問知如何

黃鏞 大臨 敬甫

文孔子所以爲聖人而天下不能知之所以爲聖人之所獨文孔子也

湯文孔子問知如何

道之所以得名既曰天下之所共由則亦天下之所共知也既曰天下之所共知也

所以知之在天下有耳者莫不聞有目者莫不睹有此心則具此知如孰不可以與於是道之傳

於其不可傳者而鄉之於聖人不能也

何謂發明格無絕續有古今無存亡一貫其

是以聞者悉入之所獨而能知之

文孔子所以爲聖人而天下不能知之

湯文孔子問知如何

道之所以得名既曰天下之所共由則亦天下之所共知也

所以知之在天下有耳者莫不聞有目者莫不睹有此心則具此知如孰不可以與於是道之傳

於其不可傳者而鄉之於聖人不能也

何謂發明格無絕續有古今無存亡一貫其

所嘗然而然者道之用也

所以然而然者道之體也

然其體之微妙

而與知之

又必有聖人者爲之宰

況可得而傳之

必有聖人者爲之宰而後有以得

之於其後

乃心剖

集141-129

集141-130

天下之理有不可以終窮者也而我亦不敢知日足以
人之所能也博施濟衆宜未可以易言之
聖人之作易也既之爲言盡也夫子既已言盡也以
下之至小雖然如是而後可也易於是乎且終窮
若繫焉千歲日至苟未始有底定之期矣則天下之理宏闊甚矣而猶有未盡
守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而況乎其所不及計也
之一決若皆有所未足乎此者也夫子不
討其折窮而觀妄於斯人之或可以又見彼固不足以窮
天下不可終窮之理而德不能自安於自足也則是以仁爲大而以博施濟衆爲小矣
奚仁之足名
夫子所以立子貢之問而無隱也而況夫子之猶病堯舜
天施矣而說焉
人之患亦已過矣
失也而後有說
天下之理有不可至此者
人之患非所以爲聖人也
天下之理必有
之爲言常生於驕之反者
日月有明

集141-132

集141-133

○雙峯講義論格

智者行其所無事

黃榦

集141-135

治水火水治水火智者事也應因其利害之定勢而以治絲治水智者之過也惟知天下之不治絲之事無異於水智者之過也惟知天下之不治絲之事無異於水智者之過也惟知天下之不治絲之事無異於

在道以爲有天下者將其御之
請試論之（一）天下大物也雖聖人固不能恣
然自立於其上德其能然自信其自矣也蓋自
書而已有御衆之智上而古之所恃以御也由後世言之
此文 聖人蓋審之久矣六馬之於安居氏而文王由閎
夭散宜生之輩調和無異於凡馬脫遇王良造父之手則
他人哉 特不先以羈御之爾況天地之生斯人
長益大小非無用於世者 人之材品不同其間固有智可濟勢可
懲力可以自効而不得以馳騁於一世之上 今夫馬之踶齧者
後可以御之記曰固予雲之所哀也 惟不以詐待之則
而諸侯莫有固志叛者次第而起 此非天下
身而得矣 嗟乎知所御矣至晚
天下者可以觀矣 而後之御者如此 不
愛耶 古之御者如彼 而後之御者如此 不
之罪也而輕用天下者有可勝笞
益自放於規矩法度之外 而人主一切用
之使也 古之御者如彼 而後之御者如此 不
而後之御者如此 不

集141-137

出點分格類意勾解論學經天目錄

京學學論筆峯林子長 等解
鄉貢進士梅墅魏天應 編選
福建按察司僉事游明大昇重輯校正

○ 問 文帝道德仁義如何
太宗文武德功如何 文 及翁 省元

題

問 謂文帝本仁厚之君故凡見於道德設皆
自仁厚中來是摘出題中仁字為主來貫三者
立說 丁 應奎 省元

問 謂太宗文致太平武定禍亂致此功者皆
自德中來亦是摘出題中德字為主來貫三者
立說

○ 問 上聖仁義道德如何

題

問 謂道德統於仁義用也仁義用也道德之體備於一
帝王文武德威如何 李 雷奮 省元

身仁義之用見於天下有是體則有是用也
問 謂文德體也武威用也文之中有武德之
本有威不可執於一偏有是體則有是用也

○ 問 知動仁靜樂壽如何
盡心知性存養如何 文 及翁 省元

題

問 謂文體言知動仁靜以效言樂壽謂體立而
效自隨初不容心以求之也
問 以所言盡心知性以試言存養自明而誠
則吾心性之天可以不失矣

○ 問 中興輔佐孰優
麒麟閣唯霍光不名 丁 應奎 省元

問 謂宣帝麟閣之畫以蘇武居末者欲使單
于知中國有人之盛
問 謂宣帝麟閣之畫以崔氏居首者欲使單
于知中國荷臣之厚

○ 問 動靜見天地之心
乾坤之蘊如何 陳 應雷 省元
毛 登龍 省元

題

問 謂天之迹雖動而有靜之理地之迹雖靜
而有動之理王通以方圓而論動靜是執其迹

○ 問 陶 大章 私淑
陳 子願 私淑

之一偏者也

動靜不止於靜王通以氣形論乾坤是拘其見之一偏者也

○程朱立教意

博愛之謂仁

定名虛位如何

頭意

周意謂佛老以私見小吾仁故常念以博愛而言仁所以闢佛老之小吾仁也

後意謂佛老以虛無超德故棄倫念以定名言所以闢佛老而顯仁義也

陳博良筆元

黃九鼎私貽

○以心看落

仁我所以訪佛老之小吾仁

夫子與點如何

君子之教如時雨

頭意

周意謂孔門三子之言志各欲求用於世獨曾點忘心會於道夫子安得不與之

後意謂物有機人亦有機當學者天機之欲發而造化作成之則心與機會機則受之矣

陳子直私淑

蔡德潤公淀

○總論立教落

君子絕德

徐邦憲公閱

老仁如天

頭意

周意謂大舜之所謂孝禹皐之所謂功莫揚雖以為絕德君子之絕德初未嘗以絕人為心揚雄之徒學者乃立為絕人之論是反蹈辨難格之仁天也天覆萬物萬物未嘗以為天之仁聖人仁天下天下未嘗以為堯之仁是就題發明格

後意謂天下被堯之仁而不知有堯之仁聖人

王質私問

批點分格類意句解論學綱目錄

○擬宋賢題格　太宗文武而致功如何　丁應奎

集141-142

集141-143

從仁義之謀（從其言）以禮義採納（採者採取其善）其動（動作）法一如即位之初（如如）則建中之政終始如一（一日何貞觀之不可逮哉（貞觀太宗年號）太宗之不能爲成周足可慨也（慨歎也）德宗之不能爲太宗抑其次耳（猶言）君子上下有君一代之世變於貞觀（貞觀太宗年號）仁義之謀每有感焉（感動也）

前篇以文帝之禮義採納（採者採取其善）文武功皆自德中出（德宗）此篇以太宗之仁義之道德義皆自仁中出（仁宗）此篇以文帝之禮義採納（採者採取其善）文武功皆自德中出（德宗）仁義之道德義皆自仁中出（仁宗）此篇以太宗之仁義之道德義皆自仁中出此篇以太宗之文武功皆自德中出（德宗）仁義之道德義皆自仁中出（仁宗）

一毫之虧欠無愧於人物之則而發越之間初有一之不獲痛於
地父母之責則戚然念慮起而拯之義之是非以益吾天
之所宗也嗚呼此其猶用之菲舉歟人物之
是理之全體且未能備於天下之大用又豈能充周而無
所遺者哉使舉天下皆游泳於仁義之大相如以是稱之文入志或者將
藥其窮兵黷武之病也如武帝之不悟何世宗之如主也
上聖道德仁義如何靖甲之〇周霄求仁義於楊墨矣
其弊也至於無父無君同上之義又以非墨之仁義也同上之義又以非墨之仁義也同上之義又以非墨之仁義也

一春風和氣應接於一揖語日照月臨一家人父子應物我一如
大象慶蓋至是而後可以爲仁之至可以爲義之盡此仁之
至義之極如此方是盡仁義之道
可以爲道德之極
而繩乎兩間惟欲使之自格以前
事問用
夫舜文
事同
而宜征也孟子九年文王聞風興起之語
而退脩文教惟欲俾之
民即吾民也
見上註○苗民即吾民崇人亦吾人也
因黜而降以崇人即吾
人句法
後之言帝德者亦無二用意主
今乃以創造歸
之帝王而言仁義者亦予帝王上應
上嘉
惠非不欲闡大道之要也董仲舒之要至論之
然不能
懲忿窒慾見揚雄傳以懲忿窒慾之論
而有好大喜功之累此是正討
強胡南征勞越西通諸夷而內外爲之騷動通一下文說
漢之武帝非不上嘉
強胡通夷以說見本傳註
樂而有
盛
父老之辭而爲文以諷之且深寓其意於道德仁義之語
笑見本傳註
相如若曰普天
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
非王臣孟子萬章上
語
遷者被吾仁是未爲道之極
及應前說
也江漢以濯之一節
中國之義而夷狄之
吾義是未爲德之盛也
惕然於此
當然字見孟子則必將脩中
以應後日輪臺之悔
外禔福矣
又何至
黷武將脩中以應後日輪臺之悔說見前
事下語本雖註
而
已輪臺是後勝天下非
必篤論也
甚矣帝之不足與知

道德而且不與言仁義也
結大意
相如之愛帝固厚矣而其言理則未精也
結畢書指如
知此
之論夫道德仁義非二理而亦無二用
本意
今乃以創造歸
之道德
本題註意
道德之塗重統歸之仁義一種仁心
義之總
爲二物矣
如此則是道德自道德仁義自仁義了
豈體用一原之論乎
責相如不
意知此
善夫董子之言曰
董仲舒對
下文說
道者適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
具也
董仲舒
語
吁此所以爲儒者之醇未取仲舒之論以彼形此見得相如所言未是

○論策問題格　李廌

帝王文武德威如何

舉古人所以治內外之道文武德威孰先孰後可有一偏之病若皆切於時務者或無振厲之功若皆扭於一偏思古帝王所以治內外者豈不兼文武而服乎彼者曰有其道哉今夫人之未格者吾以文德之而不服遂人而不知有武德中之威而不知有文德之化知以兵服遂人而不知有威中之德而不知有化中之文帝則知以文德天下而不知有武帝王文武德威如何請繹其說矣

舉而並言之本文君子因其文之所加以觀其武之所制文中有武即其德之所施以驗其威之所制德中有威即其文之所加以觀其武之所制則班固本末有序之說是正析體用而言之文德威武之意其始故時君一偏之弊而為是說歟事有文而不武者或不武而固之意其始故時君一偏之弊而為是說歟事有文而不武者或不武而固

漢興以來先秦後漢如高祖則知以兵服遂人而不知有文德文帝則知以文德天下而不知有武德宣帝則知以嚴御下而不知有德中之威若元成則似文而非文似德而非德其武與威又不足言矣何以言之

本文舉而並言之本文君子因其文之所加以觀其武之所制則班固之意其始故時君一偏之弊而為是說歟事有文而不武者或不武而固之意其始故時君一偏之弊而為是說歟事有文而不武者或不武而固

漢興以來先秦後漢如高祖則知以兵服遂人而不知有文德文帝則知以文德天下而不知有武德宣帝則知以嚴御下而不知有德中之威若元成則似文而非文似德而非德其武與威又不足言矣何以言之

以馬上得天下者見史記○白有其道哉今夫人之未格者吾以文德之而不服遂人而不知有武德中之威而不知有文德之化知以兵服遂人而不知有威中之德而不知有化中之文帝則知以文德天下而不知有武德宣帝則知以嚴御下而不知有德中之威若元成則似文而非文似德而非德其武與威又不足言矣何以言之

治为外盖自有道德之所以感人者而未尝於迹嚴書於相濟中論之其來久矣何嘗舉一而廢一哉蜀書譙周之意蓋亦如此特先立乎其在我者文德而後在彼者從之武威是何也體不立則用不行也明士意帝王惟知其有文而已而文之中未嘗無武文中自有武意惟知其有文而已而文之中未嘗無武文中自有武意帝王知文德之為貴而不知文德之中自有威勢之或人見其羽毛階干而不知退脩文教文王先有以征苗之舞見伐崇之事左傳公文王聞伐崇之人見其因黎而降之師見上而七旬來格皆此文德自有以服其心註見上

時出以佐乎陽舒慘之不可偏廢漢董仲舒語帝王以天為心其政施設之道乃天之陰陽不能以成歲功陰陽不能獨陽不能生獨陰必陰陽和而後萬物生文德威武不可偏廢亦猶是也

而天下之民乃有出於文德之外者不得已而從事於威武焉帝王之不得已此豈聖人之本心哉論至於此班固以文德為帝王之利器以威為帝王之所謂一偏也何也文德固不可弛而威特不可先於文德之中威固不可先於文德之中文德固不可弛而威特不可先於此而威自行文德之中自有威勢之或文德之中自有此威勢則有此用威勢益未先於彼而威自若文德之中自有次第威勢之或此固所以異於武之上置威於德之下且曰未有厚厥有意哉

○推明性理格

知動仁靜樂壽如何　陳　　

[illegible]而已[illegible]夫人有此生均有此理[illegible]本然之體[illegible]亦世之[illegible]於是理之中[illegible]自然之效[illegible]出於是理之外[illegible]

[illegible]言理而無所驗固不可[illegible]動而流[illegible]或有所利碍之[illegible]亦非也[illegible]夫知也仁也即吾一身之全體也[illegible]動則通於變而自然之樂存焉[illegible]仁者純一堅守而其體靜之[illegible]樂非專主於動也[illegible]因其動而見其天之樂[illegible]而見其天之壽[illegible]自然之壽存焉[illegible]樂非專主於靜也[illegible]因其靜而見其天之壽[illegible]動靜以天樂[illegible]之○嘗聞動靜一陰陽也[illegible]一太極也[illegible]之[illegible]

布令則流動發越而萬物有熙熙之[illegible]靜之中未嘗無樂壽之驗也[illegible]又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者也[illegible]之應造化何容心哉[illegible]造化之太極[illegible]極矣[illegible]其恬怡之性汩亂其純一之天者[illegible]變更又多矣遂物之累自以為[illegible]仁大知者之為哉[illegible]人見其為知之動[illegible]此性貫融自然天機之發[illegible]矣[illegible]造至仁之地[illegible]故曰[illegible]夫上下四方之宇宙洪[illegible]古今之[illegible]蓋仁知[illegible]

集141-149

之功歟（盡心知性存養如何請以申孟軻氏之旨
（嘗試論之天命於事物之表無以成形然則
心性之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勿則一
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天之名云云見全文
是牛山未嘗之根（告子上牛山之木嘗美矣云云
道各正性命之地（乾卦文言是亦子不失之初（孟子曰人之
初性本善云云見全文
人患不盡不知（盡心章句
莫非性也而獨（中庸章句
之性或得以盡之（莫非性也而獨
心也而有外之心或得以陷之（莫非
然者將昏然初之（初之昭
之尚安得以全其天（天者人
所進之地而加之力焉（莫非性也而獨
心固可以謂其安安之地（莫非
時則遷矣（孟子曰入無
性（憲問章句
又何以存之養之哉嗚呼旹之未至固無以窮
人不能
存養
生而盡
尽矣

（嘗試論之天命於事物之表無以成形然則
心性之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勿則一
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天之名云云見全文
是牛山未嘗之根（告子上牛山之木嘗美矣云云
道各正性命之地（乾卦文言是亦子不失之初（孟子曰人之
初性本善云云見全文
人患不盡不知（盡心章句
莫非性也而獨（中庸章句
之性或得以盡之（莫非性也而獨
心也而有外之心或得以陷之（莫非
然者將昏然初之（初之昭
之尚安得以全其天（天者人
所進之地而加之力焉（莫非性也而獨
心固可以謂其安安之地（莫非
時則遷矣（孟子曰入無
性（憲問章句
又何以存之養之哉嗚呼旹之未至固無以窮
人不能
存養
生而盡
尽矣

之功歟（盡心知性存養如何請以申孟軻氏之旨
（嘗試論之天命於事物之表無以成形然則
心性之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勿則一
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天之名云云見全文
是牛山未嘗之根（告子上牛山之木嘗美矣云云
道各正性命之地（乾卦文言是亦子不失之初（孟子曰人之
初性本善云云見全文
人患不盡不知（盡心章句
莫非性也而獨（中庸章句
之性或得以盡之（莫非性也而獨
心也而有外之心或得以陷之（莫非
然者將昏然初之（初之昭
之尚安得以全其天（天者人
所進之地而加之力焉（莫非性也而獨
心固可以謂其安安之地（莫非
時則遷矣（孟子曰入無
性（憲問章句
又何以存之養之哉嗚呼旹之未至固無以窮
人不能
存養
生而盡
尽矣

之功歟（盡心知性存養如何請以申孟軻氏之旨
（嘗試論之天命於事物之表無以成形然則
心性之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勿則一
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天之名云云見全文
是牛山未嘗之根（告子上牛山之木嘗美矣云云
道各正性命之地（乾卦文言是亦子不失之初（孟子曰人之
初性本善云云見全文
人患不盡不知（盡心章句
莫非性也而獨（中庸章句
之性或得以盡之（莫非性也而獨
心也而有外之心或得以陷之（莫非
然者將昏然初之（初之昭
之尚安得以全其天（天者人
所進之地而加之力焉（莫非性也而獨
心固可以謂其安安之地（莫非
時則遷矣（孟子曰入無
性（憲問章句
又何以存之養之哉嗚呼旹之未至固無以窮
人不能
存養
生而盡
尽矣

之功歟（盡心知性存養如何請以申孟軻氏之旨
（嘗試論之天命於事物之表無以成形然則
心性之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勿則一
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天之名云云見全文
是牛山未嘗之根（告子上牛山之木嘗美矣云云
道各正性命之地（乾卦文言是亦子不失之初（孟子曰人之
初性本善云云見全文
人患不盡不知（盡心章句
莫非性也而獨（中庸章句
之性或得以盡之（莫非性也而獨
心也而有外之心或得以陷之（莫非
然者將昏然初之（初之昭
之尚安得以全其天（天者人
所進之地而加之力焉（莫非性也而獨
心固可以謂其安安之地（莫非
時則遷矣（孟子曰入無
性（憲問章句
又何以存之養之哉嗚呼旹之未至固無以窮
人不能
存養
生而盡
尽矣

集141-152

○題外生意格

中興輔佐孰優　陳大章

當遠人屬慕之時而論勳臣之勳烈

夫人才之衆多一人不過一國數盛強之本而名節之顯著者則人人而尤遠人之所異慕者也然名節之全者不常見於天下人情之有能堅此志於艱危休迫之餘而終之以全節之士尤為難易優劣盡不可掩而英明之君又能表而著之則其感發興起之意必深且遠矣此我

本意在先之以輔治之臣而終之以全節之士蓋武君下文所謂人才之多而尤難者也

普性論天下之存自有不可泯者存於其人於戮辱之中見其不可泯之性而名云以之論中興輔佐之優劣則其感深於一人而一人之後幕府之士又有不難知者矣蓋武君下文所謂人才之多而尤難者也

興致佐幕僚論甲之夫褒貶其間而論次之意有不難知者矣蓋武君下文所謂人才之多而尤難者也

功業之大小論

此有國之常也而總八柄者不可一日廢也天官大宰之職以八柄之法馭羣臣而詔王建邦國其所以為治者豈視外夷之酋豪為可以苟且從事哉然帝之御世有德者寡之君子小人重輕之理於此乎寓也

元者信之長也誠足以懷戎心而張國體故人君苟能不失輔世長民之道則畏而遠之者可使之格而名在人於遠人乎何與若夫人而狄之則其所以激勵之者又豈小哉

從容輔治者人才之多而優劣盡不可掩而英明之君又能表而著之則其感發興起之意必深且遠矣此我

此哉夫輔治之勳固人才之優劣盡不可掩而英明之君又能表而著之則其感發興起之意必深且遠矣此我

正人主抑揚之微權也宜

集141-154

霍氏也以若勢而不知帝之意不在於光而在於單于之
朝也蓋光之擁昭立宣功在社稷九其
所以為漢與夫漢之所以待霍氏者既之如此宜不惟
天下知之匈奴固已知之矣使其來朝之
始首舉是以為問則帝之心寧不有愧乎是以列之於諸臣之先而特
之以不名之禮所以知漢之待霍氏者非羣臣之所敢望使其一見之頃必
知漢之所以待霍氏者非羣臣之所敢望也夫前日之事未其漢之少恩
也雖已未究之於名猶權宜可以釋其狄之疑乎
古之人臣雖有大勳勞於天下其君蓋未嘗不名之
如曰桑禹曰嗚呼說命曰名於其君者也曰父
此皆功與德厚而名於其君者也曰父
義和之於帝堯成王之於周公
太甲之於伊尹而特以叔父阿衡
目之外是未多見也今而宣帝之不名霍
光豈非以伊周之禮待之耶然而人君之於
人臣不名之禮可以為一時非常之恩至於勳之竹
所以昭元勳而

臣之肉未寒[illegible]而子孫無遺類矣[illegible]光者何其溥也[illegible]光之一人也則帝[illegible]之[illegible]尊顯其身則必有以安樂其子孫[illegible]豈有忍於虐其[illegible]帝之本心斷不然矣[illegible]蓋是時呼韓邪單于方入朝貢[illegible]赤族之慘[illegible]其心固疑帝以為忍矣[illegible]是繼擺變必數山專之非[illegible]而中國明白正大之意恐未必能服白於夷狄也[illegible]夫中國本以信義服夷狄也[illegible]今使奉珍勅之始臣十有一人而[illegible]而首闡中國有薄於信義之名其不可乎[illegible]名則皆名也[illegible]使之過而觀焉則皆氏也[illegible]氏則皆氏也[illegible]尊之[illegible]且以不名也[illegible]書其名[illegible]一人也[illegible]書其氏[illegible]一人

○默難本題格

動靜見天地之心　方監

執其迹之一偏者而求以窺造化之妙蘊君子以爲未也君子以爲未也而自太極

判兩儀而衆其輕清者而形於上得其重濁者而形於下是特一於動此專於靜而外是則無餘蘊矣遂以爲彼

抑不思夫一元之氣亭毒於不言之表而求其所以不動者又所以爲動之地生意復返其理本相爲流通而無窮

或者徒見其窅然隕於俯仰之間如曝然示人以天之方動而不可以言心動也而不可以言心遂以爲彼

論者僅止於迹跡象之末而不知天地之運功成者退寒來則暑往山峙而川流可以言地之

天文不則曰地積塊耳豈其動靜之中

於折見之粗而求其所以不動者尚未免泥

地乎　曾謂一方一圓可以論天

知其冬而蟄也　知其春而生也龍蛇吾

然陽生於黃鍾之月之卽萌於

之硃果　生意已前萌於歸根復命之中

伏於蠢之中而靜者又所以爲動之地生意復返吁此易道也

彼王通氏何足以知之　觀其言曰聞者動方者靜吁

而一陰爲始（始一陰所謂握枯
槁歸根同聲一陰爲始計五
公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萬物萬物化生以
形化言也）見其形生氣化之象（乾坤文公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萬物萬物化生以
形化言也）已不可以有日之物（物字）而矣以（以字）然榮
落者（榮落者雖曰未見其形生氣化之象）已不可以有日之物（物字）而矣以（以字）然榮
落者雖曰未見其形生氣化之象已不可以有日之物而矣以

○駁難本題格

乾坤之蘊 陳 李南太學弘毅

文中子曰天地之蘊其於易乎

周子曰陰陽不測之謂神

程子曰天地人物之理一而已

朱文公曰陰陽非道也所以一陰一陽者道也

夫天地之間

惟一故神惟一故自

然益之一辭 通雖

乾坤之蘊如何請究言之

恐亦未能真知之也

○夫一陰一陽之謂道

惟一陰一陽之理焉則所謂道也

太極者本然之妙陰陽動靜者所乘之機

妙於動靜之先已有動靜之理

有動靜之後復

前之動於是乎在矣

易曰乾坤其易之蘊耶

所以悟之耳學易之士

造化之妙莫窺其端

陰然而奥乎下者

天地之形體也

夫穹然而居乎上

之於前不見其始

其後不知其終

泄造化之蘊而作易

陰之生者形之成者

無有止息

而陰陽大化升降上下盈虛消息

王通因辞攷三才之問

而及於乾坤之蘊也 此攷之

所以悟之耳學易之士

夫子作易原始要終

易之蘊

○夫一陰一陽之謂道

惟一陰一陽之理焉則所謂道也

太極者本然之妙陰陽動靜者所乘之機

妙於動靜之先已有動靜之理

有動靜之後復

前之動於是乎在矣

易曰乾坤其易之蘊耶

蓋乾陽物也坤陰物也

然益之一辭 通雖

乾坤之蘊如何請究言之

恐亦未能真知之也

○夫一陰一陽之謂道

惟一陰一陽之理焉則所謂道也

夫天地之間

乾用九坤用六矣蓋指乾坤之數而言而非乾坤之蘊也以九六言乾坤也蘊乃謂之乾坤之闔力謂之闔而闢闢而闔變化往來而不窮者其蘊為何如始者必成成者復有動闢焉則陽令陰也陰令陽也動而靜靜而動變化用於此動靜寓焉活法也乾坤之蘊宰於是乎在乾知太始坤作成物始者必成成者復始相摩相盪而不已者其蘊為何如乾為陽動而動直之中有靜動者必靜靜者必動動靜者互根也未動靜意此見乾坤夫乾其靜也直坤為陰靜而靜翕之中有動闢焉則陽令陰也動闢其動也直坤為陰靜而靜翕之中有動闢焉則陰令陽也陰令陽

○推原立意格

博愛之謂仁

陳傅良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集141-163

集141-165

以心會道格

陳子直

夫子與點如何

出處

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

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氣象

三子之言志各敘其胸中所有點獨不然方鼓瑟希音已變其趣矣及聞夫子之言又復捨瑟而對其言舒徐和緩從容不迫其胸中悠然見得天地萬物與我一體之意故夫子與之

夫子安知不與點之意哉

書疏中大概說得聖人之意

夫子與點則知點者所得之妙

固非三子特行道之意也

此一節亦非以沂雩絕俗離世只是一時興到之趣

舉一世而樂與人同

道超萬物而動與時俱

小基謂點之學

道超萬物而動與時俱

老王六人同志

小基謂三子之言志

道超萬物而動與時俱

老王六人同志

小基謂三子之言志

道超萬物而動與時俱

老王六人同志

小基謂三子之言志

集141-167

兄子弟共有此氣之
荷蕢之徒自潔其身自棄其類也 不猶愈於楚狂
子之與正與此也夫子之意如此 雖然有曾晳之見則可無望
其狷介之節矣 曾晳之見而效之則其蔽也狂 晁上注又引陽明說也狂非周列
之亦狂 其意趣頗類曾晳之狂而狷介之節不得聖人為之裁制 不得
其中 海五常又不得聖人為之裁制 不得
其正 故其往往甚至於劉伶阮籍之徒 皆晉人 則蕩
然不檢之舟矣 言其等人然則
學者其誰與 與上人 曾子其精也 程子曰曾晳狷者
其天也 天命之謂性又曰狂者進取之謂 孟子曰吾黨之士狂簡
斯人也其可棄哉 言其不足棄

○同前格

君子之教如時雨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達財者有
答問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朱文公集注云時雨者及時之雨
也草木之生猶得雨露之滋潤者而發育之盛矣 成德者成就其德行也 達財者
通曉其才識也 答問者應人之問而發其蘊也 私淑艾者言雖不及親炙而竊
取其善以自治也 君子之教人不一其術如此 雖然有曾晳之見則可無望
其狷介之節矣 曾晳之見而效之則其蔽也狂 晁上注又引陽明說也狂非周列
之亦狂 其意趣頗類曾晳之狂而狷介之節不得聖人為之裁制 不得
其中 海五常又不得聖人為之裁制 不得
其正 故其往往甚至於劉伶阮籍之徒 皆晉人 則蕩
然不檢之舟矣 言其等人然則
學者其誰與 與上人 曾子其精也 程子曰曾晳狷者
其天也 天命之謂性又曰狂者進取之謂 孟子曰吾黨之士狂簡
斯人也其可棄哉 言其不足棄

蔡德潤

○同前格

君子之教如時雨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達財者有
答問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朱文公集注云時雨者及時之雨
也草木之生猶得雨露之滋潤者而發育之盛矣 成德者成就其德行也 達財者
通曉其才識也 答問者應人之問而發其蘊也 私淑艾者言雖不及親炙而竊
取其善以自治也 君子之教人不一其術如此 雖然有曾晳之見則可無望
其狷介之節矣 曾晳之見而效之則其蔽也狂 晁上注又引陽明說也狂非周列
之亦狂 其意趣頗類曾晳之狂而狷介之節不得聖人為之裁制 不得
其中 海五常又不得聖人為之裁制 不得
其正 故其往往甚至於劉伶阮籍之徒 皆晉人 則蕩
然不檢之舟矣 言其等人然則
學者其誰與 與上人 曾子其精也 程子曰曾晳狷者
其天也 天命之謂性又曰狂者進取之謂 孟子曰吾黨之士狂簡
斯人也其可棄哉 言其不足棄

○同前格

君子之教如時雨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達財者有
答問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朱文公集注云時雨者及時之雨
也草木之生猶得雨露之滋潤者而發育之盛矣 成德者成就其德行也 達財者
通曉其才識也 答問者應人之問而發其蘊也 私淑艾者言雖不及親炙而竊
取其善以自治也 君子之教人不一其術如此 雖然有曾晳之見則可無望
其狷介之節矣 曾晳之見而效之則其蔽也狂 晁上注又引陽明說也狂非周列
之亦狂 其意趣頗類曾晳之狂而狷介之節不得聖人為之裁制 不得
其中 海五常又不得聖人為之裁制 不得
其正 故其往往甚至於劉伶阮籍之徒 皆晉人 則蕩
然不檢之舟矣 言其等人然則
學者其誰與 與上人 曾子其精也 程子曰曾晳狷者
其天也 天命之謂性又曰狂者進取之謂 孟子曰吾黨之士狂簡
斯人也其可棄哉 言其不足棄

○同前格

君子之教如時雨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達財者有
答問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朱文公集注云時雨者及時之雨
也草木之生猶得雨露之滋潤者而發育之盛矣 成德者成就其德行也 達財者
通曉其才識也 答問者應人之問而發其蘊也 私淑艾者言雖不及親炙而竊
取其善以自治也 君子之教人不一其術如此 雖然有曾晳之見則可無望
其狷介之節矣 曾晳之見而效之則其蔽也狂 晁上注又引陽明說也狂非周列
之亦狂 其意趣頗類曾晳之狂而狷介之節不得聖人為之裁制 不得
其中 海五常又不得聖人為之裁制 不得
其正 故其往往甚至於劉伶阮籍之徒 皆晉人 則蕩
然不檢之舟矣 言其等人然則
學者其誰與 與上人 曾子其精也 程子曰曾晳狷者
其天也 天命之謂性又曰狂者進取之謂 孟子曰吾黨之士狂簡
斯人也其可棄哉 言其不足棄

蔡德潤

○同前格

君子之教如時雨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達財者有
答問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朱文公集注云時雨者及時之雨
也草木之生猶得雨露之滋潤者而發育之盛矣 成德者成就其德行也 達財者
通曉其才識也 答問者應人之問而發其蘊也 私淑艾者言雖不及親炙而竊
取其善以自治也 君子之教人不一其術如此 雖然有曾晳之見則可無望
其狷介之節矣 曾晳之見而效之則其蔽也狂 晁上注又引陽明說也狂非周列
之亦狂 其意趣頗類曾晳之狂而狷介之節不得聖人為之裁制 不得
其中 海五常又不得聖人為之裁制 不得
其正 故其往往甚至於劉伶阮籍之徒 皆晉人 則蕩
然不檢之舟矣 言其等人然則
學者其誰與 與上人 曾子其精也 程子曰曾晳狷者
其天也 天命之謂性又曰狂者進取之謂 孟子曰吾黨之士狂簡
斯人也其可棄哉 言其不足棄

○同前格

君子之教如時雨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達財者有
答問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朱文公集注云時雨者及時之雨
也草木之生猶得雨露之滋潤者而發育之盛矣 成德者成就其德行也 達財者
通曉其才識也 答問者應人之問而發其蘊也 私淑艾者言雖不及親炙而竊
取其善以自治也 君子之教人不一其術如此 雖然有曾晳之見則可無望
其狷介之節矣 曾晳之見而效之則其蔽也狂 晁上注又引陽明說也狂非周列
之亦狂 其意趣頗類曾晳之狂而狷介之節不得聖人為之裁制 不得
其中 海五常又不得聖人為之裁制 不得
其正 故其往往甚至於劉伶阮籍之徒 皆晉人 則蕩
然不檢之舟矣 言其等人然則
學者其誰與 與上人 曾子其精也 程子曰曾晳狷者
其天也 天命之謂性又曰狂者進取之謂 孟子曰吾黨之士狂簡
斯人也其可棄哉 言其不足棄

蔡德潤

集141-169

集141-171

之絕德之言斯爲過矣又安以絕人爲事雄之立論大抵然也君子之設心豈以絕人爲事哉以絕人爲雄之立論不當如斯爲絕德蓋無足怪者不幸而使斯言不顯行於世爲後學者以吾儕相高以卓犖相務吾懼其絕人之事不揣天下常行之理而動欲爲絕人之事孝不爲舜而爲申生不爲禹而爲白圭功不爲禹而爲白圭誤不爲皐陶而爲公孫惠子其流弊有不可勝言者矣

而雄之言不顯行耳謹論

○就題發明格

堯仁如天

史記本紀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

論語天下被聖人之仁而不知堯之仁

堯仁也天也蓋天以仁育萬物而天下未嘗以爲仁聖人之仁育天下而天下未嘗以爲仁聖人之惠功照天地而形不露惠博而身不知堯之仁如天

論語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是也蓋天只是箇無形容又說天道又有箇上帝鬼神底意

論語巍巍乎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不得不模擬其形容而真可法也

堯之不可使天下知聖人之仁

其被聖人之仁而不

知有聖人之仁仁之小者

方見其天之大惟其無迹之可名故安者自安莫知其所以養者自養莫知其所以安養者方見其天之仁覆萬物而萬物未嘗以爲聖人之惠非天無功聖人無惠也一篇之惠字是天之惠博而體不顯之惠大而化不測之惠惠字有力量功深而形不露惠而不知其功物不知其功故受其惠而不感其惠惠惟其大故於人不知其德

堯仁如天焉遷善論

○天下之人有心者能見當使有目而無所措其見

知有聖人之仁仁之大者也無迹而可名也故安者自安莫知其所以養者自養莫知其所以安養者方見其天之大惟其無迹之可名故安者自安莫知其所以養者自養莫知其所以安養者方見其天之仁覆萬物而萬物未嘗以爲聖人之惠非天無功聖人無惠也一篇之惠字是天之惠博而體不顯之惠大而化不測之惠惠字有力量功深而形不露惠而不知其功物不知其功故受其惠而不感其惠惠惟其大故於人不知其德

堯仁如天焉遷善論

○天下之人有心者能見當使有目而無所措其見

集141-173

京兆郭正域 參閱
鄉貢進士梅鼎祚 校正
福建撫院參事游明大昇重輯校正

○摘字貫題格

大宗英武仁恕如何
文帝道德義仁如何

開講 謂大宗之仁出於天性故發為英毅者此仁也著為武功者此仁也推為及人之如者亦此仁也 葉大有 省元
開講 謂文帝之性本自仁厚故由而為道者此仁也得而為德者此仁也推為處物之恕者亦此仁也 任翊龍 省元

○順題發明格

孝宣招選茂異如何
漢家羣策

開講 謂宣帝有非常之才故非常之事出為時用夫苟以常法而求非常之才則彼且以茂異自負安肯副其招選哉 劉自 省元
復講 謂高祖有萬人之見故羣臣之策皆為所 樓晒 公罷

屈夫苟以淺鬼而屈聖臣之策則彼且以奇策自負安肯爲其所屈哉

○得人立論格

天之生斯民如何
湯武疑士民如何

類意

謂天生伊尹於民不聊生之時而伊尹能體造化生我之心廣造物好生之德開天下生生之路也

謝昌元 私淑

謂湯武以一身當世變之極毅然不取必於天下惟取必於君子蓋君子之心一則天下之心一矣

林益甫 私淑

○統問立意格

禹湯水旱何由
武帝三策仲舒

類意

水旱何由之問是武帝有自怨之心而弘之對卒有以投帝之欲

歐陽漢老 私淑

三策仲舒之意是武帝有好速之心而舒之對卒有以忤帝之好

林斯光 私淑

○傷今思古格

王者之法如何

陳傳良 省元

文帝由心古名臣

類意

謂成帝不法漢家之法而且欲法王者之法是舍近而求遠

謂文帝不用當時之將而且思異代之名將是棄今而慕古

柯適 公魁

○推原立意格

郭林宗何如人
顧真卿何如人

類意

謂郭林宗是未用之人所以起或者駿然之問者以林宗何如起人之敬慕之言者欲以爲當時失節之人臣

黃道深 公魁

謂顧真卿是已用之人所以起元宗默然

方剛叔 莆陽

○評品難易格

太宗之業幾成康
孝宣優孝文

類意

謂太宗以一身致治能幾及成康之君故用力也難

歐陽起鳴

謂孝宣生事以爲功不如文帝務安靜無事之爲愈

歐陽起鳴

○題外生意格

帝王顧所行何如　湯禱　公甩

爲治顧力行何如　危科　公甩

○摘字貫題格

太宗英武仁恕如何

此點分格類意句解論學編尺目錄

C.曾謂君人之德竟與於唐虞三代恩古C引此竟裝於後世嗚今C亦引此而何以有定功之武哉而太宗入大統而猶侵伐不已是何也番號C引此而猶侵伐不已番號C引此謂時有先後而德有優劣歟則後乎二代前乎太宗者能如大宗者歟且大宗可與武本作可與乎而太宗之資天之字可與乎武本作可與乎可與則民而揖讓可與則民而揖讓

集141-179

求

彼[illegible]之仁其秋老終不勝乎公[illegible]其欲者終不勝乎

理[illegible]序虛靈精粹之天不為外物之所終蔽[illegible]不仁公與[illegible]

聖是則其發見於外者有不容掩閼[illegible]遺[illegible]義乾之元仁

明乾卦四德仁證

也[illegible]君子體元者善之長也其惡於四德等皆元也[illegible]云四德者帝之仁固不[illegible]語此[illegible]有然

道德仁義同一仁其總元爭利貴同一元乎[illegible]本論泰[illegible]祖此○晦[illegible]

[illegible]元者生物之心於[illegible]為仁[illegible]者生物之[illegible]為義[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生物之[illegible]於[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於[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

朔何足以知帝哉似[illegible]

[illegible]是可以論帝之道德[illegible]義者矣彼[illegible]

[illegible]乎嗚呼仁哉之一[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順題發明格

孝宣招選茂異　劉向

之人用矣曰人主以非常之見用人夫非常之人不可以常法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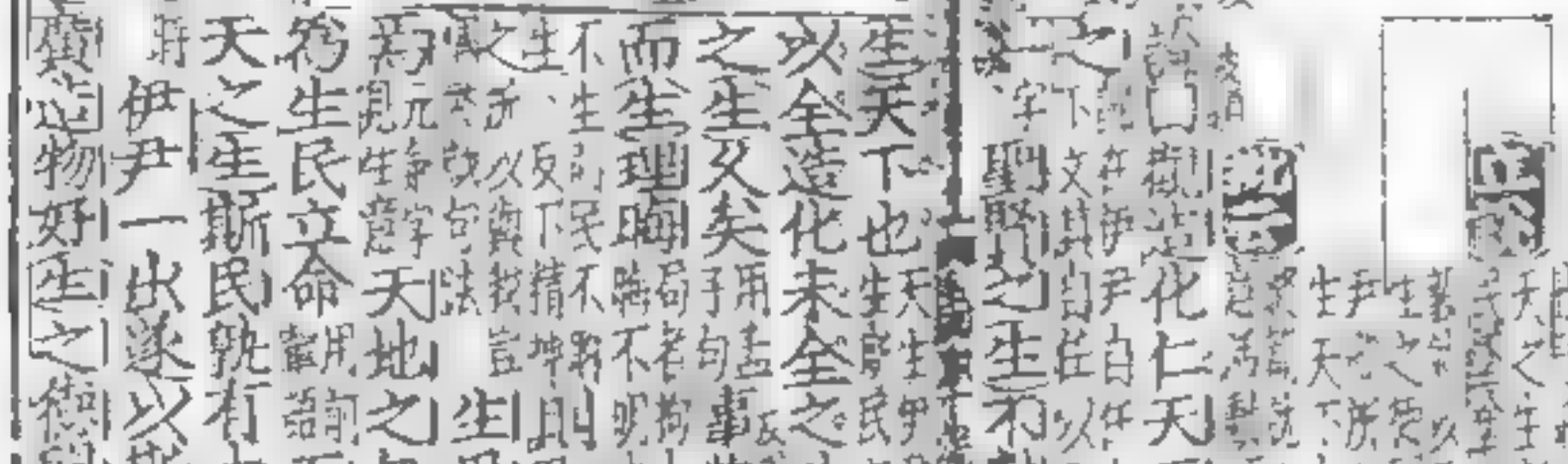
[illegible]

[illegible]

集141-182

集141-1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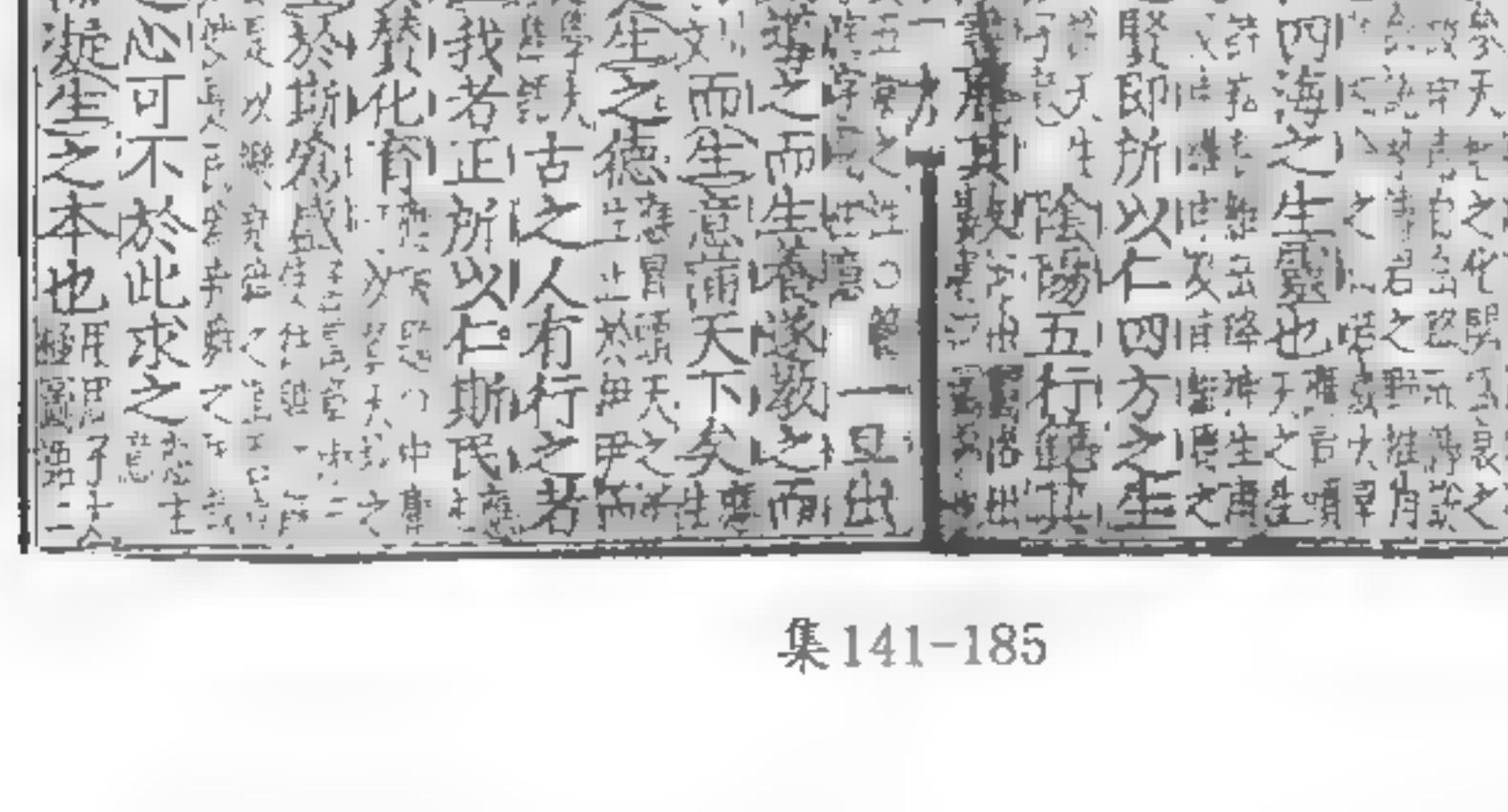
天之生斯民如何　謝　昌元　私聘



子生天地間非無所爲而生也有自任者

以全造化未全之功也君子出而壽生民之命脈即

於斯爲盛觀天之生斯民孰有大於此者有憂之未民生未寧



三聘一起兆民賴之斯民之生於斯爲盛觀天之生斯民孰有大於此者有憂之未民生未寧

故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生之本也

集141-185

集141-186

集141-188

集141-189

萬湯水旱何由

陽湖 陳老蓮 校

問曰漢公孫弘傳武帝元光五年夏大旱天人之道何由

說之甘安所出七義禮記云水出崑崙之墟不周書注云不周山名在崑崙西北禹之製不宜旱也而旱有其故或以何由之問不宜旱也而旱有其故或以是弘引本文弘必得而不信其說乎

弘曰漢之君臣異心天變發他有所感而發也湯則曰湯盛德水旱固以我而旱固以我而旱讀而乃旨我

得不云乎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聖人一身中三極而立五行之統會一五陰陽之感其節也

無過我天變當不如是之甚也

然則禹之心矣

禹之製不宜旱也而旱有其故或以何由之問不宜旱也而旱有其故或以是弘引本文弘必得而不信其說乎

弘曰漢之君臣異心天變發他有所感而發也湯則曰湯盛德水旱固以我而旱固以我而旱讀而乃旨我

得不云乎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聖人一身中三極而立五行之統會一五陰陽之感其節也

無過我天變當不如是之甚也

然則禹之心矣

水公孫弘策對之辭也九州之水發自崑崙之墟禹之時不宜旱也而旱有其故或以何由之問

集141-191

武帝三策仲舒

林斯光

集141-193

節也始而策之疑矣三而策之則薄之矣一則疑而薄一次愈不如一次三策而卒無以稱上意則薄而厭厭而棄而江都之命下矣

一之爲盡奚假於冊且三乎

一之爲盡奚假於冊且三乎

使吾其果能虛心也能平心也況一策乎

況一策乎

嗚呼舘非孤於帝帝獨無負於舘乎

嗚呼舘非孤於帝帝獨無負於舘乎

十分

十分

爲江都一言者爲略也略而不辭之罪不在多言爾力行何如耳是時上方好文辭見前與申公

爲江都一言者爲略也略而不辭之罪不在多言爾力行何如耳是時上方好文辭見前與申公

太中大夫舍魯元狩六年公孫弘以丞相封平津侯卒謚曰獻公

太中大夫舍魯元狩六年公孫弘以丞相封平津侯卒謚曰獻公

申公一王好舉而子設瑟瑟安車蒲輪迎申公至扎上問治亂之事申公對曰爲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上方好文辭見前與申公言不合雖江如王之不好何故前日之安車申公以一言去

申公一王好舉而子設瑟瑟安車蒲輪迎申公至扎上問治亂之事申公對曰爲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上方好文辭見前與申公言不合雖江如王之不好何故前日之安車申公以一言去

舘陶王好舉而子設瑟瑟安車蒲輪迎申公至扎上問治亂之事申公對曰爲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上方好文辭見前與申公言不合雖江如王之不好何故前日之安車申公以一言去

舘陶王好舉而子設瑟瑟安車蒲輪迎申公至扎上問治亂之事申公對曰爲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上方好文辭見前與申公

傷今思古格

陳傅良

王者之法如何

人君不必遠有所慕則近有所慕而君子之遠取者古之法

集141-195

集141-196

文帝思古名臣　柯遜

之用

頃年案二年吳建安亞元東擊吳建安十五年破吳楚元兇討之功於是驗矣

前篇謂成帝不決漢家之法而且欲法王者之法是

舍近而求遠此篇又謂成帝不用當時之名臣而乃思

異代之名將是棄今而慕古兩篇似成自相矛盾

見上發明

○推原立意格

郭林宗何如人

出處 宋書太傅太守林宗卒時人皆曰隱德不耀其如蒼生何

出處 吳志張奐人君子之馬於此則隆名彰勳不待問之而林宗未見其人常恐終於一時人物莫之識也

黃道深

何謂以匹夫而繫天下之望乎曰郭林宗或問之已熟於宋書之文字熟於吳志之文字熟於老子之文字熟於文格之文字熟於人才之文字熟於天下之人皆知其為天下之人望矣夫以匹夫而繫天下之望則其人之所以為人者必平昔之所未知而聞見之所

頃年案二年吳建安亞元東擊吳建安十五年破吳楚元兇討之功於是驗矣

前篇謂成帝不決漢家之法而且欲法王者之法是

舍近而求遠此篇又謂成帝不用當時之名臣而乃思

異代之名將是棄今而慕古兩篇似成自相矛盾

見上發明

○推原立意格

郭林宗何如人

出處 宋書太傅太守林宗卒時人皆曰隱德不耀其如蒼生何

出處 吳志張奐人君子之馬於此則隆名彰勳不待問之而林宗未見其人常恐終於一時人物莫之識也

黃道深

何謂以匹夫而繫天下之望乎曰郭林宗或問之已熟於宋書之文字熟於吳志之文字熟於老子之文字熟於文格之文字熟於人才之文字熟於天下之人皆知其為天下之人望矣夫以匹夫而繫天下之望則其人之所以為人者必平昔之所未知而聞見之所

未及者也今有人焉隱名盛望彰彰於天下之耳目知其賢人君子之用於世或者顧猶有問焉蓋名以用而彰才以用而見故賢人君子之用於世固理之必然人亦信之豈真有不知者哉

在王室天下敬之此固理之必然人亦信之隆名盛望彰彰於天下之耳目知其賢人君子之用於世或者顧猶有問焉蓋名以用而彰才以用而見故賢人君子之用於世固理之必然人亦信之豈真有不知者哉

無疑也乃若功未加於時澤未及於物隱約負抱未試之士獨得無疑乎則有謂之此而欲天下敬之

無疑也乃若功未加於時澤未及於物隱約負抱未試之士獨得無疑乎則有謂之此而欲天下敬之

其人焉哉將舉天下之大而未見之人也嗚呼此或者之於林宗所以驚駭而問曰郭林宗何如人

其人焉哉將舉天下之大而未見之人也嗚呼此或者之於林宗所以驚駭而問曰郭林宗何如人

吾不知其人為何如人而使人如

吾不知其人為何如人而使人如

集141-202

深意 見本題蓋以爲此亦人也 此就事人按亦人也 亦是人英
風大烈 烈猶不能爲丑 丑猶可事之
何如人之語帝 故乎 深山之菱何 而郡縣獨可望風而 望風而
忠肝義膽 膽如不能如亡 亡如以其獨守之
操 操其柄 而視夫陷沒之
夫二十四郡之多 多於吾固知夫帝之
微意 微破題 不亡 亡如滿郡之矢而
果卿見以常山自 自指李
隱然凡於何如人之一 一節矣 卒之諸郡多 多於又見不
註 註明以常山自指李 卿 卿指李 以 以常山大
之餘而亦各知所勉 勉
自漢之人主 文帝有 有指文帝
一旦勞軍之際 際 際指上
而有真將軍之稱 稱 稱上帝
可謂深知亞夫者也 亞夫 亞夫當可
以細柳之擯 擯 擯上
自比擇將推封之 餘 餘指將軍
也 也 也指亞夫

○評品難易格　歐陽　起鳴

太宗之法致成康

吾太宗本祝養其除簡之亂比湯武救治之
法三代成康庶幾古矣稽康時以步太之有
也

高之成王顧命以其時文武之治猶未純而
一代之治久而後壞故丁寧告戒之語多出
於此蓋以文武之業世已成之治猶不可忽
況太平之時則易有來弊之漸其可不慎乎
象魏其可不懸乎

高度高遠文采海義
高而久發人之筆力

唐之成康也然而為文景之治自后稷公劉
至大王王季積德累仁以啓文武之業加
以太宗之勇智則易為力矣能繼之
則其用力勞矣能繼之
則其用力佚矣

文景漢之賢主能除簡之亂比湯武救治之
法三代成康庶幾古矣稽康時以步太之有
也

文景漢之賢主能除簡之亂比湯武救治之
法三代成康庶幾古矣稽康時以步太之有
也

漢史陸曰周云成康
臣以致治言之旨哉

漢史陸曰周云成康
臣以致治言之旨哉

漢文景矣稽古之治
與太宗致治之美同

漢文景矣稽古之治
與太宗致治之美同

唐史臣曰太宗致治之美無與為比
然而文景漢之賢主能除簡之亂比湯武救治之
法三代成康庶幾古矣稽康時以步太之有
也

唐史臣曰太宗致治之美無與為比
然而文景漢之賢主能除簡之亂比湯武救治之
法三代成康庶幾古矣稽康時以步太之有
也

二文景漢之賢主能除簡之亂比湯武救治之
法三代成康庶幾古矣稽康時以步太之有
也

二文景漢之賢主能除簡之亂比湯武救治之
法三代成康庶幾古矣稽康時以步太之有
也

唐之成康也然而為文景之治自后稷公劉
至大王王季積德累仁以啓文武之業加
以太宗之勇智則易為力矣能繼之
則其用力勞矣能繼之
則其用力佚矣

唐之成康也然而為文景之治自后稷公劉
至大王王季積德累仁以啓文武之業加
以太宗之勇智則易為力矣能繼之
則其用力勞矣能繼之
則其用力佚矣

太宗也勞太宗一身而致之文景一世則易有來弊之漸其可不慎乎
象魏其可不懸乎

太宗也勞太宗一身而致之文景一世則易有來弊之漸其可不慎乎
象魏其可不懸乎

何考廼二文景漢之賢主能除簡之亂比湯武救治之
法三代成康庶幾古矣稽康時以步太之有
也

何考廼二

其世萬不侔矣 黃帝也風西露沐身披荊
棘櫛風沐雨太宗身親戎事櫛風沐雨未幾戡
定元氣而雷域中騰百川而雨天下捄孤隋鬼魅之民
遷變於大化之內 風俗之美 既醉飽
而還成居中古之舊觀向若滂濡
太宗致 日滋 見二注 之時 今致為仁義既效矣
教化之美 開哲 今致為盛罪二十九矣
國空蕩意也 致文館以崇儒
致學校以養士 千二百員 致六典以建官
致人有士君子之行也 成康勃興 太宗一身
之規模也 成康勃興 太宗之難而誰難乎
更化而善治 文王繼公劉后稷之業則美化之行始及於江漢
以致之 文王之化被于南國 高帝迫於戡梗則漢興之初不能
大之 文王之化 光皇中興之業有未盡焉
六五曰莽在其中 於四支發於事業之美必有在中之美為之本
夫 大抵揮毫於政治之間固莽於
勤廷之上潮暑於閨門之中 太宗生文 夫
德在中之美 則成康之治豈特庶幾乎 使有坤
未備成人之美本毛詩之意 宜不復勤史臣之勤

○評品優劣格

孝文　歐陽　起鳴

有功之可言孝文（題眼）

不若無功之可言（反不如孝文之無功可言）

孝文（人）

孝文之事（事）

孝文之名（名）

孝文（人）

孝文之功（功）

孝文（人）

孝文之事（事）

孝文（人）

孝文之功（功）

孝文（人）

孝文之事（事）

孝文（人）

孝文之名（名

集141-207

題外生意格　帝王顧所行何如　湯　齊

集141-208

無勤於行[illegible]故其爲愛君之摩而已矣[illegible]君[illegible]太宗之爲君也其又烏[illegible]而學問之道未到也[illegible]諸五帝三王之域[illegible]至故不免雜爲五伯功利之習[illegible]合親之時[illegible]因克舜之等[illegible]則與其成元吉之死[illegible]因[illegible]湯武之征伐也[illegible]

微微之言太宗蓋未六五伯也[illegible]果何功於太宗也[illegible]近其[illegible]不及者也[illegible]三王不難[illegible]上[illegible]則可以語王也[illegible]而五伯之[illegible]也[illegible]

一小人以奉任決[illegible]使[illegible]也帝方以其可以爲[illegible]而不知其歸宿之鄉亦可免矣[illegible]也其曰際祖[illegible]入儒也蓋未以伯與王而並言[illegible]帝王而不以伯歟[illegible]商鞅之見孝公也[illegible]帝王之道而不入[illegible]則當太宗貞觀之治未成而形之嘆[illegible]誰子哉[illegible]君之際者皆其學力之所充也[illegible]微之受業者有人矣[illegible]胡侄乎進說於太宗以[illegible]治[illegible]而帝之所以將身修家所以[illegible]又上者其所當先[illegible]

之未正也 子因徵以觀鞅之二疑 有以知失其守者其辭屈 故君

子因徵以觀荀卿之並言 有以見中心疑者其纍枝

○說題立論格

為治顧力行何如

西漢申公傳云上使使安車蒲輪迎申公至見上問治亂之事申公已八十是其上方好文學見

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申公對默然已而數稱以為天下大治大抵

危科

集141-211

批點分格類意句解論學繩尺目錄

京畿學訓導 筆峯林 子長 纂解
卿貳進士 梅墅魏 天應 編選
翰林檢討 容川姜 子羽 校正

○ 就題發明格

君人致密者之用
君人致用成化

錢 易直 省元
朱 墉 省元

大而莊施于遠而性成此子雲不得不歸之也

○ 品藻優劣格

漢山西諸將孰優
漢忠臣孰如何

陳傳民 省元
王 節 省元

問論語古於流俗之中若獨立而蔑武窮優
漢家爲長久計首倡是議錯一人乎是
○發明性理格
仁義禮智之端如何 高紀潛附
是非之心智之端 葉子雅並
問論語本然可得而見猶有物在中而當見于外也
問論語惡心統性情者也人有此心即有此智即有此智
既有此智即有此心統性情者也因其情之發而性之
○問題意格
禹入聖域而不優
經制述作如何 陳開先並
問論語堯之盛者莫如舜舜之事已盡善盡
美所以繼其後者難乎指手況世變參下此
聖人之心得已也
○問題意格
此所以謂法至周公而大備文至仲尼而大明
○反覆論格
文帝不及賈誼
見識不能過崔寔 蔡岸
問論語不及之名常在於過實証父家法之
才過於自用生之所甚喜帝之所甚憂
問論語智不能知人見過乎厝矣用
智如所其可過哉用智過當其甚矣乎
○問題意格
管仲如其仁
荀氏有二仁 張定甫並
陳大用並興
問論語忍之一死也以明道作之生也以救時
荀有關於天下之大義者皆當爲之管仲之
仁亦如召忽之死也故夫子曰管仲如其仁也
問論語賜也器之瑚璉也以明道彼之生也以救時
皆未免於以天下徇其身者是可爲荀氏之
仁而於天下之仁故文中子曰荀氏有二仁
也
○評品優劣格
王貢材優龔鮑
張馮汲鄭成名如何 應武並
洪楊祖並

前篇　取輔嶠與鮑而抑貢禹
後篇　取張禹汲而抑當時

○就題裁貶格

類意

魏相拂上意　陳傅良　省元
使功不如使過　陳傅良　省元

○就題裁明格　與君人致用成化論同意

君人致帝者之用　錢易直　編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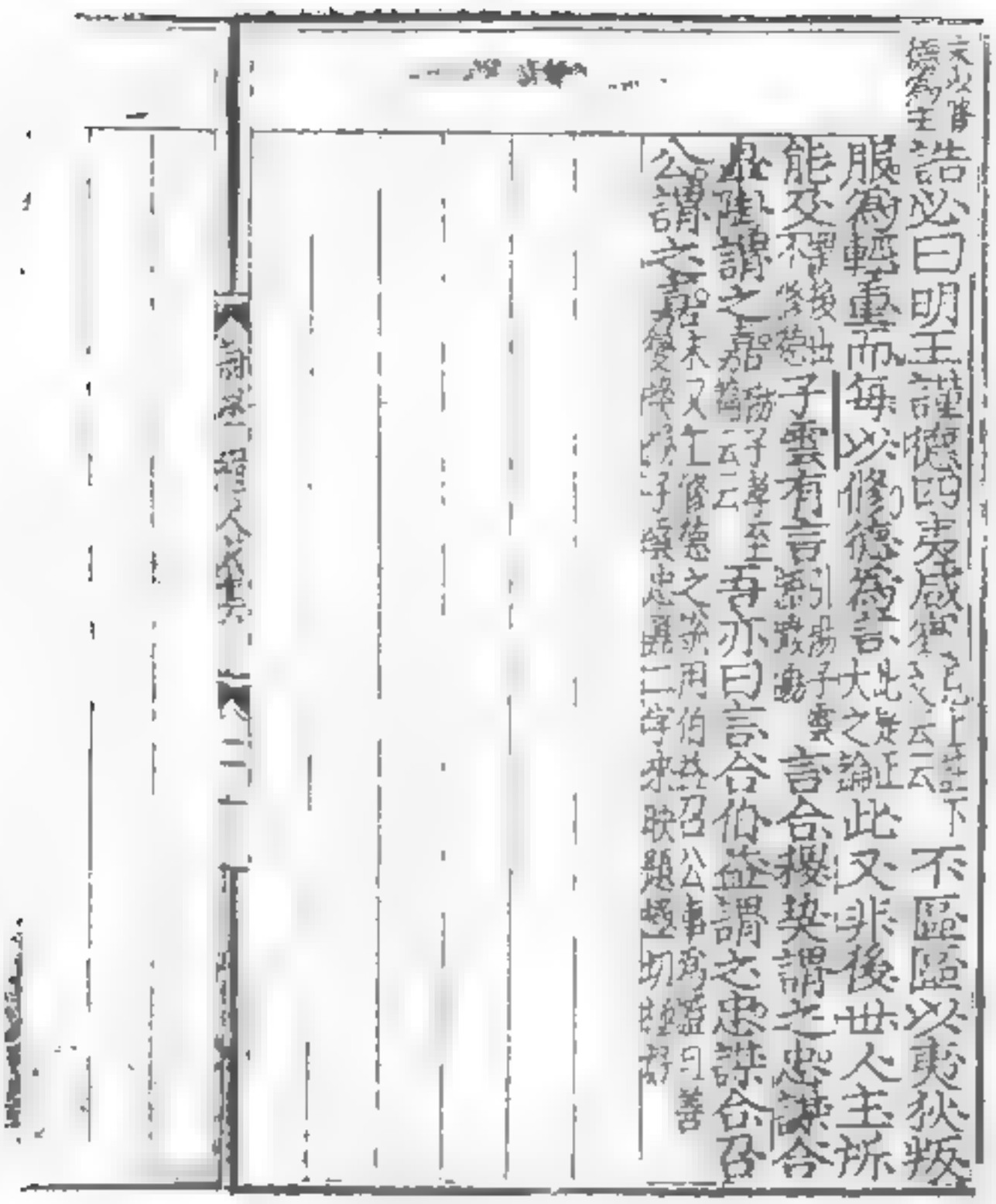
論曰知古今有不可易之道人君致帝者之心又當相變之必道夫荀
相知之深而相變之不足未可以為善也
後篇　謂有功者易驕不如有過者堅思是
以無所長者必敗而趾其不能者常謹也

天地化育之意[illegible]而帝者之用見矣
[illegible]豈有廣大而難施[illegible]而難成者哉
惟其得之過求之過深[illegible]
若已見之用而不足[illegible]
則失其爲君人之用而不足以慰天下之望矣
[illegible]
者之用[illegible]
自行而不可以通於後世[illegible]之以帝者之政必聖人
可以自致而不可以求於後世[illegible]之以帝者之道必聖人可以
之名[illegible]而內非笑其有迂緩之意者[illegible]
句其始起於誰乎[illegible]其無乃出於三代之後計功要利者
之說乎[illegible]苟之舉是說以主而使功
利立見於一時以[illegible]示天下者蓋悔過於商鞅者矣
[illegible]
功而不知聖人之所以爲功不知利而不知聖人之所以爲利
[illegible]
[illegible]帝者之用見矣
[illegible]
之乎[illegible]與其求於不知其所以致之[illegible]
任人[illegible]以一夫發[illegible]之
以爲[illegible]也[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而民不能以自[illegible]
[illegible]方天地之初[illegible]民之[illegible]已[illegible]
而[illegible]而民不能以自[illegible]
而民不能以自[illegible]
[illegible]而民不能以自[illegible]
而民不能以自[illegible]
[illegible]而民不能以自[illegible]
而民不能以自[illegible]

集141-216

子挺乎其中曠然而立論不
足以抑揚之而狠以倒取
其山西人物
其人於燕趙不當取也
夫論人於鄒魯不當取也
取其慷慨而當取其深沉
取其感激而當取其本野
漢山西諸將能舉世皆有則才者不足貴
也皆不足重
俗之所無小絕無而僅有者斯可貴也
大抵淵水細縱鱗
舒遲容與以救祝罕開之勞方休兵
於一擊似可快也
武也
飢餓而臣之
武命
舒遲容與以救祝罕開之勞方休兵
也先點出
於一擊似可快也
武也
飢餓而臣之
武命
無千金之子其居使之然也
家之市
俗之移人故難變化
之可也
子之論益不足道
執謂山西之風聲氣者尚
夫充國佐方隆之
獨兵戍境雖以
武命
子之論益不足道
執謂山西之風聲氣者尚
夫充國佐方隆之
獨兵戍境雖以
漢之強盛之先零
趙充國
舒遲容與以救祝罕開之勞方休兵
於一擊似可快也
武也
飢餓而臣之
武命
無道行之城此而後
趙充國
舒遲容與以救祝罕開之勞方休兵
於一擊似可快也
武也
飢餓而臣之
武命
勇廷之日
趙充國
舒遲容與以救祝罕開之勞方休兵
於一擊似可快也
武也
飢餓而臣之
武命
有如蘇建二子者乎
蘇建
舒遲容與以救祝罕開之勞方休兵
於一擊似可快也
武也
飢餓而臣之
武命
漢之強盛之先零
趙充國
舒遲容與以救祝罕開之勞方休兵
於一擊似可快也
武也
飢餓而臣之
武命
無道行之城此而後
趙充國
舒遲容與以救祝罕開之勞方休兵
於一擊似可快也
武也
飢餓而臣之
武命
勇廷之日
趙充國
舒遲容與以救祝罕開之勞方休兵
於一擊似可快也
武也
飢餓而臣之
武命
有如蘇建二子者乎
蘇建
舒遲容與以救祝罕開之勞方休兵
於一擊似可快也
武也
飢餓而臣之
武命
子之論益不足道
執謂山西之風聲氣者尚
夫充國佐方隆之
獨兵戍境雖以
武命
子何有哉
執謂山西之風聲氣者尚
夫充國佐方隆之
獨兵戍境雖以
漢之強盛之先零
趙充國
舒遲容與以救祝罕開之勞方休兵
於一擊似可快也
武也
飢餓而臣之
武命
無道行之城此而後
趙充國
舒遲容與以救祝罕開之勞方休兵
於一擊似可快也
武也
飢餓而臣之
武命
勇廷之日
趙充國
舒遲容與以救祝罕開之勞方休兵
於一擊似可快也
武也
飢餓而臣之
武命
有出於二子之右者乎
蘇建
舒遲容與以救祝罕開之勞方休兵
於一擊似可快也
武也
飢餓而臣之
武命
不愛其無功而殺其貪功
不愛其無功而殺其貪功
不貴其敢死而貴其能
不貴其敢死而貴其能
故大將徼危幸勦逞於一快之怨非國家之福
而養成將帥重忠於君命而不惜
死之道
執謂山西之風聲氣者尚
夫充國佐方隆之
獨兵戍境雖以
武命
子何有哉
執謂山西之風聲氣者尚
夫充國佐方隆之
獨兵戍境雖以
漢之強盛之先零
趙充國
舒遲容與以救祝罕開之勞方休兵
於一擊似可快也
武也
飢餓而臣之
武命
無道行之城此而後
趙充國
舒遲容與以救祝罕開之勞方休兵
於一擊似可快也
武也
飢餓而臣之
武命
勇廷之日
趙充國
舒遲容與以救祝罕開之勞方休兵
於一擊似可快也
武也
飢餓而臣之
武命
有如蘇建二子者乎
蘇建
舒遲容與以救祝罕開之勞方休兵
於一擊似可快也
武也
飢餓而臣之
武命
子之論益不足

以武帝開拓之志亦銳而遽有襲匈奴置朔方之議
為謀亦豈不善夫何子輿二子別論之際甫及一年而遽
托之他有謬巧以自解之語是豈數子所
之而反謂其使以求合帝意公孫事見上注守說不堅謂之忠
可乎其言之不安國建議勿擊公孫力請罷兵見上注始者
至如秦敬欲紓邊患而建和親之策
傳稱冒頓單于使人子為公主妻單于
又李陵事始末
公孫弘請發巴蜀
上策仲舒思和好之未而請增於舊約
仲舒之也
賈誼憤俗慢世之勢而流涕以建言
然自登之閒嫚書之辱略不能為漢雪恥
兵性輕之至平奴為書嫚高帝冒頓
無高后之怒而單于之係累之辱竟成憍若之心
單于之書事見上注
若鎧則不然一旦引當文皇初年匈奴侵擾



集141-224

惡辭遜是非之端者[擴]之所已發也公孫丑文故必反求於其性七義禮智是性因[情]以見性由仁義禮智之性[而]以達情由仁義禮智之性[而]以見性由此心之用始可得而見矣[此]心字主[而]之言[則]此心之[用]始可得而見矣[此]心字主[而]之言[則]此心之[用]始可得而見矣[此]心字主[而]之言[則]此心之[用]

集141-226

之故也 知皆出之謂智 ○題下文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
言其真欲還當時之心 孟子之意 使知心統性情之
理數 雖然四端之理雖人心之所固有 結上下文 至
於智之爲理此又仁義禮三者之所不可無者也 未文於
是故兼愛以爲仁 孟子之意 爲我以爲義 毛氏奇齡曰
而行若所無事焉 上文 則何以知其非義 先儒不成此說
考知此考字 非智則何以知其非義 故曰智
獲而充之矣 注見
兩篇皆以心統性情爲主意是祖前輩之論性四端
徹前一篇人所舉凡可以此篇參看

○ 田制考略 （明）林駉

禹入聖域而不優

林駉之意 禹聖矣 臣竊惑焉 孟子之
又不優之也 非優劣之謂 非禹之時
盛也 非堯舜之時 非堯舜之
乎

臧大禹極有力量是用勤文 皆美禹詞
[illegible] 一夫苟得斯道 而或繼之難何哉

集141-229

又用二舜數百年而後生禹未比禹未優湯放桀于南巢惟有德者能之○以有憾字比未憂字畫蛇添足○以未憂字比皆不失為聖人者亦當失觀其時可也

黃朴 我元

○四書大略 經制述作如何

古昔聖人法前經而作大抵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韓文

事孟於孔而難乎其繼者天道散而法於立文質以救時論

聖人處世變之窮文質以救時論

之旅樂也子路為之三天道散而法於立文質以救時論

設而文契其實作之文與自謂聖人求詳於法求工於文質而不盡若也

異日之難乎其繼也問公孔子已為之

猶將汲汲而為之者大文質大變隨變之不得已焉曲為之說大事小事來者

小變大有作亦即無復加於此矣無以後乎其繼也然太朴日至德日離不容繼述之法

不得不然

至德而離乎其繼也問公孔子已為之

異日之難乎其繼也問公孔子已為之

聖人之心未始不逆料變世變之無窮

聖人雖知異日之難繼

於變世變亦可知矣世變亦可知矣

世變亦可知矣

不得如古先聖人之

集141-232

○反題辨論格

文帝不及賈生

(甲)長沙 蔡三山 先生

(甲)題意以賈生不及文帝爲主而以文帝不及賈生爲賓

(乙)題意以賈生不及文帝爲主而以文帝不及賈生爲賓

(丙)題意以賈生不及文帝爲主而以文帝不及賈生爲賓

(丁)題意以賈生不及文帝爲主而以文帝不及賈生爲賓

(戊)題意以賈生不及文帝爲主而以文帝不及賈生爲賓

(己)題意以賈生不及文帝爲主而以文帝不及賈生爲賓

(庚)題意以賈生不及文帝爲主而以文帝不及賈生爲賓

(辛)題意以賈生不及文帝爲主而以文帝不及賈生爲賓

(壬)題意以賈生不及文帝爲主而以文帝不及賈生爲賓

(癸)題意以賈生不及文帝爲主而以文帝不及賈生爲賓

(子)題意以賈生不及文帝爲主而以文帝不及賈生爲賓

(丑)題意以賈生不及文帝爲主而以文帝不及賈生爲賓

(寅)題意以賈生不及文帝爲主而以文帝不及賈生爲賓

(卯)題意以賈生不及文帝爲主而以文帝不及賈生爲賓

(辰)題意以賈生不及文帝爲主而以文帝不及賈生爲賓

(巳)題意以賈生不及文帝爲主而以文帝不及賈生爲賓

(午)題意以賈生不及文帝爲主而以文帝不及賈生爲賓

(未)題意以賈生不及文帝爲主而以文帝不及賈生爲賓

(申)題意以賈生不及文帝爲主而以文帝不及賈生爲賓

(酉)題意以賈生不及文帝爲主而以文帝不及賈生爲賓

(戌)題意以賈生不及文帝爲主而以文帝不及賈生爲賓

(亥)題意以賈生不及文帝爲主而以文帝不及賈生爲賓

(甲)人主有志於成就天下之衆傑者貴生以衆傑之才把之於手而使之一字上用力

(乙)人主有志於成就天下之衆傑者貴生以衆傑之才把之於手而使之一字上用力

(丙)人主有志於成就天下之衆傑者貴生以衆傑之才把之於手而使之一字上用力

(丁)人主有志於成就天下之衆傑者貴生以衆傑之才把之於手而使之一字上用力

(戊)人主有志於成就天下之衆傑者貴生以衆傑之才把之於手而使之一字上用力

(己)人主有志於成就天下之衆傑者貴生以衆傑之才把之於手而使之一字上用力

(庚)人主有志於成就天下之衆傑者貴生以衆傑之才把之於手而使之一字上用力

(辛)人主有志於成就天下之衆傑者貴生以衆傑之才把之於手而使之一字上用力

(壬)人主有志於成就天下之衆傑者貴生以衆傑之才把之於手而使之一字上用力

(癸)人主有志於成就天下之衆傑者貴生以衆傑之才把之於手而使之一字上用力

(子)人主有志於成就天下之衆傑者貴生以衆傑之才把之於手而使之一字上用力

(丑)人主有志於成就天下之衆傑者貴生以衆傑之才把之於手而使之一字上用力

(寅)人主有志於成就天下之衆傑者貴生以衆傑之才把之於手而使之一字上用力

(卯)人主有志於成就天下之衆傑者貴生以衆傑之才把之於手而使之一字上用力

(辰)人主有志於成就天下之衆傑者貴生以衆傑之才把之於手而使之一字上用力

(巳)人主有志於成就天下之衆傑者貴生以衆傑之才把之於手而使之一字上用力

(午)人主有志於成就天下之衆傑者貴生以衆傑之才把之於手而使之一字上用力

(未)人主有志於成就天下之衆傑者貴生以衆傑之才把之於手而使之一字上用力

(申)人主有志於成就天下之衆傑者貴生以衆傑之才把之於手而使之一字上用力

(酉)人主有志於成就天下之衆傑者貴生以衆傑之才把之於手而使之一字上用力

(戌)人主有志於成就天下之衆傑者貴生以衆傑之才把之於手而使之一字上用力

(亥)人主有志於成就天下之衆傑者貴生以衆傑之才把之於手而使之一字上用力

不欲其過於自用也

不欲其過於自用也

不欲其過於自用也

晁錯不能過也足

徐 昂

晁錯不能過也足

徐 昂

晁錯不能過也足

徐 昂

源於申商者也學術一倫心術
日從事於奇詐譎計之中
變化
下自此日以多事矣備員守職錐足以強國之事人主之視息舉其良一策
親衆恩以親事法宮頒人主之視息舉其良一策
事矣而天
而更定法令之詔必欲衆高帝之舊制悉棄之
動者也而錯施之
詆刻之所以治秦者
漢焉
幸文帝德性之仁厚有未可以輕
至景帝則不能保矣
而漢家治體爲之變傷
亦已過矣
嗚呼所習在於詐
過焉則若
錯之術智蓋幾於申韓矣
非惟能遏之
大抵黜王而進伯
德而尚威
於是而利之徒
之漢也彼其意固以爲學若所以攻疾
而四牡橫奔非箴轡韁靳不足以爲越

管仲如其仁

張定甫 先生

而管仲隱忍其身不死於溝瀆之間仁者然
不爲也管仲爲公子糾傅相而糾死之管仲
不死又相桓公子糾不能死又相桓公是不
一耳召忽生也以救時管仲死也以明道召
忽而仁管仲非仁明矣一旦予路以是爲問
爲仁之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夫仁我所欲生亦我所欲而取熊掌者
古人蓋有舍魚而取熊掌者
也管仲如其仁請申之○人有常言吾聞之夫子矣
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
子貢門殷之有三仁矣謂
微子箕子之
一日比干之徇道召忽以
死之微子箕子
夫子之待人一矣孔子稱之三
仁與管仲
註不拘殷則特爲仁而在齊則異其心哉
一日之去就而終身之
小白入納糾死之
夫一日之生不足以易終
身之節仲何人也
仲之智猶足以相齊豈不足以知此
仲蓋以謂程臣之義與
天地並君臣之義與
有忽約之是矣
天子弱而

駁趙立說格

荀氏有二仁　陳矣

出處　文子に性死子曰皆公孫敖也如云嗟乎公孫敖之○子曰公孫敖也以不知禮之○子文若仁

立說　古之君子可仁○公天下而物其身以天下之君子豈以加乎人哉利之足以及乎時心公

君子貴以其心公天下而物其身此古之君子豈以加乎人哉利之足以及乎時心公

是亦可矣　如此之君子豈必以其身之爲貴而輕天下哉

不貴以天下於我吾之所能必爲也　以天下之大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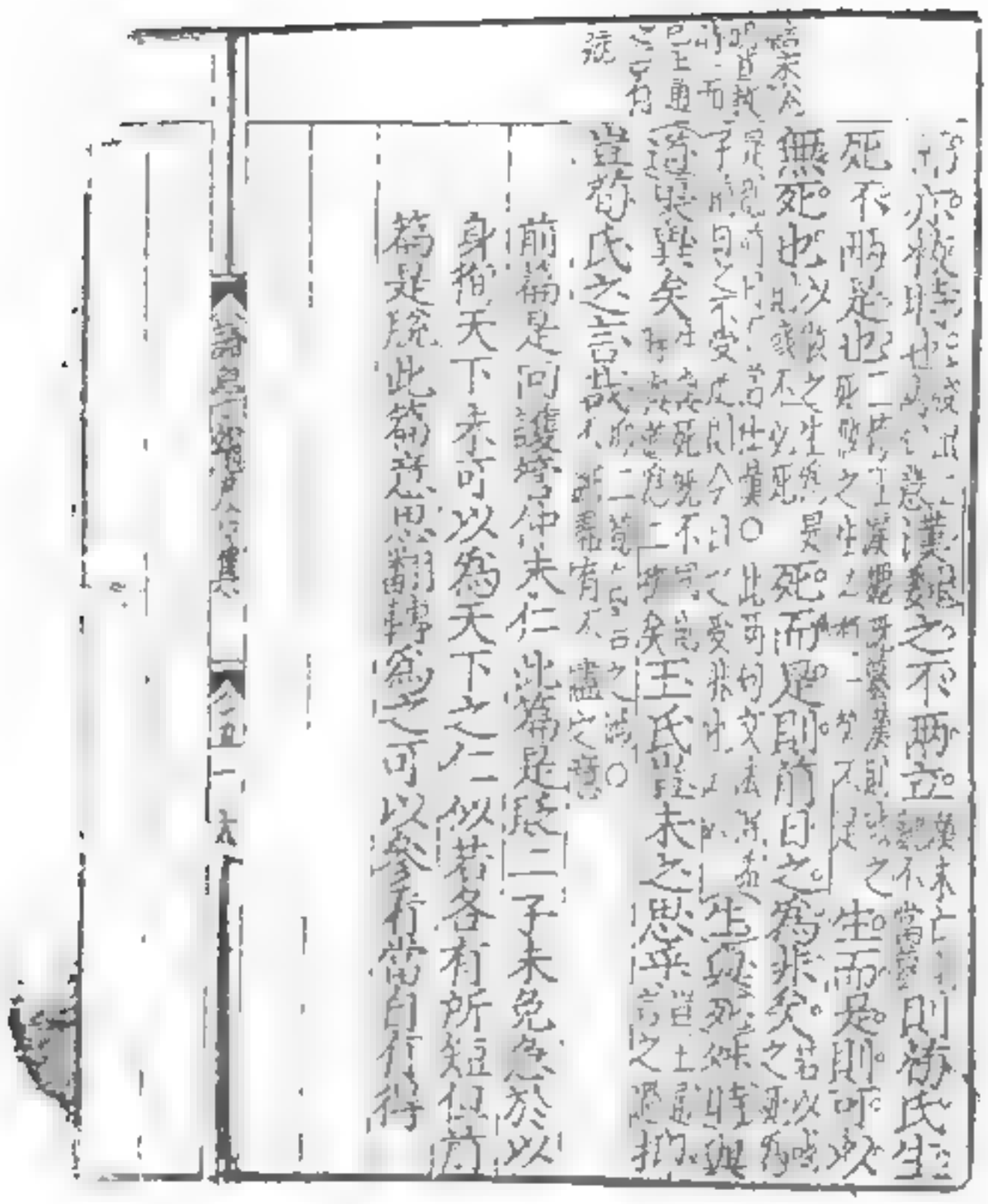
則必將忘己物利身以爲仁者不能無得

操必爲之心　反說仁文

視一世之所急而力趨之　皆以民之死生爲己之死生故所急

所急者在義則物義矣死之

而道切　然以其一身來物於天下乎　言能物者苟



集141-242

集141-243

集141-245

集141-246

之所可爲以此
所可爲之志而不
於相知之深而相
於相知之深而相
之使君臣相
之使君臣相
意而及其所欲
意而及其所欲
之抑其才
之抑其才
及也莫之強
及也莫之強
之以易備之志而徒見夫不
之以易備之志而徒見夫不
之過於察而入於苛也
之過於察而入於苛也

使功不如使過　陳傅良

閎夭散宜生說紂臣紂帝辛商王名受之惡而文王囚羑里之
數使使問焉文王乃獻洛西之地請紂去炮烙之刑紂許之
大下之事非有名譽人性權被害之心故其心每易於大
人君必自臨也一日發之以此還畀其可權斯人也哉夫
上文成命申上文天下之事集矣君子所以貴乎謀人之
意○人有言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亡國之臣不可以語
存長一誤一誤若得一便傷弓之鳥聞弦而墜驚鼠之
虎深思遠慮之士亦未始不以其國得之也未嘗不以其
國失之也故曰常獲之事非有名譽人性權被害之心故其心每易於大
人君必自臨也一日發之以此還畀其可權斯人也哉夫
上文成命申上文天下之事集矣君子所以貴乎謀人之
意○人有言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亡國之臣不可以語
存長一誤一誤若得一便傷弓之鳥聞弦而墜驚鼠之
虎深思遠慮之士亦未始不以其國得之也未嘗不以其
國失之也故曰常獲

不可變也而推敗困窮者起乃明主之不
變者也何則人臣之立功不
變其操而憂其難不忍其敢
而憂其難者也惟有所戒
而銳者必
而銳者難之也天事不如意者十常
天下之事倚其必集者
也夫必集之事而使
不可必集之事而必能有所就也
嗚呼豈不
則其心之切於自效也

之間當是時子房結客
成其重至一十斤秦皇帝
東遊至博浪沙中良與客狙擊
始皇誤中副車高帝則能舒徐陰
之勇陰特有嘗以數百騎深入不毛之地蓋漢將之魁楚
也而終於侯爭降勇前
高出樊噲之右者乃所以盛李陵之氣奪其魄而震其軍
也
擊之誤哉於虎口若有
能一奮不顧之心而增益其所未
乃大繫於今耶
是何說其拙於前者或智於
後拔劒勇於昔者
盖惟夫
嗚呼人君豈

注

不成於有所
懼心起於自訟
若功遂使之也
忽心起於自矜
而敗於有所忽也
天下之功未嘗
皆人有夜行者
以為伏虎也
援弓而射之
一發沒羽
下視之乃石也
援弓而復射
矢
無跡
夫射一中而中盡為同是一中
何哉蓋以虎不復入
則悟不知怪而以為戲
石也非心有不覺之異也
故夫有功處事以吞

批點分格類意句解論學纂天目錄

京學學論輯纂林　子長　纂輯
鄉貢進士梅墅魏　天應　編輯
福建按察司僉事游明大昇　重輯校正

武成二三葉如何　呂　祖謙東萊先生

子謂武王之心不白於天下孟子知之

謂武王之心無隱於天下孔子知之

將軍度若何如　近論　陳　傅良止齋先生

仁乎博施濟衆　堯舜行道致孝　馮　夢禎　陳　耆卿

謂博施濟衆其道甚大堯舜猶以為病

謂行道致孝其理難盡堯舜亦不容已

仲尼不為已甚　新論　陳　傅良止齋先生

君子以仁禮存心　新論　曾　聒頤齋公見

謂聖人待人不可孤立故不為已甚

謂君子待人惟純乎天故自反而已

唐兵制節目如何

漢南北軍相統如何

謂唐之兵制雖甚詳而兵寓於農無非仁心行其間

謂漢之兵制雖相統而南親於北無非士夫充其職

子儀單騎見虜　近論

將軍度若何如

謂代宗起子儀以平回紇使之單騎往見非所以使子儀自重其身也

謂宣帝選充國以鄉義羌屬使之自度何如蓋將度充國之為人何如也

漢遊俠名將孰優　近論

蕭曹丙魏孰優

取李廣為優而不取程不識

取蕭曹丙為優而不取魏相

王　文貫國學公選

張　亦頴國學公選

江　萬里古心先生校梓

陳　宗禮

批點分格類意句解論學繩尺目錄

○言外發意格

漢世良吏爲盛　陳著卿 校刊

漢吏廉平如何　新論　葉觀光 閩學

○立說出奇格

說天者莫辨乎易近論　潘物 著述

十二律八卦之變　徐玉梁 著述

○回護題意格

武成二三策如何

出處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注云武成書名武王伐紂之事今觀其辭有不可盡信者焉蓋以仁伐不仁而已矣又安有血流杵之理哉

發明　武王之伐紂也天下之人皆以爲不義而不敢不從也故曰以至仁伐不仁子曰盡善也又曰未盡善也蓋以其事言之則盡善矣以其心言之則未盡善也

結局　武王之伐紂也天下之人皆以爲不義而不敢不從也故曰以至仁伐不仁天下之人皆以爲義之言以當孟子之說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論曰聖人之心不白於天下　後世之憾者始有言外之意

聖人之心不得已焉而爲之不得已而爲之聖人之心如晦矣

夫惟其心之晦於此　而書復紀於此

夫以聖人之心何至於有所不白者

至於有所不白者且曰論統政而興後世之疑也故不能不受人之託

之疑也故不得已而爲之不得已而爲之聖人之心如晦矣

夫惟其心之晦於此而書復紀於此而後之人得借是以自便其無忌憚之爲後之人

集141-253

馬放牛於天下也非偶已也武王作而武成之書則未白
所由作也孟子之言雖曰不信書其實武王之事武成之書
也起聖人以無心待天下後世武成之書作而後世
後世不以無心待聖人也何天下多故戰國之世
血流而思哭矣用兵爭強以相侵奪城以戰則殺人盈野
地以戰則殺人盈城以戰國之世
而後世慕文武之仁義之心不自於天
吾於武成取二三策之言本以輔之所取二三策則
易耳而其所不取者則血流漂杵之
論矣而其所不取者則血流漂杵之
漂杵之論是固然攻其後以此者而說非謂武王也
所取者不必論而其所不取者則不容以不論
或一道也以後世三數
而亦悲武王之不幸而生於商之末也
吾於孟子大何議焉
吾亦曰孟子言過
武者失之黷而未善之也
不可盡信非不取武王也
於慘而不取也以爲天下後世殺人者流
武王之仁天下之意昭如日星越
一載猶一日
聖人乎何損
其不仁哲之心而其利見博矣
在彼也
意字照曰
君者見之誤而非之也
仲尼之在周末又嘗謂其未盡善矣
仲尼非謂武王之未善善也
吾於孟子大何議焉
吾亦曰孟子言過
而亦悲武王之不幸而生於商之末也
而孟軻之言不止於三家也

集141-254

子謂武未盡善

陳傅良 上

論曰聖人之心

集141-255

語意與前篇合 武王而安於君天下之謗固上文則必其身後之名有所不忍計而後為之而非其所欲盖使吾身獲罪退之名而斯民被不可一朝居之禍君武王之本心是如此 武王爭以天下之故病一人可也 一人病天下也 武王爭以天下之故病一人不可自得美名而為天下我無爭以一人之故病天下不可自取天下之名陷之罪惡矣 則是武王固非而至於作家成之勢極矣 武字當是衍字 家成之業無亦為周之王天下而然 呼武王豈必待伯夷非之而後知其不得不為之 武王本心是如此 議論出人意表 則武王之幸也 幸字與夫子亦幸字亦同 謹論

前篇謂聖人之心不白於天下有孟子知之此篇謂聖人之心無隱於天下有孔子知之是同一意

夫以遑問天下而夫子亦安受之曰 此句上文則尚有之 而或有後世必有知之者 知字與好知之知字同 則亦寧有所避 避字與上文世字應 乃武王

之意於此乎有不足之意為 意字上固非武王之恥亦非武王之心猶湯之心 心字與上文意字應 盖其智中之藏與天地並 心與見得聖人之 固不肯以 以字與上文以字應 世或有容焉是而得吾之 之字指武王 微知其非豈忍 忍字與上文忍字應 後人之知也 武王既自知其非豈忍 忍字與上文忍字應 後人之知而忘 忘字與上文忘字應 盖非約是 約字與上文約字應

○發明題意格

仁聖博施濟衆

湛 樹 朱生

語雍也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朱文公集注云仁以心之德而言博施濟衆以功用而言聖則又仁之極功夫仁聖之名此已分曉而子貢之問猶以仁聖並言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蓋以仁聖之名雖分而仁之極功實不外乎聖聖之極功實不外乎仁仁聖一體不可分而言之也然

天荀非泊然無意於斯世者則皆知所以求仁也自此以下
量而愛天下利生民之心固有倫類之不通而不能推
者矣蓋勉強而行之或利而行之雖固有
推之而不能遠邇之而不論也又近不論也內外遠近一字發盡仁不容易致意
而已耶非止是故非聖人不足以
盡仁而苟未至於聰明睿知而達天德語見中庸○則所
施之博所濟之衆誠不敢知也未到聖人地位不敢道盡仁人地位惟夫與
萬一有所不爲爲之而克方能盡聖人之仁者以天地
造化同功與萬物同體其德盛其化神時時刻刻皆仁人之心也
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

之澤者吾猶有慨焉故也蓋孟子論聖人每如此有大不足處
且堯舜之性之較之湯武之身之猶有間也聖字指堯舜而
不愛曰博施濟衆堯舜猶病諸而況婦人
而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
而衰婦人
而無告之不重困窮之
甚者有苗之弗率
而猶有待於禹征
蓋終堯舜之世
不能用之於大同
而猶有待於禹征
論至於
此則博施濟衆豈易致耶
以堯舜猶病之心觀之
三代而下
又豈亦曰仁而已耶嗟夫

非無志於仁者也雖然非意於斯世者則皆知所以求仁也自此以下
所與以爲惠而不能周普

發明題意格

堯舜行道致孝　陳子順先生

論曰天下有實不容已之心聖人有誠不容已之理夫盡君道其子職盡臣道其子職是孝之所以為孝而而猶拳拳不容已者或謂聖人之心始有不能以自慰者以聖人倫之至也使為君而仁不足以為子而敬孝之不能以直遂也如是而足以為道為孝則聖人夫何倫為不容盡焉

也亦宜憲破 聖人惟其職分之不容不盡也甲上而
何謨之有 大舜 吾讀舜典自欽天而下授舜以前皆
行道之事也 讀孟子史記之書自往于田
耕于歷山號泣 以下又舜事父母事親之事也 書與孟子皆
言之又互發其義 人比比皆是 史記本紀 此舜
事 其行也如百川之東流 其致也如良貴之發
我字當 自後世苟以為未也 說文 而聖人則以為未
然 而不能使天下之無窮民 授時平秩 吾力能行之 時云云 一段
竭吾力能耕之 而不能使天下之無窮民 而不能使天
下之無窮民 授時平秩吾力能行之 時云云 一段
而不能使天無九年之水 九年之水 能呼能吸
能

之不得其理一人之不協于極 說見一段 而吾之親不得為
慈父為聖賢若曰吾職分之慊然 慊 說文 滿也 則聖人之心得已
乎不得已矣 此舜 此舜之所以為舜也 此舜
業業也 說文 此天下之理所以為不容盡也 盡意 不容
於其所不容盡之中而求盡其所不容盡 則舜為純孝矣 純孝 舜之
純孝而行道業業而致身非舜之始事也 舜事 善
為而名顯德章而身尊非舜之終事也 再舉此兩文 聖
人終始之事蓋子知之矣 未免乎計效之論也 又論之
而已哉 故 承上生 論固不足以盡聖人之所計也 不容 聖人
設則亦不足辨也已 辨 學者姑反而求諸聖人 諸 之
之望其親也豈但欲其不否 否 臣禹而聖 以君臣言 人
已聖 聖之 而吾父不得為聖人 也 而 人
舜之孝猶為未能盡 已 而 人

○順題發明格

仲尼不爲已甚

陳傅良

孟子離婁下、孟子曰仲尼不爲已甚者、注云甚過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趙岐曰、堯舜聖人之道大故、自盡天下、其理亦不過孝弟而已、夫人也豈聖人於此道之外、別有所爲哉、又安得不盡、注云、仲尼之道大故、自盡天下、其理亦不過中庸而已、夫人也豈聖人於此道之外、別有所爲哉、又安得不盡、

論曰聖人之道欲行於天下則亦不可孤而立也、

王安石

人之於天下亦難乎哉、蓋天下之望聖人也過高則聖人之道於天下而皆如是則亦不可孤而立也、

望事過高也而吾又欲行道於其間、

文法變化此是太甚了使天下而皆如聖人之意則亦安得不爲是不可犯之形以求

可者、

王安石

惟天下之不能盡如意也、故其勢將

必至於拒絕而人心亦重有疑畏矣、

王安石

後聖之始孤敬疑畏、嗚呼吾未見夫孤立於天下而後可

以行道於斯世者也、

此無怨於天下超然以自潔

者之爲而謂夫子爲之乎、

故孟子曰

仲尼不爲已甚夫子之道所以至今不廢也、

此一句是一段意

且天下均若人也而聖人獨有以異而舉世無與爲侶若

人求難於人使天下之人不得盡其心而不知其爲之聖而在上爲堯舜爲湯武子不如

也易曰聖人作而萬物睹蓋言聖人之

集141-261

正講 夫子

則夫子之所憂也 憂夫子本意如此 他日子張之論交曰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云云子夏聞之曰云云二子之言孰君而孰不君 可者可之之主未決之辭 子夏之言主於嚴而子張之言不免於寬 君子之道 指夫子之德之全而言 而曾其介然之節 介然猶截然也 曾也 扣曰異乎吾所聞 扣問也 所聞 指夫子而已 吾於此是以得聖人天地之全 全猶備也 故其言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 語意與二子不同 且君子說不可孤而立也 立猶生也 其出也或為之主 或為之佐 佐猶助也 此也哉 指立說者言 由求數子非不急於仕者 子路名由冉求名求陳蔡之厄 厄窮也 忍於飢餓流落而不去 史記陳世家孔子在陳蔡間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嗚呼此豈鳥獸同群之比 孟子所以姑容其徘徊之迹 而不忍遽絕之歟 仲弓之兄不義而受之不辭 孟子曰仲子之兄戴盈之之不辭 則人既不可與居吾有群鳥獸而已矣 戰國之諸侯其取之民猶鳥獸之道非固如此其過不學於人而吾亦與有愧焉故也 過不學於人而吾亦與有愧 孟子本意如此 其過不學於人而吾亦與有愧焉 孟子本意如此 夫惟其如是也不如是則道之不行於天下也不久 聖人之不能樂其時而安爲之窮 如此則立說之意 不過如此 夫惟其如是也 故雖春秋之時 由求數子非不急於仕者 子路名由冉求名求陳蔡之厄 厄窮也 忍於飢餓流落而不去 史記陳世家孔子在陳蔡間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嗚呼此豈鳥獸同群之比 孟子所以姑容其徘徊之迹 而不忍遽絕之歟 仲弓之兄不義而受之不辭 孟子曰仲子之兄戴盈之之不辭 則人既不可與居吾有群鳥獸而已矣 戰國之諸侯其取之民猶鳥獸之道非固如此其過不學於人而吾亦與有愧焉故也 過不學於人而吾亦與有愧 孟子本意如此 其過不學於人而吾亦與有愧焉 孟子本意如此 夫惟其如是也不如是則道之不行於天下也不久 聖人之不能樂其時而安爲之窮 如此則立說之意 不過如此 夫惟其如是也 故雖春秋之時 由求數子非不急於仕者 子路名由冉求名求陳蔡之厄 厄窮也 忍於飢餓流落而不去 史記陳世家孔子在陳蔡間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嗚呼此豈鳥獸同群之比 孟子所以姑容其徘徊之迹 而不忍遽絕之歟 仲弓之兄不義而受之不辭 孟子曰仲子之兄戴盈之之不辭 則人既不可與居吾有群鳥獸而已矣 戰國之諸侯其取之民猶

反講 之不辭 孟子本意如此 則人既不可與居吾有群鳥獸而已矣 戰國之諸侯其取之民猶鳥獸之道非固如此其過不學於人而吾亦與有愧焉故也 過不學於人而吾亦與有愧 孟子本意如此 其過不學於人而吾亦與有愧焉 孟子本意如此 夫惟其如是也不如是則道之不行於天下也不久 聖人之不能樂其時而安爲之窮 如此則立說之意 不過如此 夫惟其如是也 故雖春秋之時 由求數子非不急於仕者 子路名由冉求名求陳蔡之厄 厄窮也 忍於飢餓流落而不去 史記陳世家孔子在陳蔡間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嗚呼此豈鳥獸同群之比 孟子所以姑容其徘徊之迹 而不忍遽絕之歟 仲弓之兄不義而受之不辭 孟子曰仲子之兄戴盈之之不辭 則人既不可與居吾有群鳥獸而已矣 戰國之諸侯其取之民猶

寧拈夫子主講 文 有以爲仁義禮樂之主而可以行人類滅於禽獸也哉 是故夫子之於晚周 時實衰亂 而可以仕不必皆明君 苟可以交不必皆才子弟也 苟可以教不必皆才子弟也 苟可以君猶禦也不可以君猶盜跖也 盜跖 古之大惡人 不以仲子爲應 孟子則曰吾猶君之猶受之 孟子曰云云 且戒萬章勿卻也 萬章云云 必其從容氣象宛然孔氏家法也 舊說 乃孔子嘆其矣輒之似夫子也 舊說 豈論

近日太學公試君子之言之字論

全倣此篇文法學者不可不熟讀

君子以仁禮存心

出處 曾晞顏 太學

君子以仁存心 以仁存心 以君子所以異於人者 以其能仁也 仁者愛人 愛人者人恒愛之 敬人者人恒敬之 我愛人矣而人不親 我敬人矣而人不應 則必自反 我仁而有禮矣 我敬人矣 而人之橫逆 則必自反 我必不忠 必自反 我必不仁 必自反 我必無禮也 此物必自腐 而後蟲生之 人必自侮 而後人侮之 君子必自反 而後仁禮存焉 君子以仁禮存心 君子以愛人敬人者 存乎吾心者也 君子之心 仁禮而已矣 仁禮 天也 惟君子 為能存天之天 而小人不能 君子以仁禮存心 君子以愛人敬人者 存乎吾心者天也

題 吾之所以自勵者天而已矣

入手心髓 ○常詣君子之所能 道天之所以不能者人也 故孟子曰 君子以仁禮存心 請以天論 天也而其所不能者人也 彼固拂乎吾心 吾固存之 人固不得以累吾天也 而其所能者人也 彼固拂乎吾心者 人也 且惻隱之心 仁之端也 君子以斷遏自厲 而刻刻不敢生 羞惡有以發其天也 君子以辭遜自厲 而刻刻不敢生 是非之相形 彼此之相忘 蓋亦深於責人 而不知天之在我者固已淺矣 君子之天何以言之 大哉乾元 萬物資始 天之仁也 君子不然也 惟天之天 可以明天之仁 則其所以相與者無怪也 以人情皆有所不堪 則其所以相與者無怪也 以人情皆有所不堪 則其所以相與者無怪也 以人情皆有所不堪

唐兵制節目如何　王文恭公

唐兵制節目如何

王文恭公

周之衰而先王府兵之法自其大體而觀之固可謂得古人之遺意矣　王文恭公

周之衰而先王府兵之法自其大體而觀之固可謂得古人之遺意矣

王文恭公

集141-266

意矣哉 晉最爲甚然而論者乃以爲六軍宿衛悉
皆市人而衛士陋宿衛不給是皆節目不善之所致下
文高宗武后時衛士多代以雜募之法與此同又開元
以後雖募市人又併取浮客及邊戍之人已皆上注
是豈佐命之不善 見上注○謹 悉以假人或免帝使得
正下不致其愛重之意哉 見上注○謹 京師共恥爲侍衛則
有失身行伍之恥乎 見上注○謹 卑仁民之心 勞逸不均之患乎
不知唐制之所以若是者正以其節目之備也 節目之備 上注之
唐制之所以若是者正以其節目之備也 節目之備 上注之
者正以其節目之備也 節目之備 上注之 宿衛更代多不以時則民得
舍卒制度猶有待於外求邪 節目至詳尤有遺憾亦
可以見立法之難矣 由其立法之難而有知
雖不能盡合古法尤得其大意焉 本文彼所謂大意者其
諸有見於先王恤民之意歟 雖上意○以上世忠之新義其益謹
固其體民之心訖實禹也 見後 而節目之未究亦其考論之未精
也 指之大旨見後 古者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 古人以其隣爲率起徒役而他隣不復無乃殫民力乎 學者參考唐人地籠
者大司馬教兵三表之間二百五十步以步法立人殆不
足以容六軍之數則六軍之旅周遍閱也 據大司馬職疏法疑人衆所以

兩稅考究歷代兵制甚詳可以參看

○考究題意格

漢南北軍相統如何　張亦頤

愚恐或者梁漢之軍而不知漢人之善於故不得不爲之辨重而撓之耳漢南北軍相統如何請以爲李撓之所未及

南北二軍鉅細兵制材官騎士布滿郡國京師重地北軍宜多益至數萬人李撓曰京師重地北軍宜多益至數萬人南軍之勢爲親則不可不重宿衛之選簡

矣而已也不可使逸人盤桓其間故宮伯所統宿衛之士大夫之也周人重內之意何如哉宮正所掌亦皆習知成周之制固非漢所敢望其萬一然周人不知建都穀洛之地以壯京師之勢乃以鎬京爲環衛王宮爲規畫之所而宗廟社稷亦不可安矣周人重內之意何如哉宮正所掌亦皆習知非區區徙殷頑民而已也南北置軍實以備不虞復重京師之也以爲皇家之備既

周密主高處眼非止如樊之所論也 樊氏興漢末遠引秦事南衙諸衛猶漢之北軍也 言北衙禁衛猶漢之南軍也 北衙禁衛猶漢之南軍也 北衙禁衛猶漢之南軍也

集141-271

為君討者耶矣 本傳作國恩不
起子儀 本傳作子儀討紀之亂
疲卒潰兵非所心 本傳作心
儀次中 本傳作次
國之合 本傳作
日耶 本傳作
素非一日一告語之或者 本傳作
萬一戎心 本傳作
我盛 本傳作
幸而天未棄唐 本傳作
之在子儀 本傳作
拜章 本傳作
公之 本傳作
於此行 本傳作
公之 本傳作
會張良娃 本傳作
公平涼之 本傳作
不勝其悔者矣 本傳作
元振之讒 本傳作
女無 本傳作

集141-274

自光武不能以造此而況他人乎故嘗爲之
說曰就一番果哉宣帝綜核名實之主也老將之遣審而後行本上書
之兵以全取勝臣謹條不出其後日論兵三之舉不肯
輕是充國之說上奉上書即其後日論兵三之舉不肯
事利害後將重數書奏天子皆以其計為然卒如其意或曰方叔元老克壯其
猷宣王不如是之勤也豈之然無所審訂者能之乎獨不思任賢使能
宣帝所以侔德周宣也詩小雅六月之篇美宣王之詩也叮此

謂代宗起子儀於平
虜非所以使子儀自重其身也
謂宣帝選充國以禦羌實其身也
蓋將度充國之爲人何如也

○評品優劣格

漢趙郡名將孰優如何 洪 掁龍

論曰考論將臣之事業不徵二人品
若 猶今言試使 生此足以為難矣 此足以為難矣
文章爲文章之法也 文章爲文章之法也
律古之道也 之句字著○以若
必用古律 今有人焉 坦然自脫於規矩準繩之外而一以
簡易爲期模 李賢之治軍不
事固未見其精且密也 然聲氣之著於平
時威德又孚於救患 孚信李賢上
不勤教誡而士卒樂爲之
用云士卒樂為之死意使
使數百望其麾幟而不敢犯者
此其人品豈可與兢兢保守尺寸者同日語哉 果
蓋豪傑之士不可以尺
冗瑣必非懍懍功名之將 程不
使敵貳我威士攜其令 李賢曰攜離也
無補於事耳 李賢曰程不識之視李廣其才品

集141-276

不成列適以取敗（元帝初元二年二月求公及趙人辛論等議公曰不誠不然）不○（此段程不識）而陣出背水故者乃攻擊（黃）諸葛亮罰二十以上必親（此段程不識）而不學兵法者足以立一世之名（程不識）蒙傑之功（比段程不識）不任於簡（言行陣之）而行（已簡方審前可不二十）學（古兵法之）未也（言學兵法而不學古兵法之未也）

（又難李廣之說故武帝以為）獲東道之失（段為廣之）（又為李廣解之大節）守而漸之（漸李廣與匈奴大將軍戰數入塞）成功而徙之遠適（大將軍能廣部行也遠又遂遂）使程不識（二人老事武帝史）亦不能自奮矣（不能二人）

（遠後大）不知（名）譽在我成敗在天（宣帝天漢云云武帝建元數）（備寄忌其）

之事（大軍約數廣數自隨行軍）不知能為廣之所為（上以為自將軍）（得當單于臣張匿先陷軍中廣以其功）（之其功九在衛青之上）（晉陵小城之時）（又）

子觀廣之守右北平也（匈奴避之至數歲不入界其小試）（曰謂漢將則可謂古）之效固已如此（太傅李廣在北平匈奴號曰漢）軍以當單于則其功當不在衛霍之下矣（本傳論大將軍約數廣數自隨行軍）（名將也）

（使得力）（一帥先陷軍中廣以其功）

然則廣可以為古之名將乎（設問）曰（答云未可為古之）（名將）吾聞（諸）（長）者（廣）能有其名（而）（不）（識）（之）（論）

治（軍）（簡）使其威望已著（而）（不）能全其名（能）為天子（治）（邊）而不能自（不）

習數與虜（相）以敗其名（事）（業）（然）（幾）（與）（古）

方為（軍）（簡）之太（嚴）（以）（不）（能）（此）（古）之名將（本傳公孫昆邪為人）（司）（李）（廣）（大）（下）（亡）（奴）（自）（貫）（其）（能）（故）（數）（與）

恐亡之角立（戰）（鬪）也（與）獨不得（如）程不識之（祿）（祿）（前）（不）（識）（了）（全）（此）

（客）（所）（不）（識）（者）（何）（已）（樊）（惜）（了）（然）（則）（後）

（此）（漢）（書）（之）（見）（文）（字）（有）（抽）（揚）（至）世（廣）（遂）之君（猶）（指）今日得有才如李廣者當愛護而用之（當重）

毋使冒危涉險以輕試其勇（斯）可矣（不可試之）謹論

○評品優劣格

論曰大臣之用天下之治固當維持天下之治
其區區之末節而較其一時之所長接上文意
辨若其治天下之大體接上天下
也治天下有定體接上天下
大臣者固當培植國本固結人心使天下之治
子萬世而不窮焉可也○上當作一字與一切之嚴毅者兔心焉
治體之不衰而甚可喜也
之設毅者為之也
深沈長久人議毅不
而治道之元氣實矣
前之效非不燦然甚可喜也
論何之書一語拳之清

論曰大臣之用天下之治固當維持天下之治
其區區之末節而較其一時之所長接上文意
而未嘗不與焉助想之才智即
一代之治必有一代之治體接上天下
任其責也苗民之弗率舜其誅而禹之
師之興一代之治而其所以輔教
之相舜乃汲汲於
之之政夫是以一代之
仁厚出泰民於湯火之餘而納之於
公之相成王乃諄諄乎詰惟教之言
夫優游和嬰之不足以制
聖人之心顧乃委其自安得其自
則不足以維持天下之治體也
鍾鋤而絕之勿怪焉可也
之興固不可以三代之治責之也
靜恐少事而足以為天下安養
治體可以久傳而無後患

宣[illegible]
長者猶足以扶持而反
魏相之嚴毅則又益焉
可以不辨也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集141-281

集141-283

宣化而已又安敢以異以爲
[illegible]能哉不敢不之名自其謹身而至於帥民自其不稱而至於
[illegible]化無[illegible]而[illegible]
[illegible]政以爲平以自表於[illegible]之[illegible]而民生斯時陶陶然
[illegible]風和氣之內亦不知其孰爲襄而孰爲平也[illegible]初非指其事以爲襄指
[illegible]之間[illegible]而老[illegible]之民皆恩見德化之成[illegible]農桑萬里相忘[illegible]
之功不可也[illegible]而[illegible]大吠達乎四境之內[illegible]
[illegible]之謂乎[illegible]如是則史何從而紀之[illegible]其可勝紀[illegible]

[illegible]載如[illegible]品藻如[illegible]嗟夫紀載[illegible]
莫能名其所以功述其美而莫能盡其所以美[illegible]
茲其所以爲近古歟[illegible]至如淳于公之[illegible]平不[illegible]
[illegible]之所湮者[illegible]今不見錄於史氏而乃僅形於少女之書[illegible]
不見齒於列傳而乃附載於刑法之志[illegible]
使淳于不被逮[illegible]
名矣[illegible]時之人不[illegible]
[illegible]字[illegible]淳于之名非[illegible]
[illegible]偶因少女一書而僅著[illegible]
[illegible]於[illegible]後人乎[illegible]
之存亡傳之有無與夫事之詳略又烏足爲漢史之增損

謂文翁之守蜀又豈向能興學一事生是則其功名事業又將與吳公假汜愛[illegible]
也[illegible]試思之[illegible]
此二箇皆以吏治不好名爲主意但前篇是就本題
此篇是衮本題不可不知

集141-284

○立說出奇格

說天者莫先乎易

物

論曰言天而得其性之妙天下之至言也識者莫先若以天下之物名爲不可測而況天乎此天下之至言也引易故性之

夫天下之物名爲不可測而況其中之不

可測者乎故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

文王周公又從而和之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伏羲氏有天之始爲之畫八卦曰乾天也坤地也震雷也巽風也坎水也離火也艮山也兌澤也

然而天也者世間萬物之子子人無不心尚不可測知也而況天乎故世之觀人者於此每失焉

可名曰易乎今夫人心不同有如其面

故曰見乃謂之象

而易言天之言也

故昔者聖人之作易也

其於陰陽變易之理

無一而不稽以爲本也

必求其所謂性

然而天也者世間萬物之子子人無不心尚不可測知也而況天乎此天下之至言也

夫天下之物名爲不可測而況其中之不

可測者乎故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

文王周公又從而和之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伏羲氏有天之始爲之畫八卦曰乾天也坤地也震雷也巽風也坎水也離火也艮山也兌澤也

故曰復者天之性情

不行生焉而天之道泯矣

為又豈非天下之大辨乎或曰正大天之情也吾

求之天莊而得其情焉

求之復而得其心焉

故曰復者天之性情也

不行生焉而天之道泯矣

為又豈非天下之大辨乎或曰正大天之情也吾

求之天莊而得其情焉

求之復而得其心焉

此子雲謂說天者莫辨乎易而吾亦謂說易者莫辨於乾也雖然觀天自易始觀易自乾始觀乾自四德

始則生生之機亦息矣四德者何謂元亨利貞也夫此四德

○立說出奇格

十二律八卦之緣起何

徐天

所由生者次至二律之變至十二律而極矣不有洛渭

見錄所始則生生之機亦息矣四德者何謂元亨利貞也夫此四德

彼其陰陽互根而生蓍一變

演而伸觸而長之律之變

不一也卦之變亦不一也然乾主張是綱

縮則元亨者天也有否則元亨者也利貞者始而亨者也利貞性

八卦之本也故律於

士

卦亦於二

卦之

卦之

卦之

集141-287

律本一二律本一黃鍾也十二律本一黃鍾也六十四卦本八卦本一太極也意知乎此則由一以貫變而天下之能事畢矣盡晉史論揲卦之變必有取於司馬遷太極元氣函三為一而始判之說其有見於此乎本此處下文故揲蓍之數大抵抑嘗論之黃鍾者氣之母而數之首也此太極元氣函三為一之始也見上古人作曆必以十一月朔旦冬至起曆者蓋謂此也見漢律歷志萬物孳萌於子而陽氣潛於其中九十一月冬至子初一陽生人所起焉云云律有十二陽氣為六氣元氣函三為一而始判陰陽為六氣元氣也其於卦氣則為中孚與復若曰天地之氣故於卦氣為中孚而復為六氣云云自太極元氣函三為一而始判之後為萬物孳萌於子而陽氣潛於其中之義

安之大用一以鎮天下為先則知學之要
在於雅量與道冥合也

○就題去取格

道術智謀之指如何 新編
志意德行智慮如何 新論

(類意)

(前篇)取賈子之意道道而不取其言

(術智)

(後篇)取荀子之意志意德行而不取

其言智慮

○推原心學格

仲尼潛心文王 新論
顏子潛心仲尼 新論

(類意)

(前篇)謂仲尼知時與道故能潛心文王

(後篇)謂顏子以靜為學故能潛心仲尼

○推原題意格

為治顧力行如何 林斯光 國學
漢宜類周之文 朱垣 光緒元

(類意)

(前篇)謂武帝即位之初申公未見其所為故勸
之為治在力行

(後篇)謂武帝問於仲尼小術故歎
漢先損周之文

○回護題意格

著文緻致刑措 趙師樑 崇禮
孝文好刑名之言 洪強中 國學

(類意)

(前篇)謂文帝本心欲抵刑而反得幾致刑措之
名以制於時勢耳蓋天下有不容盡之仁而後
仁者始見不盡仁之名

(後篇)謂文帝本心雅好儒而反得好刑名百之
名以累於時好耳蓋儒者適為背尚之累而後

(因今思古格)

非設大史所錄近議 方 澄孫 蓋諸
老莊管孟立意近勢 吳 李子 家諸

(類意)

(前篇)謂古人之文出於正而三家之文出於變
念謂三家之文念變而念工益有所感也

(後篇)謂古人無心於為文而後世有心於為文蕭
統論四子之文為出於立意非知文者也

○發明題意格

當屬於斯為盛 陳子頤

批點分格類意句解論學繩尺　卷集

京學學論肇峯林子長　箋解

鄉貢進士海墅魏天應　選編

福建按察司僉事游明大昇　重輯校正

○因顯知微格

仁知愛人知人如何

論語疏　論語疏　論語疏

蔡順孫　曾註

人知人處即之學知人之用而明仁之體以愛人之用而明仁之體以知人之用而明仁之體夫子告樊遲之意大抵如此

論語疏

論曰天理不可名也即其用以名其體則幾矣人知人之所以知人之理而不能盡知也夫理之全體為至大本末具焉一端知之而已安能盡之哉是故樊遲即其所難見者而發見於用者為端倪者不可掩也

集141-291

之以至於無所不愛則可以為仁之方也已

愛人者兼愛之謂也仁之為德雖主於愛然愛之理則非仁之所能盡也故必推其愛之無所不至而後仁之為德可得而見蓋愛之理在人心有未能以無間者則其為愛有所未盡必推而至於無所不知則亦可以謂之知矣

樊遲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告之以此

樊遲問仁而告之以愛問知而告之以知蓋因其人之所未達而各進之使其所不及者勉而及之所謂因材施教也

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未達退而見子夏又復問其說

鄉者已告之以其人之事矣退而見子夏又復問其說蓋其心猶以為未足而不知其實已得之也

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皐陶不仁者遠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

子夏之意蓋以為樊遲之問意在於知人而告之以愛人之事則其所以為知為仁者固已明著不必更問而自可曉然易見矣故以為言此又因其所問而進之使其所不及者以自求之可謂曲盡其道矣然樊遲之問意在於知人而子夏之告

無以見 見上 是故中心爲忠盡心爲恕 分而言之 忠恕一貫之理 中心爲忠 朱文公曰 忠者盡己之謂 盡己之心 爲忠 盡心爲恕 中庸 自天命之謂性 率性之謂道 修道之謂教 自註 自天命之謂性 自天而人 自人而天 自天而人 自人而天 自天而人 自人而天

忠烈著述多散佚所知而存其所獨造也頗稱文遒

一同

因後知前格

論何奇轉信

曹 衛龍

故數與之語而遂以國使何之胷中未有定畫大言無當則病於落落難合矣安能力爲於君而使其盡酬平日之議論哉蒯通奇韓信請申之○蒯通本意只是說韓信自立爲王必欲說漢何用勸之而亦莫知所出

臣類莫之察。而知天下英雄之所言適契其心。信之告帝則曰舉兵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之。信不相謀而相合。於進取天下之大勢。固非偶然矣。則何之險百二之勢。要害足以資漢中之富。地利山險。要害足以資漢中之富。地利山險。要害足以資漢中之富。地利山險

為將耶而至於滎陽之時
亦莫或知之也
獨蕭何名漢王以為治粟都尉
奇之
之異而相國獨異之
意相契有非常情之所可
之意觀其語高帝曰如信國士無雙欲爭天下非信無
可與計事者推此言也不惟知信足以察乎天下之
進天勢字勢抑亦知何之能察乎天下之勢故自高帝
聽何之言用信之策
東信至招男子成城陽王
在楚者數人又漢
以其下六字譯文如此
號音義按此句如是之上下文語氣水經注引此
之勢易也今
認錯信後取天下
設亦在二秦
年出陳倉定三秦而關中定
而燕趙青齊聞風而響
於未遇之時則漢室平定天下之勢豈如是其易哉益
論之譯文
立天下之功者在豪傑用天下之豪傑者在
豪傑
大臣
能
明年出春關收河南
向非蕭丞相舉信
不足以知何
非韓信之力乃肅何之
非何不足以知信
非高祖不足以知何
引此二人証蕭何身雖
以高帝文比韓信
雖然
何知信之可用而君不用焉則雖有知人之明何自而見之
之意謂韓信不得為漢將則雖有知人之明何自而見之
之此吾所以
取天下也
故併及之
此篇主意與題作問中間文法尤深之

王導深器謝安　李　補之

論曰。大臣以已發之[illegible]

導之先[illegible]

[illegible]大[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管仲而替不能輔才為
丑、管仲得君如此其
專也功烈如彼其卑也
仲所又矣品第賢者見
他口言管仲
則（王）之賢題將求之於
而較之則有餘之論古而
周公必進於王以黃王宅
業公又輔乃子
文武吉甫以成
中興之業者若子亦張仲孝友之功
詩文武吉甫憲公云云
子每恨古人之不復見
抑時非歟之
秦漢而下君
後抑
耶天下之計耶發
之詩
亦何說於亂之
哀公問政
心身者舉而加之
至於不得已而應
下而已參之以計術
則聖人固有所不屑也

記聞錄 天下 荀卿子論天下而師之法德行以矣先 [illegible] 胡為縱以智慮聖人所不為也 [illegible] 謀之習 [illegible] 志意德行智慮如何明異之辨曰得天下有道而一毫之智術不與焉 [illegible] 得之有法者惟其心反之於身無所不用其極 [illegible] 而天下之人依依然歸於我 [illegible] 此則聖人所以有天下之道也 [illegible] 舍是而苦思以竭聲而取之 [illegible] 未得之

[illegible] 患得之患得之患失之 [illegible] 中 [illegible] 大學一書乃古人平天下之道 [illegible] 而必曰先正其心此將其身於天下 [illegible] 而無憾 [illegible] 子所謂志意之脩正心之說也所謂德行之謹修身之說也 [illegible] 而復奉於智慮之言何哉 [illegible] 曰知之至慮之得 [illegible] 而獨不曰必天下之情 [illegible] 而後能盡其所能忘也 [illegible] 而用其智 [illegible] 大事 [illegible] 故大外心 [illegible] 志於無思無為之中 [illegible] 憂吾吳於智慮之末而求以此取天下 [illegible] 則天下且將不勝其多事矣 [illegible] 智慮 [illegible] 故意致知 [illegible] 止善慮得 [illegible] 自至 [illegible] 而不知 [illegible] 之至慮之外無所容吾慮 [illegible] 同上 [illegible] 止於至善 [illegible] 云慮而後能得 [illegible] 語云慮以審行之外而使人主而求其所謂智慮 [illegible]

則其智也必流為智巧之行以矣 [illegible] 哉 [illegible] 胡為縱以智慮聖人所不為也 [illegible] 此戰國以詐相高以術相尚者之言設 [illegible] 大事 [illegible] 之術 [illegible] 之智慮必取天下非聖人有天下之術

足以周天下之情一只之計慮足以應天下之變
辛之力倉猝
亦祇以自瘁耳
意
之所發
盡己而盡人
吾惟正吾之
心為無自欺為信以發志而已
何暇於正人之外而過為防之深謀密慮哉
吾惟將吾之身為果行育德之行而已
何暇於脩身之外而強為差之自作
明哉
不勝其富察也如之何而不我從物必不我化
不言而信不動而敬云雖智行無事可也雖無思無慮
可也
之具哉
之何而不用吾智
何而不勞吾慮
志意脩德行之厚
乃人主當然之事
而曰此天子所以取天下吾知聖人決不為也
又以此取天下已非聖人之用心矣
又況自取天下
以此取天下

彼其大也人心洶洶彼此不察也吾將清吾之智慮以取之
多見其有所窮紀
聽天下之自為去留耶
君子所以不得不
國脩者若是與荀其著書立言一也
鶴心思以仁天下矣
荀卿則謂脩志德以取天下
天下之本在於安
以取天下
孟子嘗謂
而荀卿則謂學脩行
足以保四海
以天下
則又謂明智慮以取乎天下
者在於取天下則凡心術一而非徇乎外者是
聖人之事說
勤之所為異也
不然何以曰孟氏醇乎醇
也大醇而小疵

遺體之流行見程子之法皆是也○
成王是也 此是見得天下事勢自然如此
紛紛而聖智之說熾 聖智生於智故
之所尚不取智者之說 正邪之辨在於一毫之差
所以爲教論太子之指 文
者不足責 辨其
之何則道理者帝王之正理 正理者伯禹之巧謀
今而始之以智 而終之以詐 而卽雜之以霸
異教之以堯舜禹湯文武 則
習文中子 而又欲以成其霸道之資 是當誰任
其將何所決擇 究其終也
非先王之言不敢言非先王之行不敢行 希聖賢
之卒勝之 夫道本不究 所謂
徒中而惑之主 心六經 皆是也
又是則 是耳二字
夫仁有能教亦有 皆是也
周亦何惡於 五帝之一也
凝性清明之初決擇未完 教以致 吾猶
通論及聰命 禹又出 意
人爲之勝天理之微 此好 薄
其不免舜禹湯文武若也 若以智術中用 而
以正奚大於 其初之 益一初
道通變於方寸 之 見
知此所謂智術者不 非
之可知而遽語之以知 彼所謂其所未嘗
夫仁有能教亦有 皆是也
投於正者吾於漢武乎有取 方其即位
六經通也 中間等七字未完 教以致 吾猶
切乎智術 若以智術中用 而
好察而欲天地民物之易治 尹之於太甲周公之於
成王是也 是自秦以來 其
紛紛而聖智之說熾 聖智生於智故
之所尚不取智者之說 正邪之辨在於一毫之差
所以爲教論太子之指 文
者不足責 辨其
之何則道理者帝王之正理 正理者伯禹之巧謀
今而始之以智 而終之以詐 而卽雜之以霸
異教之以堯舜禹湯文武 則
習文中子 而又欲以成其霸道之資 是當誰任
其將何所決擇 究其終也
非先王之言不敢言非先王之行不敢行 希聖賢
之卒勝之 夫道本不究 所謂
徒中而惑之主 心六經 皆是也
又是則 是耳二字
夫仁有能教亦有 皆是也
周亦何惡於 五帝之一也
凝性清明之初決擇未完 教以致 吾猶
通論及聰命 禹又出 意
人爲之勝天理之微 此好 薄
其不免舜禹湯文武若也 若以智術中用 而
以正奚大於 其初之 益一初
道通變於方寸 之 見
知此所謂智術者不 非
之可知而遽語之以知 彼所謂其所未嘗
投於正者吾於漢武乎有取 方其即位
六經通也 中間等七字未完 教以致 吾猶
切乎智術 若以智術中用 而

○推原心學格

仲尼潛心文王

出處 孟子說曰論語載仲尼潛心於文王建之類孟子嘗言仲尼學文王要皆之窮孔子之窮見文王之窮不在天下而在於文王之不幸也

按 孔子之窮見文王之窮不在天下而在於文王之不幸孟子之窮見文王之窮不在於文王之不幸而在於天下之不幸其不同若此

林斯光 潛心記

荀子論曰知有聖人之道而不知聖人之心雖謂之不知道也然則學者奚學學聖人之心而已矣曰奚以知聖人之心曰以心知心夫道者萬世之所同也天下不能皆堯舜禹湯之時則人人然天下之不能皆堯舜禹湯之日也此萬世之所異也故曰以萬世之所同持萬世之所異則人莫不然也故以己度人以今度古以一度萬以微知明以小知大以近知遠以一知萬以類度類以理行雜以此度之也故學者非學先王之遺言也學其人之所以統類之心而已矣

程朱心學格

顏淵諸心於仲尼

朱 垣

同前

顏子之學主於靜故其心皆本於中尼言之學者無心外之學不明不睹之義矣然中之體不可見之間吾道以貫之中自虛一天子也安學而非潛心則不足以言希聖之事故非潛心

原缺

謂書生之兄談也

後編係漢宜損周之文今亡其前二葉姑存其題於此有是本者幸録示以補之

集141-311

集141-312

○回護題格

孝文幾致刑措

章頌

論曰天下有不容盡之仁而仁者始仁不盡之義而義者始義不可使民無處也一毫之仁而仁者始仁不盡之義而義者始義不可使民無處也一帷帳之文未過天下猶以不盡仁之名周無藏也

夫人之為仁非全功不君子非全仁不舉天下皆化而亦有未化者焉則君子非全仁不舉天下皆化而亦有未化者焉則君子非全仁不舉天下皆化而亦有未化者焉則

年猶未治於天下 見孟子 文帝何議哉 晉周形漢更不乘用 事只舊捏繳入本 文王之仁由於 絲而綸出綸而紼 紼出於 小 至 文王之時 名受環妹土之 者皆文王之 仁也 如論 旺 論 哦 如此 之後以至於今 人賽悅服之 日亦幾年 而今 義茲不 晴 矣 景在荐上 の 時 又書武成 人 後子 語 二百 民 子 孫 勿 亟 無 民 子 孫 為 空 虛 四十 論 自 又 我 東 不 武 四十 論 固空之 美 晚 不 之 後 而 接乎 堂 恤 不及用力之 地 者 始有 辭於天下 則 夫 繼 不 勝 弊之後而接乎 堂 恤 不及用力之 地 古之有天下者 語 書 君 上 則 夫他日之 難有不如今日之易 語 不 也 而一時之 弊

言 而 不足以 簡 後 可無 弊之 憂 語 是 一 奈之 染未洗也 未得 去在漢 而漢之 獨 沒 為 語 康 之 數 化 帝 未 備於文帝也可乎 肉刑古之 制也 又 況 一 事 是 一 妄一女子 語 而 從之則 棄 天不 暇 恤 輕去不 暇 恤 奉 況 妄 父 為 主 書 記 安父 為 主 書 記 安 中 語 其 不 分 上 下 也 況 妄 天 曰 嫁 沒 入 為 主 也 況 妄 聽 沒 後 改 遷 白 況 妄 天 子 為 嫌 之 語 除 官 語 好 母之 喪 亦 誠 有 不及 伸 者 警 語 好 吾 猶 愛 變 古之 貴 而 終不能 恕 然於人之父子之至 情 皆 天 之 最 愛 吗 文 嬰兒 叫 號 而 隨之父 非 復 前 日 矣 人 民 要 段 字 只 一 字 段 字 為 邦 百 年 而 去 殺 生 嫁 時 語 常 與 大 臘 合 而 患 夫 無 以 善 其 後 也 帝 而 始 亦 自 文 帝 而 止 也 語 段 其 文 帝 之 仁 惜 乎 文 帝 之 右 自 文 帝 之 仁 不 然 班 固 氏 宜 無

設 帝之 齊 能 留 心 欲 而 其 過 則 非 也 大 指 心於愛天下者一身之 意 之名 未 加 名 曰 仁之名 加 於 者 家 而 所 就 若 大 也 語 一 人 以 治 天 下 以 二十 餘 年 天 下 和 洽 乃 草 長 其 俗 以 文 帝 當 之 文 帝 未 遑 以 禮 義 之 素 之 文 帝 當 之 文 帝 之 事 則 曰 猶 缺 帝 其 文 景 都 在 義 合 而 患 之 名 成 康 名 之 正 於 名 而 天 下 之 仲於 實 文 帝 之 事 只 一 字 說 盡 文 帝 之 德 非 復 前 日 矣 人 民 要 段 字 只 一 字 段 字 為 邦 百 年 而 去 殺 生 嫁 時 語 常 與 大 臘 合 而 患 夫 無 以 善 其 後 也 帝 而 始 亦 自 文 帝 而 止 也 語 段 其 文 帝 之 仁 惜 乎 文 帝 之 右 自 文 帝 之 仁 不 然 班 固 氏 宜 無 亦 缺 一 缺 字 帝 之 齊 能 留 心 欲 而 其 過 則 非 也 大 指 心於愛天下者一身之 意 之名 未 加 名 曰 仁之名 加 於 者 家 而 所 就 若 大 也 語 一 人 以 治 天 下 以 二十 餘 年 天 下 和 洽 乃 草 長 其 俗 以 文 帝 當 之 文 帝 未 遑 以 禮 義 之 素 之 文 帝 當 之 文 帝 之 事 則 曰 猶 缺 帝 其 文 景 都 在 義 合 而 患 之 名 成 康 名 之 正 於 名 而 天 下 之 仲於 實 文 帝 之 事 只 一 字 說 盡 文 帝 之 德 非 復 前 日 矣 人 民 要 段 字 只 一 字 段 字 為 邦 百 年 而 去 殺 生 嫁 時 語 常 與 大 臘 合 而 患 夫 無 以 善 其 後 也 帝 而 始 亦 自 文 帝 而 止 也 語 段 其 文 帝 之 仁 惜 乎 文 帝 之 右 自 文 帝 之 仁 不 然 班 固 氏 宜 無

○回護頭意格

孝文好刑名之言

黃榮

不得離其名而凝於之可謂名是必夫人之才以察乎我學世之以
燬于秦申不害刑名術學與老同出名術皆原於老爰自申商之習一
變而為黃氏之與人主若不用儒則已儒非能人之
徒與而推尊之武夫躁人推朴少文既不足道如揚雄其人者又何
必論明儒學之功尚書所載之事已罷百餘人中惟一貫生
安得不欣然為儒而用之好則崇矣申公之好則崇矣
黃帝之所好友為帝累耶自今觀之禮義雖
文景時未嘗純治國大體之論也使二子平心而論
以刑名而議帝不是二子必告帝者蓋出於此小數故
帝之所信用者不出二子又
賢帝以文帝為真好刑名之言而遂便後世徒見帝
名之字以文帝為真好刑名之言惟夫申韓故態未盡脫去
文景時一變為修法制刑名術數時發刑於口論之
而班固儒林一亭乃大不滿於高惠文景之世
獨於武帝三嘆其興功業之盛而武帝本無好儒之實帝
頗好道之名文帝當得好儒之名而反受好刑名之實
二人又賢不肖之懸若此幸大抵如此幸不幸
帝何尤盖
帝好儒本心不白之罪也
漢儒則有罪矣
漢儒且帝本好儒尚不免好刑名之譏

○因古思今格　莊騷太史所錄　方漢孫

集141-317

神馳如從至人而游六合之外也前遊春秋莊子
[illegible]子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〇因今忌古格

老泉管孟立意如何

吳　秦手

老泉管孟立意如何

集141-319

○發明題意格

唐虞於斯爲盛　陳子龍

論曰人才不以多寡爲貴論語泰伯第八章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一節為才古之才後世以一人為才以周天下之務一人之才不如五人之才五人之才不如十人之才十人之才不如一事之才後世以一人之才而小之以五人之才而大之以十人之才而小之以一事之才而大之以古人

集141-322

為盛不足以比武王大得人之盛

於斯為盛（文光）此孔子所以大之也又求其所謂行人而謂之盛（武帝之盛）吾見其衰也（武帝不足以比文王）又況不及武帝者乎（文光）

得人於斯為衰（文光）可與已矣（文光）

陳耆卿漢世良吏論參看

○發明題意格

可與前篇參看

天子求備正之士

潘德輿三山

論曰天下有難進之士（正大之士不肯苟進）古今天下未有無士之國者（字字明說義云云）哀公之不得士（不得其人）固曰漢之得人於斯為盛吾則曰漢之可以其不得進不苟進而遂已也（武帝特人才之偏不足為）

彼其以脩潔自退之心（天子要賢者以退為高正大之士不苟進）人上不可以其

不之求（脩潔者又安得而見之）若以去為保又安得為高正大之士（正大者不苟進）

生不之世（正大者不苟進）不可以其難進而遂已也（脩潔者又安得而見之哉）

○發明題意格

天子求備正之士

論曰天下有難進之士（正大之士不苟進）古今天下未有無士之國者（字字明說義云云）哀公之不得士（不得其人）固曰漢之得人於斯為盛吾則曰漢之可以其不得進不苟進而遂已也（武帝特人才之偏不足為）

彼其以脩潔自退之心（天子要賢者以退為高正大之士不苟進）人上不可以其

不之求（脩潔者又安得而見之）若以去為保又安得為高正大之士（正大者不苟進）

生不之世（正大者不苟進）不可以其難進而遂已也（脩潔者又安得而見之哉）

況不求之乎（字字重求之）苟以其難進也而已於求則彼有望而去矣（又說不求之見去矣）孟子謂之脩潔者以退為高正大（孟子語脩潔者以退為高正大）

者以去為保（意若易）國無君子斯為取（諾諾為取）

宜有以致賢山之一號也（引至言）是時文帝即位之二年（當時）在廷公卿大臣豈無人（說在當時）

也（若究）

潔正大之士則亦在帝求之而已（說重求字）不然若人山甘自匿（說重不字）

於來哉（反說）有力故賢山曰天子求備正之士○象牽珠玉之

生於絕域（說絕域）可得而致（說修潔正大）之士不可以在（說重不可）致而況修潔正大之士乎（說在修正二字上）

非士不可以在（說在修正）彼有

欽不來得乎賈山一疏正望文帝之
至而況不來之乎
來之也文本當時循正之士僅一賈生賈誼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
郡中河南守吳公聞其賢召置門下云云魏一溜口絳灌媢之如仇矣同上
不能用其言盡害之曰洛陽之人年少初學事
之名常生於不足
生於不足
之名
之名常生於不足有則不
必求
之門不求賢倉公之門不求賢倉公能醫公人也
文學文事尚何者其素有也以上四節人皆是本漢論有
人尚勞當宁側席之求公卿有面目矣推在戴公物論
正之士朝無人焉安得不起師慧之歎見左傳論
右兩篇詳意俱新史無塵看氣習

批點分格類纂句解論學繩尺卷之一

京學論學繩尺門錄
鄉貢進士福清林雲銘選
福建按察司僉事滑明大保重輯校正

陸贄謀成之計

李仲元貶官行如何

謂陸贄謀成之所註然其言或是或非
無所考證可疑之而不可信之也

謂楊惟仲元之為人然其事或有或無
無所考證雖疑之而不敢少之也

五帝三代之記

聖人成書成言新論

謂五帝三代之記有經可證
謂聖心之言有書可證

合宮衛室問新論

王者之論新論

調世道不古所以獄訟之興於倉卒之間
世道不古所以至者之心感於刑當之論
浩論儒修纂文如何　洪　奕孫　翰學
知制誥經學　緯　焯　私壯
聖賢之餘澤也
調經學之守皆郡國諸儒之功以郡國被
聖賢之餘化也
周禮在魯
易象惟春秋周禮如何近論　馮　猶　翰林
世道幽然周禮已廢而二書猶存猶幸
調宣子因來聘而感王制之不存因可
世道幽然他國猶無況魯獨存猶可為世道惜
調孫通為漢儒宗　陳子顧三山
箭瑞在社稷臣　歐陽往字盡夫
永孫通為漢儒宗
箭瑞在社稷臣
樂天者保天下
舜禹有天下而不與
調湯文之保天下安乎自然者非利天下
而為之也
調舜禹之有天下視之為小若不免天下
之為大也　陳　時中　翰林三山
調當益天下之公不當徇大臣之私　許　發　翰林三山
調既與大臣圖之當自大臣始

京都學論 林 子長 雙解
鄉貢進士 梅 鼎祚 選編
福建按察司僉事 游明 大訂 重校正

○無所致誠格

陸澄識康成之註

林 德劉 問

孝經刊誤 朱子曰 劉炫 安國之奇 云云 劉炫 安國 之 註 非 孝經 本 世儒 多 以 康成 之 註 為 非 而 陸澄 識 康成 之 註 為 是 愚 按 朱子 之 時 未 有 識 康成 之 註 者 故 朱子 不 及 之 後 人 既 見 康成 之 註 而 知 其 為 是 則 朱子 之 說 為 非 矣 況 朱子 又 嘗 稱 康成 之 註 為 是 則 朱子 之 說 為 非 又 可 知

集141-328

而所傳之本失之久矣又孝經古文雖出今文雖古文雖今文自王肅
之而鄭玄實開之然非必其真也故
可也今之不可也夫之可也焉人孰思二章分之
人之有是經以安國鄭玄之後猶未之免而況康成
則如之何曰閒安如文
註之無益於聖經以安國鄭玄之後猶未之免而況康成
乎故
可也今之不可也世民嘗觀之可也
時一偏之見爾
曾
或有孔而廢與
成陽一焰經籍道息
多矣
入之真
時雖以今之
時雖以今之
時雖以今之

李仲元經說序

平子良之流其論行事時見於此子長之
[illegible]
子雲之言始悉之仲元知仲元初無此言
元伯獨不然知仲元初未終而死仲元若
不死不爽不登之間古紙是論也仲元之
又同時也而奈之何許人共名曰弘季仲元成哀平間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有所攷證格
五帝三代之記如何
悠子顒
諺曰考古者以經爲證事未證諸經
君子存之而不敢盡信也
史記五帝本紀
孔安國尚書序
世表
孔子之所刪定
指班固
漢書藝文志
○出處未詳
孔子之所刪定
君子存之而不敢盡信也

次之所及老
世代漫不可考
傳記所載
百家所傳
然而
事不諸經君子
疑夫百家之所稱
而經之所不載
而無證不信
若堯舜之
若桀紂之
存之以傳疑可也
於其名而示其去取之意
則是非疑信可以
司馬遷採五帝三代之記以作世
蓋自黃帝遠于周
表老五帝之世而
其名乃止於三代
豈非三代之記
以證之經
五帝之名所以不及
之記如何訓得而辨之
所以此世表之名
所以記五帝之事
所以此其名
不從其初名之
今而採五
三代之記以爲帝王之世表
道乎此此變例也
之名止於十
二不敢異也
如五帝之記
所以此其名
亦以此正例也
遷史之例矣
遷亦未敢盡信
所記此世表
所記以此其名
如十三諸侯而表之名止於十

二書所載
尚矣
事不諸經君子
若堯舜之
若桀紂之
存之以傳疑可也
於其名而示其去取之意
則是非疑信可以
司馬遷採五帝三代之記以作世
蓋自黃帝遠于周
表老五帝之世而
其名乃止於三代
豈非三代之記
以證之經
五帝之名所以不及
之記如何訓得而辨之
所以此世表之名
所以記五帝之事
所以此其名
不從其初名之
今而採五
三代之記以爲帝王之世表
道乎此此變例也
之名止於十
二不敢異也
如五帝之記
所以此其名
亦以此正例也
遷史之例矣
遷亦未敢盡信
所記此世表
所記以此其名
如十三

集141-334

之人作記之足矣不表其世何害哉表之猶賢是不然一物不知君
子所恥一事不知疑以傳疑君子謹諸自後世譜牒之學未明遂以世繫之書爲無益
之不知而不知之人反以爲有益而不知帝王源流之所自出且不能究其
本末何以議世道之損益商古今之得失哉後之學者不察史遷之深意而猶
譏其疑疑之此正遷之所謂難爲淺見寡聞者道也

三代之記有經可證而五帝之
記無所攷證故不以五帝名表

○有所攷證格

聖人成書成言

高山 李攀龍

子曰五帝之事予所弗道也疑以傳疑君子謹諸

高者言之所以爲書之不盡書之所以爲言之不盡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而攷所見而攷
求其言而不求其書則其言不能以取信於後世
所傳無證大書其心而不求其心而不求其言則其書
不能以自白於天下帝王之心法於是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人之書而求聖人之言因聖人之言而遡聖人之心則
雖若不足以盡吾精神心術之妙而聖人
所傳無證不足以發吾之心使
後世假是書以窺吾之心所寄無迹
之在天下至萬世而不泯書者之能事也則吾其言亦
與萬世而無窮也夫如是則天下後世由聖
人之言求聖人其所見所證卓矣至吾是而有所證耶聖人成書成言
子曰之意如此○談者類曰言者道之濫也書者言

之教也太上忘言何以言爲不必言也結上文
聖人何以已之所以已之也
聰明默智而秘天不爲不可加焉之地也
人心本虛而能應物然必寄之於事而後見
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無爲而天下之理得
而非書則無以信天下之見
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無爲而天下之理得
而非書則無以信天下之見
何者日力至於無所施而後止非心之所見
耳力至於無所施而後止非心之所聞故無
以證其規矩六律也
聖人者道之誠變通盡利也
日力耳力也書者其規矩六律也
所以爲日力耳力之法則聖人之耳目焉
聖人之所以爲心法者矣
言一言然非特聖人之言已可謂之無形
於言矣然之無形
聖人尊忍而言之窮也故造化之
足故危精微一允執厥中舜之心形於

合宮觀金鑑問如何

李瑾

集141-338

集141-339

王者之論如何

載 譯子 [illegible]

論曰自修治忘[illegible]
天主出而維持世道始不容於無忌矣而後
後世以神相示以機相使若祁之[illegible]
要之以警世[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而王者之心固欲言之盛
後世誤解
者之心無以異也
甚矣世之作福作威者托之以自不哉
吾之幸王者能與天下為公亦何敢必以梓古之事責之
使世之作福作威者托之以自不哉甚矣世之以龍終鶴駁自神者易以罔吾民
智哉
也
其出幽其入寂寞不以心術盲
神
意明示天下迎之不見其端隨之不見其首惕乎莊然無
所底豈老子所謂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云乎
彼固以為得聖人神道設教之
而不知世道不醇人心不古
夫君子之心
於善惡之間未嘗不致其謹
之大者
王者固不欲以言語論天下而不能不至
是亦以有功不賞有罪不誅不能君君臣臣
天下固幸其無事而不知其所以然
梓古無言之化固非吾所敢望
能以化天下
而復旨意未明心術不露其與以龍終鶴卻自神
也
若相去一間耳
然則王者之有治術豈可
求之於言其誓而不出門教庭周
王者之心白矣
抑孰謂王者之
心雖白而王者之本心固不能以自遂也耶
故嘗謂王者之心一天也

集141-342

修之理而求至當之論在我公以世
[illegible]競競傳守以世[illegible]
[illegible]而有經百世而不出者矣[illegible]
[illegible]之功而誰歟[illegible]一伏生[illegible]
[illegible]川入北宋之盲易[illegible]之著於
[illegible]而[illegible]人也而言理[illegible]
[illegible]方正[illegible]生聲其學於不博
[illegible]春秋一經實[illegible]生[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諸生以禮名
[illegible]之力也[illegible]之老[illegible]
[illegible]而[illegible]夫自秦氏之亡而六經之
[illegible]矣[illegible]之所以[illegible]
[illegible]數公者[illegible]以其耳目之所及[illegible]

之功傳更[illegible]而六經之[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能正[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者[illegible]
[illegible]世而不[illegible]全而息滅者幾[illegible]
[illegible]動以不遠[illegible]
[illegible]之全文而[illegible]凡天地之[illegible]
[illegible]則本於[illegible]之田何[illegible]
不然丁寬以易著於梁孝也[illegible]
代著也而忘其[illegible]
[illegible]王[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吾[illegible]
[illegible]夫已[illegible]
[illegible]而東京之士反不能因已

修之理而求至當之論在我公以[illegible]
[illegible]而[illegible]大[illegible]
[illegible]守[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之

○推原題意格

鄒魯守經學　　綿煒

集141-344

集141-345

集141-346

集141-347

後論皆脫此篇文意

以爲國也又矣 爲國籍無鄭之地 古人寓是禮於典籍 而王制猶有放焉 而君子顧爲是不滿何歟 不其甚可喜者 而君子顧爲是不滿何歟 保其書於不墜 而君子顧爲是不滿何歟

一國而無禮則亦不可一國而無禮則亦不可 微之時之世 而以絕無僅有爲貴 而君子之所

豈有甚焉 乃若者矣 豈有甚焉 乃若者矣

二晉卿也來聘魯 疑觀書太史而特於易象春秋有取焉

誠以易足以探禮之原 春秋足以志禮之變 二書禮之

啓而有是書也 則周禮在魯固可爲魯幸也 則周禮固可爲

集141-349

無以異 [illegible] 易象豈獨私於魯者 [illegible] 楚之檮杌 [illegible] 各有國史 孟子離婁下 時亡而後春秋作 晉之乘 [illegible] 豈但魯有春秋而已哉 [illegible] 一國而已 [illegible] 書 泰誓 與夏商夫人皆能則巧之名不聞 禮冬官考工記 [illegible] 夫人皆能 [illegible] 也 使書果專於魯乎 凡則禮亦不專於魯乎 在也而何 [illegible] 韓子之慨然 [illegible] 言韓子此之言 [illegible] 安得不慨然 [illegible] 曰周禮盡在魯 [illegible] 吾觀韓子之一 [illegible] 自魯而齊自齊而衛周流列國不一而足 [illegible] 未嘗觀書於他國而獨謂禮之在於魯 [illegible] 未聞論禮於他國而獨謂書之凡於魯 [illegible] 書 [illegible] 是儒書果禮 [illegible] 禮 [illegible] 書不存於天下若未害也 [illegible] 之書 [illegible] 而禮之俱亡 [illegible] 書亡 [illegible] 君子幸魯之意不足以勝其憂天下之情 [illegible] 則世道所關獨不深乎 [illegible] 抑又於魯有若 [illegible] 其 [illegible] 抑又於魯有若齊仲孫湫來省魯難 [illegible] 禮之言 [illegible] 則謂禮盡觀於俗而不待觀於書也 [illegible] 君子之所謂禮乃指易象春秋而言之魯始 [illegible] 非昔比也 [illegible] 今韓子之所謂禮 [illegible] 于時昭公娶同姓而貽不知禮之譏 [illegible] 君殷冔 [illegible] 公曰君殷冔 [illegible] 知禮 [illegible] 胥靡習儀以亟而不知 [illegible] 行其政令毋失其民之謂禮 [illegible] 禮 [illegible] 禮之在魯亦徒書 [illegible] 而已耳 [illegible] 雖有此書人 [illegible] 書而已哉 [illegible]

[illegible] 孟說 [illegible] 比舟 [illegible] 雖然猶幸有書以作聖人之出也 [illegible] 天之生夫子不於他國而於魯 [illegible] 取易象而讀之取春秋而修之 [illegible] 然則二書之傳夫子 [illegible] 世尚非魯史之舊 [illegible] 然則二書傳夫子 [illegible] 然則二書傳夫子固可為魯世惜而二書大明於天下 [illegible] 子尤可為後世幸云 [illegible] 又有 [illegible] 書之 [illegible] 書之托夫子之 [illegible] 不重夫子之托之宋之 [illegible] 不降而大經大法 [illegible]

前稿門生子來疑因而感王制之不存固可為世道 [illegible] 惜然周禮已廢而二書尚存猶可為世道幸 [illegible] 此稿請質子因觀書而知士信古 [illegible] 幸然他國絕無而魯有之不存固可為世道 [illegible] 篇并可參看

獨叔孫生雖容貌言語脫虎口人固有非
笑其不許其賀矣
公不及高祖之沛公能以高祖之沛公自非特出之士豈能不動心於
足乎然矣
太史公一世奇
士用
一五十二
故自叔孫之名既重而後世以儒名家者大抵
慕其故步而忘其心起於漢之士氣於是
可以沛生師傅之尊可以準七
國之變
皇帝為置之莫
敢不敬
以高祖之沛公不能
而叔孫生之儀法獨
則知
而不能矣
李

集141-353

集141-354

故宮之未黍悵遲阡之秀麥上注反秀生穗也
千顛而忘顯者幾希矣
明結劍節安然五馬之勢已可忘也
仕千里之遠入京之招豈守勿去
而臨我則一死以報國士之知尚可以少吐生氣
夫其以兵
乃不思及此苟利祿而忘節義
只利祿而重於死生
一朝巧求全
所幸天下隱慝
得保首領以沒於地
而陣以一言許之可
設或中原之
罷不爲唐有則又安保其不轉而之他哉
苟王通氏曰魏相眞漢相
眞可以相宣帝也
太宗考其蓁
才見眞可爲漢相以此
眞之一字正形下意
以瑀爲社稷之臣而眞之一字確然

樂天者保天下

陳傅良

論曰聖人之心其所以安於無故之變者

初非其利而爲之也事變之來而出於無故者人情之所不堪而聖人周安之若自爲之者皆天爲之惟知天理之或然也而是非曲直之說無與乎其間而天地之被吾澤者若已性之固有焉嗚呼聖人之安天下如斯而已矣是故謂之人則曰湯事葛文王事昆夷之役始事之人以天樂天之事形容近也亦曰聖人之心其所以安於無故之變者其分量固大其見固定而深乎天者通乎人情之所不堪而退然若怯者

是故謂之天則曰湯文之事固爲湯文瑋而見爲孟子論也或者湯文之事固有所就於天下而非其樂天之情事之於天其心固舍徐以俟命者也與吾聖人大堅忍以救世之以利心窮理人也彼特見吾聖人之心於無事之間公伯寮必無自知子路雖無訴之理而公伯寮必無自知子路之心於無事之間而天地之間綽有夫權操之在我之道而夫人亦

是固不知所以使之者而彼亦不知其所以使之若
皆聽其所爲而莫得以窮其所自然之妙也
我與物皆聽其所爲而莫得以窮其所自然之妙也
受而無辭曰於此將就從而杰焉
受而無辭曰於此將就從而杰焉
憾而無怨憂閒爭
憾而無怨憂閒爭
見之定其終乎天者審也所何利於天下之被吾澤
見之定其終乎天者審也所何利於天下之被吾澤
也哉有哀矜撫
也哉有哀矜撫
聖人不然國爭而天下利上二句自是如此亦其容之
聖人不然國爭而天下利上二句自是如此亦其容之
未啟不戰之猶裕固如此聖人不知也
未啟不戰之猶裕固如此聖人不知也
乎他日之得志也哉雖然彼以其
乎他日之得志也哉雖然彼以其
始事為終伐為而咸乎湯文有亦不明乎天之命也
始事為終伐為而咸乎湯文有亦不明乎天之命也

天之說固有定未定也又以未定
天之說固有定未定也又以未定
且天之於物也以
且天之於物也以
昔者亦疑於禹益之事
昔者亦疑於禹益之事
且禹之
且禹之
而
而
書大禹謨曰天工人其代之
書大禹謨曰天工人其代之
孟子曰天未
孟子曰天未
舉禹益伐商也劉歸之天
舉禹益伐商也劉歸之天
孟子曰天未
孟子曰天未
文
文
今日之遇為天則前日之伐非天矣
今日之遇為天則前日之伐非天矣
非天矣以自文則必有道矣
非天矣以自文則必有道矣
伐之者天也而終遜之者亦天也
伐之者天也而終遜之者亦天也
非彼始畧之者天也而終伐之者亦天也
非彼始畧之者天也而終伐之者亦天也
為過舉而文王之志荒矣
為過舉而文王之志荒矣
近日君子以仁禮存心論多學此篇文法亦可與仲
近日君子以仁禮存心論多學此篇文法亦可與仲
尼不為已甚禹有天下而不與論參看方知止齋
尼不為已甚禹有天下而不與論參看方知止齋
文法之妙
文法之妙

愛禹有天下而不與

陳傅良先生

論已不見天下之爲大者其自視小者也

以堯舜得也

夫自一介而上至於天子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於人此君子所以辨乎小大之間而審於取與之際也

而況天下而可以與人乎

見天下之大爲其無係於物耳茂也昭晰不紊之謂也一名曰條理見不與之忘天下之人簞食豆羹相屬於門文王一飯至三十起不得天下之心以解西伯之心昭見於文王之心而文王不以天下為意故天下歸之意也人之見天子宜何如也惟我之爲快也是故連城於外之幸若多金盛氣會適成之功若無德而得之若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堯舜之道孔子而已化若無聲無臭之化孔子而已矣不可想也難窺之道而好事者猶曰舜臣堯堯臣舜舜之所以臣堯堯之所以臣舜者何如釋面而立之而已矣孔子不當天子之位不制禮作樂不議德不定罪不頒爵祿而已矣孔子不當天子之位不制禮作樂不議德不定罪不頒爵祿而已矣嗟乎吾說傳學經義之說昭如也吾不敢之矣

○張延安格

公卿議救荒如何

前後貨志武帝因文景之蓄乘富饒之資興功業制禹貢之山川建封禪禮百王之儀放唐虞之樂內修法度外攘夷狄而天下之人簞食豆羹相屬於門文王一飯至三十起不得天下之心以解西伯之心昭見於文王之心而文王不以天下為意故天下歸之意也人之見天子宜何如也惟我之爲快也是故連城於外之幸若多金盛氣會適成之功若無德而得之若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堯舜之道孔子而已化若無聲無臭之化孔子而已矣不可想也難窺之道而好事者猶曰舜臣堯堯臣舜舜之所以臣堯堯之所以臣舜者何如釋面而立之而已矣孔子不當天子之位不制禮作樂不議德不定罪不頒爵祿而已矣嗟乎吾說傳學經義之說昭如也吾不敢之矣

公卿議救荒如何

前後貨志武帝因文景之蓄乘富饒之資興功業制禹貢之山川建封禪禮百王之儀放唐虞之樂內修法度外攘夷狄而天下之人簞食豆羹相屬於門文王一飯至三十起不得天下之心以解西伯之心昭見於文王之心而文王不以天下為意故天下歸之意也人之見天子宜何如也惟我之爲快也是故連城於外之幸若多金盛氣會適成之功若無德而得之若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堯舜之道孔子而已化若無聲無臭之化孔子而已矣不可想也難窺之道而好事者猶曰舜臣堯堯臣舜舜之所以臣堯堯之所以臣舜者何如釋面而立之而已矣孔子不當天子之位不制禮作樂不議德不定罪不頒爵祿而已矣嗟乎吾說傳學經義之說昭如也吾不敢之矣

味時中

論有

幸若多盛氣會適成之功若無德而得之若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堯舜之道孔子而已化若無聲無臭之化孔子而已矣不可想也難窺之道而好事者猶曰舜臣堯堯臣舜舜之所以臣堯堯之所以臣舜者何如釋面而立之而已矣孔子不當天子之位不制禮作樂不議德不定罪不頒爵祿而已矣嗟乎吾說傳學經義之說昭如也吾不敢之矣

論有

記曰將有以興天下之利必有以盡天下之心當

天下共議之大臣不得私也私一字是

論有

天下而興者也爲天下興利而不得以盡天下之心見識之所及者不過於利益同利吾家而已

一論有

兄於錢幣之政變遷乃國家元氣生民壽命之所由開

一論有

公卿以爲利而天下以爲病公卿之

論有

可以紓目前之急而無補於經久之大計者

論有

天下之事當否不暇其爲害人之淺深論有

天下之事當否不暇其爲害人之淺深論有

天下之事當否不暇其爲害人之淺深

集141-360

亦何怪乎鹿馬之禍秦史[illegible]
也[illegible]而[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公[illegible]
[illegible]之在人心[illegible]
[illegible]
天下大計當與天下共謀之不當徒徇公卿之私
議議論相正大文法亦因時大意本之挪子淳
宇原議云守原政之大者不公議於朝而私議於
宮不博謀於衆而獨斷於寺人蓋襲此論
後論乃天子與公卿議錢幣今亡之故存其題於此
有此本者並録示補之

批點分格類意句解論學纘尺目録

京學學諭 筆[illegible]
鄉貢進士 梅[illegible]
福建按察司僉事沈明大昇重輯校正

○合異爲同格

仁義道德性命如何

仁義忠信樂善如何

○立說正大格

道德即是仁義（理此理性命中有之）
忠信即是仁義之理（此理自樂善中得之）

周禮春秋表裏如何

五始之要如何

二經以尊王爲主而儀禮能知之

五始以尊王爲要而王葆不知之

○由微知顯格

聖主正身宣德如何

聖人大明至公如何

○隱微之地易欺於左右之人能謹於隱微則發而顯著可以驗正身宣德之功

徐 炎 發元吉 福建
林 鍾 大學 公記
葉 阮 益州乙丑狀元 學 君樺 紹興
蕭 符世 武陵 學 王 珏 紹興 狀元

隱微之地易萌夫佛私之心能謹於隱微
則發而順見可以驗大明至公之德

○順題發明格

書詩春秋出於史
春秋事文我

國朝

林 昌謀別號

崔 日南大學

述史爲經聖人不得已爲之
約史爲經聖人非私意爲之

○原題立意格

理本國華如何 舉文章改名 陳子龍戊辰狀元大學舊號

聽言接下之規如何

高 攀龍大學舊號

華吾國矣

接下之規在心而已心能容直則可以
通下情矣

○字面包題格

天道甚勝如何
天職天功天情如何

郭 拱辰字也

朱 有進字也

國朝

天地萬物皆物也天道乃不物之物惟不
物於物而後可以物其物

○題外生意格

仲尼恩存前聖之業
大漢典籍著作如何

國朝

道之絕續天也天之未喪斯文故自聖之
業至是而存

文之盛衰天也天之未喪斯文故大漢之
文至是而顯

○順題發意格

王道之端如何
物所損益如何

國朝

人主之行道簡禮乃其初
聖人之制禮當繩其先

陳 文龍大學舊號

陳 介石舊號

此點分格類意句解論學綱天曰錄

批點分格類意切解論學纂尺

京學論筆 李永祥 子長 解

鄉貢進士 梅鷟纂 天鷹 編輯

福建按察司僉事湯明大參重訂 大正

○合異爲同格

仁義道德性命如何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生生不窮之謂易天命之流行不已之謂天

人受之而爲性者也一性之中萬理森具萬理會

而言之本出中庸云云仁義性也仁義一性也性一命也故曰一初

賦受之天萬理會歸之地也仁義道德性命如何此趙岐所以序於孟子之篇首請原其初世數字

公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合而言之天命之流行生物之心即仁之體所以立文公云仁字○朱

而義之用所以行此理也此我之所以受此理於其初也二者

匪相離也然人但有此理而不能踐此理之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已矣蓋人之所以爲人者仁義而已仁義之外物也能行此理於我者即仁義之德也故曰仁義而已矣此章本義言仁義之此蓋道德之極至非仁義之外別有所謂道德也

愛之間即道也仁義非二物也即愛之理而宜之即義也

即性也

性克發於惻隱即仁也

而所以降於我者即性也

而所以具於我者即命也有此衷即有此理亦必有此狀矣

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即性也

而所以爲我者即命也

能得此理於心領惡得之理

天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即命也

能有此理於我

而不能有乎事親從兄之實則是棄天下而路也豈能盡仁義之道哉

而所以具於我者即命也

故必德行仁義而不能其踐履則隱蔽而不能知其爲事親從兄之實

而所以降於我者即命也

故必有是德則亦必有是行

孟子告子章句上

告子生平之學大抵以生之謂性爲主而其病則在於不知義理之根源故孟子每因其言而折之此篇首章即其一端也

告而歸之

千流萬派一源也千條萬枝一本也

仁義非外也道德非粗也道不遠人人自遠道

斯言一發所以爲千萬世理學之根源人心之準的

天命之性而已矣

言仁義而已矣此心中渾然之理

至於物則不然矣

性謂命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也

天命知所向矣

言仁義而已此心中渾然之理

至於命則不明於天命所以陷於其良心也必矣

性命之理一毋不明於天命所以生而莫非全體者性也人之

明而仁義之言昭昭然於天下也仁義上承上句此端也何從而來哉

此端也即惻隱之心仁義即天之所賦也此實也何自而有哉

性所有也即仁義之性即天之所賦也

事親仁之實也

從兄義之實也此實也即仁義之實

之天純粹至善無惡無了書語皆然

天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

然知其爲即隱善惡而不能其踐履則隱蓋亦必有此狀矣

而不能有乎事親從兄之實則是棄天下而路也豈能盡仁義之道哉

故必德行仁義而不能其踐履則亦必有是狀矣之狀

德之賊也吾辨之不可以不早辨也

仁義也孟子之道仁義即此而已矣

道之禍也吾距之不可以不深拒也

仁義也孟子之道仁義非外也道德非粗也

至於一發所向矣

言仁義而已此心中渾然之理

至於命則不明於天命所以陷於其良心也必矣

吾道一以貫之一仁義而已矣

仁義即此德也

而人之所以爲性

德也皆性也注即天之所命也道德即仁義中所有仁義
有兩名一合一初之天其至矣乎蓮峰說此孟子安得不兼老莊
戰國人心慮也楊之言惡混無也非言性也楊子即老子
命之學難言也未將及論子之惡言也非言性也荀
而趙岐其知之矣蓮峰說雖然性
人物其受此理同無差別
子性且不明況於命乎不知命
韓子所
謂孟子
之學
德之似曉曉然於天下後世也三子不知此理不
夫子止言仁也又引夫子
及性命與仁
義之說而孟子
韓黃老之徒申不害慎到老子
是無怪乎申
孟子所以
闢之
性不可聞也命則罕言也蓮峰說
夫子之言則是三子名雖然不可以已也
向微軻之言則是三子名雖然不可以已也
此篇論道德即是仁義一理此理自性命中有之
後篇論忠信即是仁義一理此理自樂善中得之

○合異爲同格

仁義忠信樂善如何

林鍾夫大堂

孟子上言天爵人爵也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人爵也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人爵也
此章言忠信只是說實見二字仁義又言忠信樂善不倦何也蓋仁義忠信樂善皆是實理而仁義忠信又是實理之所
其不善則是緣仁義忠信樂善不倦而後有之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是緣仁義忠信樂善而後有之

論曰實理不在其機外也仁義忠信樂善機之動以天
蓋仁義忠信樂善之實理不在其機外也仁義忠信樂善機之動以天
此二句爲人之初生天理備具本無虧欠也人生稟受無不善
人之初生天理備具本無虧欠也人生稟受無不善

性之分之天孰不充足人之皆有是性也不能不動而發揮者仁義忠信樂善之分樂
性分之天孰不充足人之皆有是性也不能不動而發揮者仁義忠信樂善之分樂
義各性之理也忠信此理之實也即天理之實體曰求在外者說
義各性之理也忠信此理之實也即天理之實體曰求在外者說
樂無有不善則理之存於內者實機之動以天理之著於外者
樂無有不善則理之存於內者實機之動以天理之著於外者
而豹恬然彼機之動者不逐外物而樂之而不天理之著於外者
而豹恬然彼機之動者不逐外物而樂之而不天理之著於外者
生使所樂之而不天理之著於外者
不善則樂淫於善之分樂仁義忠信孟子

道性善者也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仁義忠信樂善而不
言之 文 今 其得諸吾心真機之發乎 樂善 如何 申之又生而天之性也 於物
而動則好惡形焉 形 後性 然則樂也者其此情之動而為真機者乎 上樂字
仁義之形見 動機之妙 非性分之 陶陶
之外 真而于其僞則樂又人而非天矣故高梁大廈不如仁宅
之安固也而人之樂乃奪於高梁大廈此以下 小段文意 高車駟馬不如義路之正固也而人之
仁人之心 樂字 結上生下 見文公上 孟子上 樂善而不主於善也 而所
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已取之而已矣 取化 大動
吾之機 則自孺子入井之時 充之於
事親之日 孟子 上仁而家人之 喻 者即其樂此仁
之善也 為人 無窮之際 無窮
樂此義之善也 義之 充之於從兄之頃 見 而兄弟之怡怡者即其
不信乎 語 而申 天矣於君 默語默之際

之實此機即理耳此情即性耳此數句極上段收拾上段
事意脉貫下事起再下斷之
不解 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 互云 人知陋巷可憂也
而彼樂之顧瓢可憂也而不知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而不
之為人也得一善拳拳服膺而弗失 夫之
善則舉 孟氏子惡人心之淫於外樂也舉事
不善則棄 使人心樂於善而不失其仁義忠信之正也 七篇之
書導導乎以善而不失其仁義之謂樂 孟子盖亦自得其樂以下
子論仁義 而安得其所謂樂者矣 變使然大端
盖亦自得其樂以下 孟子 食前方丈侍妾數百已不足
以奪其所志 此段 而安得其所謂樂

至於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此是內樂 (雖然為善者也 是外樂
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 互云 於
此益有以見孟子之言樂矣 結盖亦自得其樂 (雖然為善者也忠信之謂盖不多見
重忠信 孟子以仁義為言者也忠信之謂盖不多見
鄉原之似已深闢之 互云 孟子以仁義為言忠信之謂盖不多見
重忠信 而天爵之說則特以忠信為言忠生是故以忠信
為仁義之實也 互云 然遡而求之論語一書仁義
平平聞見 合小註 而忠信之旨凡數見 結章一主忠信如己者不如己者
之言而所以必主忠信者又莫說 遡孔孟 盖人不忠信
則事皆無實 雖孔孟相發明皆所以道人心

也者又教人樂善之根柢歟 雖忠信上
德也 勿乾 知大易之所謂進
謹論

集141-368

○立說正大格

周禮春秋表裏如何論　狀元　阮　登炳

周禮春秋表裏論八卦與九章相表裏

原道徵訶雖相表裏以其時考之則春秋後周禮有不可一日而不明也

論曰論聖王有相待之理表裏要不過乎尊王而已周公道不可一日而不明也

之所在大義在焉雖若不如為誥而未始不相合也

之地者以其有王若在耳

之志邪孔子作春秋天下不治春秋烏乎作一春秋所以救周禮之弊也

有汙隆經有不可以一概言者論上古則周公之作禮在於後聖處乎其時之難則王道之明若尚易明論末世則周公或老筏見夫世變之有升降手筆之

也經雖殊而道則一也安有不相表裏者說一經皆以尊王為主

夫使當王者之世聖人不作經以先乎其後周禮而後乎伯者之世非有聖經復先乎其王以合乎其前者又何以使天下常知王道之為尊也邪照主意盛桂芳謹案本出處主意故合周禮春秋而曰與相表裏猶之盛固有在矣今周禮王

下有春秋不作則周禮一書皆王道也春秋不作其可乎

以常治人心不能以常古春秋所以救周禮之弊也

行矣有王道則周有時乎難之志邪孔子亦以尊王為主

世變之所趨圖以古今之正理復先乎其後顯然詳見於斯世春秋亦

一周禮耳周禮春秋之異旨一尊王之心見一

命而王室何其尊文中子謂相

天所命也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而天下之所以尊王者又何如邪孟子之言二百四十二年之人倫之叙正之曰春秋天子之事也今觀之六經表裏之意可以不言而自見公羊穀梁之是非三經表裏之意可以不言而自見

典之設他務未遑獨於設官分職之節要領也以上見公羊穀梁王為王春秋之經筆削尤嚴史記孔子作經之端本乎表裏之大者不外是矣首揭以惟王之一辭命治曰賛王治周禮所以重一王之權也又豈非尊王為孔子作經之端本乎惟其皆王於是則故命曰賛王治周公天王正月曰王正月春秋所以重一王之義而已此表裏不可以相無也盧氏得不察二經之表裏而非言之邪劉本孫然周禮春秋一也使孔子生周公之世未必不為春秋不為春秋又安見周公之說是又托春秋欲行周公之事者也不復安見周公之說是又托春秋欲行周公之事者也踐土之明詔王策命晉侯以侯伯之職而如京師朝于王于王不受置則詔王治教刑政則佐王成周悉聽命於王而行之

孝而侯國可傳 春秋隱公元年 則即位之或筆或削皆可以
王法繩之見前以此示人後世其改称正朔而改元者乎
五始之要如 何休公羊解詁序 比則称 春秋之本旨也 五始之
始之說 何王褒徒知謹始之說以黃帝受 見前編 王褒說見漢書本傳 又見前編 天 說載 春秋
圖而得五始 五始之名出於此 又曰惟九年大統朱集 書武成文 文考文
周以爲 春秋法之 春秋 然黃帝之時安有公
者是開一始矣 即位之事 雖文 借曰即位爲一國之始則經之不書即位
自褒倡其說而何休和之 又何得而言五始哉 五始事渺於是以
元之氣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

明而後有改元於魯之說 宋王應麟困學紀聞卷四安敬仲著王 又見前編 天 說載 春秋
始之說 何王褒徒知謹始之說以黃帝受 見前編 王褒說見漢書本傳 又見前編 天 說載 春秋
圖而得五始 五始之名出於此 又曰惟九年大統朱集 書武成文 文考文
周以爲 春秋法之 春秋 然黃帝之時安有公
者是開一始矣 即位之事 雖文 借曰即位爲一國之始則經之不書即位
自褒倡其說而何休和之 又何得而言五始哉 五始事渺於是以
元之氣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

之即位而五始之說 宋王應麟困學紀聞卷四安敬仲著王 又見前編 天 說載 春秋
一國之獄 宋王應麟困學紀聞卷四安敬仲著王 又見前編 天 說載 春秋
位也與 春秋之旨 宋王應麟困學紀聞卷四安敬仲著王 又見前編 天 說載 春秋
諸侯不 宋王應麟困學紀聞卷四安敬仲著王 又見前編 天 說載 春秋
私之 宋王應麟困學紀聞卷四安敬仲著王 又見前編 天 說載 春秋 夫改元正號即位諸始王者事也諸侯安得而
專得以自私 見及國諸侯皆不必稟王朝之正朔 見及國諸侯皆不必稟王朝之正朔 周之王室尚存則諸侯之自即
征伐亦不復自諸侯出矣 當王室尚存之日而諸
侯有私正朔者得也況敢自即位邪 聖人於元年
之下即位之上而以王法繩之 非獨也乃悼魯也
所以悼諸侯也 嗚呼此義不

明而後有改元於魯之說 宋王應麟困學紀聞卷四安敬仲著王 又見前編 天 說載 春秋
始之說 何王褒徒知謹始之說以黃帝受 見前編 王褒說見漢書本傳 又見前編 天 說載 春秋
圖而得五始 五始之名出於此 又曰惟九年大統朱集 書武成文 文考文
周以爲 春秋法之 春秋 然黃帝之時安有公
者是開一始矣 即位之事 雖文 借曰即位爲一國之始則經之不書即位
自褒倡其說而何休和之 又何得而言五始哉 五始事渺於是以
元之氣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

明而後有改元於魯之說 宋王應麟困學紀聞卷四安敬仲著王 又見前編 天 說載 春秋
始之說 何王褒徒知謹始之說以黃帝受 見前編 王褒說見漢書本傳 又見前編 天 說載 春秋
圖而得五始 五始之名出於此 又曰惟九年大統朱集 書武成文 文考文
周以爲 春秋法之 春秋 然黃帝之時安有公
者是開一始矣 即位之事 雖文 借曰即位爲一國之始則經之不書即位
自褒倡其說而何休和之 又何得而言五始哉 五始事渺於是以
元之氣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

即此而視天下知有王若寡矣 宋王應麟困學紀聞卷四安敬仲著王 又見前編 天 說載 春秋
侯之改元即位乃王室之罪人而諸侯皆不必稟王朝之正朔 見及國諸侯皆不必稟王朝之正朔 周之王室尚存則諸侯之自即
位是邪非邪 故聖人之書法文謹於元
王之大要 其書王於元 其書王於元
年之下者用夏正之所自出 書王於元年之下者用夏正之所自出

諸侯而示王法之所不與也
天子之辭（天子方可言諸侯此可言郊祀此可言當事）
稱王朔於周矣（貴舊不貴新）
始則有悔於尊王發其能免乎（左傳隱公元年春王周正書即位也謹也注疑謹）
以秉禮之譏尚不知王室則
列國之諸侯又可慨矣（左傳元年鄭伯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書曰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非禮也故不稱使）
篤剛之有功於王室孚（篤厚也剛健也）
命之未改（惠棟曰周書文傳曰天命不易）
公而不諱王命之所當立（見前注）
以明當世諸侯皆不稟正朔於王（事注見二年春王二月又書四年春王二月又書九年春王二月又書元年春王正月又書二年春王二月此皆大義之不可犯也）
始焉則其惑曰甚矣（真王褒不知夫子之意）
獨不可以是推之乎（推見上）
伍非所以為臣子訓（見上）
足以知此（公羊左氏先師之說）
公羊以加王於正為大一統（詳見下注）
左氏以正月為周正月（左氏仲尼之古訓）
至仲舒則舉夫地（見前注）
物資始（易乾）
天地參（易中庸）
元者（易乾）
正也（易乾）
之義得矣（易君子體仁足以長人）
故推明一統之義以正五始之要（統見前注）
一王之義（詳見下注）
為人君
統之大義以正本始（春秋王歸公即位元年春王正月之下蓋即位
書公即位元年是尊王蓋即位
書即位是謹始）
天子之辭（天子方可言即位
諸侯當言薨葬）
稱王朔於周矣（貴舊不貴新）
始則有悔於尊王發其能免乎（左傳隱公元年春王周正
書即位也謹也注疑謹）
以秉禮之譏尚不知王室則
列國之諸侯又可慨矣（左傳元年鄭伯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書曰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非禮也故不稱使）
篤剛之有功於王室孚（篤厚也剛健也）
命之未改（惠棟曰周書文傳曰天命不易）
公而不諱王命之所當立（見前注）
以明當世諸侯皆不稟正朔於王（事注見二年春王二月又書四年春王二月又書九年春王二月又書元年春王正月又書二年春王二月此皆大義之不可犯也）
始焉則其惑曰甚矣（真王褒不知夫子之意）
獨不可以是推之乎（推見上）
伍非所以為臣子訓（見上）
足以知此（公羊左氏先師之說）
公羊以加王於正為大一統（詳見下注）
左氏以正月為周正月（左氏仲尼之古訓）
至仲舒則舉夫地（見前注）
物資始（易乾）
天地參（易中庸）
元者（易乾）
正也（易乾）
之義得矣（易君子體仁足以長人）
故推明一統之義以正五始之要（統見前注）
一王之義（詳見下注）
為人君
統之大義以正本始（春秋王歸公即位元年春王正月之下蓋即位
書公即位元年是尊王蓋即位
書即位是謹始）
則元年之義明而萬
世之經正矣（春秋書即位則稱元年）
又謂君為元
首（書益稷文）
君為元（荀爽說）
則元者天子之稱也（詳見下注）
大哉乾元萬
物資始（易乾）
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易坤）
位乎內而治者當觀
之義得矣（易君子體仁足以長人）
此豈列國諸侯所敢僭哉（大雅文王）
故推明一統之義以正五始之要一王之義為人君
者其可以不（惠棟曰當作當）
元乎（見前注）
謹論
前論二經以尊王為主此篇謂五始以尊王為主
意一同合而觀之可以觸類而長

○由微知顯格

聖王正身宣德如何論　蕭符祉

漢王吉傳序曰王吉貢禹皆以儒術進宣帝時吉以好義稱貢以貞固稱故世傳王貢兩龔貢字君卿琅琊人龔勝字君賓楚人皆以節操聞於世王吉傳曰吉以明經為昌邑中尉王行淫亂吉上疏諫曰臣聞天下之命在於天而天命之在於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故為天子愛民如子民有過失則天下歸罪於己書曰與我共治其惟王之休言以己之治與天下也是以天下樂其政而歸其德今大王不好道德樂聲色犬馬之樂淫泆之行聞於四方臣竊為大王恐焉書曰惟德動天無遠不屆又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大王誠能內修道德以自輔則天下孰不願為堯舜之民哉願大王深留意於所以自安之術而已矣

乎是以聖帝明王知吾身之所關若此則九近於吾身者有所不敢忘況其
行御侯從周匝正人
子群侯侍御之臣交錯
非白將以昭昭也
正白將諸人而無疑行於已若將自慕諸天下而撫
往往不求昭而昭
也固如此也
昭也
周官惟幄帝綬之戰
微必密
九爲是若全吾身所以全天地萬物也而要其終也修於身若
而
文帝天資英明周非近習所能惑而
武帝獨能擇其善者以宣於
王若正身宣德之
宣帝之正其身
先則周文帝武帝

后之德若陳始得以順之於外
子欲善則身善之德而非致謀於
能使其德之宣
黎已之化所關係者如此
人主亦爲用以不止
若眾吾正而宣其所不可宣哉文帝最淵嘿
文帝之
難乎人之知
自高也
然道德爲
言漢君之明者若僅如此矣不可概若如此矣
而內多慾外仁義非能九武帝之心事若正不特一汲
而已
求賢者或鬱鬱於一世之共視而
若能若此
左右前後粹然一出於正則正身有道
本也
武帝天資英明周
文欲五九之徒
赤孔之昭
人哉
說即仲舒正心以正朝廷之說也
前固不可以淺窺
假貸民天下皆知帝之好仁
教名實天下皆知帝之制治
異天下皆知帝之尊道
行大泰己之化其效又不止此
帝於古聖主歟
然黃王霸名布滿中外帝何患其德之不宣哉
而後知此說有
此

府中俱爲一體以昭聖下平明之治見出細意云云噫宮府之
合而爲一則奇衺不得以爲王朝之累証在其中矣
未有其身正而其德不宜者也此唐虞三代正君之學所以爲王道之本而宜德亦可以
說也雖然正身固所以爲宜德之本而宜德亦可以
驗正身之功如其不然其身之不正可知矣統諸宇宙而德澤洋溢人誦明聖則
絕乎正亦可知矣故善觀元氣者於中庸之言曰本諸身徵諸庶民日中
以知微顯一字君天下者如之何不深長思之哉正以
夫何爲哉恭已正南面而已矣

○由微知顯格

聖人大明至公如何論

王珏省元

論曰語稱德之事者大學要當以隱微之地
觀之至隱大明於隱處而無一毫之爲累公之
伏於天下之至顯大明於顯處而無一毫之爲累公夫天下之至顯爲大常
理其所發者固甚微也而所謂充周不可窮之
公指至

隱微要公

者指太子指明字制物以爲公公字然有時能
矯揉於人所共知之境見是易公而每不能不失於
幽獨得肆之中獨處○點出文公字於是明者非不
明也而未能其大也明出大字公者非不公也而未能其至也
又明出至字明而未大公而未至意者顯微不能以無間
見隱不能以如一歟張縝古之
吾太宗曰見題大明無偏照至公無私親全文二句正以
偏者明之累一毫之偏私不足以語大明至公之境此是大明非至公之
公非至
則所謂偏私者顧不當乘之於隱微之地乎應破題
天明至公如何請申之○晉卿讀易曰大哉乾元聖人

而公者大資之本然又衆人學力之所及者即以爲高不復更致推尋耳天資之高不可見用於即位之初而太宗信不及此矣

未到又新之境因大字五字有力此處要緊本 孰謂幽州一記望而能知其非耶大明無偏照至公無私親疏一視內外為同 又曰四時運古今如一日 充而至於與四時三光相終規模宏遠非區區之地慮 王所以望其若堯舜之治乎 先儒之論大明至公

施金匱鐵石之手於帝腹心之患疾也 四字小字是說話 始得失 四字小字是說話 已之意

調其修舒三光同其得失 四字小字是說話 始得失 四字小字是說話 已之意

起所忽與夫積小害大 四字小字是說話 始得失 四字小字是說話 已之意

為表裏 大明至公

終規模宏遠非區區之地慮 王所以望其若堯舜之治乎 先儒之論大明至公

千慮之疏又不盡信於十年之後 重事集 二十九

此矣 舜至公不為文王抑其本原之學不講認其智力之

公心易象 嗚呼大明至公古聖人分量太宗信不及

太宗不說必知古聖人之未到 學力之未到何以見

太宗則不能 古聖人以克己為公 克己是克盡人欲天下歸仁焉 日

宗則不能勝其私而徒以任法裁物為公 太宇小能克己 ○ 按聖人與天

宗之欲為明為公者舉以是為安而止 不能

迷使後之 正學不明之故也 又論學力上 嗚呼大明至公量

吾我 同永樂論 舍不書考論

○順理致明格 書詩春秋出於史

故必有所述焉之書出於史之後 聖人之作經非聖人之得已也 經非聖人之得已也

大經以載道史以載事 重集 二十九

一出於我可也而果才德出衆為之而必本諸古聖人以觀我者為明 聖人

非降風俗之趣不能以經世 聖人之作經豈不能以經世

之道既不能外諸行事之迹則又皆出於史焉 聖人必於是而述

有云我之行事之深切著明必有載之空言 公者 聖人之

古必不能有加於聖人意也 而詩春秋之述 聖人之

聖人之意而 於是不可以無述 於是不容託之空言

則此聖人意也 詩也春秋也不出於

傳周召之業前聖之傳誰其紹之綱維世變之責誰其任之出於史又不可也則經之不作不可也出於史而不
錄政事之鉅編乎詩禾修之春秋乎之傳是故書斷自唐虞書事之始述焉可以見聖人之意矣然則是
史之體題之命名如關雎后妃之德之類此皆因
史之舊題夫子因而不改三百篇
莊二十四年之書甲戌己丑之書郭公此當增也而
不增一字桓五年之書螟一書秋冬再螟則詩之出於史可見矣
之中莫不皆然夫子之春秋一書如桓十四年之書五
十二年之書丙戌者再于父○丙戌壽傳晉學院
不削一字一惟其史之舊而不削也而不削也此當削也而又可見矣
當史則春秋之出於史也又可見矣
不然君其問而王通
本之史焉何哉應上有事實而無文辭吾道不見用姑托古人之行事
以示天下後世博不容此則聖人述而不作之意雖然經而不作
道統之傳亦藉是以不墜焉耳
意也是意字惟王通知之
乎史固無以爲經意引下文史而不得乎經亦無以傳述
史知有古史詩固自古史而出然非書則後世孰知其爲古
國史知有魯史春秋固自魯史而出然非詩則後世孰知其有
世又孰知其有魯史知有魯史經自史而出史因經而
顯數史得經之然則詩春秋未作之前史則有功於經
不然君其問而王通

春秋事文義如何論　崔　曰前大夫私忌

孟子雖變文言之而亦不亡其實春秋之義王者之事也而其文則史其文則史而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論曰約史以爲經聖人因史而後定聖人之事也何者古人所行之事記史所書非聖人私意也

至正之我豈聖人所能增損哉人之作經者因史以約其文一字一字或褒或貶足以示勸懲於天下後世則聖人之賞罰之也是經之作豈聖人私意哉

之私意邪應答或問以聖人之意未是蓋天下之事有公是非無私當問反覆考察公是公非之意未是蓋天下之公也是紀事之文有繁約之不同則聖人之不能舍史以爲經事實增損之文裁事之義惟大公之所在則泥史以爲經事實增損之文裁事之義惟大公之所在則子不足以知此入本題意

春秋非魯史之名乎公之以魯史之名也何以知之以魯史之文知之何以知之以魯史之文有書日書月書時之例知之曰夫子之筆削有因魯史舊文而不改者有因魯史舊文而改之者有因魯史舊文而筆削之者有因魯史舊文而變例以發義者有因魯史舊文而特筆以見義者有因魯史舊文而特筆以見義者有因魯史舊文而特筆以見

陵之公孫推之心也○春或賞人之功即曰知書辭恒召陵之敗或夫人之族如約及第侯之大夫而或貶人之爵或於朱之難或書其名安首罪魁之類大夫而或書其字如莒人之類或有如莊十五年齊侯使仲年來聘春秋之類一字之褒有如華元之貶若違市朝辱過市朝之違則諸侯之違王命而已而或迹於天下孔子之時天下無王唯魯而已不幸有其德無其位不得已而為撥亂之具雖以天子之權而賞罰天下不得已而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天下以為天子之權而賞罰之義也故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夫子悼王道之不綱倫伯圖之滅

○原題立意格

理本門華如何論　陳　文乙丑大魁

出處　唐紀貞觀元年太宗謂侍臣曰云云

出處　又心字句之心字論曰治之精神在乎云云

出處　又心字句之心字論曰治之精神在乎君子是以求治之本在君心

出處　又心字句之心字論曰治之精神在乎君子是以求治之本在君心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此心之精神上帝之所以為帝王之所以為帝王之心實主之

出處　又心字句之心字論曰治之精神在乎君子是以求治之本在君心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此心之精神上帝之所以為帝王之所以為帝王之心實主之有治之道之根本在人言治道之根本在君心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此心之精神上帝之所以為帝王之所以為帝王之心實主之神名之也書經衍文書曰惟精惟一不敢人之言有訪問之訓易言拜而著其誥告之辭也按斷舟楫之文訓誥之言也按照華嚴大教之旨觀之則人主一心言脉之通塞民之幸悖國家之興亡治亂之機實係為心之所主宰者豈不重哉

然而治道之精神在乎君子是以求治之本在君心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此心之精神上帝之所以為帝王之所以為帝王之心實主之有治之道之根本在人言治道之根本在君心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此心之精神上帝之所以為帝王之所以為帝王之心實主之神名之也書經衍文書曰惟精惟一不敢人之言有訪問之訓易言拜而著其誥告之辭也按斷舟楫之文訓誥之言也按照華嚴大教之旨觀之則人主一心言脉之通塞民之幸悖國家之興亡治亂之機實係為心之所主宰者豈不重哉

然而治道之精神在乎君子是以求治之本在君心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此心之精神上帝之所以為帝王之所以為帝王之心實主之有治之道之根本在人言治道之根本在君心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此心之精神上帝之所以為帝王之所以為帝王之心實主之神名之也書經衍文書曰惟精惟一不敢人之言有訪問之訓易言拜而著其誥告之辭也按斷舟楫之文訓誥之言也按照華嚴大教之旨觀之則人主一心言脉之通塞民之幸悖國家之興亡治亂之機實係為心之所主宰者豈不重哉

休咸條陳言治道之根本在君心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此心之精神上帝之所以為帝王之所以為帝王之心實主之有治之道之根本在人言治道之根本在君心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此心之精神上帝之所以為帝王之所以為帝王之心實主之神名之也書經衍文書曰惟精惟一不敢人之言有訪問之訓易言拜而著其誥告之辭也按斷舟楫之文訓誥之言也按照華嚴大教之旨觀之則人主一心言脉之通塞民之幸悖國家之興亡治亂之機實係為心之所主宰者豈不重哉

君子是以求治於其心言有英氣如君子是以求治於其心言有英氣如君子是以求治於其心言有英氣如

也而不如却鷹之一疏本子大亮博采衆書有益治體大亮獻之太祖宗
表記堂下絶田漑多記古人以一言之
帝所明珠可賤也而不如止彈之一奏前段明珠雖貴于金弗能重弱子雖乃
室瑾璧之一箴前段古瑾璧雖貴于玉不能重忠言雖出于賤人
言已包爲
帝之所以尊其國者何哉言而已心其精神之
容言者何哉心而已
人之所可見者精神人之所不能知
者此心又是在國華解地在心
而異者夫孰得而易於言
自此以下言心之
以帝之威靈氣燄人所望
弥明自任猜忌自信
總以帝王之帝心字
以虚受爲帝勉
此心法也心是本亦太宗家法
何德宗而未之思
何德宗而未之思
采然必曰知治之本何徽
苟不于其治而
百辟之手詞
史臣之於贊也皆指其爲治世事
吾恐向之精神索然矣
若夫世南之
吾恐向之精神索然矣
外勞之慮
此心少室
代之師而成
地萬物之事
觀云乎哉故嘉云乎
觀云乎哉故嘉云乎
可以知其治觀其治又可以知
抑太
臣民之心
異時聽納不倦固未嘗
于其治而
人生之心
而或者已有心氣內損形神
外勞之慮
吾恐向之精神索然矣
百辟之手詞
采然必曰知治之本何徽
此心法也
以帝之威靈氣燄人所望
弥明自任猜忌自信
總以帝王之帝心字
以虚受爲帝勉
何德宗而未之思
何德宗而未之思
代之師而成
地萬物之事
觀云乎哉故嘉云乎
觀云乎哉故嘉云乎
而號令文章則爲中國之華
真見其效
以爲朝廷之華
恐懼修省
以爲朝廷之華
恐懼修省
以爲朝廷之華
恐懼修省

○原題立意格

聽言接下之規如何　高

批云換要字多筆力老健深遠入古文精

論曰人主一心之微上下相際之交也

不曰君臣而曰上下字義多含蓄

上之道未有不本於人主之心

規如何句問語亦老

之言也難矣

設或有言亦終至於齟齬而莫之合

師其有極會其有極

義謀卿士謀庶民者亦無一之不盡

極也二字固先聖大人之所以接下

而求諸其心斯得之矣

之規文語引本

而況乎帝之不然也

帝何哉

之微工瞽之賤聖人接之固有道矣

聽言接下之

集141 386

○字面包題格

天道詩勝如何論　郭　校閱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暴強弱之相陵而恣智力以相雄長者惟恐人之有加於我也（此是物爭處）又要其終則振欲暴寡而卒無以加於寂寞之勝心又安在哉（此是天道善勝惡的一段與惟天下之至一為能御天下之至不一意叮嚀）是可以觀天道矣（上三段皆說所以見一）宙宙間萬形皆有弊惟理為不朽天下之獨立無對者理而已（以上總括前面九物則有對有對則有爭爭則有勝有不勝惟天為無對無爭故能勝人一句是）天其可勝乎（此是人一句）

而況智之言非不知天也不知道也（此是說天者莫能勝乎惟理無對此天下之所以為道）

論

易以事物為喻易之乾曰乾元萬物資始（易乾卦大意）乾而水濕火燥雲龍風虎使之各從其類（乾元萬物資始）故聖人之於乾必超於有形此萬物之所以資始乎天（萬物出易）以天之為物莫能加於此矣（此只結大備前截難能後截）老子善勝之論其猶語（老子善勝不爭而善勝能役物）

白福善人當福而福反不福（福善人）仰觀蒼蒼（天）俯察茫茫（地）故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道無心於本無）

必因其材而篤之（材質）善者自福淫者（淫者人當福而禍）

語十七云（此是上）茲不物之說也（此是生）聊之言未免管窺蠡測（此是上）

○字面包題格

天職天功天情如何說 朱 有進

天職天功天情如何說 文

天職 官職也 以不物於物言 天之職也

天功 以不物於物言 天之功也

天情 以不物於物言 天之情也

云云 結上生下

二句破題 論曰不物於物 夫舉天下萬物雖無以加於天而天之中三極而立者所謂人 百神受職萬化同功 而後能使造物之物其物 物照破題語說 情以天言則知聖人之不物於物 蓋聖人以天下之至有 至無是天體至靜 有是天職天職天體至靜 以天下之至動 至靜制天下之動

謂天情矣 本題 且情不曰情而曰天情亦何命其故乎 先舉大端來說 夫性天也情亦天也 此兩天字俱就曰天生之者言 孟子曰 乃若其情則善矣則情豈非天乎 生理人事具備 因而思之 天情一耳 則謂之天 狹人焉而已矣 此情字就天之在人者言 天情著於物 而況其著於人乎 人物之間無一物不具吾性分 之內 發而不中節則造化有不得其性 萬物有不得其 所者矣 天地間人物盈虛無一息停也 此情字就天之流行者言 而此情實與之相終始 秦始皇怒不中節而日晝 而月夜 春生而秋成 人皆以為天之職 然爾 漢武帝欲不中節而星隕 譴異 屢告 類仍 此情字就天之在人者言

仲尼懼前聖之業論　余

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而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以成

三句收以天字為論曰聖人無心於述作也聖人本心初豈以區區述作詔天下後世哉

聖人以天自處

然則是道也靡論世而無弊即聖人亦待吾仲尼耶曰存乎其人

集141-392

仲尼懼心於世世道者邪末意謂夫子何者舜之事業大於四汝之罰心於世道
孟子滕文章上篇末段下文引此語解夫子所以作春秋之意
三代君子三代君臣解夫子所以作春秋之意

業特見於啓棨之誅書禹貢啓邻業夫子所以稱周公之德
也其事業何所寓邻業指春秋

堂衰微王綱解紐之時假天子之權見之於書名之微
夫子作春秋天子之權也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行其褒貶之意
使宰予問於孔子曰五帝之德三王之罪孔子曰予非其人也何以語我哀公二年書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書衛人逐其君蒯聵元年書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之類

天下不可一日無君子之本心也見得春秋是載道數作春秋一書
使夫子果無心於世道則亂臣賊子何爲而懼乎反下有力○孟子曰孔子懼作春秋則
前聖之業至春秋而復存後聖其興以其時考之則可矣
孟子雖發上文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此篇謂道之絶續天也天之未喪斯文故前聖之業
至是而存

後篇謂文之盛衰天也天之未喪斯文故大漢之文
至是而顯

二篇同以天字爲主意

○題外生意格

大漢典籍著作如何論

沈震孫

大漢典籍著作如何

文之盛有論曰題文之有其地於此可以爲文之盛者

文之盛有論

文之盛

文之盛有論

文之盛有論

文之盛有論

耳亦天文斯文而相我漢耳至北方說出天文文王意　於當典籍也則求書有使研從而求墨文王意　向使天無書有使研從而求魏我崇閎之地未必不轉而爲遵龍之地矣使天未欲與著作也則諸諸之通軌使之通焉　森嚴必迂亦未必果爲文章所自出之地矣著作之地未足爲斯文重而上論及論至於此亦知地靈著作之意出於天始足以爲斯文也　興起與著作之意出於天始足以爲斯文也　雖然漢之興起斯文雖曰天也而成之者人也林文肅之力天不成云　觀漢之世名儒輩出是不徒然人不因人不天不

論經石峴則有望之

祿則有更生宗老

與籍者有人矣

進之用之則襄天矣襄天矣

天生諸人正爲斯文地

作之盛天邪地邪人邪

子

之

尤

作不徒有其地而著作又有人矣

使漢若不能相天而

○頃發尊格　王道之端如何　子能大學人親

之所以行者有道道之所由發者有端此則春秋書正之義春王正月此書元第一事見

之端如何請求其端　春秋者也　春王正月　事之初也　易之乾

若大路然　而罔不在厥初　顧吾所行何如耳　然

未易求而初之不可不審也　此則春秋書正之義春王正月此書元第一事見

小舍乎此何如則可以王　此則春秋書正之義春王正月此書元第一事見　杜氏始以王道對　此則仲

舒學春秋者也　春秋書正之義春王正月此書元第一事見　春王正月　事之初也　易之乾

初王者即位之始

集141-395

之關雎（詩第一篇見關雎條）皆達初之義耳（易序卦傳發篇然）易言君道（惠王未言王政蓋王字）言王政蓋王未有不自其初求之（惠初端在字）是則道是（上字道二字）而已矣其異易詩春秋等于（言出王道之同）而有由也（言出王道之異）吾之所謂道者（此是王道也）彼之所由始也（指孟子）孟子七篇一（指文）言王道之始（孟子梁惠王上篇生）衰始（指孟子）何道（發端）之初（發端）發軔（化簡發軔）一差（差謂發軔隨翼）終有傾時也（毛詩賓之初筵篇云）然而此時此意（初端在字）苟（此是王道）能反（王道）之（初端）入乎（入王道必出）彼（伯道入伯道必出）而有仲舒出焉（出惠）入乎彼者必出乎此（如入王道必出伯道入伯道必出）而不明其所以行之端（端字趨向未定決擇不精心）行而不（不字）知（心）其所以（端）之（端）終（心）身之累也（其初不行王道則不）可（行王道則不）不（行王道則不）審（行王道則不）初心之差（差謂發軔）終身之累（差謂發軔）

之所謂道者（此是王道也）齊桓晉文之道（此是發軔一差謂發軔隨翼）入乎彼者必出乎此（如入王道必出伯道入伯道必出）而有仲舒出焉（出惠

三代也 [illegible] 此心好大而近功漢利之說始得以舊其巧於是神仙之端開矣 [illegible] 士木之端開矣 [illegible] 端邪之興 遂使行道一念亦僅稅駕於此何異乎後世之不以伯王雜者爲家法乎 [illegible] 治道於是乎雜之正 吁何多竟何如哉 [illegible] 終焉 其尚鑒茲哉讀論

○順齋先生格 禮所損益如何論

陳介石大學

論曰聖人之制禮 [illegible] 後世也 [illegible] 文不能不以所可爲者而遺一時 [illegible] 制之者先之也 [illegible] 禮秩於天而制於聖人 [illegible] 聖人不能加毫末於此而無所損益 [illegible] 雖有聖人治作亦將柰之何哉 [illegible] 以其所可損益者遺之 [illegible] 益則益 [illegible] 不至於窮而有所弊 [illegible] 不至於窮而有所弊 [illegible] 集141-397

則三代聖人制禮之本心吾夫子知之而發爲損益之論
也此豈本禮所損益如何夫子雖以吾子張之問文有損益
益亦深數三代聖人之制禮而況天禮之爲物所以脩世俗而防民情昭人
文以可爲而遺後世此固

易乎 引易損之象傳 損益二卦聖人皆象之曰與時偕行此何以見隨時損益之義矣 禮所損益亦既隨時 時字若為文句 唯時若力之所及而不計世變之無窮邪不爲後世變使禮制有 此三代聖人先時變而爲之 嗚呼 所以革而當所謂毋使禮文無所增損而終歸於繁縟者 文公云 毋使後世無加之 故夫養老之禮一也夏則燕衣周則玄衣 玄衣 祭祀之禮一也而有世室重屋九筵 周制 周則尚黝 殷制 之異 大略一也而有周冕周弁 凡若是者

用玉之殊 大略 文章度數之間夫豈無所損益者耶 此制禮聖人逆知時變之所趨 必至於有所當損 不敢盡吾力而爲之 常以其所可爲者貽後世 不敢盡吾力而爲之常以其 望後世若固不滿乎 抑周之文亦豈蓋輕有所損於 其間哉 立爲萬世君臣之制 雖周 君臣之禮雖

而君臣之禮文則甚不及 三代之 者 禮文無所增損而終歸於繁縟 文公云 毋使後世無加之 百年可與人 文公云 百年可與人 博士弟子之習稍有可觀者 五年詔曰云云今 博士弟子 寧武子 寧一也而有世室重屋九筵 周制 周則尚黝 殷制 之異 大略一也而有周冕周弁 凡若是者

終亦不知所損益者耶 在吾 曰 吾必有關睢麟趾之意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 批點分格類意句解論學繩尺

京學學諭 筆峰林 子長 纂輯
鄉貢進士 梅墅魏 天嵓 編選
福建按察司參事 游 明一 重輯校正

○ 因數明格

河圖洛書經緯如何

律呂參天兩地如何

類意

前篇河圖偶數洛書奇數奇中有偶偶中有奇故曰圖書相為經緯

後篇六律奇數六呂偶數天之數奇地之數偶故曰律呂參天兩地

○ 順敘明格

天人分際如何

王道之端如何

類意

前篇效者乃天人之際能察其幾則天人之勢合矣

後篇幾者乃君心之初能決其幾則君心之善純矣

○ 頓順逆格

王者與大人有如何

吳有元 乙丑省試亞魁
陳協道 太學公魁
李璿 太學公魁登科致仕
唐登龍 戊辰舍魁
王卓 別院省元

廣君正位六道如何

類意

前篇以仁為一心之主則寬大與厚皆自仁中而推

後篇以仁為一心之主則禮之義皆自仁中而出

○ 影響順格

湯文孔子聞知如荷

君子之教如時雨

類意

前篇接聖之心與前聖之心相遇斯可以傳其不傳之道

後篇學者之心與教者之心相遇斯可以傳其可傳之道

○ 合論格

教人得人謂忠仁如何

先務之知急先務

類意

前篇以得人之仁為教人之仁無窮

後篇以親賢之仁為先務之急為大

○ 頓順逆格

君子之志於道如何

程果行 太學私塾
張宗 太學堂長
黃印生 戊辰太學私塾
王卓 別院省元

觀乎聖賢天地如何

章祥道

進

道不可以往造則志斯道也當循序以漸

進

道不可以頓悟則親斯道也當循序以漸

進

○陳古論今

孝宣舉蕭得真如何

循良核實之能如何

陳若蒙 太學公試

何贊 太學私試

○顯志

蕭梁乃古著吏治之常今宣帝舉蕭梁能

而必得其真可以覘吏治之不古

循良乃古著吏治之常今宣帝舉循良能

而必核其實可以覘吏治之不古

○陳古論今

世宗統壹聖真

學者審其是

陸合 常州試第一名

○顯志

異端寫吾道之近似以亂其真故有待

君統壹之功

歐陽起鳴

異端寫吾道之近似以亂其真故有待

者審察之功

批點分格類意句解論學繩尺

京學論筆峰 林子文 纂輯

鄉貢進士李點 校正

福建按察司僉事滑 明 大昇重輯校正

○因數明理格

河圖雒書各五十五其數如何論

出

出

出

圖之奇十數偶未嘗不合書之奇十數偶未嘗
不合圖之偶九數雖可分於奇偶而奇偶之
錯綜之妙造化之機也泄於河雒圖於羲禹
一聖一賢亦神矣圖數九十書數四十而有此
九疇吾不謂劉歆之言而申之河圖洛書經緯如何
請因班固所援引歆之說而推之天地無心而有
果有機乎吾聞天地無心也而有
然之理流行乎宇宙間一之為太極二之
為陰陽五之為五行一陰陽合
五行一陰陽

地之数六而六呂之数亦六焉六呂者陽律陰呂之数也六呂
退而用六其用六呂一月律中大呂二月律中夾鍾三月律中中
呂四月律中林鍾五月律中南呂六月律中無射是也陽之六数
同是謂以陰数應陽月今大呂夾鍾中呂皆陰呂之數也
而律呂一陰陽也陰呂之陰
兩地也十二月律中依呂八月律中應鍾皆以陰呂之陰
二四矣既以六而兩地之十二律
起於黃鍾之宮本出重
一陰始生於子之半
一陽始生於子之半
求之天地則一之数自南而起冬至子之半而萬化根
蔕寅至應鍾之太陰即參兩此乾坤也乾坤為大父母而黃鍾至中呂
有不宗於陽者乎
乾坤為大父母而黃鍾以陽律之九
之也然陰呂之陰不特此也
十二律左行而生呂六呂右轉而生律
林鍾南呂應鍾蕤賓大呂夾鍾中呂皆陰呂之陰
陰呂之而呂之六數足以兩地之
古人之用心數取其
太極也乾謂焉坤也而能兼有
天地也天地一氣而已陽律一
陰呂一陰陽也陰呂之陰
而律之也
十二律之首黃鍾以陽律之九
分取黃鍾之數而乘
之也然陰呂之陰不特此也終於八十一家取黃鍾之數
之數先天之數也故乾一坤八而後為之中一
者天地之至數也
參兩之法至此極矣
即參兩此復始也
皆天之陽
陽之氣也
析木星紀之次鶉尾之野仰而參之
是謂小陰陰
太梁實沈之墟俯而兩之皆地之陰
燕齊秦趙之分
五行之運退而生六
上以象六氣之神
五下以法
夫天地以一陽而啓於陽之化育

天人分際如何論

陳 漢章

集141-407

武帝不察人主之微意而與之封泰山
一見疏武帝特天人之分已合矣 建元元光皆武帝年號 奚不有初亦莫不有幾乎
可以過半耳 猶可以得仲舒所言謹論 人初純幾則純駁分焉 本近思錄物初為人初為物字 其幾最可畏也
亦在乎審其初而已 幾字 英明之主出而作新萬化
此世道之一初也亦君心之一初也 於斯時也
而且求其為治之端 端字 是其幾未失也 其幾善告君者
首以大公至正之道而又其心
若則不敢以陳於前 不敢陳於王前
善者而行之 幾字 則純乎王而不雜乎伯純乎理而不
雜乎慾常如此心之初矣 純駁字純乎天理是伯道 然則仲
舒當武帝初年 董仲舒於武帝 元光元年對策 特舉王道之端如何請申之
論曰於君心之初而決其幾於君心之初決其幾 董子三策之要 語意 幾字 王道之端
二天理矣 純乎天理是王道 蓋天下之事莫不有初亦莫不有幾
初者幾之所伏也 幾字 物初而善幾則善惡判焉 本近思錄善惡之幾字
不善之幾善惡之介 介字 人初而善幾則善利界焉 本孟子善利之幾字
初純幾則純駁分焉 本近思錄物初為人初為物字 其幾最可畏
也亦在乎審其初而已 幾字 英明之主出而作新萬化
此世道之一初也亦君心之一初也 於斯時也
而且求其為治之端 端字 是其幾未失也 其幾善告君者
首以大公至正之道而又其心
若則不敢以陳於前 不敢陳於王前
善者而行之 幾字 則純乎王而不雜乎伯純乎理而不
雜乎慾常如此心之初矣 純駁字純乎天理是伯道 然則仲
舒當武帝初年 董仲舒於武帝 元光元年對策 特舉王道之端如何請申之
論曰不二端此說得之 語意 武帝王

○道在天地間亦一陰陽之氣尚以陰陽之幾判君子小人
主之新政則又混元立極之時也君心之幾一決於十六字之間
初爭開天地之初者固今日陰陽其有動乎決冷暖之變者亦今日
幾決於此矣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是已
資始之元而求先見之吉非王道之端在是乎
此明其道不計其功利管仲晏子其初見桓公以霸術說之
理慾絶賊未分之初而首以乾元萬物資始也何謂
何則幾則有明晦之假初如日之方旦幾則有清濁之分初如華之發朔幾則有正邪
抑不知帝之所謂道非吾之所謂道也帝欲聞大道之要亦嘗有志於此矣
帝欲聞大道之要亦嘗有志於此乎
抑不知帝之所謂道非吾之所謂道也
孝高年則與文之養老同理元年冬十月詔曰朕以不德承洪業
之分一開相去理欲界限其隔幾何
此時此心可以王矣
之岐也治天下事出於慈分則其道有純駁之判此其
幾豈不大可畏哉
商君於秦孝公強國之初年而授以三變之術終以
吳泰於異日者此幾也史記高后崩諸呂欲作亂大臣誅之乃立文帝文帝即位初夏四月詔曰朕以不德忝承高皇帝之休烈戰戰栗栗恐不能稱宗廟之意其與列侯吏二千石議所以安之者列侯皆曰高皇帝建萬世之業傳之子孫為帝者本以有天下為憂今陛下仁德廣大天下莫不蒙恩願陛下為帝太子以繼高皇帝之後以安天下臣請奉天子璽敢不敬從丞相臣平太尉臣勃御史大夫臣蒼宗正臣郢中尉臣武皇帝臣信等昧死再拜上皇帝陛下臣聞天子者所以繼天理物不可以不慎擇其人故傳天下而德必歸焉臣等以為淮南王安仁孝慈聞於天下高皇帝親率士大夫始誅暴秦平定海內大王親率師以誅諸呂平之天下大王之德也宜為漢嗣奉宗廟為天下主願大王幸聽臣等昧死以聞臣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聞天子者天下之父也父以天下傳子孝子之行也臣聞之再拜受璽敢不敬從孝高年則與文之養老同理
之分一開相去理欲界限其隔幾何
此時此心可以王矣
吳泰於異日者此幾也
商君於秦孝公強國之初年而授以三變之術終以
創業之初年而教以仁義之說終以開漢四百年者亦此
幾也
是端也其初也微哉幾乎
微哉幾乎其始也
幾不可見也
於王道奉奉若之說也
是亦幾善之說也
道也何道也未說仲舒字與出其字與出其字與出其

元以君正則不可不謹其始也（元者萬物之始一者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元者統天地而欲正本也）正心也任德也（正心任德即元以君正也）皆王者之道也此其端亦大矣（端上二事皆王道之端使帝起於此而決其幾（幾字意義甚重）毋初以仁義而終以功利（功利是伯道）毋初以道德而終以權謀（權謀是伯道）則帝之心純乎天理而漢之治亦純乎三代又何有末年之事（不論武帝之事好處壞處）不謂六經道之寄也（王道在中）使帝之表章雖然亦在乎所學何如耳（學字通貫上下）學正始（學之正始即正心任德）於春秋而必知正始（即元以君正）於春秋而必知元（即元者萬物之始）於中庸而必知道端（即天命之謂性）非苟知之亦

（一）就題輕重格

王者覩大仁孚如何論

（覩字漢儒學王若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事仁義之德而不知仁義之所從出）

（人心天地之心覩此仁也天地必說仁此仁字統天地人物而言）

（仁為天地之心人物之心天地之心覩大哉乾元萬物資始）

（人物生生之心覩至哉坤元萬物資生）

王

（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訒乎仁字是主意）

（論曰聖人心天地之心（心字是主意）天地吾其體（體字是主意）

（嗚呼天地之量吾其心也（心字是主意）天地之心人得之以為心）

（心也）天地之德人得之以為德（德字是主意）天地之仁人得之以為仁（仁字是主意）

（仁是人心之由充（仁是人心之全德）

（充滿之意）天理流行（流行字通貫上下）吾心其仁矣（仁字是主意）

（吾心其仁矣即天地之心）廣而充之（充滿之意）覩此也大（大字）

（天地異能哉（能字）慈破題）天地與天地同其體（體字）知天地之為

（覩大字）而與天地同其心者（心字）覩難（難字）

（寬大且厚而不以天地之仁心充之）知天地之為（為字）

（吾恐限量之所至猶未免乎淺狹（淺狹字）覩根本之未立（立字）

之體判然二矣豈天地之所望於聖人者哉（哉字）

（者覩夫仁孚如何即順以順動元亨利貞）

於仁之義為必而推（推字）論宏言之（言字）○天之寥然（寥然字）而莫

以大也實遠也地之廣然而昧然而已戴以
體之若是也孰知其所以充此體者有心以爲之地哉天
地如天之運亭毒而無端包散殊而無外云覩大者孰如天
乎者莫地若之實先天地而生動有以衣食人見其
流乎其體者也而不窮至乎其資生坤之仁也此其心也所以周
流乎其體者也而不窮至乎其資生坤之仁也此其心也所以周
人之意固有在也而數聖人之所以
天下之飛潛生植體連無告者其責皆在於
仁之各也豈求以覆之包之容之而不能充其本心之
地一元之氣錢於磔裂而無餘夫至寬至大至厚之體未易以淺中狹量
天地一元之脉於既絕其有望於漢孝文之篤厚仁之近似也禹湯文武之所以與
後之論其仁者曰本身曰精曰累真有以立夫天地
一元之心矣

則趙孟韓魏之寃正與寃大平地爾見上注又趙鼎漢孟
[illegible]況下此者哉文定二賢[illegible]
曰王者寬大仁孚而又繼之曰順動元氣[illegible]
寬大孚
[illegible]
寬大仁孚
[illegible]
[illegible]
寬大仁孚
[illegible]
寬大仁孚
[illegible]
寬大仁孚

集141-413

為主是主意雖然此非愚意說也（所出已之說有引證）孟氏之
居宅是（居楷也孔門是仁路君子能門是仁路也）言曰仁宅也禮門也義路也（孟子盡心下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
歲若禹皐陶則見而知之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
知之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
聞而知之）由後聖人之心（聖人之心即義路也）以心知義之心（義即仁宅也）人能安是宅則能出
入是門矣則能由是路矣（宅門大道即義路）大道之異名乎（孔門大道即義路）

一入是門矣則能由是路矣（宅門也）豈即仁之方可謂盡乎（文義居仁上必有未安孟子方論）曰一而已矣（見下注）一則靜虛
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其庶
矣乎（焦子循書聖學宗書曰可有補明之所未及）

謹論

○形容題意格　閻若璩

湯文孔子聞知如何論

（孟子盡心下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皐陶則見而知之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

（後聖人之心即義路也）

（義即仁宅也）

（孔門大道即義路）

（文義居仁上必有未安孟子方論）

（見下注）

（焦子循書聖學宗書曰可有補明之所未及）

道何嘗一日不可傳說（倚字本呂東萊子論）然謂遇（遇字本呂東萊子論）又非孟子本意（孟子本意見下注）耳不可得而聞所以我之有近彼之有接（接字本呂東萊子論）特患予未有所遇
遇則不相受（說見古文）不相受而來以相傳（傳說雖終日
相接而恍若無知者而又安可以不聞聞之也（聞說雖終日不聞聞之也心不知為知之）聖人迭出而為吾道宗主（湯武湯文孔子）不有遇之何
以傳之（反應遇字）苟遇矣非以道傳道以心傳道也（上心字指湯文孔子）是雖上下數百載間（湯文之間）
不接（接字不通了心字指湯文孔子）而一脈貫通固已領會於無

言之表以心道又何必口授耳聽而後謂之聞目擊而後謂之知也哉字字說得妙孟軻氏七篇之終論湯文孔子相去五百餘載而知之其間道雖在五百載之下湯文孔子之知道則在於五百載之上向使湯之心而不迭與文王孔子之心而不迭與文王孔子之心而不迭與堯舜遇之頃而遽知此道若是之微耶不遇於心勿求於聞可也不遇於心而又安有遇於千萬世之下而可以遇之於心萬古如一日此不傳之傳所以為傳之文武周公文之孔子孔子之於堯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之於堯舜禹聚會精神於一堂之上屏息凝聚精會神相傳文武周公啓佑繼承於一家之中其見親見其言固可謂之不傳傳矣文武周公其見親見其言固可謂之遠周孔簡遠堯舜迹已殊而亦謂之傳何歟湯文相去世代益遠已殊而亦謂之傳何歟彼其所謂遇者不然何其遇而順契也彼其所謂遇者非謂前者之言能啓人而後者之聽能聽人也而洞見肺腑者乃出於未傾蓋之士遇而非傳是攻傳而必遇之耳也珠玉以授無指而貴其不玩指日月以示無目而責其不見何可乎授不示也授則受示則悟矣若夫孚與珠玉滿則示而後睹也雖不授之猶將取之維不示之猶將窺之不惟授而後受其取不可禁日與日月遇則其睹不可閉以上共言聖人之道不惟遇而後通其遇大哉遇乎其吾道一脈之所繫孚心不遇焉雖同堂合席何啻落墻爾汝之不相入心苟遇焉將神交髣髴於千萬世之下而又安有毫髮之差也遇而非傳也傳夫心遇而非傳是攻傳而必遇之耳也遇而非傳也傳夫心遇而非傳是攻傳而必遇之耳也末盡知其險要況見其指而指山畫谷者乃得於不出戶之儒此此說出於老子把手論交情者或不盡知其辭色況見而洞見肺腑者乃出於未傾蓋之士況見而洞見肺腑者乃出於未傾蓋之士遇而非傳是攻傳而必遇之耳也遇而非傳也傳夫心遇而非傳是攻傳而必遇之耳也湯文之於堯舜文王之於湯孔子之於文王其始洪相遇之矣驟見其言固可謂之不然何其遇而順契也彼其所謂遇者不然何其前者之言能啓人而後者之聽能聽人也而能啓人之聽也則冊朱聽之矣商均聽之矣舜之子商均皆不賢何為不傳之父子兄弟而傳之五百載之後也然則所謂遇之心傳不必在五百載之後聖之

傳道在心不在言傳不以耳口下之言耳則耳者亦心也傳不以耳無合合則遏矣精一允執堯舜未嘗口以授之湯之心堯舜也則湯之心其所以知堯舜者久矣約契而合湯與堯舜固一遇也而不已之迹未嘗口以語之文王也文王自與湯不符契而文王之心其所以知湯者一人皆如四則無論矣

一人皆如四則無六經矣

不印券而信實之而繫辭之作孔子自與文王一遇也文王去湯五百載而其心其迹則孔子之心其所以知文王之心其所以知文王者非一日矣孔子與文王又一遇也

其所以知文王者非不求堯舜而求此心之湯不求文王而求此心之文王之後有孔子矣孔子之後斯道散於百家淫於末流固已朋邪詖遁蔽錮滯溺莫能誰何不有孟子孰從而闢其謬其功豈在禹下其所以知孔子之心者非不求湯而自任何其毅耶則遇者算而傳亦得其傳所以常閒於不開之間也

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聖人之言性天之不可聞也性天之不聞之以心此所以但知文章之可聞也子貢之以耳而不聞也性天之不可聞也謂文章非此子貢悉夫子貢曰與夫子相接而曰與夫子不相遇也遇之而已則領會之因已久矣無他即之日新又新湯之心其所以知堯舜者久矣則湯之心堯舜也而執中之旨湯曰與堯舜不遇之而已則文王之心其所以知湯者如四則聞一以知十矣

終如四則無孝經矣

一人皆如四則無論語矣

非二道孟子遷之而繫辭之作孔子自與文王一遇也文王去湯五百載之前此一道也五百載之後亦此一道也未來之聖亦此一道也道一而已從之聖此一道也未來之聖亦此一道也一道也

有先知而為知則無後知為知則無先有後知為知則無先知

此不傳之傳所以常閒於不開之間也

子貢常有言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一傳與不傳繫乎心之通與不通

心之遇與不遇有天焉若子不徒謂人也何若
道之大原出於天見善性篇天無心以遇聖人無心以
天寓心聖人心與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焉惟其以天
寓心故亦與天相遇也大天地萬物而非聖
人之心遇也心之雖遇也非心之雖遇也天之雖遇也非
天子故曰孔子聞諸文王文王聞諸湯湯聞諸堯舜
聞諸天各五百載而始以心遇大哲尚若遇
我焉吾是以奮悲夫此心之雖遇聖人之不世出也
千百世之下者自任一承論吁聖人雖不世出無
以形容題意格
君子之教如時雨論
君子之教如時雨論 陳自然
論曰道以遇而後傳化學者之妙也夫聖賢一造化也
造化萬物之功不能違乎時聖賢教
天之衛仁獨不以時而造化乎於順適泰於遇強其無
傳矣遇則道可傳不遇則不可
其所無強其所有故聖賢之教學者每迎其所有而不強
從其有而迎其有則與之相遇而其功易
誠有如人心之善已萌天理之機已露
於是乎吾之天觸彼之天一啓沃之而其天躍然
之以時雨時雨既施萌甲拆之時而沛
夫豈機之來至雖此心之發動而不相違而物之生

集141 418

用古文亦作先覺下後覺同覺悟也與學者遇不待求望不假問矣此一天也彼一天也以天觀天鵬鳥之天與上句意比其心油然非勺水之爲潦也多○孔容甫曰其字指其苗之不長而言之公孫丑之意也其字指苗之不長而言之苗以爲長也其字指人而言今日滿實云云則其字指苗矣○程子曰此言人固有是性而不能充之猶苗雖有是生意而不長則與無苗同矣○張子曰浩然之氣至剛至大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其體則合下文集義所生者而言配義與道無是餒則不能發生浩然之氣矣○朱子曰浩然之氣即所謂仁義禮智之性也但以其發見於事者而言則謂之義以其主於身者而言則謂之心以其流行而無所不貫則謂之氣以其具於人而人所得以生則謂之性其實一也○問浩然之氣曰此氣即是人之生氣人之所以生者只是這氣但人得之以爲知覺運動之用耳○又曰浩然之氣是天地之正氣人稟此氣以生故養之則充體皆是氣○又曰浩然之氣是天地之氣人得之以生故養之則塞乎天地之間

○合二爲一格

教人得人謂忠仁如何論　程　果行

【出】孟子集註大全公孫丑上章句大全

【出】孟子集註大全公孫丑上章句大全

【出】孟子或問大全公孫丑上章句大全

【出】孟子或問大全公孫丑上章句大全

【出】孟子或問

使吾愛天下之心得與吾之親相洽於無窮是聖人之心也以上應昇子使天下後世而皆如吾然教可行於一時而不能以必行於後世吾之教猶而吾之愛亦與之俱窮則是吾之仁亦窮矣以上應聖人不必愛而天下不遺天下以仁為人者言之也蓋教人之忠而遺天下之心為聖人愛天下之心而得人之心乃所以盡吾身之責也蓋教人之忠而得人之心乃所以盡天下之心是以聖人之治天下不以仁不以吾身有窮之愛而廢其為即人之盛心哉以聖人愛愛一字天下無窮之愛天下後世之責亦無窮是心也無窮無窮之謂也當是時也命契而敷以人倫矣孟子論舜之事一段文勢從此生出吾之教猶而吾之愛亦與之俱窮則是吾之仁亦窮矣以上應聖人不必愛而天下不遺天下以仁為人者言之也蓋教人之忠而遺天下之心為聖人愛天下之心而得人之心乃所以盡吾身之責也蓋教人之忠而得人之心乃所以盡天下之心是以聖人之治天下不以仁不以吾身有窮之愛而廢其為即人之盛心哉以聖人愛愛一字天下無窮之愛天下後世之責亦無窮是心也無窮無窮之謂也當是時也命契而敷以人倫矣孟子論舜之事一段文勢從此生出

聲教被矣禹稷躬稼而有天下之事舜教化之事已被於天下矣禹稷躬稼而有天下之事舜教化之事已被於天下矣而猶以為憂者何也蓋以天下之大一人之身一家之衆一國之廣其間有未能盡善者是以憂也益無窮之憂也禹稷之憂亦無窮之憂也禹稷之憂即益之憂也益之憂即禹稷之憂也禹稷之憂即益之憂也益之憂即禹稷之憂也禹稷之憂即益之憂也益之憂即禹稷

○合二爲一格　張浚

堯舜之知急先務論

孟子盡心上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急其所當務之爲
急仁者無不愛也急其所當愛之爲急堯舜之知而
不徧物急先務也　堯舜之仁不偏愛人急親賢也

聖人以身任天下之重其所以有限之力以數千年之後天下之樂而樂之者無窮也堯舜之知其所以無不知之力以數千年之後天下之憂而憂之者無窮也

論曰聖人以身任天下之事而不以天下累其身先務之急在於親賢以天下之事身任天下之重在於得人蓋聖人之身與賢人之身實爲一體故聖人之知不異於賢人之知而賢人之知實本於聖人之知蓋聖人出而與世接之大處

物之不得其理者聖人蓋深憂之事物而求以安之無乃以天下自累歟聖人之知孟知乎此哉故樂君夫事物之表而默察夫先後緩急之宜此聖人以身任天下而天下之未於聖人者無窮之求應無窮之求其多寡力如何理有先後則將求徧天下之事物而不以天下累其身有限之力數千年之後天下之憂而憂之者無窮也堯舜之知其所以無不知而求以安之無窮之事物而不以天下累其身有限之力數千年之後天下之樂而

難能者哉 文武并盛之
業不偏制度
賢急先務 請中一事
知急先務請中一事之大者歟
也 一民之論 一事之
歸其言於聖人 憲問子貢
下則已聖人而苟有惑
身任天下矣 然天下非能以身
息擾者欲定弊者欲新而不振者欲起
聖人方以身任之而天下之求於我者方來而不已
人以天下
之未求於聖人者
公之未用也 次上論海
之 孟嘉章子貢
天下之
西土之蠢未蘇成王不豫而周公憂之
公之未用也 賢為先
偏天下而每有不徧者焉 引此
不任賢故不能用天下之事則設
設之未盡聖人視斯民若己飢
外者多矣 公勿
下之事有限於聰明之所不及若多矣 而身兼將相下行臣職天

集141-424

○朝頫發明格

君子之志於道如何

黃印生

孟子心上有小天下故志於道老聃爲小天下故志於道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於道也不成章不達老聃之道大而無用不學之者道之大而無用學之者道之至也

不至者聖賢之心學有未易以遽至者

亦在夫人念之而已

論曰學有未易以遽至者乃就至之者言之中人已學

道雖真而道體未易言語證易言道則未易言也而亦未有終不可至者

特患夫學之者不心乎此也

苟其心之心字上苟字又一層意思心乎道也心字一念所發惟此乎在而不息且有必至之理雖斯道之大若未易以遽至而一此心之不

故曰能用夫超詣徑造之高而求爲超詣徑造之高則有非下學者之事

而道初非卑近之比

者超詣徑造之高

則道其終不可至也耶

自是而不敢知命耳順以至于從心不踰矩之時

而道其終不可至也耶

惟心者之志於道亦然聖人之道之大一海也

未易至也特其志之未加耳

昔者聖人之道

筑盍自其十五之年已志乎此吾十有五而志于學自是而立一自是而不惑而知命耳順以

至于從心不踰矩之時

時也而道其終不可至也耶

爲得之

學者之不

集141-425

之道可以易言哉 [illegible] 而急欲學者之心 [illegible] 亦未安以難言之而絕學者之念以 [illegible] 志為貴雖不易遽至之道 [illegible] 即其終可至也 [illegible] 超乎無窮之先而行乎有物之後 [illegible] 即三才而二才在所貫即萬事而萬事在所統無精粗無鉅細全體大用之大而曾無欠 [illegible] 聖人者設其體之大止矣 [illegible] 聖人之為大則其所謂大者毋乃抗之以自孤乎 [illegible] 故語道之北 [illegible] 仁不參不柬以西不南以 [illegible] 此志宜定一不參不柬以西不南以 [illegible] 軻之志若是然也 [illegible] 則知於道不少 [illegible] 而能如羿之弓也 [illegible] 聖人者設其體之 [illegible] 志惟宜則能乎道不 [illegible] 即萬事而行乎有物之後 [illegible] 即三 [illegible] 超 [illegible] 其所以持其志者亦立於道而道存焉非五 [illegible] 志惟專 [illegible] 其所以持其志者亦立於道而道存焉非五 [illegible] 則志不在也 [illegible] 以立是志者亦立於道而道存焉非五 [illegible] 有曰立志曰持志曰志壹曰專心致志 [illegible] 學未始以易言之心 [illegible] 亦未安以難言之而絕學者之念以 [illegible] 志為貴雖不易遽至之道 [illegible] 即其終可至也 [illegible] 超乎無窮之先而行乎有物之後 [illegible] 即三才而二才在所貫即萬事而萬事在所統無精粗無鉅細全體大用之大而曾無欠 [illegible] 聖人者設其體之大止矣 [illegible] 聖人之為大則其所謂大者毋乃抗之以自孤乎 [illegible] 故語道之北 [illegible] 仁不參不柬以西不南以 [illegible] 此志宜定一不參不柬以西不南以 [illegible] 軻之志若是然也 [illegible] 則知於道不少 [illegible] 而能如羿之弓也 [illegible] 以上解孟子志壹則動氣之意

孔也 記孟子之言以證上文之意 不小吾子之人之爲易能此志
不及則大聖人於道而謂終不可及又
之 孟子嘗引孔子之言以觀海之難以喻吾之大若未易以
水有道 必至者 非本旨 孟子當意 觀水有術以喻斯道之
有本 其術維何 觀水之瀾 觀水之瀾由近及遠 由小及大 觀水之
道 必觀其瀾 日月有明 容光必照 流水之爲物 不盈科而進 君子之志於道也
亦然 不成章不達 不盈科不行 不志於道 不可以入德 故曰 觀水有術 必觀其瀾
奚以見學者而志於斯道之不可以不篤乎 學者 學道之人也 志 心之所之也
以觀海之難 以觀水之瀾 以喻吾之大若未易以見學者而志於斯道之不可以不篤
乎 此孟子之言 所以開後學之志於道 使之篤志而力行 以求至於聖人之域也
苟非其人 雖與之言 不告也 苟非其人 謂不能篤志力行 以求至於聖人之域者
雖與之言 聖人之道 不以告也 蓋聖人之道 至大至廣 至精至微 非篤志力行
以求至於聖人之域者 不可以語之 語之 亦不能信 信 亦不能久 不告 所以
成就之也 嗚呼 君子人與 其亦志乎道而已矣 嗚呼 歎辭 君子人與 疑辭
其亦志乎道而已矣 言君子人與 其志在於道而已 何也 設問之言 以爲時之君子發也
蓋時之君子 或志於利 或志於名 或志於富貴 或志於聲色 夫道 非此之比
也 故曰 其亦志乎道而已矣 何也 設問之言 以爲時之君子發也 蓋時之君子
或志於利 或志於名 或志於富貴 或志於聲色 夫道 非此之比也 故曰 其亦志乎
道而已矣 何也 設問之言 以爲時之君子發也 蓋時之君子 或志於利 或志於名
或志於富貴 或志於聲色 夫道 非此之比也 故曰 其亦志乎道而已矣 何也 設問
之言 以爲時之君子發也 蓋時之君子 或志於利 或志於名 或志於富貴 或志於聲色
夫道 非此之比也 故曰 其亦志乎道而已矣 何也 設問之言 以爲時之君子發也
蓋時之君子 或志於利 或志於名 或志於富貴 或志於聲色 夫道 非此之比也
故曰 其亦志乎道而已矣 何也 設問之言 以爲時之君子發也 蓋時之君子 或志於利
或志於名 或志於富貴 或志於聲色 夫道 非此之比也 故曰 其亦志乎道而已矣
何也 設問之言 以爲時之君子發也 蓋時之君子 或志於利 或志於名 或志於富貴
或志於聲色 夫道 非此之比也 故曰 其亦志乎道而已矣 何也 設問之言 以爲時之
君子發也 蓋時之君子 或志於利 或志於名 或志於富貴 或志於聲色 夫道 非此之比
也

之學有如此一般高一般吁學者欲進而觀聖人又進而觀天地可不先自視其所以生未能於
聚爲則去道已遠而於聖人天地吾何以測之哉 觀乎野聖天地之本旨如何
細判而形體均 易係辭天地之間有形之物不外乎天地之氣而人之形體
性真其 其人之稟受天地之氣以成形而天地之理亦具於其中 又降而
聖得此道而爲天地 即得此道而爲聖天地一
反觀之 即字 而聖天地之道其可而謂不可以頓悟何
哉 字或作豈 之性觀道而未以頓悟
之性觀道也 朱文公云人之性即天地之理 嗟夫是以天地
陶鑄萬類之恩 心是天地之性人之性即天地之理 論不論不關論不論

性不明 是天地之性人之性即天地之理 性猶水也 必以水喻性 有流而未遠
之喻 有流而潮遠乃有所濁則賢人也 水濁則賢人之性知之 有流
而不海終無所污則聖人也 學人之性知上段說話是也 聖人即天地之性雖賢人亦未離氣質之性 是
可以觀之而一蹴可以語此道乎 聖非可以驟等而至 故
必加澄治之力使澄於清則所謂明而聖可進於聖矣 程子所謂
則淵然不淳粹然不雜渾渾天地之性 人之性即天地之性 猶上
微下其齒豁有不容開者蓋其爲漸進之學也 聖

之學有如此一般高一般吁學者欲進而觀聖人又進而觀天地可不先自視其所以生未能於
聚爲則去道已遠而於聖人天地吾何以測之哉 觀乎野聖天地之本旨如何
細判而形體均 易係辭天地之間有形之物不外乎天地之氣而人之形體
性真其 其人之稟受天地之氣以成形而天地之理亦具於其中 又降而
聖得此道而爲天地 即得此道而爲聖天地一
反觀之 即字 而聖天地之道其可而謂不可以頓悟何
哉 字或作豈 之性觀道而未以頓悟
之性觀道也 朱文公云人之性即天地之理 嗟夫是以天地
陶鑄萬類之恩 心是天地之性人之性即天地之理 論不論不關論不論

耳道安在哉 彼欲頓悟以求道者祇自恍惚耳自蔽 不然觀我生未能於
人之立教也 自洒掃應對 又降而文行忠信 文行忠信 又降而射御書數 記六藝
降而文行忠信 又降而射御書數 記六藝 樂射御書
又降而徐行折枝 孟爲長者折枝又 又降而洒掃應對
地則賢人之全也 若子貢 如登高必自
卑 中庸語 如行遠必自邇 如登高必自卑 撇開雜揉指門墻去 聖乃使塗

之人一舉足可以期宗聖之夫百官之富豈理也哉 學道者定如孔門
氣等以求頓悟之學也 大抵皆以循序進道而未 當時從游三千
能亦衆矣 孔門之教 而點哉之稱夫
子獨爲顏子申之則所觀於明而聖可進於聖矣 程子所謂顏子一人而已 程子亦曰
陽也何敢望回他可知也 語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 回聞一 回聞一
以知十賜也 以知二孔門之教何嘗敢躐等賢者之道而以賢自

若哉以上觀聖人 聞一知十有不待水實不知顏之自
觀亦卓矣 卓卓不群 達一間之學雖謂之亞聖可也 希子謂 使窺
前而忽後也 望之在後 逸如聖之後 而視夫子如天
之不可階而升四之賢又何異跋聖人之道以聖自居耶
事地無窮是夫子之道亦既望矣 以全仰之高也鑽之堅也瞻
天之覆也如地之載也固不待觀而見之 而吾夫子 乃若忠恕一貫 如
少足 而不惑必四十 祖述則堯舜也憲章則文武
也上律下襲則天時水土也 中庸仲尼 述堯舜憲文武 如
天地之無不持若聖與仁且曰則吾豈敢 語子貢 孔門見之矣 語子貢 而繼孔道之傳者也 其
語不言 夫子之聖人必以堯信於此可以觀賢矣 夫子之聖又何嘗不仰觀俯察而自
孟子曰為人也 而夫大則化而聖矣既聖矣可言 無他道不可以頓悟故也 漸
有言信始可言 夫大則化而聖矣既聖矣可言 無他道不可以頓悟故也 漸
而知之 神神則天地 又烏天地之所以為天地也 而學通書語士希賢賢希
聖聖希天 知命必五十 語四十而知天命

以漸進之學也敬總結孔子「事」字又應主意漸進字雖然未也有先知後知覺後知覺當前其後當呼有先知之人言之字不待於先知之覺後知之覺而後有覺之覺之執若不覺之乎心不覺有進一步處爲一方寸耳此非頓悟之學也漸進之極功也又應「覺」字一理徹萬理統又執爲堅執爲天地道之樞紐子雲所謂擬議形迹之觀乎總指子雲之說不然何以即太玄擬易而論聖人參諸身亦曰擬天地天地人擬之而後有所爲而然哉說詳後子雲之說

○傷本思古格

孝宣舉廉得良如何論

陳若霖

孝宣皇帝黃龍元年詔曰朕聞古之帝王承天理物務得良吏與之共治故民安其政而樂其業是以記述襲行而德流後人稱頌其美至今不絕夫良吏者民之師表也奉宣明詔勤勞百姓簡選賢良以守相之任欲使人主之樂靡不興民之所疾莫不除上下和睦政教清明其令二千石各上進其人將親覽焉

臣聞古之帝王莫不以求賢爲急務而得賢爲難事故堯舜之聖猶有四凶之誅湯武之仁猶有放殺之事況其下者乎是以歷觀古今之治亂未嘗不以得賢爲興失賢爲廢也

陛下聖德寬仁恩澤下流而民未安吏未良者豈非以賢才之未舉而良吏之未進乎臣愚以爲欲舉賢才莫若先自舉其身欲進良吏莫若先自進其心故人主之舉賢進良也非徒以治民也實以治己也非徒以治己也實以治天下也是故人主之治己治天下也非徒以治一時也實以治萬世也

臣聞古之人主治己治天下治一時治萬世其道不出乎正心誠意而已矣心正意誠而天下治矣天下治而萬世安矣此非頓悟之學也漸進之極功

集141-431

宣帝之令
賓客以吏治不傳亭宣帝每于閭閻知民事之艱難實為也

應之今又人主欲民富而不知所以富之道則雖加賦斂以奉之猶不足也宣帝興自閭閻誠知民生之疾苦係於吏治之廉汙太守者民之師帥也數易太守則送迎煩擾而姦猾因緣為市矣故宣帝之時太守久者或至數年同上故曰與我共理者其在二千石乎又用循吏傳上也此是不廢者而增傷車之錢者渭渭若流以下是不廢者家無餘財如邑者不多見朱邑傳語在上卷三年傳語參看○此是不廢者於是今年而有郡國牧養之詔明年而有吏不稟平之詔神爵三年詔吏不稟平則治之又而有郡國救護避課之詔黃龍元年詔令吏救災不得避課○此是不廢者又而舉孝廉得真少之詔又下矣此本題下注帝何切切出長入治之職不專在是意古者以察舉已乃主之當○記文王世子或以下舉或立朝皆水蘗自將之操參看前漢循吏傳龔遂傳山谷水蘗五斛注抑吾有感於拙愛而放之自將○言上大夫則所與我共理者其在二千石乎抑吾知舉顏色語錄我共理者其在民二千石乎與我共理語錄王世貞軒冕之意○記文王世子或以下舉或立朝皆水蘗山谷水蘗五斛注抑吾有感於拙愛而放之自將○言上大夫則所與我共理者其在民二千石乎與我共理語錄王世貞軒冕之意

而使在位皆素絲正直之風矣之詔不必下也則若常事耳又何特下詔然則班固作漢吏傳以循良稱而不以顯著者亦豈無見於此歟漢循吏傳序云故漢世良吏出於三王之末文景時為盛○此是廢者云云是故漢世良吏出於三王之末文景時為盛○此是廢者

聖賢之遺論哉

敗由官邪也左傳二年臧哀伯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章句孟子又曰上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趙註上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上吏治之貪廉民生之休戚係焉吏治之貪廉民生之休戚係焉○此是廢者民生之休戚係焉吏治之貪廉民生之休戚係焉○此是廢者然有見之君其能不徇於流俗者又鮮矣宣帝獨廉之詔又能其志而世故深閉歷多而人情愈見於黃龍之年黃龍元年乃宣帝之末年乃下此詔其又早下此詔也惜夫晚矣哉

○倣今思古格

循良核實之

何論

論曰吏不必有名也

任吏而以名稱之

之吏始

之名任吏而以名稱之

之吏始

之名核實之法

之名核實之法

之名何始乎唐虞三

代之君亦未嘗名此名也

之名何始乎唐虞三

代之君亦未嘗名此名也

初皆刀筆吏

初皆刀筆吏

將相稽臣

將相稽臣

始行於群吏

之吏始

之名核實之法既行則循良

之吏始

之名核實之法既行則循良

之名且不立何有於核實之稱

之名且不立何有於核實之稱

之法行

之法行

之名非帝之

之名非帝之

之不古爾

之不古爾

名也

名也

惠和之才靖共正直之士未嘗以一能自耀也

惠和之才靖共正直之士未嘗以一能自耀也

六計所以察吏也而未嘗見其峻厲督責之意

六計所以察吏也而未嘗見其峻厲督責之意

皆務良也亦既皆有其實矣而又何稽之有

皆務良也亦既皆有其實矣而又何稽之有

集141-433

之責也（見前）總領羣臣其大臣之責歟（此用陸宣公論裴延齡之語）（大臣吾謂宰輔相也）精白一心以承休德（出書）（言盡忠報國）相亦可謂能盡其職矣（言盡忠報國）不實則奏斥之（見前）（言不稱職）士雖甚能吏稍其職或者亦懇相總領之功也（言帝與宰相又皆足以知史稱其職又見前注）良核實之能而又知魏相總領羣臣之能（見前注）（言能核實大體）（此數句論字）

論

帝舉廉吏而必得其真可以覘吏治之常而真之名不聞今宜稽良乃古者吏治之常而真之名不聞今宜帝舉廉吏而必得其真可以覘吏治之不古同（此論）

吏而必核其實可以覘吏治之不古同出一機軸（此論）與已集陳耆卿漢世良吏為盛葉靚光謨平（此論）同意合而觀之可以觸類而長

（言盡忠報國）（出書）（見前）（言不稱職）（此數句論字）

論

論曰道本無偽也（此句論字）由似是而非者得以勝之（此句論字）而人主會道之功始著矣（此句論字）（言不能以亂真）蓋物不能以亂真（見前注）（言人之道）而人主會道之真（見前注）（言聖人之道）方其始焉不過窮吾道之似及其終也乃至於亂吾道之真（見前注）（言聖人之道）斯道之功顧不偉歟（此句論字）（言帝之統一聖人之真）於以二帝會其所以一（總言統一）則尚主之使昔之渙散者有所歸宗（言統一之功）向之分裂者合其所以一（總言統一）則尚主之使昔之渙散者有所歸宗（言統一之功）斯道之功顧不偉歟（此句論字）（言帝之統一聖人之真）於分裂渙散之後（言統一）真者既明之（言聖人之道）偽者自息（申韓蘇秦之學）（言聖人之道）斯道之功顧不偉歟（此句論字）（言帝之統一聖人之真）於分裂渙散之後（言統一）真者既明之（言聖人之道）偽者自息（申韓蘇秦之學）

班固以統壹聖真歸之信乎其能統壹矣（揚雄史臣贊之說）（世宗統一聖真）非一日人之道是以為真武帝乃能躬認於真偽近似之間（此數句論武帝）（言帝之統一聖人之真）尚之（言統一）（言帝之統一聖人之真）（言帝之統一聖人之真）（言帝之統一聖人之真

爲也自朱榮混淆而紫得以亂朱也於是天下無真
雅也於是天下無真正矣 自鄭雅雜奏而鄭得以亂
正樂也 自邪正並驅而邪得以亂正也於是天下無
辨於聖人疑似之間耳 天所以立夫人之名者正所以致
非之也 方良心問得於生民與
賊之初 而天理流行於愚夫愚婦日用常行之際
中庸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 亦何待於統一之功哉不必足故猶一
乾中兢寧之貞 克已復禮
孔顏之真 一以貫之
全固如此大全不特
孟子百家並建角立 不幸而更春秋歷戰國之
老莊爲黃帝之學 申韓蘇張之學易以假其
之餘哉 故知申韓蘇張之學出於老莊老莊出於
也則其言之亂國政者必爲之爭斥之 故申韓
則召之 孔安國之爲經作傳則詔之
以至徐生之頌河間之雅則莫不進之
平日之緒揣乎道真者皆其學其
合其二而歸諸一 天下學者始知六經

之名其實矣方知武帝既已自取
眾叛親死無復餘人坑燼之餘書焚道絕孔子修舉廢墜
其道一脈又絕於秦
晉於空谷 晉人之說出於老子 帝之
有功於斯道豈淺哉然會此道之全以
夫人帝固可喜也 全此心之真以用夫道無不存則雖真
於帝乎 武帝雖推行六藝之道 如其虛文徒示而實意不存則雖真
猶偽也 反說武帝雖不能盡人之性 當帝之世經學大明儒術向
風人莫不以為統治聖真之效 尚老氏家之言下
然而非者未嘗辨 似是而非者最難
辨是而非如是而是 真是一句之深
而不悖此人心之公是也 異端者流
者而亦謂之是 以救時弊者非一端
其所以關吾道之命脈而為吾道之蟊賊者來矣其能道
此而退彼也 當申公則罷斥至郎中公趙綰王臧公卿請立明堂
其名而已乎 一是一非者 而於公孫弘張湯趙禹張湯輩刑名之學耳
蓋同謂之是 一是一非者 而於公則罷斥至郎中公趙綰王臧公卿請立明堂
一個是似是而非底所以不同 此學者之
也 有天下之公是非 然則帝之所謂儒者其可乃謂
之為非孰知是之為非乎 帝謂儒不能以亂天下
而亂生者似正而非正也 帝謂儒不能以亂其術
之近似以亂其真必待統一之功
而亂生者似正而非正也 帝謂儒不能以亂其術
之近似以亂其真必待統一之功

○推究源流格

學者當先

歐陽 祀鳴

真箸假真而非真也者其似是而非者乎辨也然有非是而真是者有似是而非是者不可以為謂也不辨涇之不可以為濁也不辨是非不可以為治也不辨小人之中庸則非也中庸小人之中庸則是也不辨孔子以為亂朱紫之間也不辨金堅而良美而鮮此真是也之間之文勢金堅而良美而鮮此非是也之文勢不可以為鑒此非是者非其似是者乎孟子以為亂朱紫之間也不辨金堅而良美而鮮此真是也之間之文勢金堅而良美而鮮此非是也之文勢不可以為鑒此非是者非其似是者乎

者或之智者亦惑之不惟不可不辨之乎北一時是非之間之文勢然而是者不待辨而自見如此一節是非之間之文勢然而是者不待辨而自見如此一節而疑似之或人也

三國志文類六十卷

（宋）不著輯者

清味書室鈔本

三國文類六十卷浙江范懋柱家
不著編輯人名氏。今流傳有宋刊本。然宋史藝文
志載此書。註云集者不知名。則當時已無可考矣。
案柳宗元河東集有柳宗直西漢文類序。其文皆
採之漢書。是編惟採三國志之文。蓋沿其例。凡分
二十三門。曰詔書。曰教令。曰表奏。曰書疏。曰諫諍。
曰戒責。曰薦稱。曰勸說。曰對問。曰議。曰論。曰書。曰
牋。曰評。曰檄。曰盟。曰序。曰祝文。曰祭文。曰誄。曰詩
賦。曰雜文。曰傳。所採上悉漢末。而下及晉初。則以
魏志太祖紀其事皆在建安。而裴松之註所採多
晉人書也。惟其中勸說對問二門。皆當時口語。本
非詞翰。取盈卷帙。於義未安。又陳壽所評正猶馬
班之贊。摘出別立篇名。亦乖體例。以其宋人舊本
姑存之以備考證焉。

三國志文類目錄
卷一　詔書
卷二　詔書
卷三　詔書
卷四　詔書
卷五　詔書
卷六　詔書
卷七　教令
卷八　教令
卷九　表奏
卷十　表奏
卷十一　表奏
卷十二　表奏
卷十三　書疏
卷十四　書疏
卷十五　書疏
卷十六　書疏
卷十七　書疏
卷十八　書疏
卷十九　書疏
卷二十　書疏

書疏
卷二十一
書疏
卷二十二
書疏
卷二十三
書疏
卷二十四
書疏
卷二十五
書疏
卷二十六
諫諍
卷二十七
諫諍
卷二十八
成書
卷二十九
萬稱
卷三十

萬稱
卷三十一
勸說
卷三十二
勉記
卷三十三
對問
卷三十四
對問
卷三十五
對問
卷三十六
對問
卷三十七
議
卷三十八
議
卷三十九
論
卷四十

論
卷四十一
論
卷四十二
論
卷四十三
書
卷四十四
書
卷四十五
書
卷四十六
書
卷四十七
書
卷四十八
書
卷四十九
戕
卷五十

評
卷五十一
評
卷五十二
評
卷五十三
評
卷五十四
檄
盟
卷五十五
字
祝文
卷五十六
祭文
卷五十七
誄
卷五十八
詩賦
卷五十九

雜文

卷六十

傳

三國志文類卷一

詔書

魏

漢獻帝

命魏公承制封拜詔

封魏公加魏王詔

魏王三辭詔三乞不許又手詔

與魏太子丕詔

魏文帝

嘆雒為洛詔

三國文類 卷一

封孔子後為宗聖侯詔

天地之情勿復勿三公詔

待楊彪以客禮詔

作壽陵詔

嫉征孫權詔

命魏公承制封拜詔 漢建安二十年九月天

之制武宜建爵親戚承制封拜諸侯乃命公得仍舊施行詔曰

法曰當不定日者欲民速親為害之利也昔在中興

鄧禹入關承制拜軍祭酒李文為河東太守來歙又

集141-444

承制拜高峻爲通路將軍察其本傳皆非先請明臨
事刻印也斯則世祖神明權達損益所用建示成
懷而著鴻勳也其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專命之事
苟所以利社稷安國家而已況君秉任二伯師尹九
有實征夷夏軍行藩甸之外失得在於斯須之間停
賞俟詔以滯世務固非朕之所圖也自今已後臨事
所斟當加寵號者其使刻印章假授成使忠義得相
獎勵勿有疑焉

封魏公爲魏王詔建安二十一年五月

自古帝王雖親稱相變爵等不同至乎哀崇元勳建
立功德光啟氏姓延于子孫庶姓之與親宜有殊焉
皆我聖祖受命龍興奄業肇造我區夏鑒古今之制通
爵等之差盡封山川以立藩屏使異姓親戚並列土
地據國而王所以保又天命安固萬嗣歷世承平臣
主無事世祖中興而時有難易是以暗年數百無異
姓諸侯王之位朕以不德繼序弘業遭率土分崩群
黎縱橫自西徂東平苦畢約當此之際唯恐潛入于
難以羞先帝之盛德賴皇天之聖佑君秉義奮身震
迅神武捍朕於艱難獲保宗廟華夏遺民含氣之倫
莫不蒙焉君勤過授禹忠侔伊周而掩之以謙讓守
之以彌恭是以往者初開魏國錫君土宇豐君之違
命悉君之固辭故且懷志屈意封君爲上公欲以歆
順高義須俟勳績韓爰宋建南結巴蜀群逆合從圖
危社稷君復命將龍驤虎奮梟其元首屠其窠柄暨
至西征陽平之役親擐甲冑深入險阻芟夷蘊賊殄
其山藪盪定西陲踵踵旌萬里殺敵致遠振軍威武
唐虞之盛三后樹功文武之興旦奭作輔二祖成業
英豪佐命夫以聖哲之君事爲己任猶錫土班瑞以
報功臣豈有如朕寡德仗君以濟而責與不豐將何
以答神祇慰萬民哉今進君爵爲魏王使使持節行

御史大夫宗正劉艾奉策璽玄土之社苴以白茅金
虎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十君其正王位以
丞相領冀州牧如故其上魏公璽綬符策敬服朕命
簡恤爾衆克綏厥猶以揚我祖宗之休命

魏王三辭詔三報不許入手詔

大聖以功德爲高美以忠和爲典訓故能業垂名使
百世可希行通制義使力行可發是以勳烈無窮休
光茂著稷契載元首之聰明周召興文武之智用雖
煜營庶官仰歎儕思其對豈有若君者哉朕嗟吉人
之功美之如彼思君忠勤之績茂之如此是以每將

鏤符析瑞陳禮命冊寤寐慨然自忘守文之不德焉
今君重違朕命固辭懇切非所以稱朕心而副後世
也其抑志撙節勿復固辭

與魏太子丕詔　建安二十五年

魏太子丕昔皇天授乃顯考以翼我皇家遂攘除群
凶拓定九州弘功茂績光于宇宙朕用垂拱負扆二
十有餘載天不慭遺一老永保余一人早世潛神哀
悼傷切丕矣世宣明宜秉文武紹脩前緒今使使持
節御史大夫華歆奉策詔授丕丞相印綬魏王璽綬
領冀州牧方今外有遺虜邊未寧旗鼓猶在疆境
懷勞祇厥緒時亮庶功以稱朕意於戲可不勉與

魏文帝

雙雞為洛詔　黃初元年

詔以漢火行也火忌水故洛去水而加佳觀於行次
為土土水之壯也水得土而乃流土得水而乃柔故
除佳加水雙雞為洛

封孔子後為宗聖侯詔　黃初二年

昔仲尼資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當衰周之末無受
命之運在魯衛之朝教化乎洙泗之上棲棲焉皇皇
焉欲屈己以存道眤身以救世于時王公終莫能用
之乃退考五代之禮修素王之事因魯史而制春秋
就太師而正雅頌俾千載之後莫不宗其文以述作
仰其聖以成謀茲可謂命世之大聖億載之師表者
也遭天下大亂百祀墟壞舊居之廟毀而不修褒成
之後絕而莫繼闕里不聞誦弦之聲四時不覩蒸嘗
之位斯豈所謂崇禮報功盛德百世必祀者哉其以
議郎孔羨為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祀令魯郡修定
舊廟置百戶吏卒以守衛之又於其外廣為室屋以
居學者

天地之靑勿復劾三公詔　黃初二年

災異之作以譴元首而歸過股肱豈禹湯罪己之義
乎其令百官各虔厥職後有天地之靑勿復劾三公

楊彪行太常禮詔　黃初二年十月己亥公卿引見漢大行皇帝梓宮不臨

夫先王制凡杖之賜所以養禮尊養老也昔孔光卓茂皆以淑德高年受茲嘉賜公於漢室臣乃祖已來世著名節年過七十行不踰矩可謂老成人矣所宜龍異以尊舊德其賜公延年杖及馮几詔請

之日便使杖入又可使著鹿皮冠

作壽陵戒儉葬詔 黃初三年十月甲子表首陽山東為壽陵作終制曰

禮國君即位為椑存不忘亡也昔堯葬濛山衣衾三領桐棺三寸葬於山林則合乎山林封樹之制非上古也吾無取焉壽陵因山為體無為封樹

無立寢殿造園邑通神道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骨無痛痒之知冢非樓神之宅禮不墓祭欲存亡之不黷也為棺槨足以朽肉而已故吾營此正壚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施葦炭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合古墐車馬

靈之義棺但漆際會三過飯含無以珠玉無施珠襦玉匣諸愚俗所為也季孫以璵璠斂孔子歷級而救之譬之暴骸中原宋公厚葬君子謂華元樂舊不臣以為棄君於惡漢文帝之不發霸陵無求也光武之握原陵封樹也霸陵之完功在釋之原陵之採用在明帝是釋之忠以利君明帝愛以害親也忠臣孝子宜思仲尼正明釋之言鑒華元樂舊明帝之戒存於所以安君定親使魂靈萬載無危斯則賢聖之忠孝矣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亦無不掘之墓也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匣金縷骨骸盡是焚如之刑也豈不重痛哉禍由乎厚葬封樹森罹為我戒不亦明乎其皇后及貴人以下不隨王之國者有終沒皆葬澗西前又以表其處矣益發奢侈者棺二妃不從延陵葬子遠在贏博現而有靈無不之也一澗之間不足為遠若違今詔妄有所變改造施吾為戮尸地下戮而重戮死而重死臣子為戮死君父不忠不孝使死者有知將不福汝其以此詔藏之宗廟副在尚書秘書三府

緩征孫權詔 黃初四年

孫權殘害民物朕以恭不可長故分命猛將三道並征令征東諸軍與權實吕範等水戰則斬首四萬獲船萬艘大司馬據守濡須獨其所禽獲亦以萬數中軍征南攻圍江陵左將軍張郃等觸體直波擊其南渚旗赴水溺死者數千人又為地道攻城城中外崔鼠不得出入此几上肉耳而賊中腐氣疾病夾江滿地恐相染污昔周武伐殷旋師孟津漢祖征隗囂還軍高平皆知天時而度賊情也且成湯解三面之網天下歸仁今開江陵之圍而緩成死之禽且休力役罷有緣戍書養士民咸使安息

詔書

魏

文帝

鵾鵬集靈芝池詔

議輕刑詔 黃初五年十月癸酉詔曰

近之不絕何遠之懷今事多而民少上下相欺以文法百姓無所措其手足昔泰山之哭者以苛政甚於猛虎吾傷儒者之風服聖人之遺教豈可以日戮其辭行違其誠者哉廣議輕刑以惠百姓

戒非祀之祭等詔 黃初五年十二月

先王制禮所以昭孝事祖大則郊社其次宗廟三辰五行名山大川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叔世衰亂崇信巫史至乃宮殿之內戶牖之間無不沃酹甚矣其惑也自今其敢設非祀之祭巫祝之言皆以執左道論

東書堂日影

著于令典

封張遼李典詔 黃初六年在合肥之役遼典以步卒八百破賊十萬自古用兵未之有也使賊至今尚氣可謂國之爪牙矣其分遼典邑各百戶賜一子爵關內侯

封朱霊詔 文帝也注封霊曰注霊曰注霊曰注

之臣皆朕所與同福共慶傳之無窮者也今封爾侯富貴不歸故鄉如夜行衣繡若平常所志賴勿辭言

追封鄧公策諡曰鄧哀侯

惟黃初二年八月丙午皇帝曰洛爾鄧哀侯沖昔皇天鍾美於爾弱齡聰哲之才成於弱年蓄永享顯祚克成厥終如何不祿早世夭昏朕承天序享有四海並建親親以藩王室惟爾不建斯榮且奕禮未備追悼之懷惻然攸傷今遷葬于高陵使使持節兼謁者僕射郎中陳承追賜虓虎旗鼓戟吹鳴呼哀哉休茲寵榮鳴呼哀哉

賜魏郡太守王基策

文帝即王位加侍中尚書僕射太祖之遺使就拜基為

昌陽亭侯初

策

昔先軫喪元王蝎絕脰隕身徇節前代美之惟侯戒昭果毅蹈難成名穀溢當時義烏在昔寡人愍焉謚曰壯侯

賜張既子曼爵品

昔荀桓子立勳翟土晉侯賞以千室之邑馮異輸力漢朝光武封其二子故涼州刺史張既能容民畜衆使群羌歸土可謂國之良臣不幸薨隕朕甚愍之其賜小子爵歸爵關內侯

賜夏侯尚諡南蔣侯策

至帝聞曰卿所言未有施善但所見亡國之風教何如耳鄧哀侯大加明德公

色而聞其故流于是帝意解

卿腹心重將特當任使恩施足死惠愛可懷作威作福殺人活人

改封諸王詔黃初五年

先王建國隨時而制漢祖增秦所置郡至光武以天下損耗并省郡縣以今比之益不及焉其改封諸王皆為縣

賜中山恭王衮詔

衮上書贊頌詔報曰太和三年封北海王黃初三年徙為東平王

黃金十斤作詔曰

昔唐叔歸禾東平獻頌斯皆骨肉賛美以彰懿親王研精墳典昧味道真文雅煥炳朕甚嘉之王其克慎明德以終令問

封吳王策黃初二年十一月

蓋聖王之法以德設爵以功制祿勞大者祿厚德盛者禮豐故叔旦有夾輔之勳太公有鷹揚之功並啟土宇并受備物所以表章元功殊異賢哲也近漢高祖受命之初分裂疆界以王八姓斯則前世之懿事

後王之元龜也朕以不德承運革命君臨萬國統天機思齊先代坐而待旦惟君天資忠亮命世作佐深覩歷數達見廢興遠遣行人浮于潛漢望風影附抗疏稱藩重納織絺南方之貢普遣諸將來還本朝忠肅內發款誠外昭信著全石義益山河朕甚嘉焉今封君為吳王使使持節太常高平侯貞授君璽綬策書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行使符第一至第十以大將軍使持節督交州領荊州牧事錫君青土茅以白茅對揚朕命以尹東夏其上故縣駒將軍南昌侯印綬符策令又加君九錫其敬聽後命以君綏安東

南綱紀江外民夷安業無或搖貳是用錫君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君務財勸農倉庫益積是用錫君衮冕之服赤舄副焉君化民以德禮教興行是用錫君軒縣之樂君宣導休風懷柔百越是用錫君朱戶以居君運其才謀宣才任賢是用錫君納陛以登君忠勇亟奮清除姦慝是用錫君虎賁之士百人君振威陵邁宣力荊南梟滅兇醜眾人斯得是用錫君鈇鉞各一君文和於內武信于外是用錫君彤弓一彤矢百箙弓十箙矢千君以忠肅為基恭勤為德是用錫君秬鬯一卣圭瓚副焉欽哉敬敕訓典以服朕命

報吳王詔初孫權外託事稱而誠心不敦遣侍中韋昭尚書胡沖謝景等賚幷璽書命曹休等伐吳權辭以內難未解卑辭上書求自改悔若罪在難赦不見置奉還土地民人乞守交州以終餘年文帝報詔稱權悖慢以不臣見討權既稽首江漢廓靖之議主者所不得專三公上君過失皆有本末朕以不明雖有曾母投杼之疑猶無言者

不信以為國福故先遣使者鴻勞又重尚書侍中踐修前言以定往子君遂設辭不欲使進議者怪之又前都尉浩周勸君還子乃實朝臣交謀以此卜君君果有辭外引隗囂還子不終內喻竇融守忠而已世殊時異人各有心浩周之還口陳指麾益令議者發明眾據終始之本無所據杖故遂俛仰從羣臣議今省上事款誠深至心用慨然愴動容即日下詔勅諸軍但深溝高壘不得妄進若君必效忠節以解疑議登身朝列夕召兵還此言之誠有如大江

詔書

魏

明帝

追尊高帝高后畢陵此詔

封諸侯王詔

功臣配饗詔

寬獄詔

改正朔詔

祀圜丘詔

三國志文類 卷三 一

喻華歆詔

徵管寧詔

令青州刺史禮豈管寧詔

過賈逵祠詔

追尊高帝高后畢陵此詔太和三年七月癸酉尊爲高皇帝夫人吳氏曰高皇后有此詔式

禮皇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大宗則當纂正統而奉公義何得復顧私親哉漢宣繼昭帝後加悼考以皇號哀帝以外藩援立而董宏等稱引亡秦或誤時朝既尊恭皇立廟京都又寵藩妾使比長信叙昭穆於前殿罷四佾於東宮僭差無度人神弗祐而亡即丹忠正之諫用致丁傅焚如之禍自是之後相踵行之昔魯文逆祀眾由夏父宋國亦度僖在革元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世行事爲戒後嗣萬一有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爲人後之義毀爲後邪尊統時君妄建非正之號以干正統課謂考爲皇稱妣爲后則股肱大臣誅之無赦其書之金縢藏之宗廟著于令典

封諸侯王詔太和六年二月

三國志文類 卷三 二

古之帝王封建諸侯所以藩屏王室也鴻不云乎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秦漢雖周亦彊或弱俱失厥中先後法也其改封諸侯王皆以郡爲國

功臣配饗詔青龍元年五月詔祀故大將軍程昱於太廟

昔先王之禮於功臣存則顯其爵祿沒則祭于大蒸故漢氏功臣祠於廟建大舉元功之臣功勳優著終始休明者其皆依禮祀之

寬獄詔青龍四年

有虞氏畫象而民弗犯周人刑錯而不用朕從百王之末追望上世之風邈乎何相去之遠法令滋章犯

者彌多刑罰愈衆而姦不可止往者掖大辟之條多所蠲除思爲生民之命此朕之至意也而郡國艱一歲之中尚過數百豈朕訓導不醇俾民輕罪將荷法猶存爲之痛寐乎有司其議獄緩死務從寬簡及乞恩者或辭未出而獄以報斷非所以究理盡情也其令廷尉及天下獄官諸有死罪具獄以定非謀反及手殺人亟語其親治有乞恩者使與奏當文書俱上朕將思所以全之其布告天下使明朕意

改正朔詔 漢文皇帝即位以受禪于漢惟高帝受命創業垂統爲漢太祖孝惠皇帝奉承洪業以寧海內爲漢高祖孝文皇帝本支百世承天之祐德厚流光爲漢太宗孝景皇帝紹修太平通定功業爲漢世宗皆宜改乃詔三公行也九卿中都官二千石內史二千石博士議郎中二千石諸侯王相國丞相大夫議郎諫者或不五年三月爲一改帝總古典乃改肇制元年四月詔

大太極運三辰五星於上元氣轉三統五行於下登降周旋終則又始故仲尼作春秋於三微之月每月稱正以明三正迭相爲首今推三統之次親得地統當以建丑之月爲正月考之群義爭矣

祀圓丘詔 漢初元年十月皆因陽數取其義也東井鬼宿之精降爲沛公行也

敬管寧詔 管寧避地遼東魏武帝平柳城徵不至文帝踐阼徵寧還下詔褒寧上疏辭

大中大夫管寧既懷道德服膺六藝清虛足以俟古益帝王受命莫不恭承天地以章神明尊祀世統以昭功德故先代之典既著則褘郊祖宗之制備也昔漢氏之初承秦滅學之後采拾殘缺以備郊祀自甘泉后土雍五時神祇兆位多不見經是以制度無常一彼一此四百餘年廢無褘祀古代之所更立者遂有關焉曹氏繫世出自有虞氏今祀圜丘以始祖帝舜配祇圜丘曰皇皇帝天方丘所祭曰皇天之神以太祖武皇帝配地郊所祭曰皇地之祇以武宣后配宗祀皇考高祖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

喻華歆詔 帝即位歆拜太尉錄尚書事帝不許歆固辭不獲已乃起

朕新統庶事一日萬機懼聽斷之不明賴有德之臣左右朕躬而君慶以疾辭位夫皇王擇君不居其朝委榮寵祿不究其位古人固有之矣爾以爲周公伊尹則不然潔身狥節常人爲之不望之於君君其力疾就會以寧予一人將立席机延命百官總己以須君到朕然後御坐

徵管寧詔 管寧避地遼東魏武帝平柳城徵寧還下詔太中大夫不受明帝即位太尉錄尚書事又徵寧上疏辭

大中大夫管寧既懷道德服膺六藝清虛足以俟古嬴白可以當世景仰遭玉鼎衰缺宇宙顛覆聖賢用舍之義而則稽負而至斯誠應龍潛升之道

黃初以來徵命屢下每輒辭疾拒違不至豈朝廷之政與生殊趣將安樂山林往而不能反乎夫以姬公之聖而周德不降則鳴鳥弗聞以秦穆之賢猶思引乎黃髮況朕寡德曷能不願聞道于大夫哉今以寧爲光祿勳禮有大倫君臣之道不可廢也望必速至稱朕意焉

令青州刺史禮遣營寧詔

詔青州刺史曰寧抱道懷真潛翳海濱北下徵書三

命不至旌招利吉高尚其事雖方秦徵幽人之貞而失考父恭之義使朕虛心引領歷年其何謂和徒欲懷安必肆其志不惟古人亦有翻然改節之降邶民乎日近月除時方乙暑深身洛德行以易爲仲尼有言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哉其命別駕從事郡丞掾奉詔以禮發遣寧詣行在所給安車吏從前導道上廚食上道先奏

過曹達祠詔 集中帝東征

昨過頃見曹達碑像今筆入利路曰

立不忠年之不長達存有忠歿而見思可謂死而不朽者矣其布告天下以勸將來

詔書

魏

明帝

賜彭城王據璽書

賜中山恭王袞璽書

賜趙王幹璽書

敕免東詔

恐無能傳業詔

封邢城王茂詔

賜彭城王據璽書 前雖二千戶

制詔彭城王有司奏王遣司馬盧和齎珠玉來與官吏出入近署踰修度

卽中尚方多作禁物交通工官出入近署踰修度慢令違制繩王以法朕用愍然不寧于心王以至親之重處藩輔之位典籍日陳于目動誦不輟方伯加雅素奉修恭肅敬愼務在正身考政厥行載若然小違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古人垂誥乃至於此故君子思心無斯須違意焉

所以累德者而去之則德明矣開心所以為寒者而通之則心恚矣慎行所以為尤者而修之則行全矣三者王之所能倫也今詔有司宥王削縣二千戶以彰八柄與奪之法昔我文作易著休復之誥仲尼論

賜中山荼王家璽書青綬元年秦制打京
都禁爭下詔有司削減

制詔中山王有司奏王乃者來朝犯交通京師之禁朕惟親親之恩用寬吏議然法者所與天下共也不可得廢令削王縣二百五十戶克己復禮聖人

稱仁朝過夕改君子與之王其誠詩無言悔也

賜趙王幹璽書 幹祖令名良子陳平死大王夫人春之太祖庚用以果女也太子言此三歲之時女弟為帝所愛良日抱之帝亦為良明帝奉遺詔年私通書誡諸

小弟子文帝為文帝所忌幾不得立文帝即位良是為帝良年

帝加恩急有司所奏親之容為有司所奏親之

易稱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詩著大車惟塵之誡自太祖受命創業深觀治亂之源鑒存亡之機初封諸侯訓以恭慎之至言輔以天下之端士常稱馬援之遺誡重諸侯賓客交通之禁乃使與犯奸惡同夫豈以此薄骨肉哉徒欲使子弟無過失之愆士民無傷害之悔耳高祖踐祚祇慎萬机申著諸侯不朝之令朕感詩人棠棣之作嘉采菽之義亦緣詔文曰若有詔得詣京都故命諸王以朝聘之禮而楚中山並犯交通之禁趙宗藏捷咸伏其辜近東平王復使屬官歐寺張吏有司舉奏朕裁削縣令有司以曹纂王喬等因九族時節集會王家或非其時皆違禁防朕惟王幼少有恭順之素加受先帝顧命欲崇恩禮廷尉後嗣況近在王之身乎且自非聖人孰能無過已詔有司宥王之失古人有言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弗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焉叔父

莊幸先聖之典以纂乃先帝之遺命勤勤款款靖恭厥位稱朕意焉

封卿城王茂詔茂太祖元年建封卿城公其以卿城王詔曰

昔象之為虐至甚而大舜猶侯之有庳近漢氏淮南阜陵皆為亂臣逆子而猶或及身而復國或至子而敦叙親親之厚義也卿城公茂少不閑禮教長不務善道先帝以為古之立諸侯也皆命賢者故姓有泰必侯者是以獨不王茂太皇太后數以為言如聞

茂頃來少知悔昔之非欲脩善將來君子與其進不保其往也合封茂為駙城王以慰太皇太后下庶之念

恐無能使業詔書初中常侍高望隆侯坏奉請靜等並使侍疾病無狀坏奉乃

昔先聖既沒而其遺言餘教著於六藝六藝之文禮又為急弗可斯須離者也冬浴背本所由來久故謂子譏原伯之不學荀卿醜秦世之坑儒儒學既廢則風化曷由興哉方今宿生巨儒並各年高教訓之道孰為其繼昔伏生將老漢文帝詔以晁錯從受尚書

宣帝承以士即其科即吏高才解經義者三十人從光祿勳隆散騎常侍林博士靜分受四經三禮主者其為設課試之法夏侯勝有言士病不明經術經術之舉習非而已哉若苗穢害田隨風烈火之艾得熒安能自別乎且又此事固然易見不及鑒古成敗書傳所載也江南海北有萬里之限左東君臣無懷陽之患利則義所不貴此為亂安忘亡之禍賤忠貞之節重背救之名鑽窮之表居求危亡之猶知愛禮以此事人亦難為顏且又宿舒無罪不使入吳奉不義之使始與家訣涕泣而行及至賀死之日覆衆成山舒雖脫死魂魄離身何所過迫乃至於

親又手北向稽顙假人臣之寵受人臣之榮有如權者也狼子野心告令難移卒歸反覆背恩叛主淪天逆神乃敢偕號恃江湖之險阻王誅未加比年已來復遣船趨渡大海多持貨物莊誘邊民邊民無知與之交關長吏以下莫肯禁止至使周賀淳舟百艘流滯津岸留連有無既不疑拒齎以名馬又使宿舒隨賀通好十室之邑猶有忠信況君於吳春秋所書也今遭東吾兒奉事國朝為子大夫羞之昔

孫策有言父教子武何以事君策名委質貳乃辭也今乃阿順邪謀背從姦叛豈獨父兄之教不詳子弟之學習非而已哉若苗穢害田隨風烈火之艾得熒安能自別乎且又此事固然易見不及鑒古成敗書傳所載也江南海北有萬里之限左東君臣無懷陽之患利則義所不貴此為亂安忘亡之禍賤忠貞之節重背救之名鑽窮之表居求危亡之猶知愛禮以此事人亦難為顏且又宿舒無罪不使入吳奉不義之使始與家訣涕泣而行及至賀死之日覆衆成山舒雖脫死魂魄離身何所過迫乃至於

此令忠臣烈將咸忿遼東反覆携貳皆欲乘桴浮海
期於肆意朕為天下父母每加念天下新定既不欲勞
動干戈遠涉大川費役如彼又悼邊陲遺餘黎民迷
誤如此故遣郎中衛慎郎珝等且先奉詔示意其股
肱忠良能效節立信以輔時君反邪就正以建立功
福莫大焉儻恐自媚已為惡逆所見染汙不敢倡言
永懷伊戚其諸與賊使交通皆赦除之與之更始

詔書

魏

齊王芳

賜孫資詔

高貴鄉公

即位詔

改武丑明詔

立三老五更詔

復入賈逵祠詔

賜楚王彪璽書

陳留王

燕王不稱臣詔

督鄧艾禽姜維詔

賜孫資詔　時大將軍曹爽專事多變易資與爽
吾累世蒙寵加以榮爵內懷悚
慴託令疏不能匡弼庶延須臾
始九年二月乃陽路口之
君掌機密三十餘年經營庶事勳著前朝暨朕統位
動賴良謀是以襄者增崇寵章同之三事外帥群官
內望謹言屬以年耆疾篤上還印綬前後鄭重辭旨
懇切天地以大順成德君子以善恕成仁重以職事

違奪君志今聽所執賜錢百萬使葬光祿勳少府親策詔君養疾于第君其勉自進醫藥願神和氣以永無猶之祚置舍人官騎加以日秩肴酒之膳焉

高貴鄉公

即位詔

昔三祖神武聖德應天受祚齊王嗣位肆行非度顛覆厥德皇太后深惟社稷之重延納宰輔之謀用替厥位集大命于余一人以眇眇之身託于王公之上夙夜祗畏懼不能嗣守祖宗之大訓恢中興之弘業戰戰兢兢如臨于谷今群公卿士股肱之輔四方征鎮宣力之佐皆積德累功忠勤帝室庶憑先祖先父之靈以寧社稷其以景元五年爲甘露三年

五更詔

立三老五更詔 甘露三年

夫養老興教三代所以樹風化垂不朽也必有三老五更以崇至敬乞言納誨著在憲典所以博史敷後六合蒸蒸下觀而化宜妙簡德行以充其選門內侯王祥庶仁秉義雅志淳固閑內侯鄭小同溫恭孝友師禮守志其以祥爲三老小同爲五更直駕到奉罷司駕行吉禮焉

復入賈逵祠詔 甘露三年

逵沒有遺愛歷世見祀追閔風烈朕也嘉之昔先帝東征亦幸于此親發德音褒揚逵美徘徊之心益有慨然夫禮賢之義或掃其墳墓或修其門閭所以崇敬也其掃除祠堂有穿漏者補治之

賜楚王彪璽書 咸熙元年 太尉王肅 宛刻 朝史今拙 温在凌傳乃遣傳及 詔王凌 昌治諸相連及者廷尉 都許 漢燕王旦故事使 昌案 於是依 賜彪璽書曰

夫先王行賞不遺仇讎用戮不違親戚至公之義也

故周公流涕而決二叔之罪孝武傷懷而斷昭平之獄古今常典也惟王度表率宗室而謀於姦邪乃與太尉王淩兖州刺史令狐愚構通邪謀圖危社稷有悖逆之心無忘孝之意宗廟有靈王其何面目以見先帝朕深痛王自陷罪辜既得王情深用憮然有司奏王當就大理朕惟公族自師之義不忍肆王市朝故遣使者賜王死刺之事宜足以觀王其自圖之

彪乃自殺

陳留王

燕王不稱臣詔并有司奏

古之王者或有所不臣王侍宜依此義表不稱臣乎又當為報夫後大宗者降其私親兄所繼者重若便同之臣妾亦情所未安其皆依禮典處當務盡其宜

有司奏以為禮莫大于正典陛下稽德擬運撫臨萬國太宗之重隆三祖之基伏惟燕王體尊戚屬正位冢嗣服膺秉度肅奉臨基恭德以先前大順所不得制聖朝誠宜崇以非常之制奉以不臣之禮臣等平議以為燕王章表可

聽如舊式中詔所施或存好問準之義類則宴覲之族也可少順聖敬加崇儀耦示不敢斥宜曰皇帝敬問大王侍御至於制書國之正典朝廷所以辨章公制宣昭軌儀於天下者也宜稱法故曰制詔跋王凡詔命制書奉事上書諸稱謏王者可皆上平其非宗廟助祭之事皆不得稱王名奏事上書文書及吏民皆不得觸王諱以彰珠禮加于群后上尊正典尊祖之制俯順聖敬終始之心二者不愆禮宜之可奢告施行

晉鄭艾令姜維詔 景元四年五月

蜀敢爾小國上玷民害而姜維虐用其衆曾無悛志往歲破敗之後猶復耕種皆中割裂羌勞役無已民不堪命夫兼弱攻昧武之善經致人而不致于人兵家之上畧蜀所恃唯維而已因其遠離巢窟用力有易今使征西將軍鄧艾督帥諸軍趨甘松沓中以羅取維雍州刺史諸葛緒督諸軍趨武都高橋首尾蹤討若倫維便當東西並進掃滅巳蜀也

詔書

蜀

先主

封張飛策

後主

告諭伐魏詔

賜諸葛亮武鄉侯詔

吳

大帝

報陸遜書

奔喪詔

書諡葛瑾詔

陸遜為丞相詔

授孫慮為大將軍領武昌督

賜呂岱討賊詔

封張飛策 章武元年封飛西鄉侯策

朕承天序嗣奉洪業除殘靖亂未燭厥理今寇虜作害民被荼毒思漢之士延頸鶴望朕用怛然坐不安席食不甘味整軍詰將將行天罰以君忠毅作蹤名虎名宣遐邇故特顯命高墉進爵蕭司千京其誕將天威某服以德伐叛以刑稱朕意焉馬詩不云乎匪疚匪棘王國來極肇敏戎功用錫爾祉可不勉歟

後主

告諭伐魏詔 建興五年三月丞相亮出屯沔北陽谷午石駐下詔曰

朕聞天地之道福仁而禍淫善積者昌惡積者喪古今常數也是以湯武修德而王桀紂極暴而亡翼者漢祚中微網漏凶慝董卓造難震蕩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殘剝海內懷無君之心于丕於堅敢垂乱階益稷神器更姓改物世濟其凶當此之時皇極幽

昧天下無主則我帝命陽越于下昭烈皇帝體明叡之德光演文武應乾坤之運出身平難經營四方人鬼同謀百姓與能兆民欣戴奉順符讖建位易號orz承天序補葉興衰存復祖業膺誕皇綱不隆于地萬國未靜早世遐殂朕以幼沖繼統鴻基未習保佑之訓而嬰祖宗之重六合靡安社稷不建永惟所以念在匡救光載前緒未有攸濟朕甚懼焉是以夙興夜寐不敢自逸每崇謙薄以益國用勑分務稱以百民財授方任能以參其聰斷私降意以養將士欽奉劍長驅指討山逆朱旗未舉而丕復陽喪斯所謂不然

我之新而自焚也殘類餘醜又支天禍忠肆河洛阻兵未殄諸葛丞相弘毅忠壯亡身憂國先帝記以天下以景朕躬今授之以旄鉞之重付之以專命之權統領步騎二十萬衆董督元戎奮行天罰除患寧亂克復舊都在此行也昔項籍總一彊衆跨州兼土所務者大然卒敗垓下死於東城宗族如芻爲笑千載猶不以義陵上虐下故也今賊僞尤天人所怒奉時宜建慶勳之福所向必克吳王深推同恤災患潛軍合謀掎角其後涼州諸國王各率二十餘人詣受節度大軍支度居胡侯文富康柏等

北出便欲率將兵馬奮戈先驅天命既集人事又至師貞勢并必無敵矣夫王者之兵有征無戰奉而且義莫敢抗也故鳴條之役軍不血刃牧野之師商人倒戈今旅麾首路其所經至亦不欲窮兵極武有能棄邪從正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者固有常典封爵大小各自品限及親之宗族支葉中外有能規利害審逆順之數來詣降者皆原除之昔輔罪絕親於智氏而蒙全宗之福微子去殷項伯歸漢皆受茅土之慶此前世之明驗也若其迷沈不反將助亂人不式王命戮及妻孥周有攸赦廣恩威信其元帥吊與殘民他如詔書律令丞相其露布天下使稱朕意焉

賜諸葛亮武鄉侯詔

惟君體資文武明叡篤誠受遺託孤匡輔朕躬紹修微志存靖亂爰整六師無歲不征神武赫然威震八荒將建殊功于季漢參伊周之臣勳如何不弔事臨垂克遘疾閇喪朕用傷悼肝心若裂夫崇德立功紀行命謚所以光昭將來利載不朽今使使持節左中郎將杜瓊贈君丞相武鄉侯印綬謚君爲忠侯魂而有靈嘉茲寵榮嗚呼哀哉

吳

大帝

赤武五年

報陸遜書陸遜陳攻宜都之計白謂又云忠言不能極陳未容小臣敢以利謂便圖司盡爲社稷慮者理當如此損益之

寧得以人廢言而不採擇乎假使諂媚取容雖閭亦
所明識也至於發調者徒以天下未定事以衆濟若
徒守江東偷榮寵政兵自足用復用多為碩坐自守
可陋耳若不豫調恐臨時未可便用也又孤與君分
義特異榮賤寔同來表云不敢隨衆容身苟免此寔
甘心所望於君也

李袁諮嘉禾六年正月

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制人情之極痛也賢者割哀
以從禮不肖者勉而致之世治道泰上下無事君子
不奪人情故三年不遷孝子之門至於有事則設禮

以從宜要經而處事故聖人制法有禮無時則不行
遭喪不奔非古也蓋隨時之宜以義斷恩也前故設
科長吏在官當須交代而故犯之雖隨糾坐猶已廢
職方事之殷國家多難凡在官司宜各盡節先公後
私而不恭承甚非謂也中外群僚其更平議務令得
中詳為節度

責諸葛瑾等詔 嘉禾六年

引咎責躬乃決事之要務也中書郎吳及侯官長謝厲等

表禮還云與子瑜子山義封定公相見並以時事當
有所先後各自以不掌民事不肯便有所陳悉推之
伯言承明伯言承明見禮法沸騰懇惻辭旨辛苦至乃
懷執危怖有不自安之心聞此恨然深自刻怪何者
夫惟聖人能無過行明者能自見耳人之舉措何能
悉中獨當己有以傷損衆意忽不自覺故諸君有嫌
難耳不爾何緣乃至于此乎自孤興軍五十年所役
賦凡百皆出於民天下未定尊類猶存士民勤苦誠
所宜知然勞百姓事不得已耳與諸君從事自少至
長髮有二色以謂表裡足以明露公私分計足用相
保盡言直諫所望諸君拾遺補闕孤亦望之昔衛武

公年過志壯勤求輔弼每獨歎書且布衣韋帶相與
交結分成好合尚污垢不異今日諸君與孤從事豈
君臣義存猶謂骨肉不復是過榮福喜慶相與共之
忠不匿情智無遺計事統是非諸君豈得從容而已
哉同船濟水將誰與易齊桓諸侯之霸者耳有善管
子未嘗不歎有過未嘗不諫諫而不得終諫不止今
孤自省無桓公之德而諸君諫諍未出于口仍執嫡
難以此言之孤於齊桓良優未知諸君於管子何如
耳久不相見因事當笑共定大業整齊天下當復有
誰凡百事要所當損益樂聞異計匪所不逮

陸遜為丞相詔書七年

朕以不德應期踐運王淦未一姦宄充路夙夜戰懼不遑監寐惟君天資聰睿明德顯融統任上將征圖彌難夫有超世之功者必荷社稷之重昔伊尹隆湯呂尚翼周內外之任君寔兼之今以君為丞相使使持節守太常傅嘉授印綬君其茂昭明德修乃懿績敬服王命綏靖四方於乎懋司三事以訓群寮可不敬與君其勗之荊州牧都護領武昌事如故

授孫慮大將軍詔黃龍二年

朝運搜亂凶邪肆虐威罰有序干戈不試以慮氣烈休懿武畧風昭必能為國佐定大業故授以上將之位顯以殊特之榮寵以兵馬之勢委以偏方之任外欲威振敵虜歐難萬里內欲鎮撫遠近慰卹將士誠慮建功立事竭命之秋也慮其內修文德外經武訓持盈若冲則滿而不溢敢慎乃心無忝所受

賜呂岱詔赤烏四年

庸負險作亂自致梟首桓凶狡反覆已降復叛吾後討伐歷年不禽非君規畧誰能梟之忠武之節於是益著元惡既除大小震懾且餘細類掃地放矣鳥今已去國家永無南顧之虞三郡晏然無怵惕之警又得惡民以供賦役重用歎息賞不踰月國之常典制度所宜君其裁之

教令

魏

太祖

論掾屬各言其失令

分租令

辭邑土令

祠廟令

録王忠令

封田疇令

加衆禮于封爵令

賜杜畿令

諭掾屬各言其失令

夫治世御衆建立輔弼誠在面從詐偽聽用我咻庶無
無大海斯寔君臣懇懇之求也吾元重任每憚失中
頻年已來不聞嘉謀豈吾問延不勤之咎邪自今已
後諸掾屬治中別駕常以月旦各言其失吾將覽焉

分租令

昔趙奢實要之爲將也受賜千金一朝散之故能成
大功永世流聲吾讀其文未嘗不慕其爲人也與諸

將士大夫共從戎事幸頼賢人不愛其謀辭土不遺
其力是以夷險平亂而吾得荷大寵戶邑三萬自頃
實要散金之義今分所受租與諸將掾屬及故戎於
陳蔡者庶以時咨衆勞不抑大惠也宜其死事之孤
以租穀及之若年穀用足租奉畢入將大與衆人悉
共饗之

辭邑土令

孤始舉孝廉年少自以本非敭宇小人之所見凡愚欲爲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
譽使世士明知之故在濟南始除殘去穢平心選舉
違連諸常侍以爲猶豪所忿恐致家禍故以病還去
官之後年紀尚少頗視同歲中多內有圖之從此却去二十年待天下清乃與同歲中
始舉者等耳故以四時歸鄉里於譙東五十里築精
舍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求志其樂聊以自娛絶賓客往來之望然不能得如意後徵爲都尉遷
典軍校尉意遂更欲爲國家討賊立功欲望封侯作
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而遭值董卓之難與舉義兵是時合兵能
多得亦然常自損不欲多之所以然者兵多意驕與

猶敵爭儻更為禍始故汴水之戰數千後還到樓州更募未復不過三千人此其本志有限也後領兗州破降黃巾三十萬衆又表術僭號於九江下皆稱臣名門日建龍門衣被皆為天子之制兩婦爭盛后志計已定人有勸術使遂即帝位露布天下答言曹公尚在未可也後孤討禽其四將獲其人衆益使術窮亡解沮發病而死及至表紹據河北兵勢彊盛孤自度勢遂不敵之但計投死為國以義滅身是垂於後耳而破紹梟其二子又劉表自以為宗室九戴心乍前乍却以觀世事穢有當州孤復定之表平此若為自大欲人之盡故無諱耳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或者人見孤彊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恐私心相評言有不遜之志妄利時度每用耿耿靡知普文所以垂稱至今日者以其兵勢強大猶能奉事周室也論語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至德矣天能以大事小也昔樂毅走趙趙王欲與之圖事昭王猶事大王臣若獲戾放在他國沒世然後已不忍謀趙之徒隸況燕後嗣乎劉玄之殺張恬也

曰自吾先人及至于孫積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其勢足以背叛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忘先王也孤每讀此一人書未嘗不凜然流涕也孤祖父以至孤身皆當親重之任可謂見信者矣以及子植兄弟公深知此意孤謂之言諸君說此也常以語妻妾皆令深知此意孤謂之言領我萬年之後汝曹皆當出嫁欲令傳道我心使他人皆知之孤此言肝膽之要也所以勤勤懇懇叙心腹者見周公有金縢之書以自明恐人不信之故然欲孤使爾妾豈所願哉孤以不得慕虛名而忘實禍此所不得為也前朝思封二子為侯固辭不受今更欲受之非欲復以為榮欲以為外援為萬安計孤聞介推之避晉封中屑之述楚資禾背不拾書而數有以自者也奉國威靈仗鉞征伐推弱以克猶恐不盡而舍大意之所圖動無違事心之所慮何向不濟湯平天下不享主命可謂天助漢室非人力也然封萬四縣食戶三萬何德堪之江湖未靜不可讓位至於邑土可得而辭今上還陽夏柘苦三縣戶二萬但

食武平萬戶且以分捐訪議少減孤之責也

祠廟令

議者以祠廟上殿當解履吾陵弥帝則不解履上殿令有事于廟而解履是尊先公而替王命敬父祖而簡君主故吾不敢解履上殿也又臨祭就洗手擬水而不盥夫以潔爲敬未聞疑而不盥之禮且祭神如神在故吾割牲而立牲畢竟不飲若不飲則不祭矣故也吾坐俟樂闋送神乃起也受胙納神以授侍史此乾藏而立洗爵奠斝禮記禮器所出入二載歷年未聞其為敬恭縱不逮記

王典失之多矣宜從表封無久留吾道

加梁祇子封壽令

故陳留太守梁祇天性忠能始共袁義兵周旋征討後表給在冀州亦分祇欲得之祇深計東阿令呂布之亂兗州皆叛唯范東阿完在由祇以兵據城之力也後大軍糧乏祇及敗黃巾定許得穀資業當還而更求載故敗辭之已著所宜便以領之史統事如故

封田疇令

太祖賜疇車馬穀帛皆散之宗族知舊從征荊還太祖追念疇功殊美恨前聽疇之讓曰是成一人之志而虧王法大制也於是乃復以前爵封疇今曰脩精味道百姓從之以成都邑表賊之盛分名不盡慮

慨守志以徼真主及孤奉詔征定河北遂服絕域幽荒定胡惡時加禮命疇受署陳建攻封蹊路戶由舉齊小民一時向化開基導道供承使路近而通今虜不意斬蹋于柳城時方力弱及軍入塞將圖其功表封亭侯邑五百而疇終後辭當出入二載歷年未聞其為北高成人之高義王典失之多矣宜從表封無久留吾道

令君祇猶自信據計畫還白執分田之術孤乃然之使爲屯田都尉施設田業其時歲則大收後因此大田豐足軍用摧滅郡遂克定天下以隆王室祇與其功不幸早沒追贈以郡猶未副之今重思之祇宜受封稽留至今孤之過矣祇子處中宜加封爵以紀祇勳

爲不朽之事

賜杜畿令

昔蕭何定關中寇恂平河內卿有其功間將授卿以納言之職顧念河東吾股肱郡克定之所足以制天下故且煩卿卧鎮之

教令

魏

文帝

問張既令

鄭稱馮武德侯傳令

田豫孫權前將孟達等書令

答司馬懿等言許芝所上符命令

答輔國將軍劉若等以下一百二十人令

蜀

諸葛亮

與李豐教

吳

大帝

幽張溫令

尋虞翻令

問張既令

問雍州刺史張既曰試守金城太守蘇則既有綏民平夷之功聞又出軍西定隴中爲河西作幹勢吾甚嘉之則之功効爲可加爵邑未邪封爵重事故以問

鄉容白意且勿宣露也既答曰金城郡皆為鄧艾所
見屠剥死喪流亡或就戎狄或陷惡亂戶不滿五百
則到官內撫周殘外鳩離散今見戶千餘又梁虒雜
種羌胡與漢同惡逐利之徒出障塞則前後趍湊
歸就郡者二千餘落皆郡以威恩為官效用而平翫
演等唱造邪謀則尋出軍臨其項領演則歸命送質
破絕賊糧則既有郡民之效又能和戎狄盡忠效節
遭遇聖明有功必錄若則加爵邑誠足以勸忠任勵
風俗也

鄭稱為武總侯傳公

龍淵太阿出昆吾之金和氏之璧由井里之田鑿之
以砥礪錯之以他山故能致連城之價為帝世之寶
學亦人之砥礪也稱篤學夫儒勉以經學輔侯宜旦
夕入侍曜明其志

田孫權獻蜀將孟達等手筆公

吾前遣使宣國威靈而達即來吾惟春秋褒儀父即
封拜達使還鎮新城太守近復有扶老攜幼首向王
化者吾聞風沙之民自縛其君以歸神農幽圄之衆
強負其子而入鄧鍾斯皇驅暴迫脅之所致哉乃風
化動其情而仁義慮其衰歎心肉發使之然也吳此
而推而南將萬里無外權備將興復守死
答司馬懿等言許芝所上符命令
世之所不足者道義也所有餘者苟妄也常人之性
賤所不足貴所有餘故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孫壹
寡德庶自免於常人之貞夫石可破而不可奪堅丹
可磨而不可奪赤丹石微物尚保剛明況吾託士人
之末列曾受教於君子哉且於陵子仲以仁為富相
城子高以義為貴鮑焦感子貢之言葉真疏而槁死
薪者歌季札矢辭皆委重而貴利視吾獨何人昔周武
大聖也使叔旦盟膠鬲於四內使公召約微子於共
劻故伯夷叔齊相與笑之曰昔神農氏之有天下不
以人之壞自成不以人之卑自高以為周之伐殷以
慕也吾德非周武而義懃夷齊度欲遠苟妄之失道
立丹石之不奪遵於陵之所貴執鮑焦之貞至導新者之清節故曰
可奪志吾之期志豈可奪哉
答輔國將軍劉若等以下一百二十人令
太古聖王之治也至德合乾坤惠澤均生化禮教優
乎昆蟲仁恩洽乎草木日月所照載天履地含氣有
生之類靡不被服清風沐浴玄德是以金革不起黃

愚不作風雨應節祥鱗瑞類猶為上家若都護是急飢者未飽鰥者未寧寡者未嫁權備尚存未可廢以干戚方時整以齊斧戎役未息於外士民未安於內耳未聞康哉之歌目未覩擊壤之戲嬰兒未可記於高巢餘糧未可宿於田畝人事未備至如此也夜未曜景星治未通真人河未出龍馬山未出象卑堂奠未植階塗建蕭未生危厨王母未獻白環漂搜未見珍表靈瑞未効又都如役也昔東戶季子容成大庭軒轅赫胥之君豈得以此記功勒名今諸卿猶不可少假孤精心竭慮以和天人以格至理使衆事備辟

瑞效然後安乃議其此子何遽相逼相迫之如是也速禹讓帝上還璽綬無重吾不忍也

蜀

諸葛亮

與李豐教時豐為江州都督諸葛亮既表平為人又與豐故

人知之也表都護興漢中要君於東關者不與人議也謂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乖子昔楚卿屢出赤乃克復思通則福應自然之數也願足慰都設勤追前關令雖解任形業失故奴婢兵谷百數十人君

不為不思慕於市朝今斥還本郡以給廝吏嗚呼溫
也免罪為幸
等吳翻今權遣將士至會東于海中連
風多所飄失檣碇之乃合四
昔趙簡子稱諸君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諤諤吳翻遠
直喜於盡言國之周舍也前使翻在此役不盛促
下問文州翻若尚存者給其人船發遣還都若已亡
者送喪還本郡使兒子仕宦會翻已終

三國志文類第八

表奏

魏

太祖乞封荀彧表并令

乞增荀彧戶邑表并報

夏侯獻請令敭弘使公孫淵表

華歆為鄭小同表

何曾請置軍副表

陳群上追封皇太后父母奏

三公請謚文昭甄后奏

又請立廟奏

太祖乞封荀彧表太祖封荀彧前後功
高萬歲亭侯

臣聞處為功首謀為賞本野繩不越廊堂戰多不踰
國勳是故曲亭之錫不後溫呂蕭何之土先于平陽
珍策重計古今所尚侍中尚書令彧精德茂行少長
典據通世紛擾懷忠念治臣自從始舉義兵周旋征伐
與彧戮力同心左右王畧發言授策無施不效彧之
功業臣由以濟用救洋雲顯光日月陛下幸許彧左
右機近忠恪祗順如履薄冰研精極銳以撫庶事天
下之定彧之功也宜享高爵以彰元勳彧固辭無野

戰之勞不通太祖表太祖又與書

太祖又書

與君共事已來立朝廷君之相為匡弼君之相為舉人君之相為建計君之相為審謀亦以多矣夫功未必皆野戰也願君勿讓咸乃受

乞增尚咸戶邑表

昔袁紹侵入郊甸戰於官渡時兵少糧盡陰欲還許書與咸議咸不聽臣建宜住之使收住討之規臣起臣心易其愚慮遂推大義卒獲其衆此咸制勝敗之機畧不世出也及紹破敗在糧亦盡以為河北未易

圖也欲南討劉表咸復止臣陳其得失臣用反卻遂吞山荊克平四州向使臣退於宜渡紹必鼓行而前有傾覆之形無克捷之勢設若南征委棄充豫利此難要將失本據咸之二策以亡為存以禍致福謀殊功異臣所不及也是以先帝貴指蹤之功薄捨獲之賞古人尚惟幄之規下攻拔之捷前門貿鬳未副咸巍巍之勳乞重平議時其戶邑咸深辭謙太祖報之曰

太祖報之曰

君之策謀非但所表二事前後謀冲欲察魯連先生

以遠過也欲進遠路不宜驛騾之駕疾不宜發
倫鶴願察愚心也

華歆薦鄭小同表

臣聞勵俗宣化莫先於表善班祿叙爵莫美於勳能
是以楚人思子文之治復命其胤漢室嘉江公之德
用顯其世伏見故漢大司農北海鄭玄當時之選名
冠華夏為世儒宗文皇帝旌錄先賢幷立遺孫小同
以為郎中長假在家小同年踰三十少有令問修六
經行著鄉邑海岱之人莫不嘉其自然美其學業遂
其所履有明直不淪之性然而恪慕靜默色夫其親
不治可見之矣不競人間之名斯誠清時所貴式叙
前後明詔所斟酌而求也臣見病委頓無益德聽
謹具以聞

何曾請置軍副表

臣聞先王制法必於全安之慮故動則有成靜則有
即命將則立監貳之命慎故建官授任則置佐助陳
參御右蓋以盡謀思之功防安危之變也是以在險
當難則權足相濟閒缺不預則手足相代其為周防
至深至遠及至漢氏亦循舊章歸信枝趙張耳為武
馬援討越劉隆副軍前世之迹著在篇志今欲奉辭

膺神靈嘉祥為大魏世妃雖夙年登遐萬載之後永
播融烈后妃之功莫得而尚也案謚法聖聞周達曰
昭德明有功曰昭昭者光明之至盛久而不昧者也
宜上尊謚曰文昭皇后

又請立廟奏

自古周人始祖后稷又特立廟以祀姜嫄今文昭皇
后之於萬嗣聖德至化豈有量哉大以皇家世祀之
尊而克讓先恭固推盛位神靈遷化而無寢廟以承
享禮非所以報顯德昭孝敬也稽之古制宜依周禮
先妣別立寢廟並奏可之

表奏

魏

公孫瓚上表紹罪狀表

王朗請太祖即尊號奏

太祖先追贈郭嘉戶邑表

又論田疇功表

御覽請王律博士奏

劉廙論治道表

盧毓駁宗廟奏

王昶陳治邊五事

公孫瓚上表紹罪狀表

臣聞皇羲以來始有君臣上下之事漢化以喪亂
則以忠慕今行事者皆軍表紹曰紹性慕亂歌行狂
悖昔為司隸校尉承制專命威震冀州矜己陵人不
足以濟大事而為郭圖不能畢忠至令丁原被誅董
卓焚燒孟津招來董卓入雒而主見顛沛不能維持
傳送乘輿逃亡山谷勞爾有上不忠紹罪二也紹初
海內英俊莫不望風而從攻董卓不告父兄至使太傅門

戶太僕丞子一旦而斃不仁不孝紹罪三也紹既與兵涉歷二年不卹國難廣自封殖乃多以資糧由是新室之亂漸以即定紹令崔巨業侯視星日貨財賂遺與共飲食克期合攻鈔郡縣此豈大臣所當宜為紹罪六也紹虎牙都尉劉勳首共造兵端仍有效又降服張郃而以小忿枉害于勳信用讒慝殺害有功紹罪七也紹又上故上谷太守高焉故甘陵相姚貢橫責其錢錢不備畢二人并命紹罪八也春秋之義子以母貴紹母親為婢使紹寔賤不可以為人後以義不宜乃據豐隆之重任忝污王爵相序表宗紹罪九也又長沙太守孫堅前領豫州刺史驅走董卓掃除陵廟功莫大焉紹令周昂盜居其位斷絕糧谷不得入使卓不救誅紹罪十也臣又每得後將軍袁術書云紹非術類也紹之罪狀南山之竹不能載書姬周政弱王道陵遲夫子遑遑都諸侯背叛於是莽相立莉卓之盟晉文為踐土之會伐荊楚以致茅縮曹衛以

彰無禮臣雖關葬名非先聖家祓朝恩當此重任職在鉄鉞奉辭伐罪輒與諸將州郡兵討紹等若事克捷罪人斯得庶幾桓文忠誠之效攻戰形狀前後續上遂舉兵與紹對戰紹不勝

王朗請太祖鄴者奏

詔問所宜拘盈必為東京之事也若天西京雲開分陰之大祭千有五百之群祀通天之臺入阿房之宮必百日纂獵五載牛則三千集重玉則七千集盛文綺以飾重席童女以蹈舞綴酺時必備三時金後成樂人必三千四百而後備內官美人數至近千學

大夫官屬吏從之數若此之華既已屢改於哀平之
前不行光武之後矣謹按前牒所改奏在天地及五
帝六宗宗廟社稷既已自蒲代之北域吳夫天地則
掃地而祭其餘則皆壇而埒之吳明堂所以祀上帝
靈臺所以觀天文辟雍所以脩禮樂大學所以集儒
林高祿所以初休祥又所以察時務揚教化稽古先
民開誕慶祚萬時皆在國之陽並高敞夏屋足以共
饗射望雲物之郊雖尊祀尚質猶有門宇便坐足
以避風雨可須軍罷年豐以漸脩治萬時宜責羽林
五營兵及衛士并合農野謹鈍之人雖有來制難以倩急有警而後募兵軍
又希更冤雖名寧不
行而後運糧或乃兵既久也而不務農但不修器械
無有財粟一隅驍力
世之失而不可式者也當今諸夏已安而已蜀在畫
外雖未得偃武而放馬而戢兵宜因年之大豐
逐寄軍政于農事吏士小大並勤稼穡止則成列里
於廣野動則成校隊於六軍有其暴舒賜其衣食易
稱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死今之謂
矣禮畜於食勇畜于勢雖坐罷列威而衆未動畫外

之蠻必復稽顙以求改往而效用矣若畏威立接乃而後功成遠矣
戰而定則財於交兵而後威立接乃而後功成遠矣
若姦宄不革逐迷不反猶欲以其所虐用之民待大
覩投命報養之士然後捨以前歇後舞樂征之衆臨
彼倒戟折矢樂服之群伐腐摧枯未足以為喻

太祖乞追贈郭嘉封戶邑表

臣聞表忠記勳未必當年念功惟績恩隆後嗣是以
楚宗孫叔顯封厥子荅彭既汝爵及支庶故軍祭酒
郭嘉忠良淵淑體通性達氣
處理動與道策自在軍旅十有餘年行同騎乘坐共
幄席東備呂布西取眭固斬表譚之首平朝土之衆
踰越險塞盪定烏丸震威遠漠以衆表尚雖役天威
易禹指麾至於臨敵發揚聖謀出奇無窮動合神化
方將表顯短命早終上為朝廷惜良臣下自益恨
喪失奇佐宜追增嘉封并前千戶褒亡為存厚恤勸
來

又論田疇功表　田疇字子泰

夏水雨而滔海
踐霜雪車不得生
此道秋夏無雨
舟船為難久矣
盡能建于孤城
二百戴而前有
當由無終不得
軍從盧龍口趣
且而使將其不
也大祖
下方令
進軍擊
太祖令時將其
能平門登白
乃勞賞軍于身
新復亭多北身
行表論時時亭
時侯
石

文壯侯備忠武又著和于撫下慎于事上量時度理
進退合義幽州始授胡漢交萃為都居廉所依懷
時率宗人避難於無終山北拒盧龍南守要害清靜
隱約耕而後食人民化從成共資奉及表紹父子威
力加于羌野遠結烏丸與為首尾前後名時終不陷
挽後臣奉命軍次易縣時長驅自到陳討胡之勢
廣武之建燕策薛公之度淮南又使部曲持任譬布
出誘胡衆漢民感思之來烏丸門之衆蕩王旅出塞
塗由山中九百餘里時即兵五百啟導山谷遂滅烏
丸蕩平塞表時文武有效御義可嘉誠應龍清以旌

其美時自以始為引泉灌田民皆便之不立以為
田非本意也同郡太
守徐邈知其至心許而不奪
衛覬請置律博士表　明帝時
九章之律自古所傳斷定刑罪其意微妙有里長史
皆宜知律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之所輕賤
獄吏者百姓之所縣命所選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
莫未必不由此也請置律博士轉相教授爭差行
劍盧毓治道表
昔者周有亂臣十人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孔子稱才
難不其然乎明哲之難得也況乃兼之後百姓得盡
士之存者益亦無幾陛下群職小任能皆例皆備
圖使之然耳況於長吏以下群職小任能皆例皆備
得其人也其計莫如督之以法不爾而數轉易之間輒有妨功此於
不已送迎之煩不可勝計轉易之間輒有妨功此於
其事不有而為政者亦以其不得久安之故知惠蓋
不得成于己而苟且之可免於患皆將不盡心於
卹民而夢想於救寒此非所以為政之本意也今之
所以為數陟陟者近類以別郡之與郡往來之客言
耳亦皆得其事實而課其能否也長吏之所以為理
者奉法也憂公也卹民也此三事者或州郡有所不

便往來者有所不安而長吏執之不已於治雖得計
其聲譽未為美闕而從人於治雖失計其聲興必集
也長吏皆知熙陟之在於治也亦何能不去本而就
末哉以為長吏皆宜使小久足使自展歲課之能三
年總計乃加熙陟課之皆當以事不得依名事者皆
以戶口率其墾田之多少及盜賊發與民之叛者
為得負之計如此行之則無能之吏脩名無益有能
之人無名無損法之一行雖無部司之監姦譬妄毀
可得而盡事上太祖甚善之

盧毓敘秦帝秦時天下畢聚兵主簿主簿白等皆大家三世大理秦帝嘉收之曰

夫女子之情以夜見而愚生成婦而義重故詩云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我心則夷又禮未嘗見之婦而死歸葬女氏之黨以未成婦也今白等生有未見之悲死有非婦之痛而史議欲卑之大辟則若同罪合虐之後罪何所加且記曰附從輕古附人之罪以輕者為比也又書云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恐過重也苟以白等宜受賜禮已入門定刑之為可殺之為重太祖曰毓執之是也又引經典有意使孤歎息

王昶陳治器五事

五事

其一欲崇通篤學抑絕浮華使閭子入太學而修其序其二欲用考試精準絕也未有捨準繩而意正曲直廢興涉而主論能否也其二欲令名官者久於其職有治績則蔵績賜爵其四欲約官足祿立廉恥不使與百姓爭利其五欲絕修廉務示節儉令衣服有章上下有叙備設黜殺當仰及民於樸素焉

三國志文類第十 卷 一 未詳編輯者

表奏

蜀

羣臣上漢帝表

先主上吳帝表

陳壽進諸葛氏集表

諸葛亮廢李平表

習隆乞立諸葛亮廟表

秉達辭先主表

羣臣上吳帝表

昔唐堯至聖而四凶在朝周成仁賢而四國作難高后稱制而諸呂竊命孝昭幼冲而上官逆謀皆乃世

龍藉慶國權窮凶極亂社稷幾危非大舜周公孰能拯陛則不能流放禽討安危定傾伏惟陛下誕姿聰睿體純理萬邦而遵尼運不出之艱董卓首難為最惡之根董卓操階禍釁執天衡皇后太子暴殺見害剥亂天下殘毀民物又令陛下蒙塵憂危幽屈人神無主遏絶王命厥咻皇極欲益神器在將軍兩司馬懿翫荆益三州牧宜城亭侯備受朝爵秩念在輸力以殉國難靚其機兆赫然憤發與卓騎將軍董承同謀誅操將安國家克寧舊都會承機事不密令操游魂得逞長惡殘滅海內匡等每懼王室大有閒樂之禍小有定安之變夙夜惴惴戰慄累息昔在虞舜序九族周監二代封建同姓詩著其義歷載長久漢興之初割裂疆土尊王子弟是以卒有諸呂之難而成太宗之基臣等以備肺腑枝葉宗子藩翰心存國家念在弭亂自操破於漢中海內英雄望風蟻聚而資親不顯九錫未加非所以鎮衛社稷光昭萬世也奉辭在外禮命斷絶昔河內大守梁統等值漢中興

恨於山河內伺權均不能相平咸推實融以為元帥幸立效績桓破隗囂令社稷之難急於龍蜀操外吞天下內殘羣寮朝廷有蕭牆之危而禦侮未建可為寒心臣等輒依舊典封備漢中王拜大司馬董督六軍統合同盟掃滅凶逆以漢中巴蜀宜漢建為漢國所署置依漢初諸侯王故典夫權宜之制苟利社稷專之可也然後功成事立臣等退伏鈇鉞雖死無恨

先主上漢帝表

臣以具臣之才荷上將之任董督三軍奉辭于外不能掃除凶難靖匡王室久使陛下聖教陵遲六合之

內吞而未暴惟憂反側之
臂自是之後羣凶縱橫殘剝海內賴陛下聖德威靈
人臣同應或忠義奮討或上天降罰暴逆並殄以漸
氷消惟獨曹操父未集除侵狸國權恣心極亂日普
與卑騎將軍董承圖謀討操機事不密承見陷害臣
播越失據忠義不果遂得使操窮凶極逆主后蒙戮
皇子鴆害雖糾合同盟念在奮力懦弱不武歷年未
效常恐殞歿孤負國恩寤寐永歎夕惕若鴆今臣群
寮以為在昔秦書敦叙九族庶明勵翼五帝揚益此
道不廢周監二代並建諸姬寔賴晉鄭夾輔之福高

祖龍興尊王子弟大啟九國卒新諸呂以安太宗令
操惡直醜正寔繁有徒包藏禍心篡益已顯既宗室
微弱帝族無位斟酌古式依假權宜上正大司馬漢
中王臣伏自三省受國厚恩荷任一方東力未效所
獲已過不宜復忝高位以重罪謗群察見過遷臣以
義旦退惟退敗不臬國難未已宗廟傾危社稷將墜
誠臣憂責碎首之負若應權通變以寧時難朝聞赴
水火所不得辭敢愚管窺宜以防後悔敏順衆議拜受
印璽以崇國威仰惟劉氏高龍厚恩報效憂深
書事及備殂沒嗣子幼弱東
責重務怖累息如臨于谷盡力輸誠與爲休戚
外連東吳內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

物究其極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
至於吏不容姦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強不侵弱風化
肅然也當此之時亮之素志進欲龍驤虎視苞括四
海退欲跨陵邊疆震蕩宇內又自以為無身之日則
未有能跼涉中原北鄉上國者是以用兵不戢屢耀
其武然亮才於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幹優于
將略而所與對敵或值人傑加衆寡不侔攻守異體
故雖連年動衆未能有克昔蕭何薦韓信管仲舉王
子城父皆時己之長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政理
抑亦管蕭之亞匹也而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故使

功業陵遲大義不及邪益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
也青龍二年春亮帥衆出武功分兵屯田為久駐之
基其秋病卒終庶追思以為口實至今梁益之民皆
述亮者言猶在耳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
可以遠譬也孟軻有云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
道殺人雖死不怨信矣論者或怪亮文彩不艷而過
於丁寧周至臣愚以為咎繇大賢也周公聖人也考
之尚書咎繇之謨則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咎
繇與舜禹共諧周公與群下矢誓故也亮所與言盡
衆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及得遠也然其殷殷懃懃遺言皆
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于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
而有補于當世伏惟陛下遵蹤古聖蕩然無忌故雖
敵國誹謗之言咸歸其辭而無所革諱所以明大通
之道也

諸葛亮儀李平表

臣山平性好專事不繩平遺山多
承以退軍平闇弱何以使歸欲以解己不諫之責闇亦不進足
之怨也又表陵主說軍務退欲以誘惑與進
誠意具出前後于軍書驗本末平違錯章
於此有請罪情
是亮表平乃
自先帝崩後平所在治家尚為小惠安身求名無變

國之事臣當北出欲得平兵以鎮漢中平窮難還橫
無有來意而求以五郡為屯巴刺史去年臣欲西征
欲令平主督漢中平說司馬懿等開府辟召臣知平
鄙情欲因行之際偏宜取利也是以表平子豐為主
江州隆崇其還以取一時之務平至之日都委諸事
群臣上下皆怪臣待平之厚也正以大事未定決望
傾危伐平之短冀若褒之然詢平情在於榮利恥己
不意平心顛倒乃爾若事稽留將致禍敗是臣不敏
言多增咎

習隆乞立諸葛亮廟表 亮初亡所在各事為立廟潮議以禮秩不

聽百姓遊用特御私祭之於伯陽上吉事
者或以為可聽立廟于成都著後主不經
步兵校尉習鑿齒等共上表曰

臣聞周人懷召伯之德甘棠為之不伐越王思蠡
壞寔蔚人是賴而哀嘗止於私門廟像弼而英立使
立廟者多矣況亮德範遐邇勳蓋季世興王室之不
百姓悉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追述在昔考
也今若盡閭民心則瀆而無典建之京邑又偪宗廟
此聖懷所以惟疑也臣愚以為宜因近其墓立之於
洒陽使所親屬以時賜祭凡真臣故吏欲奉祠祭皆
限至廟斷其私祀以崇正禮於是始從之

孟達辭先主表

伏惟殿下將建伊呂之業宣相文之功大事草創假
勢吳楚是以有為之士深相歸趣臣妾竊已來慰庶
山積臣猶自知況於君乎今王朝以興英俊鱗集臣
內無輔佐之器外無將領之才列次功臣誠自愧也

被大刑樂毅破齊而遺謗伐燕
慨流涕而親當其事盖以傷絕何者荊州覆敗大臣
失策百無一還惟臣尋事有致房陵上庸而後乞身
自放於外伏想殿下聖恩感悟愍臣之心悼臣之棄
臣誠小人不能始終知而為之敢謂非罪臣每與交
絕無惡聲去臣無怨辭臣過奉教於君子願君之勉

表奏

吳

魏三公陳孫權罪惡請免官削土奏

虞翻上易注二卷

又上書注奏

張溫使蜀拜章

駱統理張溫表

周魴詐曹休密表

陸凱切諫孫皓表

華覈薦陸凱表

華覈上親弃蜀表

魏三公陳孫權罪惡請免官削土奏

往聞枝大者枝心尾下必掉者不掉有國有家之所慎也昔漢以成其勢光罷顓赫古今無二權為大羊之姿横被虎豹之文不思靜力致死之節以載無量不世之

東書堂印行

思臣每見所下權前後表章又以愚意採案權旨自以為見錯不發削弱王侯之謀則七國同衡謀久而大蘭通不決襲歷下之策則田横自烹罪深變重臣謹考之周禮九伐之法平權凶惡逆節前生鬼罪十五昔九黎亂德黃帝加誅項羽暴虐漢祖十倍權所犯暴彰明白非仁恩所養宇宙所容臣請免權官

鴻臚削爵土收治罪敢有不從移兵進討以明國典好惡之節以靜三州元元之苦其十五條文多不載

虞翻上易注二卷

臣聞六經之始莫大陰陽是以伏羲仰天縣象而建八卦觀變動六爻而通神明以類萬物臣高祖父故零陵太守光少治孟氏易曹祖父故予與令成續述其業至臣祖父鳳為之最密至亡考故日南太守歆受本於鳳最有舊書世傳其業至臣五世前人通講多玩章句雖有秘說於經既闕臣生遭世亂長於軍旅習經於枹鼓之間講論於戎馬之上家先師之說依經立注又臣郡吏陳梵夢臣與道士相遇放髮被鹿裘布易六爻挽其三以教臣臣乞盡合其正孔子曰乾元用九而天下治聖人南面益欲諸離則誠天子明宜協於陽致麟鳳之瑞矣謹正書副上惟不罪戾

又奏

經之大者莫過於易自漢初以來海內英才其講易者解之率少至孝靈之際潁川荀諝號為知易子得其注有能述西南得朋東北喪朋朝倒反逆了不可知孔子歎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以天大衍四象之作而上為章首尤可怪笑又南郡太守馬融名有俊才其所解釋復不及諝元亨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並不其然若乃北海鄭玄而皆未得其門羣

又上書注奏

鄭玄解尚書違失事目臣聞周公制禮以辨上下孔子曰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是故尊君卑臣禮之大同也伏見故徵士北海鄭玄所注尚書以明命康王執瑞古同似同從誤依同既不覺定復訓為杯謂之酒杯成王疾困憑几讹顛為玉人職曰天子執瑁以朝諸侯之酒杯天子鞠面謂之瀋衣古袠卯字反以為昧晨違不如益闕之義於此一事又馬融之注亦以為同者大同天下今經益金就作劒字詁訓言天子副璽雖皆不得猶愈於玄然此不定臣沒之後而舍乎百世雖世有知者懷謙莫敢奏正又玄所注

五經皇義尤甚者百六十事不可不正行乎學校
傳乎將來臣竊耻之翻放棄南方云自恨跋前躓體
不婬犯上獲罪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
為弔客使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以典籍自慰
依易設象以占吉凶又以宋氏解玄頗有繆錯更為
立注并著明楊釋宋以理其滯

張溫使蜀拜章字不正惠起時使蜀稱溫口辯
吾以與曹元悳出意以故屈鄉行若山起
部榮使欲大當孔明不知
辭也溫對曰臣入與永心之功又出與李書東事
之罷無所屈橈使蜀行人之義受命不
之宜如諸葛亮之謀慮深遠達思計教必知神之
慶之神心慮必溫與
五

疑氣注溫至
蜀請聞并章

普高宗以諒闇昌殷作於再興成王以幼冲隆夷德
於太平功冒溥天殷實罔極今陛下以聰明之姿等
契往古揔百揆於良佐參列精之炳燿逖通望風莫
不欣賴吳圖勤任旅力清澄江漢願與有道平一宇
內悉心協規有如河水軍事興煩使役之少是以忠
節倍之蓋使下臣溫通致情好陛下敦崇禮義未使
駐忽臣自入遠境及即近郊類蒙勞來恩詔輒加以
榮自懼悚怛若驚謹奉所齎函書一封

駱統理張溫表

伏惟殿下天生明德神啟聖心指髦于四方置俊
乂於宮朝多士既受普偏之恩孤溫又蒙最隆之施
而溫自招罪譴孤負榮遇念其如此誠可悲疚然臣
周旋之間為國龍龍深知其狀故容陳其理溫寔心
無他情事無逆迹但年紀尚少頗重尚淺而戴熱烈
之寵體卓偉之才光誠否之談效褒貶之議於是矜
勢者妬其龍爭名者嫉其才玄默者非其諠譁慶譽者
諠其議此臣下所當詳辨明朝所當究察也昔周誼
至忠之臣也漢文大明之君也然而終淮一言置誼
遠退何者疾之者深諧之者巧也然而誤聞于天下

惡之民放逸山險則為勁寇將置平土則為健兵故
諡念在欲取猶惡以除勁寇之害而增健兵之銳也
但自錯落功不副言然計其送兵以比許晏數之多
少溫不減之用之彊羸溫不下之至于遲速溫不復
之故得及秋冬之月赴有警之期不敢忘恩而盡力
也溫之到蜀共譽殷禮雖在無境外之交亦有可原
也境外之交謂無君命而私相從非國事而盜相聞
者也若以命行既修君好周叙已情亦使臣之道也
故孔子使鄰國則有私覿之禮季子聘諸夏亦有宴
譚之義也古人有言欲知其上之恭觀其所使見其下之

明明知其上之恭觀溫若異禮能使彼歎之誠所以
略我臣之多良明使之得其人顯國美於異境揚君
命於他邦是以晉楚之子之盟于宋也稱讓會於虛
建楚王孫圉之使于晉也與左使于趙孰亦向他國
之輔而歎本邦之臣經傳美之以光國而不識之以
外交也王靖內不憂時外不超事溫彈之不私推之
不假於是與靖逐為大悠此其盡節之明監也靖兵
衆之勢幹任之用皆勝于賈彪蔣康溫尚不容私以
安於靖豈敢肆恩以協彪康邪又原在職不勤當事
不堪溫數對以醜色彈以急疏若其誠欲責恩作亂
則亦不必貪原也凡此數者校之于事既不合恭之

於衆亦不驗任藉令人君雖有聖哲之姿非常之智
猶以一人之身御兆民之衆從增宮之內瞰四國之
外照群下之情求萬机之理猶未易周也固當聽於
群下之言以廣聰明之列今者人非溫既慇懃憩臣定
溫又契濶辭則俱巧意則俱至各自欲為國誰其
言欲為私各牟之間猶難即別然以殿下之聰叡參
講論之曲直若潛神留思織粗研核情何嫌而不見
事何昧而不昭歲溫非覿臣臣非受溫者也昔之君
子皆抑私忿以增君明被獨行之於前臣恥廢之於

後故遂發宿懷於今日納愚言於聖聽寔盡心於明
朝非有念於溫身也權終不納

周魴詰曹休密表

方北有逋寇毋丘河洛又稽王誅自檀石生臣雖不
能吐奇舉善上以光贊洪化下以輸展萬一愛心如
搗假寐忘寢望聖朝天覆令臣無效猥發優命勅臣以
前誘致賊休恨不如計令於郡界求山谷駐即為北
賊所聞知者令與北通臣伏思惟喜怖交集竊恐此
人不可卒得假使得之懼不可信不如令臣詭降於
計為便此臣得以經年之冀願望淮千載之一會趣

自材鴻鵠盡頌敕撰立戰草以誑誘休者如別紙臣
知無古人單複之術如臣聞唐虞先天而天弗違神
愚不負特施豫懷憂灼臣奉大器公聯狼狽以輕
詢募莞以成盛動朝建神謨欲必致休於步度之中
靈賛聖規休必自遠依六軍震拓虜無子遺威風電
邁天下幸甚謹拜表以聞并呈戰草懼於淺局迫用
悚息被報施行休采信納步騭
十萬鵠望清通經
陸亂切諫孫皓將亡表孫皓所行補暴生
知其指之上表云

臣聞惡不可積過不可長積與長過衆亂之源也是
以古人瀝不聞非故諫進善之旌立敢諫之鼓武公
猶戒之義而有積惡之漸臣采憂之此禍兆見矣故
略陳其要冒盡愚懷陛下宜克己復禮述脩前德不
可指条臣言而放奢情至吏日欺民民離川
上不信下下當疑上骨肉相克公子相奔臣雖愚聞
於天命以心審之敢不過二十稔也臣常念亡國之
人夏桀殷紂亦不可使後人復念陛下也臣受國恩
奉朝一世復以餘年值遇陛下不能脩俗與衆浣濯
若比干伍員以忠見疑以正見疎自謂畢足與前餘
恨灰身泉壤無以報陛下九思社稷存焉

華覈薦陸胤表

胤天姿聰朗才通行潔昔歷選曹遵述可紀還在交
州奉宣朝恩流民歸附海隅肅清著柏南海威布舊
風障氣之害風則折木飛砂轉石氣則霧霈飛日不
經自亂至州風氣絶息商旅平行民無疾疫田疇豐
稔州治臨海海流秋臧亂又畜水民得甘食惠風橫
被化感人神遂悉天威柏谷遺散至被詔書當出民
感其恩已忘懃土負老携幼甘心景從衆至稽集不
煩兵衛自諸將合衆皆脅之以威未有如胤結以恩
信者也衡命在州十有餘年資財殖積而珠玩所生
寔難多得宜在肇獻良肱王室以玲瓏江皇任輕不盡其才虎林選督堪之者亦若伯圖都
龐以上司州人工畢脩庶績成熙笑

華覈上疏并薦表時蜀為魏所滅覈臨當徙并薦之

問聞賊衆蟻聚西向境埸危險當無寧定間陸抗表孟成都不守任主播越社稷傾覆夜昔衛為翟所滅而桓公存之今宜里長遠不可使後人復念陛下也臣受國恩葉貢獻之國臣以草芥竊懷不寧陛下聖仁恩澤遠撫幸聞如此忘垂哀悼臣不勝忡悵之情謹拜表以

書疏

魏

太祖謝九錫書

陶謨上太祖未可罷兵書

霍性諫南征疏

傅幹言征孫權疏

張茂上錄奪士女書

董尋上移露盤書

劉祎答文帝書

劉廣答文帝書

太祖謝九錫書

臣蒙先帝厚恩致位即著文性放弛意望畢足不敢
帝望高位無紀綱章曾董卓作亂義當死難故舉
身出命權鋒率衆遠征千載之運奉役目下當二表
天沛使倫之際陛下與臣寒心同憂頃聞鑾京師生受
猛敵帶恐君臣俱陷虎口誠不自意能全首領將祖
宗靈祐魏類夷滅得使微臣竊名其間陛下加恩授
以上相封酇龍祿豐大弘厚生乖平之願寔不望也口
與心計幸且待罪保持列侯書遺付子孫自託聖世永

無憂責不意陛下乃發威意問國備錫以脫愚臣地
比脅魯禮同薄王非臣無功所宜膺據歸情上聞不
蒙聽許嚴詔切至誠使臣心俯仰傾迫伏自惟有列
在大臣命制王室身非己有豈敢自私逐其愚意永
將幽退令就初服今長殭上備數著翰非敢遠期慮
有後世至於父子相推誓終身灰軀盡命報塞厚恩天
威在頰悚懼受詔

陶謙上太祖可混兵書時曹公父子為陶謙所殺歸咎於泰山臧洪
臧洪而異其強乃表令州兵討破詔乃止書

臣聞袁遠宗服非德不集克難平亂非兵不齊是以
泓虎啟泉三苗之野有五帝之師有扈恩方高會四
國有王者之伐自古在昔未有不揚威以弭亂濟武
以止暴者也臣前初以黃巾亂治受策長驅匪遑啟
處雖憑牽勒戎奉宣威靈敬行天誅每伐輒克然妖
寇類眾殊不畏死父兄殲殪子弟群起治屯連兵至
今為患若承命解甲豹圖自虛釋武備以資亂損宜
威以益寇今日兵罷明日難必至上忝朝廷寵授之
本下令群凶日月滋蔓非所以獲幹弱枝遏惡止亂
之務也臣雖愚敢忠不昭抱恩念報所不忍行敢
勤部曲申令整備出萬死殭寇惟力是視入宣德澤躬

傳幹言征孫權疏初平十九年秋七月魏公征孫權軍傳幹諫公
特表通款怒遣刺姦就考竟之既而悔之追originally不及

治天下之大具有二文與武也用武則先威用文則
先德威德足以相濟而後王道備矣往者天下之亂

上下失序明公用武揚之十平其九今未承王命者吳與蜀也吳有長江之險蜀有崇山之阻難以盛服易以德懷愚以為可且按甲寢兵息軍養士分土定封論功行賞若此則內外之心同有功者勸而天下知制矣然後漸與學校以導其善性而長其義節公神武震於四海若修文以濟之則普天之下無思不服矣今舉十萬之衆頓之長江之濵若賊負固深藏則士馬不得逞其能奇變無所用其權則大威有所而敵心未能服矣唯明公思虞舜舞干戚之義全威養德以制勝公不從還無功

張茂上疏奪士女婚非士者一切錄奪以配戰士

自晉又簡選其有姿者乃上焉

臣伏見詔書諸士女婚非士者一切錄奪以配戰士嘉誠權時之宜狀非大化之善者也臣請論之陛下天之子也百姓吏民宗陸下之子也禮賜君子小人不同日戶以殊貴賤也以與此異於奪兄之妻弟也於父母之患偏矣又詔書聽得以生日年紀相近者自代出當者自代貸世資生日以賜其妻

縣官以配士為名而寔內之掖庭其醜惡者乃出與士得婦者未必有憙心而失妻者必有憂色或窮戚愁皆不得志夫君有天下而不得萬姓之懽心者鮮不危殆且軍師在外數千萬人一日之費非徒千金舉天下之賦以奉此役猶將不給況復有宮庭內外之費賜賚與內外交引其費無錄之女椒房母后之家賞賜無度帑藏空竭又今生女南北流離以配士女百姓雖有姿者乃上焉

縣官以配士為名而寔內之掖庭其醜惡者乃出與士得婦者未必有憙心而失妻者必有憂色或窮戚愁皆不得志夫君有天下而不得萬姓之懽心者鮮不危殆且軍師在外數千萬人一日之費非徒千金舉天下之賦以奉此役猶將不給況復有宮庭內外之費賜賚與內外交引其費無錄之女椒房母后之家賞賜無度帑藏空竭又今生女南北流離以配士女百姓雖有姿者乃上焉

言者臣昔上要言散騎奏臣書以聽諫篇為書論曰是也權臣為太子合人非臣作書識為人臣不能諫諍今有可諫之事而臣不諫此為作書虛妄而不能古也臣年五十常恐至死無以報國是以投軀沒命冒昧以聞惟陛下裁察

董尋上移露盤書

不可毀壞曰前神明列坐於門外又鑄黃龍一雙留于霸城大發銅人承露盤銅人重各二萬斤銅龍高四丈銅鳳高二丈餘置勺殿前龍口吐水注入盤中其上捕蜚廉獬豸各一其下銅人銅龍銅鳳銅獬豸皆有腹容數十人松柏諸木善草於其上捕禽獸十山林衆物

臣聞古之直士盡言於國不避死亡故周昌比高祖於桀紂劉輔辟趙后於人婢天生忠直雖白刃沸湯往而不顧者誠為時主愛惜天下也建安以來野戰死亡或門殫戶盡言雖有存者遺孤老弱若今宮室狹小當廣大之猶宜隨時不妨農務況乃作無益之物黃龍鳳凰九龍承露盤上山淵池此皆聖明之所不興也其功參倍於殿舍三公九卿侍中尚書天下至德皆知非道而不敢言者以陛下春秋方剛心悅當建今陛下既尊群臣劇以冠冕被以文繡飾以華輿所以異於小人而使穿方舉主面目垢黑治體塗足衣冠了為毀國之光以崇無益甚非謂也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無忠無禮國何以立故曰君不君臣不臣上下不通心懷憤結使陰陽不和災害屢降凶惡之徒因間而起誰當為陛下盡言是者予又誰當千萬乘以死為戲乎臣知言出必死而臣自比於牛之一毛生既無益死亦何損東箪流弟心與世辭臣有八子臣死之後累陛下矣將奏冰冷既通帝曰董尋不畏死邪主者奏收尋有詔勿問後為貝丘令清者得民心

劉楨答文帝書文帝書云大物[illegible]其說在[illegible]其不及也楨答曰

初以尊卑有踰禮之常分也是以貧守區區之節不

敢脩草芟如嚴命誠知勞謙之素不貴殊異若汲
高而惇白屋如斯之好苟使郭隗不輕於燕九不
忽於齊樂毅自至霸業以隆鄙匹夫之卻成巍巍之
美雖愚不敏何敢以辭

書疏

魏

管寧辭尚書

管寧答禮遣疏

崔琰諫獵書并世子報

鮑勛諫獵疏

鍾繇復肉刑疏

華歆征蜀疏

王朗諫獵疏

又諫東征疏

又言修營宮室疏

又言廣失皇子疏

管寧辭尚書字幼安北海人大中大夫
臣聞傳說發夢以感殷宗呂尚啟兆以動周文以通
神之才悟於聖主用能匡佐帝業克成大勳臣之器
朽質非其人雖會清時釋體蟬蛻內省疢病日篤四
山唯陛下聽野人山藪之願使一老者得盡微命

管寧答禮遣疏

臣海濱孤微罷曲衣先伍祿寵幸榮橫蒙陛下寬恕洪

緒德作三皇化溢有唐名久荷涯澤精祀一紀不能仰
答陛下恩養之福沉委篤痾漸深疾殫留連淹注艱顛
倒之節風宵戰悸無地自厝臣元年十一月被公車
司馬令所下州郡八月甲申詔書徵臣吏賜安車衣
被茵褥以禮發遣光寵並臻後命慶至怔營悚息悼
心失圖思自陳聞申展愚情而明詔抑割不令稱修
尋表是以擱滯迄于今日誠謂乾寶恩有紀極不意
靈潤彌以隆赫奉今年二月被州郡所下三年十二
月辛酉詔書重賜安車衣服別駕從事與郡功曹以
禮發遣又特被重書以慰臣為光祿勳躬秉勞謙引咎

周秦捐上益下受詔之日精魂飛散所投死臣重
自有於憊非圖絕而蒙安車之榮功無當融而蒙墨
封之寵榮視華袞而蒙安車之榮功無當融而蒙墨
封之寵榮視華袞而蒙安車之榮功無當融而蒙墨
位彌有朱陳鼓妖之害又年疾日侵有加無損不任
扶輿進路以署元責望闕闕徘徊闕庭謹拜章陳
情乞蒙哀有恩聽放無令骸骨填於溝路

崔琰諫獵書 字李珪傳文帝於鄴世子初出
獵 易服乘馬忘在肥遯上書

蓋聞盤于游田書之所戒魚目隱觀漁眷秋亂之此周
孔之格言二經之明義殷鑒夏后詩稱不遠于卯不
樂禮以為思此又近者之得失不可不深察也袁族
富強公子寬放盤游滋侈義叔不聞哲人君子俄有
色斯之志熊羆壯士墜於谷嗌之用故所以擁徙百
萬跨有河朔典所容足也今邦國殄瘁惠康未洽士
女企踵所思者德況公親御戎馬上下勞悴世子宜
遵大路慎以行正思經國之高略內鑒疏戒外揚遠
節深惟備品以身為寶而猥襲虞旅之賤服忽馳驟
而陵險志雖忍之小娛忘社稷之為重斯誠有識所
以惻心也唯世子矯翻有裨以塞衆望不令老臣獲
罪於天

世子報曰

昨奉嘉命惠示雅疏欲使棄之教以孝治天下陛下仁
旦閨五帝三王靡不明本之教以孝治天下陛下仁
聖惻隱有同古烈旦暮當繼蹤前代令萬世可則也
如何在諒闇之中修馳騁之事予臣罔死以聞嗟陛
下棄馬帝手毀其表而竟行獵中道翔息聞得臣曰
獵之為樂何如八音也侍中劉曄對曰獵勝於樂飽
孔辭曰夫樂上通神明下和人理隆治致化萬邦咸

又故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況猥暴華益於原野傷生
育之至理柳風沐雨不以時蹔哉昔魯隱觀魚於棠
春秋譏之雖陛下以為務愚臣所不願也周禮曰
仮設不虞阿順陛下過戲之口昔秦正據取娟於道
臺睢之詞也請有司議非以清望明帝赦作色景遂
即出勑為右中郎將

鍾繇復肉刑疏

大魏受命撰蹤虞夏文革治不合古道先帝聖德
固天所縱境典之業一以貫之是以經世仍發明詔
思復古刑為一代法準有軍事遂未施行陛下遠主

二祖遺意借軒趾可以禁惡恨入死之無辜使明習
律令與掌臣共議出本當右趾而入大辟者復行此
刑書云皇帝清問下民歎寡有辭于苗此言堯當除
蚩尤有苗之刑先審問於下民之有辭者也若今歐
歐之時訊問三栝九棘群吏萬民使如孝景之令其
棄市欲斬右趾者許之其黥劓左趾當刑者自如孝
文易以髡笞能有姦者幸年二十至四五十雖斬其
足猶任生育今天下人少於孝文之世下計所全減
三千人張蒼除肉刑所殺減以萬計臣欲復肉刑減
生三千人子貢問能濟民可謂仁乎孔子曰何事於
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又曰仁遠乎哉我欲仁
斯仁至矣若誠行之斯民永濟

華歆征蜀疏 太和中遣曹真從子午道伐蜀東幸許昌歆上此疏

兵亂以來過踰二紀大魏承天之命陛下以聖上當
成康之隆宜弘一代之治紹三王之迹難有一缺負
險延命苟聖化日隆遠人懷德將襁負而至天亦不
得已而用之故戰而時勤陛下先留心於治道以征伐為後事且干里運糧非用兵之利越巂深
入無獨克之功如聞今年徵役頗失農桑之業夫國
者以民為基民以食為本牧中國無飢寒之患百

姓無離上之心則天下幸甚一戰之縻可坐而待也
臣備位宰相老病日篤大馬之分將盡恐不復奉望
奎蓋不敢不以臣子之誠陳陛下試於帝前也若今歲
慶尚計朕甚嘉之賊恃山川二祖勞於前世猶不
克平朕豈敢自多謂必滅之哉誠時以為不一探敵
無由自斃是以頻兵以觀其釁劉左趾當刑者自如孝
文之易以髡笞能有姦者幸年二十至四五十雖斬其
足猶任生育今天下人少於孝文之世下計所全減
三千人張蒼除肉刑所殺減以萬計臣欲復肉刑減
生三千人子貢問能濟民可謂仁乎孔子曰何事於
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又曰仁遠乎哉我欲仁
斯仁至矣若誠行之斯民永濟

王朗諫獵疏 魏帝出獵還宮朗上此疏

夫帝王之居外則飾周衛內則重禁門將兵則設至

而後出帳稍發而後踐埒張弘而後登輿清道而後
奉引迺列而後轉轂靜室而後息駕已旨所以顯之旨
務成慎垂法教也近日車駕出臨捕虎日昃而還及
登而反是敢諫諍之常法非高乘之至慎也帝報曰覽
表雖魏絳稱異箴以誡晉悼相如陳猛獸以戒漢武
未足以喻方今二虜未殄將帥遠征故時入原野以
習戎備至於夜還之成已品有可施行

又諫東征疏時大興七日欽率軍
昔南越守善門要磨入待遂為家嗣還君其國康居賢
數月不副辭部護奏議以為宜豐待子以與無忠且
三國志文類　卷　六　本書至引物
吳漢之禍鉤於子入質之教亦不副子往者門禍
有遺子之言而未至今六軍成嚴且恐與人未喻陛
下當詣闕家慙於登乃至則為所動者至大所致者至細猶未足以為
慶設其成很殊無入志懼欲與論之未暢者垂欲伊
邑臣愚以為宜勒別征諸將各明奉禁令以慎守所
部外曜列威內廣耕稼使治紙若山落紙若洲勢天
可動計不可測是時帝以成軍遂行權子未至事為
臨江而還

又言修營宮室疏明帝即位則見有姓與
上城
陳口
陛下即位已來恩詔屢布百姓萬民不欣欣自頃
奉使北行往返道路聞眾徒作其言得蠲除苦役者
甚多願陛下重留聖心之慮以計制宮室非高乘之至慎也帝報曰覽
拯天下之大患故乃先卑其宮室儉其衣食用能盡
有九州殲成五服句踐欲廣其樂況之疆越夫差於
姑蘇故亦約其身以及家儉其家以施國用能盡括
五湖席卷三江取威中國定霸華夏漢之文景未欲
恢弘徂業增崇洪緒故能割意於百金之臺降除於
戈綈之服內減太官而不受貢獻外省徭賦而務農
三國志文類　卷　七
桑用能親耕井平幾致刑錯孝武之所以能奮其軍
勢招其外境誠用祖考積累足故能遂成大功雖
去病中才之將猶以匈奴未滅不為第宅明卻遠貪
器近事外者前由白渠之初及其中興皆於金堂
寇之後然後風烈猥興恩惠乃立今當建始之前是
用列朝會崇華之後足用序內官單林大澤足用
游宴若且先成閭閻之象堤使足用列遠人之制貢
苟修城池使足用絕踰越成國險其餘一切止豐
年一以勤耕農為務習戎備為事則國無怨積之
滋息民充兵猛而惡戎不窮緝熙不作未之有也

欽納至言思聞良規

之本誠在於一意不但在於務廣也光臣懷慢國家可弃於軒帳之五五而未及周文之二五用而伊邑且少小常若沒齊泰温則不能使秦晉親是以難可防護而易用感悅若常令少小之維想不至於甚厚則必成保全石之性而比壽於南山矣帝覽奏嘉納

書疏

魏

王肅諫征蜀疏

王肅陳政本疏

王肅諫修營宮室疏

程曉言校士放橫疏

董昭攻江陵疏

董昭陳末流之弊疏

蔣濟言中書疏

蔣濟言日蝕疏

蔣濟論食邑疏

王肅諫征蜀疏 字子雍大司馬真定侯朗之子

前志有之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此謂平塗之行軍者也又加之以踥蹀山城峻谷深入阻險鑿路而前則其為勞必相百也今又加之以登高涉遠而不展轉縣運而難繼運發已踰月而行裁半谷口功夫戰士悉作是時偏得以逸而待勞乃兵家之所忌也言之前代則武王

伐紂出關而後還論之近事則武文征權臨江而不
濟豈非所謂順天知時通於權變者哉北民知聖上
以水雨艱劇之故休而息之後日有警乘而用之則
所謂悅以犯難民忘其死者矣於是遂罷

王肅陳政本疏

除無事之住損不急之務省徭而息之後日有警乘而用之則
役官必有職職任其事事必安保保代其耕乃往古
之常式當今之所宜也官寡而祿厚則公家之費鮮
進仕之志勸進仕之志勸各展才力以相伎校效
以言明試以功能之與否簡在帝心是以唐虞以之

設官分職申命公卿各以其事狀後惟龍禹稷亦猶
今尚書也以出內帝命而已更殷不可得而詳甘誓
曰六事之人明六卿之事者也周官則備矣五日
視朝公卿大夫並進而司士辨其位焉記曰坐而
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及漢之初擬
前代公卿皆親以事并朝故高祖朝罷宣帝使公卿五日一朝成帝
武帝益可奉奏之汲黯宣帝使公卿五日一朝成帝
始置尚書五人自是陵遲朝禮逐闕可復五日視朝
之儀使公卿尚書各以事進廢禮復興光宣聖緒誠
所謂名美而實厚者也

王肅諫修營宮室疏

大魏承百王之極生民無幾千戈未戢誠宜忘民而
惠之以安靜迭通之時也夫務靜而息疲民在於
省徭役而勸稼穡今宮室未就功業未訖更增發
轉相供奉是以丁夫疲於力作農者離其南畝種穀
者寡食穀者衆蒼穀既乾新穀莫繼則有國之大
患而非備豫之長策也今見作者三旬萬人九龍可
以安聖體其內足以列六宮顯陽之殿又向許畢唯
泰極已前功夫尚大方向嚴寒疾疢或作誠願陛下

察總音下明詔深惟役夫之勞尊北民之不聽
聚常食廩之士非急妥者之用遲其丁壯得留萬人
使一春內更之成知息代有日則莫不悅以即事勞
而不怨矣計一歲有三百六十萬夫亦不為少當一
歲成者能且三年分遣其餘使守即農無窮之計也
倉有溢粟民有餘力以此興功何功不立以此行化
何化不成夫信之於民國家大寶也仲尼曰自古皆
有死民非信不立夫區區之晉國微微之重耳欲用
其民先示以信是故原雖將降商信而歸用能一戰
而霸于今見稱韋弦佩急洛陽發民為營有司命
以營成而罷既成而又剏其功力不以時遣有司徒

潛其目前之利不顧經國之體臣愚以為自今已後
儻復使民宜明其令使必如期若有事以次第復史
發無或失信凡陛下臨時之所行刑賞有異之吏立
死之人也然衆庶不知謂為倉卒故頓陛下下之於
吏而暴其罪釣其死也無使汙于官掖而為遠近所
疑且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氣絶而不續者也是以聖
賢重之孟軻稱殺一無辜以取天下仁者不為也漢
時有誤犯蹕為乘輿馬者走尉張釋之奉使劾金吾
怪其輕而釋之曰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下廷尉
天下之平也一傾之天下用法皆為輕重民安所措
其手足臣以為大失其義非忠臣所宜陳也廷尉者
天子之吏也猶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文可以戲
弄乎陛下雖忘於為己而輕於為君不忠之甚也周公曰
天子無戲言之工誦之士猶之言猶不戲而況行之乎故釋之之工誦之士猶不戲
不法也又陳諸為數無用之物而有窮殺人徒之貢
皆可蠲除

程曉言校事放横跋扈時莅事成規描曉上疏

周禮云設官分職以為民極春秋傳曰天有十日人
有十等憲不得臨賢於是並建聖哲樹

充其職申明科詔以督其違若此諸臣猶不足任矣
事小吏立不可信若此諸閣令日盡忠校事區區亦
復無益若更高選國士以為校事則是中丞司隸重
增一官耳若如鴻選尹模之儔今復欲其進退推算
無所用之昔桑弘羊為漢求利卜式以為獨烹弘羊
天乃雨若使政治得失必感天地臣恐水旱之災
未必非校事之由也曹恭公遠君子近小人國風說
以為刺衛獻公合大臣與小臣謀定妄誦之有罪殺
令校事有益於國以禮義言之尚傷大臣之心況奸
回暴露而復不治是衆閣不悟迷而不返也於是遂

罷校事官

董昭陳江陵疏時大將軍吏文尚等收時江水成決尚等欲乘
勢進住秦嶺之北中安屯住為成已住橋南北
上疏

武皇帝智勇過人而用兵敢不敢輕之若此也夫
兵好進惡退當敵之數乎地無險猶尚艱難就當深
入還道宜利兵有進退不可如意今屯住中至深也
浮橋而濟至危也一道而行至狹也三者兵家所忌
而今行之賊頻攻橋誤有漏失渚中精銳非魏之有
將轉化為吳吳且私慼之忘寢與食而議者恬然不
以為憂豈不惑哉如江水向長一旦暴增何以防禦

就不攻賊尚當自完柔何乘危不以為事將吾之
唯陛下察之帝悟昭古郎詔尚等促出賊圍水益甚
宮兵一通引去不時得住將軍石建高濬住得自免
軍出自日江水暴長帝自臨論此事何其審也正使
張陳當之何以復加

董昭陳末流之弊疏

凡有天下者莫不崇尚敦朴忠信之士深疾虛偽不
真之人者以其破教亂治故往往飾化也近製諷則人
誅建安之末曹偉別部駙黃初之始代惟前後理訟
深疾浮偽欲以破敗邪黨常用切齒而執法之吏皆

蔣濟言中書疏 平時中書監令

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蔽古之亡戒也往者大臣秉事外內翕動陛下卓然自覺萬機莫不枉正遠慮未必賢於大臣至於便辟取合或能工之外所言輒云中書雖使盡誠不敢外交但有此名猶惑世俗況實操事要日在目前傾移之間有所誅寫衆臣見其能推移於事即亦用時而向之一有此端用當內設自宅以此衆語私招所交為之內救

若此臧否毀譽必有所興功而上旨或望曲附左右者又造端微而入緣形而出意所卬信不復精覈則形柔自見或恐朝臣以此正疏智所當早聞外以絕意遠以開佞諂陛下將神默思公龍並觀若事有未盡於理而物有未周於用將改曲易調委與黃壽有功迫昭武文之盛而已哉然人君猶不可以無百斯男者其況散未齒且忠分出務在止謗天下事以遠己明當有付三官任一臣非周公旦之忠又非僧鬼吾之公旦有殘敗官之與當付在石之士雖少至於行謀一智效一官也信謀佐

蔣濟言日蝕疏 是時曹爽事政丁謐鄧颺等

昔大舜佐治成在北周周公輔政慎於其朋齊侯問
災晏嬰對以布惠施德君問異臧孫荅以緩役寬大
變乃寢人事分二端未滅將士暴露已數十年男女
怨曠百姓貧苦天為國法度惟存世大才乃能其
綱維以垂于後當中下之吏所宜改易載終無益於
治適足傷民望宜使文武之臣各守其職率以淸平
則和氣祥瑞可感而致也

蔣濟辭公卿表

臣之上疏曰伯尸

臣荅龍上可而寢或敢苟惑禍心此臣之無任也大傳
備獨圖之荅陛下明其忠節衆人伏誅往捉之福也
夫封建處賢必加有功今論謀則臣不先知語勳則
非臣所率而上表其制下交其奏臣猜卑以民所其
贈誠恐胃賞之漸自此而興推讓之風由此而發國
辭不許瑞藏曰濟之辭已可謂不負心矣語
刊曰不爲義政蔣濟其有焉

三國志文類第十五

三國志文類第十六

書疏

魏

劉靖請選立博士疏

杜恕請刺史勿領兵疏

杜恕奏內外衆官疏

杜恕上古事疏

劉靖請選立博士疏

夫學者治亂之軌儀聖人之教也自黃初以來崇
立太學二十餘年而寡有成者蓋由博士選舉請生

避役高門子弟恥非其備故無學者雖有其名而無
其人雖設其教而無其功宜更選博士取行考實
經任人師者掌教國子依遵古法使二千石以上子
孫年從十五皆入太學明制純防廢業者則退之以懲怠
行脩者則進之以崇德荒教廢業書而教不能則勸孝莘交游不禁自息矣闡弘大
化以綏未賓六合承風遠人來格此聖人之教致治
之本也

杜恕請刺史勿領兵疏　時公卿以下大臣擅
命兵疏益恕以為古之刺史

帝王之道莫尚乎安民安民之術在于益財與財者務本而節用也方今一戍未滅軍無餘人矣民不益之士庶力之秋也然猶神之偏橫加榮落租賦私下以孫吳為脊州郡牧守咸共忽恤民之術修將率之事農桑之民競干戈之業不可謂務本節用今大制度歲貢民力歲衰而賦役歲興不可謂節用今大趨重有十州之地而承衰亂之弊計其戶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然而二方僭逆北寇未賓一隻雜處天略帝則以寡一州之民經營九州之地其為缺乏皇帝之郎冬府歲入之財為事徐幽并宜有兵矣其所也今則為事徐幽并宜有兵矣其所情內充府軍外割三州郡典兵則事心軍功不勤治理之務而墜下役以其十倍共郡且二十多田多墾闢又有桑棗之給國家徵求之府歲不當役任以兵事也若以鎮安之計所置吏士貴與衆宜與選然後人才尚復易中朝苟之人衆才者勢不獨多以此推之知國家以人擇官不為官擇人也宜得其人則政平訟理政平故民富當訟理故刑簡虛空陛下減節天下繫獄百數十人歲歲增多至五百餘人矣民不益多法不益峻以此推之非政教陵遲之漸橫加榮落租賦私下之驗往年斗死通率天下十能損二參不半收秋稼未下若二賊將破丁壯場苗菊枯奧千里不及完此之術豈在猶兵乎武士勁卒忽多念多念則耳目天下猶人之體腹心充實四支雖病猶能自勝可異不天下之疲心也是以愚臣竊為陛下憂之

牧守獨修務本之業以選四支之重任重任既舉則百姓之欲難成衆怨難起疑似難分故農桑不為明主所察凡言此者指言今戍邊之士宜悉休息必出於和貴和貴故不犯曰難以本之所當急也

杜恕考內外衆官能時人小盡其人能者且無益於上職所務不要上職

書稱明試以功三考黜陟帝王之盛制使人各守其職者當其官有功者受其祿稱其德者復其任以興事也若以考績之法不若開七門四科之試之文不垂性試以為其法可推以此推之

世語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則無廣
可不須權契之佐故周無吉伊呂之輔矣今泰山功
者陳周漢之法為級京房之本旨可明考課之要
矣於以崇揖讓之風興齊魯之治臣以為未盡善也
其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效然後察舉試
辟公府為親民長史轉以功次補部守若政治十秩
賜爵此最考課之急務也臣以為使留署其身用其
言使其為課州郡之法具施行之必信之賞施必
行之爵至于公卿及內職大臣亦當俱以其職考課
之也古之三公坐而論道下至大夫猶有討論政事
不紀無過不舉且天下至大萬機至衆非一明所
能偏照故君為元首任股肱明其一體相須而成
也是以古人稱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帝王之業非
一士之器由是言之馬有大臣守職群僚可以致雍
興者哉且布衣之交猶有移信誓而踏水火感知己
而赴湯鑊卿相所務者非特此而已予諸蒙龍祿受重任者不徒欲
明主於唐虞之上而已身亦欲列是以
古人不患於公治之心不盡患於自任之不足此誠

杜恕上言事疏

伏見尚書郎盧昭奏左丞曹璠以當閱不依詔坐
判問又云將當坐者別奏尚書令陳矯自奏不敢辭
罰亦不敢以是意為恭意至慙心但惶怖無為朝廷
情之大理人不擇世而興不易之典智之佐者蓋進之以道即之
以禮故也古之帝王群臣之所以能輔世長民者莫不遵得百姓之灌心盡
能盡其力不可謂能使人若非天下之選未不可謂

能官人陛下憂勞萬機或親燈火而庶事不康刑紊
日弛豈非股肱不稱之明效歟眾其所由非獨臣有
不盡忠亦主有不能使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孫
叔尚容中行而著節智伯斯則古人之明驗矣今臣
言一朝皆不忠是誣一朝也然其事類可推而得陛
下感帝載之不充寔由軍事未息乃斷四時之賦
衣薄御府之私殺即由聖意棄割拜日與聞政事容
勿大臣寧有懷惡之比昔之鄴都尉王才幸樂人品
思所為不法救動京都而其罪狀發於小吏公卿大
臣初無一言自非陛下踐祚以來司隸校尉史中丞

寧有舉糾雖以督奴使朝廷肅然者邪陛下以
為今世無良才朝廷之賢佐豈可皆委授契之迹跡
坐待來世二篤之節未立向公之心不一者委任之
漸矣然而奉上之節多忌諱故也臣以為忠臣不必親親臣
責不專而容多忌諱故也臣以為忠臣不必親親臣
不必忠何者以其后無嬪之地而事得自盡也今有
此者將使人不嫉其所毀而必曰私報所憎譽人不是
其所譽而必曰私愛所親左右或因之以進憎愛之
說非獨毀譽有之政事損益亦皆有嫌陛下當思所
以闇蔽良臣之心寫有道之節使自古人望

與竹帛再反使如燕昭者授亂其間臣竊大臣遂好
容身保位坐觀得失為來世成也昔周公成魯侯曰
無使大臣怨乎不以吉禮之功稱去四凶不言大小有罪則去也今者劇亡不
自以為不能以陛下為不任也不自以為不知以陛
下為不問也陛下何不察周公之所以用大舜之所
以去使侍中尚書坐則侍惟行則從華輦親執論
問所陳必當則群臣之行能否皆得而知忠能者
進智者盡誰敢依違而不自盡以陛下之聖明劇
與群臣論成政事使群臣人得自盡人自以為超人

思所以報賢愚能否在陛下之所用以此治事何事
不辦以此建功何功不成此有事事治書當日進旨
憂此者邪吾當有定事近詔又曰憂公忘私者亦不
然但先公後私即有辭也伏讀明詔乃知聖思盡
下情然亦怪陛下不治其本而憂其末也人之能否
不必盡有本性雖臣亦以為朝臣不盡稱職也明主之用
人也使能者不敢遺其力而不能者不得處非其任
還與非其人未必為有罪也其朝其容非其人乎為
怪再陛下知其不盡力也而代之憂其職知其不能
也而教之治其事盡其途戒雖聖賢盡世

終不能以此為治也陸下又患臺閣林公之不專人事請高之不絕聽伊尹作迎客出入之制選司後更惡吏以守寺門威禁由之寔未得為禁之本也昔漢安帝時少府寶嘉辟延尉郭躬無罪之兄子猶見舉奏章劾紛紛迂回縁依尉孔羨旨大將軍狂忤之弟而有回隙南望風指甚于受虜奠不以寔公事之大者也嘉有親戚之寵躬非社稷重臣猶尚如此以今況古陸下自不躬必行之習以絕阿黨之門非治世之具也使臣之少蒙察納何患於姦不別哉

況患事也然而世情小人行之者以其不顧道理而苟求容生也若陸下不復考其終始必以虛無生世為奉公容行白入為貴為高有道人大才而更不能為此邪識顧道理而弗肯幸使天下皆背道而趨利用人主之所最病者陸下將何樂焉胡不絕其源乎夫先意承旨以求容身皆天下淺薄無行義者其意務在于適人主之心而已非欲治天下安百姓也陸下何不試變業而示之以望理意哉夫人臣得人主之心安業也超尊爵之官榮事也食千鍾之祿厚寵也今人臣難愚未有不樂此而喜于

書疏

觀

雍正王曹植朝京都疏

又求自試疏

又求存問親戚疏

又詔答

又求審舉之義疏

雍正王曹植朝京都疏

注年抱樂分歸皆刻肌刻骨臣思深畫分而長夜分而寢誠以天網不可重離臣思難可再情慨相屬

東吉堂日抄

之篇無禮道死之義形影相弔五情慨叙以柔生則違古野夕改之勸忠臣苟全則犯詩人胡厲之誡伏惟陛下德象天地思隆父母施暢春風澤如時雨是以不別荊棘者慶雲之恵也七子均養者尸鳩之仁也今臣功無明君之舉也行愚交能者惡父之恩也是以愚臣排徊於恩澤而不能自棄者也前奉詔書臣等絶朝心辭志絶自分黄耇無復執珪之望不圖聖詔猥垂當至止之日馳心輦轂僻處自窃未奉闕庭踊躍之懷倍萬反久

又求自試疏 太和二年復還雍正植常欲利施而無所施上疏陳情

試曰

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事父尚於榮親事君貴於興國故慈父不能安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夫修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畢命之臣也故君無虚授臣無虚受臣無虚授虚受則三光垂其象聖王建其教可謂享矣而寫位來宿

東吉堂日抄

在上列爵被輕疲口厭百味目極華麗耳倦絲竹者爵重祿厚之所致也退念古之受爵祿者有異於此皆以功勤濟國朝主惠民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荏風人皮其之議是以上慙玄鬼俯愧朱紘方今天下一統九州晏如而顧西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邊境未得寧息甲冑之士不得高枕者誠欲混同宇内以致大和也故啟誠有慮而更功略成克商奄而周德著今陛下以聖明統世將欲卒文武之功繼成康之隆簡賢授能以方叔召虎之臣鎮御四境禹稷皐夔之佐光輔皇室周公吐握之勤不墜於時然而高鳥

未往於輕微淵魚未縣於鉤餌者恐鉤餌之術或未盡也昔耿弇不伏光武垂拳張步不以賊寇於君父故卑右伏劍於鳴鼓雅門刎首於外魂若此二士豈惡生而尚死哉誠忿其慢主而陷君也大君之臣欲以除患興利主之事君必以殺身靜亂以功報主也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繫其王勒致北闕此二臣豈好為誇主而輕世哉誠忠義發於中而功名著於外耳今陛下臨天順時龍興鳳舉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為國大夏未臣忠臣之志也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甘味者伏以二方未克為念伏見先武皇帝武臣衛將軍者即世者有間矣雖賢不之世猶習戰陣務在效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效臣雖刀之用使得西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若東虜大司馬統偏裨之任必乘危蹈險奔奮鼓噪突其壘陣為主率先雖未能盡權謀立奇異將虜其雄率滅其魂類必效狂夫之捷以滅終身之恥使名在史筆事列朝策雖身分蜀妃首縣吳闕猶生之年也如微才弗試沒世無聞徒榮非命而逝

奈魯以成其功絕嬰益馬之臣故楚趙以濟東難至竊感光帝早崩成王幼世臣獨何人以康文久者也臣竊見前將軍諸葛亮志度恢弘思慮深遠劉玄德三顧草廬知其才是以效之驅馳不辭險阻遭先帝之不以臣卑鄙猥垂採納自軫慮在效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效臣雖刀之用使得西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若東虜大司馬統偏裨之任必乘危蹈險奔奮鼓噪突其壘陣為主率先雖未能盡權謀立奇異將虜其雄率滅其魂類必效狂夫之捷以滅終身之恥使名在史筆事列朝策雖身分蜀妃首縣吳闕猶生之年也如微才弗試沒世無聞徒榮非命而逝其體生無益于事死無損于數墜崗上位而忝重祿爵位為榮終于白首此徒刎也況閭東軍失備卽徒小邪就食秦桑快狼在側劍東向而心已馳于吳庶人之憤主而陷君也大君之臣欲以除患興利主之事君必以殺身靜亂以功報主也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繫其王勒致北闕此二臣豈好為誇主而輕世哉誠忠義發於中而功名著於外耳今陛下臨天順時龍興鳳舉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為國大夏未臣忠臣之志也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甘味者伏以二方未克為念伏見先武皇帝武臣衛將軍者即世者有間矣雖賢不之世猶習戰陣務在效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效臣雖刀之用使得西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若東虜大司馬統偏裨之任必乘危蹈險奔奮鼓噪突其壘陣為主率先雖未能盡權謀立奇異將虜其雄率滅其魂類必效狂夫之捷以滅終身之恥使名在史筆事列朝策雖身分蜀妃首縣吳闕猶生之年也如微才弗試沒世無聞徒榮非命而逝其體生無益于事死無損于數墜崗上位而忝重祿爵位為榮終于白首此徒刎也況閭東軍失備卽徒小邪就食秦桑快狼在側劍東向而心已馳于吳庶人之憤主而陷君也大君之臣欲以除患興利主之事君必以殺身靜亂以功報主也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繫其王勒致北闕此二臣豈好為誇主而輕世哉誠忠義發於中而功名著於外耳今陛下臨天順時龍興鳳舉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為國大夏未臣忠臣之志也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甘味者伏以二方未克為念伏見先武皇帝武臣衛將軍者即世者有間矣雖賢不之世猶習戰陣務在效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效臣雖刀之用使得西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若東虜大司馬統偏裨之任必乘危蹈險奔奮鼓噪突其壘陣為主率先雖未能盡權謀立奇異將虜其雄率滅其魂類必效狂夫之捷以滅終身之恥使名在史筆事列朝策雖身分蜀妃首縣吳闕猶生之年也如微才弗試沒世無聞徒榮非命而逝

于時求進者溢家之門忠也而臣敢陳聞于陛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豪焉之者也與以塵露之微補益山海焚燭未光增輝日月是以敢竭其鄙而無忠

又求存問親戚疏太和三年徙封東阿王常有戚戚其上疏求存問親戚骨肉其意曰

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容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為教先親後疏自

近及遠其德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既昭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又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及周之文王亦崇厥化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雍雍穆穆風之詠之書周公弗營察之不咸貢封兢親以崇屏王室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親親之義實在敦固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伏惟陛下資帝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惠洽被房恩昭九族群后百寮番休遞上執政不發於公朝下情往往而發於私室親理之路通塞之情展誠而言怨已治人推恩施惠者矣至于臣者人道絕緒禁錮明時陛

自元癸葬若降天地之施垂一光之明者莫在陛下
臣聞文子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今之否隔反于同
憂而臣獨悟言者寫不顯于聖世使有不蒙施之物
有不家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有舟大只之怨
谷風有棄予之歎故伊尹耻其君不為堯舜孟子曰
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也臣之
愚誠見非陛下崇先後慕之誠特在之義合
綽照章明之德者是臣愚不世之陛下像效天象而
立企行之心政使陛下不世之功成
周二王是矣若夫疑說近步
哉故陰陽不和三光不陽
三國志文帝紀 卷二
終也事使之然故夫忠淳仁及草木則行草之詩作
恩澤衆庶不私九族則角弓之章刺今令諸國兄弟
情理簡怠如妻之家宮采疏暑炊爨不能飲而臨之
王授古喻義備悉矣何言精論不足以感通歲大明
曹殷崇親親禮賢長周之紀周本無禁親諸
周通問之詔也矯枉過正下吏雖請以至于此勇已
勅有司如王所訴

又求審舉之義疏

臣聞天地協氣而萬物生君臣合總而庶政成五帝
之世非皆智愚用與不用知與不知

勿疑臣伏惟陛下遠覽姬文二親之援中處周成名
畢之輔下存宋昌鎮撫之勳及篇石之固昔魏絳之於吳阪可謂
里益伯樂善御馬明君善御臣伯樂馳千里明君致
大平誠任賢使能之明效也若朝可惟良萬機自理
武將行卻方難克弭陛下可得寬容都城何事勞勤
鑾駕暴露于營境臣聞羊舌虎皮鬼幕蒲胡悅其
則戰忘其及之況也今星浮不良有似于此故語曰
患為之者不知知之者不得為也昔樂毅奔趙心不
忘燕廉頗在楚思為趙將性生子亂長于軍大數承
三國志文類　卷十　九　東吉記日鈔
教于武皇帝伏見行師州兵之要不出孫吳而問
與之合籍授之於心常願得一奉朝覲排金門踐玉
陛列有疏之臣鵬行須史之間使臣得一款所懷雖
雖猶死不恨矣按鴻門下發士信書明當速令又
問豹之已建戎軒務為陛下討反逆王躬秉仲思
匪誠弗忘不寧處願得策馬執鞭首當塵垢風
后之前接孫吳之要略下高起于左右效所先驅
軍命斡轂雖無大益冀有小補然天高聽深情不上
通徒獨望青雲而拊心仰高天而歎息非盛平之國
有曠而不知乘馬皇皇而更索昔管蔡放誅周公作
三國志文類第十七
辯叔魚陷刑叔向匡國二監之卿春秋善其
輔求必不遠華宗貴族篇王之中必有應期故
傳曰與周公之親不得行周公之志陛下少留意
焉近者漢氏廣建藩王豐則連城數十約則懷衣袒
祭而已未若姬周之樹國五等之品制也若扶蘇之
諫始皇淳于越之難周書陳可監古今之時變矣夫北使
天下懸耳注目考當權者是矣故謀能移主威在臨
下豪右執政不在親戚權之所在雖跖必里勢之所
去雖親必輕孟取尊者曰族非呂宗也分背者土親
非姬姓也惟陛下察之苟孟舉其人不論其
姓之臣也欲周之安衍家之實存其嫁本及同其福
者公族之臣也今文公族疏而異姓親臣沟其位出納其意與共
與陛下踐祚厥初高下共之豈得雜施恩德參以
私好不使威柄在臣死之後事以不治書府不使藏策馬執鞭首當塵垢
柱聖意者乞出之朝望使大將右左右效所先驅
公義若如是則臣願足矣帝嘉復文答報

書疏

魏

雍丘王曹植上大發圖士雜詩書

衛覬言愛民惜費疏

劉廙請太祖不親征荊疏

又辭原罪疏

段灼理鄧艾疏

高柔上妖言疏

又請咨訪三公大發圖士雜詩書

又請從博士弟子疏

又請罷修宮室放出嬪御疏

又請勉殺禁池亮陀

雍丘王曹植上大發圖士雜詩書

臣聞昔者堯舜君與日月齊其明四時等其信是以載山無重實春無輕怒若萬選言若時雨恩不中紀教無二可以此臨朝則臣下知所死矣受任在萬里之外審主之所以受命雖有御名會之

為齊肝人有告之及者威王曰不然左右曰何王以明之王曰聞章子改葬死母殺馬生君乎此君之信臣也昔管仲親射桓公幾中桓公後幽囚從魯檻車載使少年挽而送齊汝鳴汝馬和聲和鼓宜走慴魯之悔謂少年曰吾為汝鳴汝馬和聲和鼓宜走至至則相齊此臣之信君也臣初受封策書曰植受茲青社封于東土以屏翰皇家為藩輔而所以不踰矩虎責官騎及詔書百五十人皆年在耳順或有白首而所以不踰矩虎責官騎及詔書凡二百餘人正復不老皆使年壯借有不虞私校乘

城頓不足以自救況步從者豈能及乎而名為輕車藩使屏翰王室臣竊自羞之詣國國有士子合不過五百人伏以為三軍盖指不復精此方外不定必當須辯者臣溺非部曲信足奔赴未妻負笈子弟懷糧踊躍履刃以徇國難何但數小仇敵是以揮涕增河鼠飲海於臣家計喜有廢損又臣士息前後三送凡二十餘人今部曲皆年着卧八歲已上十六七已還二十在牀席非羸不食眼不能視氣息裁屬者凡三十七人惟正須此小兒人疫癘風靡疫病聲聞遠者二十三人惟正須此小兒

大者可備衛雖不足以禦寇粗可以警小盜小者未堪大使為可使耘鉏藏草驅護鳥雀俟人則一事發一日猶則衆業散不親自經營則功不捕常自躬親不委下吏而已陛下聖仁恩許三至士子給國之信畫然自固如天如地定習業者並復見送聽若畫晦恢然失圖伏以為陛下既爵主百寮之右居將國之任為置卿士屈名為官衆名為設不使其危獨之無異於凡庶若拘成欣于野耕子仲樂於雜閭蓬戶茅窗原憲之宅也迹不見效用當亂然執斷未迴芯革默爾子之業苟顏原憲之事居子懿之室如此雖建虹霓貫日猶松喬也然伏度國朝必功退有可守身死之日猶未肯稽首歸老也若陛下聽臣悉還部曲使守冢墓若是則當給復終其天年公家無事之日不召不用鉗口結舌永辭罪悔若此而不去者臣不信也

與六國分治無以為異也當今千里無煙天下之民死亡過半陛下不垂留意將何以救此艱難之變乎孔子曰有國有家者不患貧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均無貧和無寡安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二虜相殘正威尋迫于國角是其主其來降者奉土合郡款誠歸命陛下不欲崇親親為肯恩篤睦之務宜君臣上下並用寬柔計校所重量時後宜今不宜一內不用鉗口結舌永辭罪悔無事治用能平之天下貴信手孫其道於覽也當今之務宜君臣上下並用寬柔計校所重量時後宜今不宜一內不用鉗口結舌永辭罪悔無事治用能平之天下貴信手孫其道於

又類難且人之所樂者富貴頭戴金也所惡者貧賤死亡也然此四者君上之所制也君愛之則富貴至君惡之則貧賤死亡順君命而行奉受所由來違意者患所從至也故人臣皆爭順指而莊還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開一說哉陛下留意察之則臣下之情可見矣今議者多好苟耳其言政治則比陛下於堯舜其言征伐則比陛下於桓文狐鼠在位以為不然昔漢文之時諸侯猶大貢註累怨以為至危況今四海之內分為三群士陳力各為其主其來降者奉土合郡款正威尋迫于國角是

故立修学以承高露陛下通明每所非笑汉武有求於露而由尚見非陛下無求於露而空設之不益於好而糜費功夫誠皆聖慮所宜裁制也

劉廣請太祖不親征蜀疏 太祖在長安使趙征蜀事上疏曰

聖人不以智輕俗王者不以人廢言故能成功於盡者必以近察遠智周於獨斷者不耻於下問亦欲博采忠盡于衆也且羣狂非能言之物而聖賢引以自匡臣才智闇淺頓比於羣狂昔樂毅能用弱燕破大齊而不能以輕兵定即墨者夫自為計者雖弱必固欲自貴者雖強必欺也自殿下起軍以來三十

餘年敗無不破強無不服今以海內之兵百勝之威而孫權負險于吳劉備不習于蜀大臣狀之臣不當

冀州之辛毗備之籍不比表給之米然本初以之而二袁未捷非關弱于今而智武于昔也斯自秀計者與欲自貴者異勢耳故文王伐崇三駕不下歸而修德然後服之秦為諸侯所征必服及黃天下來向耕帝亦大呼而起非六國之敵而世不乏才上崩之勢內也臣恐邊鄙有動非天下有重得有重失勢可得而我勤此不可不察也天下有重得有重失勢可得而我勤之此重得也勢不可得而我勤之此重失也於今之

用筆陳

段灼理鄧艾疏 并詔

艾心懷至忠而荷反逆之名秉平定已蜀而受兵戚之誅臣竊悼之惜哉言艾之反也艾性剛急輕犯雅俗不能協同朋類故共背理之臣裴維有斷龍石之志艾修治備守精穀強兵雅慕古義早又為區種身被烏衣手執耒耜以率將士上下相感莫不盡力艾持節統萬數而不難使勞之勞士民之役非執節忠勤孰能若此故洛門段谷之戰以少擊多摧破強賊先帝知其可任委艾廟勝授

以長策芟夷命忘身來馬縣車自投死地勇氣陵雲
士衆乘勢使劉禪君臣面縛又手屈膝又功名以成
當書之竹帛傳萬世七十老公及欲何求艾故時
養育之恩心不自疑矯命承制權安社稷雖違常科見
有合古義原心定罪本在可論鍾會忌艾威名
成其事忠而受誅信而見疑縣馬市諸子并斬見
之者垂泣聞之者歎息陛下龍興閏弘大度釋諸嫚
忠受誅之家不拘叙用秦民悅而起之無異吳人
偽子脅之寬皓皆為之立祠今天下人民為艾悼心痛
恨亦猶是也臣以為艾身當分離打無辜生靈以
三國志文類 卷八 七
要功還其田宅以平蜀之功紹封其孫使爵祖之路
無飲恨款冤魂於黄泉收佰義於後世英一人而天
下慕其行理一魂而六合泉矣 詔答曰艾有功勲受罪不述刑而子孫馬民
誤陛帝愍之其以嫡孫胡為郎中

高柔上奏言疏民有欲有謝妖言者
或
曰

令妖言者必戮告之者輒賞既使過誤無反善之路
又將開姦狡之群誣罔之潮設非所以思新者訟
繩愆治道也普周公作誥稱殷之祖宗成不廢小民

之怨在漢大宗亦除妖言誹謗之令臣愚以為宜除
妖言賞告之法以隆天父養物之仁
又請省訪三公疏 題切上公無事又希
與朝政秉上疏曰
天地以四時成功元首以輔弼興治成湯杖河伊之
佐文武懸旦望之力遠至漢初蕭曹之儔並以元勲
代作心膂此皆明王聖主任臣於上賢才良輔股肱
於下也今公輔之臣皆國之棟梁民所具瞻而曾之
三事不使知政坐各偃息高鮮有進旬誠非所以建
崇用大臣之義大臣獻可替否之謂也古者刑政有
疑獻議于槐棘之下自今之後朝有疑議及刑獄大
事宜數以咨訪二公三公朝聖之日又可特延入
詳論得失博盡事情庶有補闕之
納焉
又請復待博士疏

臣聞王者重學聖人洪訓襄之崇儒帝者明義典漢
末喪禮樂崩壞雄戰虎爭以戰陣為務逐使儒林
之群廢誦而不講太祖初興改其如此在于撥亂之
際並使郡縣立教學之官高祖即位遂開其業興復
辟雍立庠誦之士復閭序之教熙祖
宣之禮馬陛下臨政之退敬哉敷弘大訓光濟先軌

雖更改之承基周成之繼葉誠無以加也然不修士
皆經明行修一國清選而使遷除限不過六載所以崇顯儒術助勵忘情也孔子稱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故楚禮申公學士託病歸魯宮室放出頃御疏廣大興設博士弟子員以百數公孫弘以對策為博士考道之淵藪六藝所宗宜遵學行優劣待以不次之位敦崇道教以勸學者於化為弘帝納之

又請罷修宮室放出頃御疏廣大興設博士弟子員以百數公孫弘以對策為博士考道之淵藪六藝所宗宜遵學行優劣待以不次之位敦崇道教以勸學者於化為弘帝納之

安岳盛俊宜皇
閻朱商梁上皇子連天
監院子連日

二男获得潛伺海岸謀動干戈未罷東手宜當之將士繕治甲兵以逸待之則必破吳蜀知人盛德通謀若漢文惜十家之資不營小臺之娛去病憂匈奴之害不遑治第之事況今所損者非徒北狄之患乎可粗息見所營立以光朝宴之假說罷作者使得就農二方平定復可添與昔軒轅以二十五子傳祚彌遠周室以姬國四十歷年滋多陛下聰達窮理盡性而頃年災變屢臻未感應群下之心莫不恢咸周禮天子后妃以下百二十人嬪嬙之儀既以備矣宴樂聞後庭之數或復過之聖嗣不昌殆能由此愚以為可妙簡淑媛以備

安岳盛俊宜皇
閻朱商梁上皇子連天
監院子連日

內宮之數其餘盡還家且以廣繼嗣之路內寵之數其餘盡還家且以廣繼嗣之路

如此則螽斯之微可庶而致矣 帝報曰知姻也之乃心王室輒克昌言他復以聞

乃心王室輒克昌言他復以聞

又請弛救禁地免貶是時穀貴百姓多有饑色又宜有所減省以應天異

聖主之御世莫不以庶事為務供用為首夫農者則穀猶用俊則財富富財積而有急患之慮古者一夫不耕或為之飢一婦不織或為之寒中間以來有娃供給衆役起田者北減加以復有獵禁群兔犯暴殘食生苗農為害所傷者非但百畝之實所及者非徒北狄之患乎可粗息見所營立以光朝宴之假說罷作者使得就農二方平定復可添與昔軒轅以二十五子傳祚彌遠周室以姬國四十歷年滋多陛下聰達窮理盡性而頃年災變屢臻未感應群下之心莫不恢咸周禮天子后妃以下百二十人嬪嬙之儀既以備矣宴樂聞後庭之數或復過之聖嗣不昌殆能由此愚以為可妙簡淑媛以備

書疏

魏

孫禮辭平原地界疏

辛毗上百姓勞役疏

楊阜諫治宮室弋獵疏

又上營洛陽宮殿疏

高堂隆諫治殿舍疏

又上以蜀遠不進疏

又上修洛陽宮殿疏

又言用法深重疏

孫禮辭平原地界疏

河平原等界以漳為限而鄃以為丹侯為驗詐以鳴犢河為界假虛訟訴疑誤臺閣竊聞衆口鑠金浮石沉木三人成市虎惡進投其杼今二郡爭鄃八年一朝決之者緣有解書圖畫可得尋案穜校也平原在兩河之間有爵隄爵隄在高唐西北相去二十餘里可謂長數百步東西流涕者也平原南所爭地在高唐向來上其閒有爵隄爵隄在高唐西北相去二十餘里可謂長數百步東西流涕者也平原南所爭地在高唐與圖奏而鄃不受詔此臣軟弱不勝其任臣亦何顏戶祿素餐輒東帶蒭駕車待放冀見禮奏大妃幼禮悵望

辛毗上百姓勞役疏

竊聞詔書亮拜武治兵而孫權帝出東巡欲以攻權左右備豫不虞古之善政而今者宮室大興加連年軟參不收詩云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唯陛下為社稷計帝報曰二虜未滅而治宮室直諫者立名之時也夫王者之都當及勞無辭役後世無所復增是言何為漢魏為魏重臣亦宜解其大歸帝又欲平北邙令於其上作臺觀已具諫帝

楊阜諫治宮室弋獵疏

以先後處出入弋獵而處多殺鳥雀名上弋獵秋六

臣聞明主在上群下盡辭克舒聖德本非崇諫大禹
勤功務早宮室成湯遑皇歸咎責己周文刑於寡妻
以御家邦漢文躬行節儉身衣弋綈所幸慎夫能昭令問
昭厥孫謀者也伏惟陛下奉武皇帝開拓之大業守
文皇帝克終之元緒誠宜思齊往古聖賢之善治揆
度李世放蠱之惡政所謂惡政者從心恣欲觸情而發也惟陛下稽古世
代之初所以明棄及季世所以哀弱至于怠荒則
漢末之變足以動心誠懼危亡不廢高祖之
法文景之恭儉太祖雖有神武於何所施其能盻而

陛下何由處斯尊哉今吳蜀未定軍旅在外願陛下
動則三思慮而後行重慎出入以往鑒來古之若輕
成敗甚重項者天雨又多卒暴雷雨非常至殺牛雀
天地神明以王者為子也政有不當則見災譴之已
內訟聖人所記惟陛下慮患無形之外慎前纖微之
初法漢孝文出惠帝美人令得自嫁以所調送步女
遠聞不令宜為後圖諸所繕治務從約節書曰九族
既睦協和萬國事惡厥宜以從中道精心計謀不惑
費用吳蜀以定爾乃上安下樂九親熙熙如此以往
祖考心歡鼂舜其猶病諸今宜開大信于天下以安

衆庶以示遠人

又上伐蜀謂雨不進疏大司馬曹真伐蜀遇雨不進事上疏

昔文王有赤烏之符而猶日昃不暇食武王白魚入
舟君臣變色而動得吉瑞猶尚憂懼況有災異乎不
戰求者哉今吳蜀未平而天屢降變陛下宜深以
專精應答則帝而坐惡不去以德修通以徐閒真諸
軍始進使有天雨之患稽期山險已煩日失動軍之
勞捨旬之苦所費已多若有不繼必違本圖傳言見
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捷使六軍困於山谷
之間進無所略退又不得此兵之道也武王遠即

之二世而滅夫不度萬民之物以從事日之欲未有不亡者也陛下當人主之位約儉躬行以為海內先克舜禹湯文武為法則夏殷之隆不難及也秦皇不為求誠高高在上寔監厥德兢兢業業猶恐失之不夙夜敬止允恊厥中以承祖考巍巍大

之化格于上下何古及今未嘗不然也夫承伊尹
虞夏大禹之所以垂皇風也玉燭宝夏公商幸之
所以犯昊天也今之宮室違禮度乃更建立五龍
華飾過前天葬章內始起於房心犯帝坐而干時微
此乃皇天子愛陛下是以發教成之象始卒之間
位殷勤鄭重欲公卿見陛下斯乃慈父懇切之訓宜
崇孝子祇承之禮以奉先天下以昭示後昆不宜有
忽以重天怒

又言用法深重疏

夫拓跋垂統必俟聖明輔世王治必須良佐用能然

繼其疑而品物康又也夫移風易俗宜明道化治而
表問風回首面內德教先形所能也今有司教科書不本大道是以刑用而不
措俗弊而不救宜崇禮紊班叙明堂修三雍大射養
老營建郊祀尊儒士興孝廉表章制度改正朔易服
色布惟新尚儉素然後備禮封禪歸功天地使雅頌
之敷盈于六合緝熙之化溢于後嗣蓋至治之美
事不朽之崇業也然九域之內可擇壤而治尚何疲
哉不正其本而救其末譬猶抱薪救火非政理也可分群
公卿士通儒造其事以為典式隆又以為改正朔

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自古帝王所以神明其政變
民平日故二春稱王明三統也於是數演章表而
改馬帝從其議

高堂隆言百役繁興疏

又吠鳴日占疏

諂諫

裴潛上息役疏

高堂隆言百役繁興疏

大林之興不朝倉皇役繁興疏

蓋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然則士民者乃國家之鎮也穀帛者乃士民之命也故聖人理財以正辭禁民以義防以帝耕以勸農后桑以成服所以招事上帝告天報施也昔在伊唐世值九已星之會洪水滔天侯緜治之績用不成乃舉大命隨山刊木前後歷年二十二載災害之起一莫今夜力役之興莫久于此矣居臣南面而已高敬九州庶土肅敕各有守長稽

小人物有服章令無若時之急而使公卿大夫並與廝徒共供事役闔之曰夷非嘉聲也垂之竹帛亦令名也是以有國有家者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嫡妃養育故稱性情君子況之父母乎況今上下勞役疾病荐臻財稀穀乏民庶菜色以是格天天石起景陽之山天石起景陽之山是格天城之人逕之北崗之石起景陽之山是格天城之人逕之北崗之石起景陽之山是格天城之人逕之北崗之

履清儉輕省租賦不治玩好動容有節事無煩擾禮度陛
下聞之豈不惕然惡其如此以為難卒討滅而為國
憂子若使告者口狡二賊並為無道宗修無度奴其
士民重其儆賦下不堪命吁嗟日甚陛下聞之豈不
勃然念其困我無辜之民而欲速加之誅其必豈不
幸彼疲弊而取之不難乎苟如此則可易心而息事
義之數未不遠矣且秦始皇不築道德之基而築阿
房之宮不愛蕭墻之變而修長城之役當其君臣為
此計也亦欲立萬世之業使子孫長有天下豈意一
朝匹夫大呼而天下傾覆故宜以為使先代之君

知其所行必將至於敗則弗為之矣是以亡國之主
自謂賢聖之君自謂賢亡然後至於不亡普漢文帝賢明之主躬行約儉惠下養民而
賈誼方之以為天下倒懸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
者二可為太息者二況今天下彫弊民無信石之
儲國無終年之畜外有強敵六軍暴逆內興土功州
郡騷動苟有危警則臣恐欲築之士不能投命虜庭
矣又將吏奉祿稍見折減方之於昔五分居一踴貴
休者又絕廩賜不應輒者今皆出半此為官入無多
於舊其所出與參少於昔而度支經用更每不足牛

為小賦前後相繼及而推之凡此諸費必有所在且
夫徐弱殼皮人主所以惠養民而為之司命者也
若今有廢是奪其命矣既得之而又失之此生於之
府也周禮天府掌凡伐之則以給九式之用入有其
分出有其所不相干乘而用各足谷足之後乃以式
貢之餘供王玩好又上用財必考于司會今陸下所
與共坐廊廟治天下者非三司九列則臺閣近臣皆
腹心也誠宜在無諱若見聞有所疑以告從容奏
之豈有所不納而下款以告從容奏
走惟恐不勝是則具臣非所以輔也昔李斯教二世曰
為人主而不恣睢命之曰
以便斯亦滅族是以史魏議其不正諫而為世誡書
秦帝覽焉謂中書監令曰朝登此奏使聯懼哉

又疾篤口占疏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
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臣寢疾有增無損常懼奄忽
忠款不昭臣之丹誠豈惟曾子顧陸下少垂省覽
然政往事之過謬勃然興來事之可塞使神人鑒應
殊方慕義四靈效珍王卿懼精則三王可邁五帝可
越非徒繼體守文而已也臣常宾世主莫不思紹堯
舜湯武之治而躋踵軌迹之跡莫不蚩笑季世

感亂亡國之主而不登踐虞夏殷周之軌悲夫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求魚盡水作冰其不可得明矣尋觀三代之有天下也聖賢相承歷載數百之主莫非其有一元莫非其臣第周成募九有九載定臺之金巨橋之粟無所用之仍鴈南面夫何為哉然父辛之徒恃其放力知足以拒諫才足以飾非過以是尚臺觀是出不淫樂是好偶像是說作靡靡之樂安漠上之音上天不蓄眷然回顧宗國為墟不庶于諫納綠白旗紫放鳴條天子之尊湯武有之豈伊異人皆明王之胄也且當六國之時天下殷熾秦既策之不修聖道乃營阿房之宮築長城之守矜中國威服百蠻天下震慄道路以目自謂本枝百葉永垂丕緒豈寤二世而滅社稷丘墟哉故近漢興文景一倍外攘夷狄內與宮殿十餘年間天下富狀乃信越巫鬼天意恕起建章之宮千門萬戶卒致江充妖蠱之變至于宮室乖離父子相殘況咎之甚鴻流數世注觀前代之際天心其或棄之為有災祥況乎今日將千金大興殿舍功作萬計往來之衆未此醜室初

物大清上減和氣嘉禾不植庭閒文王作豐經始勿亟百姓子來不日而成靈沼靈囿與民共之今宮觀崇修彫鏤極妙忘有虞之摠期思殷辛之瓊室禁地千里舉足投網麗擬阿房役百乾谿臣恐民力盡下不堪命也昔秦據殽敖函以制六合自以為德高三皇功業五帝欲毀誼至萬葉而二世顛覆廟為芻首由枝幹既杭本實先拔也蓋聖王之御世也克明俊德親親從又在官則功業可隆親親則用明安危同憂深根固本並高幹翼雖歷盛衰內外有輔成王幼沖未能莅政周召作畢並在左右今既無俟侯

康叔之監分陝所任又非旦奭東宮未建天下無副廟陛下留心開塞永保無極則海內幸甚

三國志文類第二十

書疏

蜀

諸葛亮臨發漢中疏

又言關中虛弱疏

費禕上後主游觀聲樂疏

譙周請後主降魏疏

蔣琬上裴潛疏

吳

魯王與太子齊衡疏

步騭上奏勸免

又上多斗穀疏

諸葛恪臨發漢中疏 北征

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解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

宜偏私使内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
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
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
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
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為督愚
以為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
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
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
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
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
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
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
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
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
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
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
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
已足當奬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
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
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

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
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
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
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也
于沔陽

又言閔中虚弱疏見前表下筆之時曹休親兵
尚在中盡弱上古日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
以先臣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强也然
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
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
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
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
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
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
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猶危殆後安今陛
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
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一郡論安合
計動引聖人群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
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
計殊絶於人其用兵也勢穆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

烏巢危於邺連
為定一時耳況
未解三也曹操
孝服而李服圖
操為能猶有此
口也自臣到涼
芝丁立白壽劉
將無前實史言
之內訴糾合四
則損二分之二
民皆兵破而事
等而不及虛圖
未解六也夫難
曹操特手謂天
蜀舉兵北征夏
然後吳更違盟
如是難可逆見
蚍非臣之明所

昔王莽之敗豪傑並起跨州據郡改其神器於是賢才智士思望所歸未必以來敦厚也是故於時更始公孫述及諸有大衆者多已廣據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大慰莫不快情忘欲忘於寤寐世祖初入河北伪異等勸之以稱尊號世祖不從當行人所不能忍遂以權計舉滹沱上谷漁陽突騎五千廣阿東矢堅冰渡滹沱連戰至于饒安敵乘勝長驅銳氣百倍鄧奉來救復戰於南沙又破之追至鉅鹿下博乃還故北州歌謠數者四務理寬獄節儉飲食勤勞法度故北州歌謠數者四遠于是鄧禹自南陽追之吳漢寇恂來識世祖還聞德行遂以權計舉滹沱上谷漁陽突騎五千廣阿東矢堅冰渡滹沱連戰至于饒安敵乘勝長驅銳氣百倍鄧奉來救復戰於南沙又破之追至鉅鹿下博乃還故北州歌謠數者四務理寬獄節儉飲食勤勞法度故北州歌謠數者四遠于是鄧禹自南陽追之吳漢寇恂來識世祖還聞

才智士思望所歸未必以來敦厚也是故於時更始公孫述及諸有大衆者多已廣據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大慰莫不快情忘欲忘於寤寐世祖初入河北伪異等勸之以稱尊號世祖不從當行人所不能忍遂以權計舉滹沱上谷漁陽突騎五千廣阿東矢堅冰渡滹沱連戰至于饒安敵乘勝長驅銳氣百倍鄧奉來救復戰於南沙又破之追至鉅鹿下博乃還故北州歌謠數者四務理寬獄節儉飲食勤勞法度故北州歌謠數者四遠于是鄧禹自南陽追之吳漢寇恂來識世祖還聞德行遂以權計舉滹沱上谷漁陽突騎五千廣阿東矢堅冰渡滹沱連戰至于饒安敵乘勝長驅銳氣百倍鄧奉來救復戰於南沙又破之追至鉅鹿下博乃還故北州歌謠數者四務理寬獄節儉飲食勤勞法度故北州歌謠數者四遠于是鄧禹自南陽追之吳漢寇恂來識世祖還聞

赤眉而成帝業也又在洛陽當欲小出車駕已知姚則諫曰天下未寧陛誠不留陛下細行數出即小違車及征陳倉還新安復幸洛陽陛下細行數出即小違曰新安以陛下遠征故意猶起敕未知陛下還不時降陛下自臨新安則賊必即降至新安竟如向言故非急務欲小出不敢至於急務欲自安不為後者之欲善也如此故傳曰百仞之山不徒附誠以德感之也今漢遭厄運天下二分雄桀之士思望之時也陛下天姿至孝喪踰二年言及陽沸雖曾閔不過也故賢任才使之盡力有踰成康故國內和一大小勠力

臣所不能陳然臣不勝大願願陛廣人所不能者夫
親大重者其用力苦不衆扳大艱者其善優若否廣
且承事宗廟者非徒求福祐所以率民尊上也至于
四時之祀或有不臨池苑之觀或有仍出臣之愚滯
私不自安夫憂責在身者不暇盡樂先帝之志堂構
未成誠非盡樂之時願陛減樂官修造但奉
修先帝所施下為子孫節儉之教

譙周詣後主降傳

三國志六劉 卷三 六

此後主與吳太后及羣臣議降魏疏也時魏已入陰平姓名見前
日古陵也已未晦是月無是日古陵在今四川重慶府巴縣東北
小北數之當北也脫且此也自此言之則魏能大舉矣等且為小計且欲執與
吳不能存之計也宜可奔吳或出武以為南中之一可保今大敵已逼降則見虜
為小之計然與後可一可保今大敵已逼降則見虜不如速南之降有可全之
不如速恐不及降如之群臣或難周曰今東吳方內修政理國富民安雖有
高事勢不得不爾陛下降魏不失為公魏之通家待以不死之恩不失為王
之後不為臣妾之辱百姓不離其居各保其業以此而觀吳魏之間優劣
可知周所陳降事皆近理故後主從之

或說陛下以北兵深入有欲宮南之計住恩以謂不
安何者南方遠夷之地平常無所供多猶數反自
丞相亮南征兵勢偏之弱乃幸從是後供出官賦取
以給兵以為愁怨此惠國之人也今以窮迫欲往依

情恐必復反叛一也北兵之來非但取蜀而已若奔
南方必因人勢衆及時赴追二也若至南方外當拒
敵內供服御實用損廣他無所取耗損諸夷心甚甚
必速叛三也昔王即以郡鄰偪親時世祖在信都是
偪於郎欲棄還關中邳彤諫曰明公西還則部鄧城
民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二叛可必也
世祖從之遂破邯鄲今北兵至陸下南行誠恐恐影
之言復信於今日也願陛下早為之圖可獲舟上若
遂適南勢窮乃復真福必深易曰亢之為言知得而
不知喪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失存亡而不失其正者
其惟聖人乎言聖人知命而不苟必也故老辭子
不善知天有我而不救人子雖不肖猶尚未肯也
救與人況福已乎敬以殷王之思面導仁壁
而歸武王並所樂哉不得已無虞一邦蒙賴則之謀也

將琬上表魏既滅蜀琬以為昔武王克殷而還封
若東申下乃多作舟楫治水軍順流而下欲襲吳
上庸會舊疾重勃作舟楫時欲由吳不果遂還
謂如不克捉還路軍士勞悴中監軍姜維等皆諫
高貴今費悴中監軍姜維等皆諫琬承是神
上疏曰

艾滅鄧艾既平蜀威名大震而鍾會既平蜀威名大震而鍾會

閒弱加嬰疢疾起方無成凡疢患慘今魏欲背
根蒂流漫平除未易若果西并力首尾相連進
連得如志且當分裂蜀食先精其支黨然吳則二
皇不克果俯仰惟銀宜急襲食飢與背祥等議小
洲胡塞之要進退有資賊之所措且先則乃心吳
如禹又昔倫軍入羌郎作故走等其大組以為有
宜以長姓為涼州刺史若維在行治河右性警明
軍為經略合謀治水陸四道惟急是急若東北有虞
赴之不難

吳

侍中王與太子舍人紀時等王昌侯
王謂有司有客者必明長之禮異生事之禮高
下有差時級踰之如此則當昌之思生覬之望絕
昔賈誼陳治安之計論諸侯之勢以為勢重難動必
有逆節之累勢輕則不敢懷害之獄宜惟賢哲帝
於勢輕也昔漢文帝使慎夫人與薄后同席表益退
夫人之座帝有怒色及罷上下之儀凜人亂之成
帝北說澤夫人亦悟今主所寵非有所倫誠欲兩
則陸遜潘濬平心專意移在得情隨漢神明受罪何

步騭上奏勸政體以為
主夏侯承劉胜李
十一人別行此程著作郎裴
閻人君不能小事百官有司各任其職故舜
則無所用心弹五弦之琴詠南風之詩不下堂而
天下治也舜相用皇仲政熙三
合近漢高任蕭子傑以興帝業自楚失雄役以本滅
功汲黯在朝淮南寢謀鄧都守孟尚奸寬以賢人
所在打衛萬里信國家之利器
王化未敷於洪北河洛之洲
雄杖役任賢之時也願明

恨又曰天子父天母地故宮室百官動法列宿卷施政令欽順時節宜得其人則陰陽和平七曜循度至於今日官寮多闕雖有大任復不信任如此天地焉得與交故頻年枯旱元旱之應也又嘉禾六年五月十四日赤烏一年正月一日及二十七日地震動地震動臣之象陰氣盛故動臣下專政之故也夫天地之心將欲開泰故先之以否故動臣下專政之故也夫天地之心將欲開泰故先之以否

顧自上代時事違天咎徵之見之皆緣君不留心欲安國利民建久長之計守文之君乃當若此況乃無道之君哉臣竊不勝憂懼願陛下留意於此豈敢專擅天地以威新任將而足能者明於去就則何功而下事而不行則何以不成故善人部官百里皆各得其人共相經緯如是庶政豈不康哉願陛下任大臣之職以成其事則何功而下

書疏

吳

許慈請文列擇人疏

華覈上徙豪族疏

周瑜上劉備治公安疏

許慈建步騭上理冤疏

虞翻上吳主書

陸績上征交疫癘狀疏

陸遜上徙進表狀

又上疏

許慈建步騭上理冤疏

昔秦南逐百越北却匈奴西開羌道東定海表詔書四國之內屬也有自來矣趙佗起番昌稱帝珠官之南是也漢武帝誅呂嘉則名以列郡以威新任將而足能者明於去就則何功而下事而不行則何以不成故善人部官百里皆各得其人共相經緯如是庶政豈不康哉願陛下任大臣之職以成其事則何功而下

趾任延爲九真太守乃教其耕墾之法開導民利使與中國同俗學教令之理義由此已降四百餘年則有似類者往往容始至之時珠崖合浦縣政令不行人民集會之時男女自相可適爲夫妻父母不能止又娶寡嫂及弟死納其妻含易以爲常難使改易縣官雖禁不令成俗九真郡有女子名徵側及其妹徵貳反交阯麊泠縣雒將之女也嫁同縣雒將子詩侯爲妻詩侯坐事被誅徵側亦以嫉妒忿恚而反攻沒其夫家略有城邑自立爲王都麊泠九真太守蘇定不堪其忿出兵擊之爲徵側所敗定棄郡奔還於是交阯刺史柴桑令朱補及合浦太守蘇祉並爲徵側所攻補祉各走保其城徵側兵勢大振嶺外六郡皆反應之攻沒其郡縣自稱爲王歷三年光武皇帝以交阯女子裁逆人情莫肯從命乃徵兵合萬餘人遣伏波將軍馬援樓船將軍段志等討之明年春援等進軍臨浪到禁谿擊破徵側徵貳於是九真海外咸來降附援乃奏言臣前上言欲通零陵桂陽峤道以便交阯今道已開誠宜如舊以省轉運又故時越人以骨爲矛鏃矢施毒中者立死今皆除之但以鐵爲兵刃與漢人同等以來歲二月伐鼓入浪泠追徵側徵貳於是嶺表悉平援乃於浪泠縣西雒將堤上築兩銅柱以爲漢之南界

今日交阯名姓定爲九真日南之界自此以南土高氣熱物生多異皆與中國同也然在九林障西北郡界未入瘴氣其俗率以二月三月種禾五月六月收穫作干飯魚鮓以相飽食一歲再熟其中或不宜稻則以麻菽助之民飲食不潔腥臊多疾病死者十有二三又有生兒不舉輒殺之法其產子三日便舉家大小皆入水澡洗以此爲俗又性不哀喪會聚歌舞以極其歡死者多用竹木作棺不封不樹交阯之南有都廣縣周迴數百里山高而大人民稠密有異於他郡其俗信鬼神好淫祀每有祭祠殺牛動以百數牲訖懸其頭於庭以多爲貴法以銅鼓爲行列鼓者爲雄銅鼓爲雌雄者小雌者大鼓者爲主人有貴事則鼓會集吏民商賈者流各隨貴賤以大小銅鼓差次第之其鼓工鑄作精巧皆有文采又以金銀飾之富家有至數面者其餘以次降殺貧者但用羊皮而已既擊鼓以祭祠訖因留宴飲以鼓送客客歸各各分散還復擊鼓集會其土俗以鼓爲節嫁娶用鼓葬埋用鼓祭祀用鼓戰陣用鼓鼓名雖同而聲音各異其意好惡實未能知也俗貴銅鼓所在有之而交阯最多其人雕題交趾以丹青刻畫其身體文如龍紋然後乃得入水蛟龍見其文彩以爲同類不相傷害今海人潛行採捕猶以此飾其身也其俗能鳧浴水採明珠大貝及取翠鳥翡翠翠鳥形大如燕背赤腹黃頭綠翼翡翠形小於翠鳥背上赤毛腹下紫毛雌雄恒雙飛故俗人以翡翠爲夫婦也

其俗男女同川而浴婦人出嫁隨夫之家夫死還本國其俗婦人產乳必取生肉一臠大如手以裹兒生則以餉其母以爲乳汁之本其俗婦人妒者殺其夫家以石壓殺之於上復以土埋之交阯之南有扶南國其俗人皆倮體男子以木橫貫女陰而後交接其俗人不貴金銀貨以貿易食物以金銀爲貨幣其俗人皆倮體男子以木橫貫女陰而後交接其俗人不貴金銀貨以貿易食物以金銀爲貨幣其俗人皆倮體男子以木橫貫女陰而後交接其俗人不貴金銀貨以貿易食物以金銀爲貨幣

司馬遷班固咸命世大才所撰著妙與六經俱大
吳受命建國南土大皇帝末年命大史令丁孚陳中
項峻始撰吳書孫峻俱非史才其所撰作不足紀錄
至少帝時史官韋曜周昭薛瑩梁廣及亞五人訪求
往事所供撰立備有本末昭虎亡曜為忠節瑩
出為將復以過徙其書遂委滯還今未撰奏匡謬淺
才分實可為瑩等記注而已若使合必製乎之
跡曜堅不皇帝之元功損當世之亂美瑩步騭陸
文章尤妙周察之中陸高遠有宰輔之節今者見史疏多疑
記述之才如瑩者少是以漫漫為闕情之笔欲卒
垂成之功編於前史之末奏上之後還海壁無所
復隱諮添名瑩還治公安臨卒以表付子
周瑜上劉備治公安臨卒以表付子

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開張弘大之度初見庞統
屈而用者愚智皆知大計宜待天下之衆此二人共在
其矣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各委一方化如
珍者得與政治大事定也今欲割上地以
之衆此二人共在溫湯恐非所以書公在北方當廣
也雖以書公在北方當廣

不納

諸葛瑾步騭上理周瑜魯
故將軍周瑜子胤昔袁紹命世英雄公孫瓚
瑜思立功效至縱情欲招速罪辟王寫以珍者乃能
任入作心膂出為爪牙終命出征身當矢石盡節用
命初死如歸故能雄曹操於官渡摧袁紹於烏林
國威德革變是以奮揚武烈貽厥後人今胤
虔之布信誠無以尚也夫折衝扞難之臣自古帝王
莫不貴重故漢高帝封爵之誓曰非劉氏而王天下
如鴻鵠以永存及高皇帝以丹書重以盟詛其子孫
乃割裂土地以王異姓恩如此之至欲以
後人用命之臣死而無悔也況於勳
其子孫降為匹夫在所憐愍追錄
共其祭祀為亡者計莫大於此今胤父
復得一郡執土之重足其家業
陛下膺明聖之姿追先帝之孝篤
奉承洪業中興漢室以報
廣都上吳主書報諸葛瑾步騭陸
何人唯卿知之耳今以
陸下膺明聖之姿追先帝之孝篤
奉承洪業中興漢室以報

且喜且悲臣伏自刻有命旺在兒生軒之辰
大不容於誅吳天罔極全宥九載浸潤含哺受生
活復偷兒息經年累月思答靡由昨者
洛難未能死自守終沒不見宮闕百官之富不覩
興盛軒之節仰慕聖德泉民之誠傾首鼓心願
樂永閉海隅黎殘絕域不參末班亦逐衆大慶況以
罪

駱統上征疫疏

臣聞君禹者以役稽上

三國志吳書

義而其本謂永世亂為豐

情民勢福由民施德俟民發義以民有六者既備

後焉天受作保統宜那大

非泉無以辭四方推是言之則民以君安君以民

不易之道也今猖獗未珍海內未又二軍有無已之

役江境有不釋之備數調數由來積紀加以殃

死喪之災郡縣苦於田疇無墾閭巷戚民戶皮分

又多殘老少有丁夫則以心若林入深思許田

小民無知既有安土重遷之性且又前後出為兵者

生則困苦無有溫飽死則委骸宿不反是以元帥

總本畏遠同之於死每有徵發贏謹后家重累者先
見輸送小有財貨傾居行賂不頓窮盡輕剽者則進
入投阻藪亂群黨可妊盧湯收集兇惡不營業
不營業則致窮困致窮困則不禁生故曰殷多刑
心動而機叛多也人刑民怨尚非后慶小能自供生產
已乎多不起矣七出資兵新破之後生不育非所以
致成功也夫國之有民猶水之有舟以安載則
亦以危覆而不可欺豈以聖王重馬福
由之故與民消息制政方宜急少役以息惠為治要務
以辭其為能取遠目前之急少役以息惠為治要務
殿下天覆之仁勤恤之德者宜民政俗以彫弊漸
以復主敬不可久治疾及其未萌除患貴其未發
殿下少以萬機餘暫留神思考前後之盛衰計有
統之大額足以死而不朽矣臣日心若林入深思許田
又多殘老少有丁夫則以心若林入深思許田
小民無知既有安土重遷之性且又前後出為兵者
生則困苦無有溫飽死則委骸宿不反是以元帥
總本畏遠同之於死每有徵發贏謹后家重累者先
見輸送小有財貨傾居行賂不頓窮盡輕剽者則進
入投阻藪亂群黨可妊盧湯收集兇惡不營業
不營業則致窮困致窮困則不禁生故曰殷多刑
心動而機叛多也人刑民怨尚非后慶小能自供生產
已乎多不起矣七出資兵新破之後生不育非所以
致成功也夫國之有民猶水之有舟以安載則
亦以危覆而不可欺豈以聖王重馬福
由之故與民消息制政方宜急少役以息惠為治要務
以辭其為能取遠目前之急少役以息惠為治要務
殿下天覆之仁勤恤之德者宜民政俗以彫弊漸
以復主敬不可久治疾及其未萌除患貴其未發
殿下少以萬機餘暫留神思考前後之盛衰計有
統之大額足以死而不朽矣臣日心若林入深思許田
又多殘老少有丁夫則以心若林入深思許田
小民無知既有安土重遷之性且又前後出為兵者
生則困苦無有溫飽死則委骸宿不反是以元帥
總本畏遠同之於死每有徵發贏謹后家重累者先
見輸送小有財貨傾居行賂不頓窮盡輕剽者則進
入投阻藪亂群黨可妊盧湯收集兇惡不營業
不營業則致窮困致窮困則不禁生故曰殷多刑
心動而機叛多也人刑民怨尚非后慶小能自供生產
已乎多不起矣七出資兵新破之後生不育非所以
致成功也夫國之有民猶水之有舟以安載則
亦以危覆而不可欺豈以聖王重馬福
由之故與民消息制政方宜急少役以息惠為治要務
以辭其為能取遠目前之急少役以息惠為治要務
殿下天覆之仁勤恤之德者宜民政俗以彫弊漸
以復主敬不可久治疾及其未萌除患貴其未發
殿下少以萬機餘暫留神思考前後之盛衰計有
統之大額足以死而不朽矣臣日心若林入深思許田
又多殘老少有丁夫則以心若林入深思許田
小民無知既有安土重遷之性且又前後出為兵者
生則困苦無有溫飽死則委骸宿不反是以元帥

陸遜上住進表得所疏時刺史住人前主住
普洪高受命招延英異光武中興單復畢至前可以

與隆遣教者未必遠近令荆州始定人物未達臣愚慺慺乞普加寬載柚板之思令亟獲自進然後日海延頸思歸大化權敬納其言

又上擊劉備疏 程祕 薛綜 闞澤 嚴畯 趙咨 沈珩 張溫 顧譚 秦松 陸凱 全琮 鍾離牧 羊衜 胡綜 是儀 徐詳 丁孚 項巡 黃蓋 韋曜 周昭 王蕃 華覈 吾粲 張尚 陸胤 楊笁 樓玄 李衡 丁固 諸葛恪 孫峻 滕胤 呂岱 孫奮 蔣延 張悌 孫毓 孫楚 王悠 陸機 陸雲 顧榮 戴淵 賀循 甘卓 薛兼 紀瞻 顧秘 張翰 周玘 周勰 顧祕 陸玩 陸喜 陸抗 陸景 張翼 閻丘沖 陳表 陳壽 評曰

吳

陸遜陳時事疏

又上取珠崖疏

陸抗上政令多闕疏

又上閹官預政疏

又乞省徭役疏

又上百姓疲弊疏

又上疾病疏

孫登臨終上疏

羊衜上兩宮不和疏

陸遜陳時事疏

臣以為計法漢武不犯晉多預年以來將吏注暴雖不皆自然天下未一當同生計時王世務日興良化為先自不奪乞復調用強其力役北乃聖王之業昔漢高平之德用止宮陵小主思令以安大吳法殷刑止帝王之業有

又上跋珠崖跋珠崖事以為四海未定
宜懸以為四海未定
年思與休戚陸下憂
宜須民力以寧時矜人兵加
以定大事臣又深思
聖慮念民其人命重於糧也
則兵易不上必致疾疫今驅見
步不七旬益更
損敗利入言又殊難
事與其兵不足將衆
力而後助耳昔約王利
衆連和定江表臣聞治亂
民之本業而干戈未
有一統矣權遂征夷州
士民寧其租稅
陸抗上政令多門疏
臣聞德均則衆者勝
以重并於殫矣
九服非徒開右之地
國家外如連國之
未又而議者所情徒
傳之冬事不知昔之
符近時劉氏倚漫之
枕臨終忘忘昔匈奴未
衰以其別辭漢主奉
庶以王室之出世
死生契闊義與
義犯而勿欺人臣之節
如左十七條文本故不載
又上周宣到政
臣聞國永以小人勿
在人而以然刑中尼所
漢興定之功未有不由
記戎到使謁清靜節
愛易務載昔先哲之無
以專制之威而冀
也方今史殊才雖少然
清苦自立資能足用自
俗化可清庶政無穢也
又乞宥薛瑩說
元役又皆國家之良
田門所以務清也故大
少府李昭皆當世秀
徒而並於受誅殖盛記
符近時劉氏倚漫之典籍以之行事中心

有救時之辭春秋有宿善之義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而審等罪名未定大辟已加心經典義不救極刑豈不痛哉且已死之刑固無所識至乃林入深流漂棄之水滇體非先王之正典或甫侯之所成也以百姓哀峯士民回款著明於乙陵赤縣及諸郡陸下救名之出而頃聞詐增錢盜入綠納之先帝傳遺大皇及基承基內禹名行令之所坐宜可改定如復誅戮益失人望乞垂天恩原赦雲景哀矜庶從清澄刑網則天下幸甚

又上言姓夏侯

三國志文類卷五

臣聞易貴時中傳美隨時故有夏多罪而殷湯興時紂作淫亂而周武救焉無其時王臺有重傷之患馬津有反殆之軍今不務富國強兵力農畜穀以文武之才効展其用百於之署無願教識明黜步人為庶尹審刑賞以示勸沮訓將以統而無百姓以仁然後通述入古乞特詔簡閱一切料出以補疆場受數常處使臣所部足滿八萬者到息無令廢業務出東當出軍

三國志文類卷五

韓信復生無所展功若兵不增見此制不改而欲克詩大事此臣之所深感也若臣死之後乞以西方為屬

孫登臨終上疏

臣以無狀嬰抱篤疾自省憔悴不任情
念當委罷供養理當后土不復奉望宮闕
月生無益於國死賜陸下重感以此為恨結草臣聞
公有臣躬之節以為理安臨朱然全保朱據吾
張國澤嚴畯張承孫咨忠於為國並為國器次享榮於臣已
上便宜蠲除昔魏文養士馬與終其壽生
年之內遠者跋涉近者盡力今天下不定未討萬國暗暗
陸下忘其死地而天事不定
也注聞為之將死其言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故
于嘗臨終遺言戒時君子以為忠出於至誠臣今疹篤
予願陸下留意察納永注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
羊衜上兩宮不和疏陳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吳

陸凱陳移都武昌疏

又疏

隱蕃歸吳上書

賀邵上疏書日缺

陸凱陳移都武昌疏

繫非在口之所進患也昔秦所以亡天下者但坐貪
輕而罰重政刑錯亂民力盡於阿房宮成而天下大
潰於是二世見殺趙高幽囚子嬰三日社稷夷滅此
則貪邪在上賢哲杜口忠臣鉗舌百姓結怨而主不
悟之禍也故秦任刑而滅漢除其烦苛以寬治之是
以遂有天下之業孝武初即位改易文景之政信用
儒術賞賜隆盛以勸賢良及其承敝好大喜功用度
不節民力彫傷寇賊並起此又君臣之過也孝宣承
之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文武之道於是復興孝元初
政多所納用貢薦之士委以政事優游寬容不斷以
刑臣下治事之吏以刻削為能貶黜大臣信任宦豎
至於石顯專執威福假託權勢以中傷忠良海內歸
咎漸用生姦遂以陵遲此又君臣之過也孝成即位
委政外家王氏大將軍秉事尚書領職勢傾人主賞
賜以巨萬計奢淫放縱出入無節驕蹇不制此又君
臣之過也哀平短祚人庶不足以觀化然猶頗改孝
成之政減省後宮放遣樂人免諸徒隸數年之閒號
令三變此又君臣之過也王莽始因漢室之資藉累
世之勢居宰衡之位假周公之權偽行唐虞之事以
欺天下盜其威柄處其勢位遂從篡奪之謀此其大
較也

及諸葛丞相受命先帝興復漢室開張聖聽以光
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塞忠諫之路也自建安以
來將相公侯皆權重一時兵勢逼主賞賜無度臣下
之奉擬於王者車服飲食號令出內與人主同威福
不由己主勢日弱臣權日重不以此時強主弱臣修
復舊制而方更背道追蹤季世之法非所以矯枉繩
非也夫治亂者世主之所共知而所以治之者非一
道也故治平之時法度嚴則綱紀肅綱紀肅則朝廷
尊朝廷尊則主安而國寧主安而國寧則天下之事
可以無為而治矣綱紀弛則法度廢法度廢則朝廷
亂朝廷亂則主危而國傾主危而國傾則天下之事
不可以復治矣故治亂之道繫綱紀之張弛綱紀之
張弛繫主勢之輕重主勢之輕重繫權臣之有無權
臣之有無繫人主之得失人主之得失繫天下之治
亂天下之治亂繫百姓之苦樂百姓之苦樂繫社稷
之安危社稷之安危繫君主之榮辱君主之榮辱繫
臣子之進退臣子之進退繫賢愚之消長賢愚之消
長繫國家之興廢國家之興廢繫天命之去就天命
之去就繫人心之背向人心之背向繫禍福之門戶
禍福之門戶繫君主之所行而已矣

昔義兵以來拼種既發所在無復斂入而分一家父
子異役禀食日費公私有盡軍糧乏絕之憂百姓有
根本之慮而莫之恤也民力日竭而莫之恤也天心
日以疏極所在災異不加隱括加有暫霽臣恐不復
降行威罰所在搶攘更為民害二端財力再耗此為
無益而有損也孫子曰軍旅之後必有凶年一言此事蓋私
鎮撫百姓之心此謂無鑿得免之道今多精強割門閉守可休禽
糾合之術四方之民樂負而歸之如此民可得盡
王之用有五間五音令人耳不
明此無益於政有損於事也自昔先帝時役省力愛

復走州郡條稟民女而錢出令無錢則取怨呼道
壯子死訣是不重先帝十一也先帝在時亦養士
太子若取乳母其夫復役賜以錢財給其衣糧時遣
歸家恩養甚厚今則不然夫婦生離夫故作役也從
後死家無完戶是不遵先帝十二也先帝數日引以
見士大夫所以廣聽納之於事舉者不虛受者不妄今
則不然浮華者登用當者往往見排斥是不遵先帝十四也先
帝戰士不給仰役使奉饋知不私藏收稅江南有事

責其死效今之戰士供給衆役廩賜不贍是不遵先
帝十五也先帝以勸功賞以禁邪當則不中則去民
散失今江淮將士死不見哀勞不見賞是不遵先帝
十六也今在所監司已為煩擾更有內便私亂其中
一民十吏何以堪命是不遵先帝十七也天杖事吏
是為重輕先帝之誡不遵先帝十八也先帝
仇也先帝未年雖有吕虔欽奪官誅庶以謝百姓
今復弘立校曹既吏言事是不遵先帝十八也先帝
時居官者咸久於其位然後考績黜陟今州郡同
徒相選代不滿二歲輒移或莊政無幾便徵召還轉迎新送舊紛紜路
次以道路為煩勞不見賢是不遵先帝
二十二委棄城郭令有重刑豪夫里得自公卒伍
至止有日而主者同之降人未見精別使臣微言妙
旨不得上達於邑三款事往往而生使臣不能悉心
引見權時名入奮論今開通之路壅塞有辭

賀部上政事曰救六弊

古之聖王所以治處重闈之內而知萬里之情委任
社稷之上明照八極之際者任賢之功也陛下以至
德叡姿統承皇業宜幸履泰壇莊嚴肅恭奉神器善
以康政自兩年以來朝列紛錯真偽相半上下空
任文武曠位外與山嶽之臣使與
往往選舉天飛千乘朝成淵藪
被害是以正士推方而虛

趣人執反理之評士吐詭道之論庶使清流變濁志
臣結舌陛下是九天之上隱百重之室言出風靡令
行景從龍洽寵好之臣日聞順意之辭耳訓北辜寔
賢而天下已平也臣心所不安敢不以聞臣聞組國
之君樂聞其過亂之主樂聞其譽昔日稱而福至是以古之人名
消而福蕝聞其惡者異日稱而福至是以古之人名
揮讓以進野盡已以求過臣日天位於乘幸以忠為
警戒至于陛下嚴刑法以禁直辭塞言士以全說注
眩則敗智之寔此前車近習之言昔高宗思傅說得
賢而陛下求之如恐遺故常侍王寔也終在
三國志文帝紀裴注
公才任輔翼以時南之間加之大疫征鴻鴈於先
帝舊臣偶有違旨前之言事三商之後想所不譯
陛下猥發雷霆之詔之輕忽欲之醇洞申哀閔矜是
之後益內自心朝臣失圖生者以退為幸名者以出
為福誠非所以保光洪祚明通化也又何定於趨
走小人僕隸之下身無爵秩之行能無鳥尺之共而
陛下愛其佞好假其威柄使之清龍放恣有捏成福
口正圖論于弄天机上虧日月之明下塞忠言之路
天小人求入必進姦利足閒妄興事役發江淮之兵
以驅麋鹿結罝山陵艾林莽殫其九野之獸於
重圍之內上無益時之分下有損耗之費而兵士混
於逆人力竭于驅逐夫弱能凍大小忿歎怪羅網
天變自比年已來陰陽錯謬日時逆節日食地雷中
夏隕霜參之典籍皆陰氣陵陽小人弄勢之所致也
臣嘗覽書傳論諸行事災祥之應則以寒燠苦宗
脩己以鎮為雄之異宋景榮惑以星退楚昭
下上懼皇天譴告之前下臣二君轉禍為福轉敗
代任賢之功征籍千日退舍之文清澄朝位莊叙後
又放退邪佞和峯姦勢如是之事一勿復用庶近
消變災反天人
三國志文帝紀裴注
望塞也傳曰周之興也伯夷叔齊自海而至及其
衰也師曠杜夔去之是以聖人見幾而作不俟終
自登位以來法禁苛刻羣臣訕上鉗口結舌百官
解體之用慘酷之刑無
已之求老幼飢寒宗戚相保其當
雲集淵叢可苦哀辭是以人力不堪家戶離散之嗟
之叙感傷和氣又江淮戍兵遠當以和土廣境之當
以守界備難宜時復罷以紓有事之役發江皇之兵
雲集衣不全粗褐食不飽歌夕出當幹鎮之難入抱

吳

韋曜獄中上書

華覈救韋曜元

又乞救樓玄疏

又上世論二條

韋曜獄中上書

華覈救韋曜元

又乞救樓玄疏

表上之新序始皇會以無
不上聞請以先死列狀乞上山祕府於外料取其內
以聖心裁擇淡薄不合天意抱怖崔忽乞垂哀省以
以此求免內能更陸其書之誤故又以諮聞其誤
因撰此書定欲表上聞有才如聞者之不可復得誤數有詩不解略述
校閱寒暑形影內吃謹啓
而華歆更上比校聞
華歆表聞其
聞聞重在于載時無更識以其官與史官編年同
得永登大閣更到仁壽

聞聞不能不慨其不載時無更識以其官與史官編年同
官從聖誕不欲全行不敢全行不敢全行不敢全行
漫漫思聞少動無難也不
意所經識古今行事外更之中少過聞者皆
漢之事此不還而降匈奴司馬遷不加疾罪為
說漢武帝以李有良史之才欲使畢成所著思不加
誅書卒成亦垂之後今聞在吳亦漢之史官
見前後所著述多出聞見一統之出無
不復久事平之後當觀時設制二王不相聞上書
不相沿襲宜之殊塗同歸依事義

有所改立漢氏承秦則有取於通
才學亦漢通之次也又吳書雖已有頗自叙載其
昔班固依漢書古文辭典雅後劉珍等作漢記遠
不及固敘傳之為今吳書皆垂千載故又以諮聞其誤
才士論次善惡非得其才如聞者之不可復得之書如
之書如臣頗敢誠非其人聞年已七十餘數無以
敢其一等之思而終身建次成書
百世讀者悉表明明百下詣不許
人乞以樓之即

臣竊以治國之理士行治家主要
宜得一人總集條目為作綱維而
為而治自其事也其已正南面
人故使學而自定也今海內未定
小者閉閣動經御典學者
綜極數文加勤心好主
思時令講學與天同在臣之思
之事足委伏者無勝三
臣殿其集無所爭庶大清者

正道而廢之如玄之性終始可保乞陛下敕至尊
使得自新禮之宜也今事多而繼之以夜非所
任則舜之恭己宜亦可得
又上世治民之家積役甚衆俗尚奢侈貴財賤
人故富者日以驕溢貧者轉相倣傚莫肯勤農
蓄此乃宜國者所宜深慮也夫財穀所生皆出于
農農者之業而最功於萬事之本故聖王務之
詔不計民力輒興工則大吏畏旨民安敢言
事皇赴會日定乃還到都或雖依不用而使使
力先時到秋收月舒其以入事其指殖之時而
三國志文類 卷 參
今年之稅如有遠近道路之費則篤疾物故家戶貧困衣食
不足宜豫息役專心曲尽古人耕一天不耕或受
其飢一女不織或受其寒是以先王治國惟農務
之業推此於之則蒸人慶南畝之務女工修機杼
極於桑麻或以未必無飢寒人也若實如論有之無
少矣至聞主之所求於民者一民之所望於主者三
二門求其為己勞也求其為己死也三謂候者能令
之勞者能忘之有功者能賞之民已致其二事而主
央其三望者則怨心生而功不建今都藏不實民
役猥主之二求已備民之二望未報且飢者不待食

之務哉

誄諍

魏

汪授誄止表絡征南

張範誄表絡薛尊誄

表演誄太祖古文以義

蔣濟誄明帝改葬東

陳琳誄何進誄奮宣

辛毗誄文帝徙冀州士家

又誄伐吳

又誄明帝平北芒

高堂隆誄明帝饗會

汪授誄上表絡南征

師出恵年百姓疲倦宜與無務順

應天也宜先豐使厭食順天予將何

曹氏爲我王路然後進屯於陽都令

繕治器械分置諸將步騎遥部令

進三年之中事可坐定也帝記

周五攻敵明能戰今以明公之

以代曹氏雖古晉文手不時取後

亂誅巢討之義兵指公伐罪之騎兵義兵徽幟考先漢曹氏延天子安宮許都公銀印青綬則建旗幡之等不在弱冠之後公既行主幸稱公孫瑞坐受圖者也今高安之術而興無名一無所為公懼之所以亡也軍之計計在持牢而非見時知孔之變也紹從之同等同是謂吳之所以亡也監統內外威震三軍若其決戰何以制之夫匡其主

不同者昌主與臣同皆亡此黃石之所忌也且御衆于外不宜知內給疑為乃分監軍為三部將使校及郭圖淳于瓊各典一軍是公內

表趙誤表絕傳南皮縣誤南皮縣

漢據水經絕而復揚泡澤出流誕生明公若舍近

中入則享于上帝出則為衆日之所屠華宅不安

其為淵藪不能同其量可謂誕為無與為量何

為捨此而欲務制恐福不盈北門將位世莊周之將

郭嶽牛養倒經年衣以文繡掌親焉乃以入朝朝當

此之時求為狐狸不可得也

陳琳諫何進誅閹官

易稱王虎無妻諺有之得志兇國之大事其可以節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以此行事無異于鼓洪爐以燎毛髮何當建發雷建行權立斷皇綱合宜天人順之而反釋其利器以資他人倒執干戈以授人柄所謂倚千戈以利兵不戒功成禍不

納其言竟以取禍

辛毗諫文帝徙冀州士家

陛下欲徙士以實河北出帝曰卿為我徙之非卿此心誠以為利也帝曰吾不與卿共議也此由陛下不以臣不肖置之左右則之其議之官安得不與臣議之官安得不與臣議之臣所言非私也乃欲為陛下廣致聖化之基也安得越官不答起入內此隨而引其衣不還又乃出曰陛下不聽臣臣不敢復入之見之功臣不建級且若九州島為吉而五嶽為凶

吳將何以樂之帝乃止

高堂隆諫明帝繕宮室

明帝初作崇華殿又欲平北芒令於其上作宣訓殿天地之性高下各而人之見功臣不建級且若九州島為吉而五嶽為凶

吳將何以樂之帝乃止

高堂隆諫明帝繕宮室

明帝初作崇華殿又以為宜繕治洛陽宮殿崇飾之哀尚書僕射衛臻

兩不宜為偷安苟且以

諫淨

蜀

楊新諫論蔣琬費禕

吳

張紘諫先主取蜀

又諫

薛綜諫征公孫淵

又陸瑁諫

又諫

又陸遜諫

華覈諫營新宮興工役

楊戲諫諸葛亮躬親細務

太守丞相諸葛亮自統衆書題直入諫曰

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若有人使奴執耕婢典炊爨負重致馬步遠路私業無食而已忽一日盡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勞其體力為此碎務形神到終無一成豈能兼濟之不如牛馬雞狗哉夫為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

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郎吉不問者道
死人而不生時病不能知義設之數云自有主者
彼誠違於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為治乃躬自書
流汗竟日不寧子亡之前
吳
張紘諫先主以大敵在外宜
曰
夫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今危亡時盛壯之前
暴之虜三軍之役莫不寒心雖新將寡威宜
此乃高祖之任非主將之宜也願利害之
三國志大觀 卷三
王之計權納紘言而止
又諫討黃祖
自古帝王受命皆應天順人以
亦頗武功以招其敵於
竟下權四百之已有扶危
擒殄任賢使能務在寧
定也於是遂止不行
薛綜諫征公孫淵
夫帝王者兩儀之元首
重門擊柝以成不虞行
以存萬安之福鎮四海之心
海之語予由斯喜在以無所
薛綜德清剛以弘梁車行
王所宜涉也願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況萬乘之尊
乎今遼東戎狄小國無城也
鈍大手無政往必為克誠如
察不然民習章馬輕徒無
敵乃發數長轂奔軍一人
地守之無益此不可一也加
難進行無常風交莊免失
三國志大觀 卷三
舜之德留無所施有事之勞力不可設此不可二也
加以楊官其上越水長生流連野合桑
凡行海者薪盡水竭不可一也天生萬物以養
但當承平農亂民物蕃息此不可三也今集海內至定之勇
出死地以在遠中國一平之
再今乃望於敵土風俗之同忽九州之別
朝之恩起非社稷之重計又
陛下加留意之慈忠誠之
之慶則庶子勤職天下幸甚

臣聞聖王之御遠夷而已不當保有故古者制地謂之荒服言忧忧無常不可保也今海東小酋屏在海隅雖比人面與禽獸無異國家所考不宜貨寶遠以加之者非慕其德義也誠欲誘納愚夷以起其禹平洲之驕點特起負此乃先朝常態豈足深怪昔漢高帝已著冠意以事外夷馳使散貨元菟而域斯時方恭從然其使人見害財貨并不可勝數今陛下不忍窮之欲越臣海外踐土群匪蠭蠆之毒議為謂不安何者北邊與國壤地連接苟其有闕漢之急急除救之次也而足下不為地主前攻吳敖以動衆斯乃窮寇之術又兵家之術以功伐相校勞逸相待得失之間明智所慮今到豆莫婁之衆多且脅遠今到豆莫婁三分使一分在前道行兵勢三分使二分在後運糧行人雖多難得為用猶者進取次當守船又次運糧行人雖多難得為用加以單步負糧經遠深入戎地多馬駝載無常合圍狙許與北未絕動衆之日啓齒相麻若足子然所憑賴其衆怖遠遁或難卒滅天誅誓於朔野山虜永聞而起恐非萬安之長慮也

又陸璣諫字子瑋

大兵等者用心以時異小醜在鄰雄已除天下無事從容制宜至於中夏禹九域聖哲之時幸須深思周文爰方情實務自將養以待鄰敵之閒未有上於此時舍然漢文猶以遠征不易重與部敖告卻而已今凶猘未殄踰時有蔡從然其使人見害財貨并不可勝數近治遠以寢軍敖者也昔尉佗叛逆備罹誅討高后時隔絕關市佗乃先稱常態豈足深天下又安百姓殷阜帶甲之數糧食之積可謂多矣方情實務自將養以待鄰敵之閒未有上於此時舍

又陸璣諫字子瑋

規以為後圖天下幸甚臣竊以為不然宜以洲禹先明德化抑武之姿誕膺期運破操高林敗備四陵禽羽荊州其三虜有當世雄略清權其鋒聖化所被萬里掌握今不忍小忿而發雷霆之怒皇垂堂之戒輕萬乘之重此臣之所惑也臣聞志行萬里

者不中適而斃足圖四海者臣懷經濟之言大猷公在現世服未定陛下乘之無及若使大事時提則治不討而自服也今乃遠惜遼東衆之與馬奈何獨欲捐江東萬安之本業而不惜乎乞息六師以資大舉早定中夏垂暉將來稚用納焉

華覈論吳宮與工妨農宜皆減省疏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體而修治怪消殷興災除公感守心宋以為災景公從
晉史之占而脩惑退舍景公延年大修德于是熒惑
果類言熒工口而通神明臣以愚蔽不近署不能
望君仁澤以感靈祇仲舒對無所救處是伏思惟
災或無救之異天示二主至如他餘錯介之妖江是
門產小神所為臨之天地無有他變而徵祥若瑞前
後慶燊明珠乾鼈白雀繼見嘉德之祚莫盛所捉以
九域為宅天下為家不得與編戶之民齊從一司也又
今之宮室先帝所營土立基非為不祥又移市上
地與宮連接若大功畢訖乃徙未晚也宜考日今委之不可
以與土功不可以舉諫伏不可以起兵動役無一事
必有天殃今雖諫伏不舉諫與會無異一月
戊己土行王王既不可犯加又農月時不可失也昔
隱公夏城中丘春秋書之垂為後戒今宮室雖小於
之洪基而犯天地之大忌上務臣以過當所未安又恐前後有不至
計之則廢役興事不時日月廣浸苟惡並到百姓
聚會希無疾病且人心不安則合善苦日怨叛江南精

兵北上所難欲以十萬當東一人天下未定不可委
情之如此宮成民休皆立千則北軍之急更增五萬若
到萬千則倍元十萬病者有死亡之損攻者佳不善
之路此乃大數所以歎喜也今宮角力中原以定強
弱正於榮會攻益我須如以萬計此乃社稷大事土所
以深憂臣聞先王治國無三年之儲曰國非其國女
穿之世或備如此況欲強大而無農乎畜今蘇劇種
殖制者大水沉灾其必存者當引植續而長史所明
上方諸郡年步山林盡力伐斬廣農墾令民務上兵妻子
亂小緩急又苦若有水旱則秉糧無所復調郡乃未當
而此數起役用名吏生良平復出不能為空下計
則兵生變君明哲主必垂意省息之愛惠安則合善苦日怨叛江南精
天威乞垂哀省奏皓不納

魏

李秉家誡

王昶子戒

王基戒司馬景王書

吳

孫和戒增吳

李秉家誡 字公則 名未詳 秉德操人為鄉人所敬正始中為侍中

王昶子戒 昶見其子名字未詳

王基戒司馬景王書 基見名字未詳出上書

長安回清當以當勤修此二者何患不治坐於廟堂之上而天下已治矣故曰無為而治此之謂也

晉武帝坐於先帝時有三老來詣門下帝正當兩不倚坐與語甚久訪以政事三老何答不出一言帝怪而問之三老出上聞帝言曰相誠勿為煩碎當善上文明曰必不得已於斯二者何先曰先斷曰何謂帝曰清漢之士明而成以不得已誤乃為六大清者不必真良者必有清濁之異故名人清所繇而居者必有勇者不必有仁是以易稱拘囊無咎括囊無譽不由其道事患人知進而不知退欲而不知足故有困辱之累悔吝之咎語曰成敗之事可樂逆世能慎始之足常足矣斷往事之失防將來之患何也惡有干名要利欲而不厭能保世持家永全福祿都也欲使汝曹立身行己遵脩若此之教庶主家之言以

玄默冲虛為名欲使汝曹頌名思義不敢是故遠古
有盤杆盂銘凡杖有誡仰答高明與道行況在已
名可不戒之哉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故草
之茂平夕而零落松柏之堅冬夏常青是以大雅君子
恥速成成則圮壞也芳范匄對秦客以武子弊之稱其
大夫之能也詩云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行之
謂也話言之可言公是先非前人之善不可不從
仁人也夫能屈以為伸信以為期故君子不自得非以
有信如此曰之於人誰敢忘之不為人所棄必有所感
子貢方人孔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以聖人之能
天我豈受之哉而孔子以為知己者如此況庸庸之徒而輕其
其先乎吉甫人之多而尚之稱其德也是以聖人貴
人重之如山不可遷也

有信如此曰之於人誰敢忘之不為人所棄必有所感
子貢方人孔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以聖人之能
天我豈受之哉而孔子以為知己者如此況庸庸之徒而輕其
其先乎吉甫人之多而尚之稱其德也是以聖人貴
人重之如山不可遷也

友吾與時人從事於世不治名高不苟合於俗上
不希主意下不毀正以隨俗行不違仁義以要名
親之昵之不顧己之毀之不懼己子名之北海公
不苟合於俗然自守進不趨勢退不losing
以已其志當時雖小屈後將軍馬援戒
東平劉公幹陳思王植才高八斗
之樂安任昭先淳粹履道內敏外恕雅慕
少所拘忌得大足以相補吾與
之重之不可見之矣

避冷法而義勇在朝忘身吾友之善之願兒子遵之
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汝其廣幾舉一隅再反其用
財先九族其施合務周急其出入存故老其論議貴
無貶其進仕尚忠節其取人務首是其是勢成騎虎
其行賤真無處其進退合宜其行事加九思如此
而已吾復何憂哉

王基荊州景王書司馬景王薨王新起

天下至廣萬札至猥誠不可不行於衆坐而待旦
也天志正則衆邪不生心君臣事不與忠信定
則萬令不動親用忠良賊遠近偏狀欺知之在身

定衆在心許允傳假表優崔贊皆一時正士有自守
而無流可與同政事者也景王納其言

吳

孫和戒博奕

群察侍宴言及博奕對以為妨事費日而無益於用
勞精損思而終無所成非所以生德修業功緒
考也且志士愛日惜力君子養其大者高山景行恥
非其次夫以天地長久而人居其間猶過隙之
喻年處一暮榮華不再凡所思者在於人情所樂能
絕誠能絕絕無之欲以養德義之崖而不急之務以

荀子稱

劉

後漢張超誚青衣賦於朱生曰

太祖稱荀文

又稱二荀父子

孔融薦禰衡書

光賢行狀稱毛玠

魏子敬稱許劭

孟達薦王雄荐郤

張悛稱杜畿與袁

趙孔曜薦管輅

後漢張超誚青衣賦於朱生曰

嗟有孔世之默幹時之異人也

乃先羅載籍官紀百氏登高能賦超物知名表之本

曰魏高廉傳

太祖稱荀攸

孤與荀公達同遊二十餘年無所毛可非者又以荀公達真賢人也所謂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孔子稱其

仲書與人交久而敬之公達則其人也

又稱二荀父子

傅子曰或問王世大賢君子誰乎答曰荀公旦之仁荀文若之智斯可謂王世大賢君子矣荀公旦以文德明以兼賢行與論職佐武王者與其間必有於世者矣荀文若以王佐之才處曹公之間曹公征伐謀謨帷幄進奇策以破袁紹平荊州以圖巴蜀舉賢任能以服英雄自征伐不在軍師之位而軍師之事不進不休荀軍師之君之進善不進不休荀軍師之去惡不去不止也

孔融薦禰衡書

見不如己者不與為友唯少所敬重荀文若荀公達耳

淑貞良英才宜宣時務天性仁愛篤於人物見窮乏常為憂歎其所一見輒稱於口手自書疏不忘於心性與道合學若不及恂恂如也

弘羊心計安世忠識以總樞機之任誠不足怪

光賢行狀稱毛玠

光賢行狀曰玠雅亮公正在官清整其由選舉貞實不華偽進趨行即阿黨背公死利私財豐足者皆免黜停廢久不選用于時四海喁喁莫不勤行至乃衣史墨者比而嘉之常衆柴車步入府朝收徒行人擬盡公之操家象灌纓之操與者無貴賤欲之累載者絶女妓脩士求史潔於上俗移易下

元到于今稱之

傳子稱何曾以孝事親

傳子稱曾及荀勗曰公以文王之道事其親者其親昌行伏子其荀伏子古稱孝之達者君子之儀表矣事其親外崇禮讓以接天下孝子之始仁人天下之本也有能行仁者君子之儀表矣

王象薦楊俊

伏見南陽太守楊俊秉純粹之性履忠肅之弘量體仁足以育物篤道足以勁忠允後生惠訓不倦外寬內直心口如一而有斷自少綽見所歷垂化再守南陽

恩德流著外新異黨稱負而至今境守清靜無所展其智能宜更本郡宣力肇敘興帶之載

蔣子微稱許幼

名淩蔣子微高才遠識見幼年十八時乃歎息曰此則希世出衆之偉人也幼始發玉樊子昭於鬱情之中出冥水賢於坎壁名李叔才鄉閭之翳孫子瑜鞍馬之吏拔稱孝祖興和陽上論六賢者守當世之令望也其餘中流之上或舉之于沖滯或翳之于童昏莫不頓幼宿敏之隆凡所拔育顯成公總者不可勝記其採擢偽行和虛名則尚之單裏無以尚也

基廟碑

王羲龍飛潛德錄明哲潛通俟時而動是以
鴻漸照濟濟之化伴于前代寧清高洁之操邁于軌
鸞鶚鳴岐周道隆興中興詩古今於朔漠色直德之
升堂入室究其閫奥韜光晦迹不是仕為五斗米折
腰乎之際貴中陸梁英之儒品其所為正始九德之純粹合尊
水潔而清之君子加敬焉正始中和穆九德之純粹合尊
若宣者也故王來宰加望倫
泉序歌咏詩書而詩云上正
群生要俗從人而已矣光
寒焯越海鷗旅延東三十
嘉會養浩劉韶孫登嘯
高士文皇帝時召拜公
寵遇公車特徵拜
疾病即拜大中大夫
徐默而升大中大夫與
志典衰從環坐門徒
吟詠詩書不改其樂
不易其所金聲玉色
當膺大魏輔亮雍熙
象營求賢哲周文欽
德已著而久未
前志也陛下踐阼
羣欽講於

發德音勤恤師傅若繼二祖於
廣宇照濟濟之化伴于前代寧
德行卓絶海內無雙歷觀前世
周業樊英之徒品其所為正
若宣者也故王來宰加望倫
泉序歌咏詩書而詩云上正
群生要俗從人而已矣光
守志箕山之志庶參堯臣
優賢揚歷乘軒于載生世
治美俗其於一也於是其
三國志文類 卷十

馬

杜範為徐宣

位到帝王用人之世校考
定之後以也或為有故
之日以祖考或平之智
徐宣恩等之行其
雖然性動有社稷
缺立行等後事
漢射

徐公志高行潔才氣猛烈施之也高而不猶棄而不介嗜而守約猛而能定聖人以清為難而徐公之所易也或問欽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為道自在深重謀也前欽登石室玉匱此其本矣又還京師人以為介何也欽答曰往者毛孝先雅量絜清事業有素之士于時寶貴易車服以玉名譽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為通北來天下奔命擾攘之秋人以為道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書乃有如此日役何疑哉識知者不掩獨士有於先但情區區貪隙所見

彭義馬叁元永年為兵曹掾時人以為道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書乃有如此日役何疑哉識知者不掩獨士有於先但情區區貪隙所見

秦宓奏記

州辟從事命稱疾不往宓乃

備也伏見處士綿竹秦宓清山簡之德履高生之直皆宜量寇叔以膏其功故書美黃霸而易稱扁鵲周知芝生用能不拘衣之說高概勃行守真不動跡古人所以明府能招致此人必有忠讜嘉謀多益尚而豈獨崇海內蔡舉寧多英尚而豈獨崇論不齊異同利害此乃承平之朝步亦亂世之務也夫欲救危撫亂修己以安人則宜卑辭趨俗與時跡之動然後紀功于王府成敗于來世不亦美哉

桓譚為議郎上疏陳時政曰方今當天心下合人意天人既和內者不疾雖有災變猶不為害也昔秦始皇并吞六國自以為智力過之不改其政卒有陳勝吳廣之亂何足憂也高祖初興起於豐沛之間及其發憤也不過數月之間而天下定此皆陛下之所見也今天下安寧人樂其生而欲為變者少矣臣竊以為道路所傳或過其實陛下宜時循行觀視以安百姓之心臣聞大朴既剖則高尚之操興焉忠正既明則忠正之義彰故有先年投淵以抵之忌之風六有棄心歸迹

以惇在三之節是以上代之君莫不崇重斯軌所以
篤俗訓民靜一流競伏惟大晉應符御世運無常通
時有屯蹇神州土崖二方圮裂兇逆絕響于中林白
駒無聞于空谷斯有識之所悼心大雅之所唉息者
也陛下聖德嗣興方恢元緒臣昔奉役有事西土鯨
鯢既馘思宣天化訪諸故老搜揚滯逸庶武羅於罘
罻之崖想王蜀於七齊之境竊聞巳西貢秀推恭貢
固絶德把道揚清激濁于時宜柱遵道清之會群黎
蒸顒沛之艱中華有頹覽之哀幽谷無遷喬之望凶
命屢招姦威仍偏身寄虎吻危同朝露而能托節王
三國志文翰 叁十
立拒百不降虜杜門絶迹不面偽庭進免讐勝亡身之
禍是無辟方說對之機雖周綺之安高洛雪鄧之歎
蔑庶方之于秀弟無以過于今西土以為美談夫莊
德禮閑化道之所先崇孝御聖哲之上務方今六
合未康豺狼當路宜恭倫薄義歛帶聞蓋宜拯起道
義之徒以救流頹之敝若秀家清帛之緒足以鎮靜
頹風軌訓篤俗幽遐流九servation知化矣

吳

司昭轉步騭等書前 [illegible] 步騭及嚴畯等曰

古今賢士大夫所以安身保官家國者其由非
一也然要其大歸總其常患四者而已急論議一也
爭名勢二也重朋黨三也務欲速四也急論議則傷
人爭名勢則敗友重朋黨則蔽主務欲速則失德此
四者不除未有能全也昔世君子能不然者亦比有
之豈獨古人乎然論其絶異未若朋黨尋計張詹威之
多美也論語言子夏問
步巫門嚴尊計張詹威之多美也論語言子夏問
然善詩人又曰威人之美不威人之惡緣章有之矣
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使君體之矣而
安威而不猛丞相憂之矣學不求備心無苟得樂前
奮威將軍兼重不可左于
三國志文翰 肆十
趙舍大檢不犯四者俱一揆也昔丁諶出于孫吾
奚由於故豎章褐其善以並佳公之列是以人無
幽滯而庶俗厚焉使君丞相衛尉二君皆以布衣俱
相友善論者同各叙其優劣初虞翻以丞相而
後有使君也其後並事時主經營世務出處之才有
不同先後之名須又其初此世常人所決勤簿也至
于三君分好卒典動指豈非古人之所謂大賢又魯穆王皆
枚萬兵屯徐堂口當世之美業也能其不能親不細
爲而橫江既亡衛尉應其變有以才非[illegible]
讓終于不就後我九列邊四八年楽不是以角捉張

勸說

魏

荀或勸太祖定兗州

又勸太祖迎漢帝

荀攸勸太祖進魏公授九錫

田豐說袁紹

傳幹說劉琮歸太祖

閻忠說皇甫嵩

荀或勸太祖定兗州

州共計表術以臨淮泗若合符而東多留兵則不足
用少留兵則民皆保城不得樵採布乘虛冤慕之心
益危唯野城堅壁清野以待將軍將攻之不拔
若徐引不定將軍當安所歸乎且前諫雖死徐叫呆
易之也彼懲往年之敗將謀而結記相為表裏公東
方皆已收麥必堅壁清野以待將軍將攻之不拔
畧之無穀不出十日將十萬之衆未戰而自困矣前
討徐州威詩寇行其子弟父兄之肚必人自為守
無降心就能破之尚不可有也天事尚有變此照彼
者以大易小可也今三者英利前將軍親履之大吐乃
不圖可也今
止大收麥復無布藏分兵平諸縣租政走兵川之平
青高社東伐為義兵帝編素而天下縞心自天子投
將軍有明義兵從山東發孔未能赴所在蜂起
公建將帥蒙險通使雖樂雖于外乃心無不在王室
是將軍匡天下之
之忠百姓感舊而
大勳太祖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齊魯田單之地則大少多狀封魏國之封九錫之榮況于韋門貧俗王而改得也且列侯諸丁年共命與得寵微之風然當衰黃巷以百數亦得因此傳之萬世而
則公獨辭賞于上將使其下懷不自安上豈望報欲
心下失寵帶至望忘賜前之大業信臣之絕行故
公久主上指不即大理今數又
欲辭多當少讓九之人一是特
之計奏許也昔齊魯之封不行而
萬家侯陸生未廣易以立功
之結公記國財有十郎之名猶成于西京計其子數
不能參半以藩衛王室五帝三王
賢亡秦無輔之福悉襲日聖湯之數記述忠則成望
是為開明公恭承帝命與
田豐說袁紹與曹公相持
曹公善用兵變化無方衆寡
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
袁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為
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于奔命不
得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
廟勝之策而決成敗了
不從
傅嘏說劉琮歸太
天下何為不可
又當也三有所
欲辭多當少讓九之人一是特
之計奏許也昔齊魯之封不行而
不足樂漕公子則生系也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方庶黃巾之師除邪害之患威封戶刻石南向以報德威震本朝風馳海外是以群雄遵首百姓企踵湯武之舉未有高于將軍者身建高人之功北向以事庸主將何以圖安萬日不然青蠅信不忘一飡之忠忽鼎峙之勢乃別己指其喉乃欵息而悔之見亲子兒女也今主勢弱于劉功將軍增重于公將度可以振風雲叱吒是以興雷電赫然奮於前危抵剪崇惡以綏前阼拯武以臨後救救異方之士動之用命況高智士之風之勢以致力女子可使其家受影從雖兒童可使奮空拳以定八方不足用也功業已就天下已同乃燒于上高告以天命混齊六合南面以制移風于乙永推漢以定符運神機之至決風發之良時也大木將顛世良難佐將軍雖欲委忠難佐之朝雖盡朽敗之不猶重坂而走九必不可也方今雄宜群居同恩一節主上不自由詔令出左右如有至尼不察機事之先

必要後悔亦無及矣高不從忠乃亡

勸說

魏

王朗勸文帝育民若赤子

程昱說太祖無居鄄有刑

又料孫權不殺劉備

郭嘉料孫策必死于匹夫之手

劉曄勸曹操代蜀

劉放說王松歸太祖

賈逵勸孫資集合

許靖高堯說孫權

龐統說劉備

姜維說鍾會

吳

徐詳說吳主中劉表

朱治說孫賁陳安危

王朗勸文帝育民若赤子

兵起已來三十餘年四海澄清獨有關外孤劉未珍將先王受除寇賊扶育孤弱遂令華夏復有綱紀鳩集餘民于茲諒土使封爵之內雜狗吠達於四境兵欲休息誠今復喜遇升平今遠方之兵未息誠今復除足以懷遠人良宰足以宜德澤許昌歲修四民殷熾必復過于曩時而富於承平日矣易稱物生蓄聚而財用足書著作利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慎法獄之官詩刺不明以致刑獄市為哥路泣野妖治獄之吏天泣於前者得其情則獄市為哥路泣野妖治獄之吏天泣於前者得其情無冤死之門丁壯者得盡地力則無凶年之餓老者得保養含樂則無饑寒之憂新生必復總賢之規胎養必全則無夭折之哀文則幼者無離家之患則孩者無不言之累仁以廣其恩義以經其威思以抑其強恕以行其政夫如是十年之後既庶且富然後興太學修庠序隆禮讓之教明尊卑之分長幼有差強弱相扶班白不負戴於道路頒政有倫而莫干其序則三王之風可以比隆於當今矣

大夫之至辱也是由愚不識大旨以為將軍之志
不如田橫田橫齊一壯士耳猶羞為高祖臣今閣將
軍欲建家住鄴將北面而事表紹夫以將軍之略明
神武而反不羞為表紹之下竊為將軍恥之

又料孫權不殺劉備

太祖征荊州劉備奔吳論者以為孫權必殺備是料
之曰孫權新在江東為海內所悼當公無敵于天下
初案荊州威震江表權雖有謀不能獨當也劉備有
英名關羽張飛皆萬人之敵也權必資之以御我難
解勢分備肯以成人之敵也權果多與備六
不可得而殺也權果多與備六

以御承太祖

郭嘉料孫策必死于匹夫之手

孫策轉鬬千里盡有江東國太祖與表絡相持不渡
將渡江北襲許衆聞嘉料之曰策新并江東所誅皆英豪雄桀能得人死力者也然策輕而無備雖
有百萬之衆無異于獨行中原也若刺客伏起一人
之敵耳以吾觀之必死于匹夫之手策臨江未濟果
為許貢客所殺

劉曄勸曹操伐蜀時大祖破袁紹平漢中曄進曰

明公以步卒五千野誅董卓北破袁紹南征劉表九
州百郡十并其八威震天下勢壓海外今舉漢中蜀
人望風破膽失守在此而前劇可使機而定劉備人
傑人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恃也今破漢中蜀
人震恐其勢自傾以公之神明因其傾而壓之無不
克也若小緩之諸葛亮明于治而為相關羽張飛勇
冠三軍而為將蜀民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矣今
不取必為後患太祖不從

劉放說王松歸太祖宇子熙王松歸太祖說克襄州
松曰

往者董卓作逆英雄並起恒兵禮命人自封殊異
公自秋征包亂據袁紹二
表之雄宇則淮南水滸戴則宜授天子奉辭伐罪
清河朔威刑既合大勢已見速至者新福後服者先
亡此乃不俟終日點脊之時也書奏布素南面之尊
仗劍歸漢誠識廢興之理審去就之分也符軍宜投
多委命孝自結納松然之

賈逵勸孫貞侯字子南為雒陽令時大祖破蜀平漢中

足下把逸群之才值智邦領冀且崇古賢奉祥之義而久盤桓
且崇古賢奉祥之義而久盤桓君命斯猶疑和

壁於秦王之庭而塞以連城之價卞氏取
也資感其言遂往應之

蜀

諸葛亮說孫權時亮與魯肅俱
曹公既已平荊州破袁氏先主
將軍在當陽長坂聞曹公卒輕
在樊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衆南
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北還如此
則荊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吳以敗之機在於今日
豫州大況即豪傑並時雄據而豫州逃遁至此願
主并力抵曹公

鹿純說劉備字士仁備見
曹公說備

荊州殘人物殖盡矣今又計
三國志卷三十三
難以得志今益州富饒戶口百萬四部兵所
出必其定業莫過於外今可權時以之大事備曰今
指與吾者水火者曹操也
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成卑今以小
故而失信義於天下者吾不能畢吳
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
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破之後安能抗此難乎
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
萬人劉琦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
疲弊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

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
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曹者
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
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北還如此
則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吳以敗之機在於今日
豫大況即豪傑並時雄據而豫州逃遁至此願
主并力抵曹公

鹿純說劉備字士仁備見
曹公說備

荊州殘人物殖盡矣今又計
三國志卷三十三
難以得志今益州富饒戶口百萬四部兵所
出必其定業莫過於外今可權時以之大事備曰今
指與吾者水火者曹操也
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成卑今以小
故而失信義於天下者吾不能畢吳
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
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破之後安能抗此難乎
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
萬人劉琦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
疲弊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

開君自淮南已來等并無將策普遣克期背信之力今復定蜀威德振世民高其功主畏其謀欲以此安歸乎夫韓信不背漢於授捷以見疑于既平大梁不從范蠡於五湖卒伏劍而安死彼豈閒主思注與利害使之然也今君大功既立大德已著何不法則朱公泛舟絕迹全功保身終嘗之名而從赤松于會日君言盡矣我不能行且高今之主威未盡此也維曰其化則君智力之所能無如於老大矣由是情好歡甚

吳

曾肅說吳主畏甲劉表二子

夫荊楚與國鄰接水流北外帶江漢內阻山谷有金城之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表新亡二子素不和睦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加劉備天下梟雄與表有隙客寄荊土貴表兵以此安而不能用也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而與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謂孫權曰今表二子并應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使撫其衆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必憙而救命如其克消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先發制之肅

對問

魏

高貴鄉公問詩論論經義

蘭陵荀悅對劉表

荀彧討袁紹對

賈詡定太子對

又伐吳蜀對

鍾繇獄訟對

毛玠獄訟對

王肅對明帝帝欲不諦

又對足陛下切對

高貴鄉公問詩論論經義

帝幸太學問諸儒八卦之興

八卦後聖重之為六十四卦又以揲蓍數凡新大衍之

有不待而夏有連山殷有歸藏周有易之書其

故何也易博士淳于俊對曰包羲氏之王天下始

八卦神農演之為六十四卦黃帝堯舜通其變三代隨

時文各隨其事故易名曰連山似山出

雲氣連天地也歸藏者萬事莫不歸藏於其中也帝

又曰若使包羲因羣聖而作易孔子何以不云人

氏包羲氏作子俊不能答帝又曰孔子作彖象

鄭玄作注雖聖賢不同其所釋經義一也今案彖象

與經文相重而注卦辭何也俊對曰鄭玄合彖象於

經皆欲使學者子學也帝曰善哉子俊難曰孔子恐

誠使明孔子為不合以子意奪聖人之業非也帝曰

其與文王相亂是以不合上經不合上經

若是人以不合為過則鄭玄作注不合孔子之意

義弘深聖問奧遠非臣所仰測帝又問曰易稱古

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敢問垂衣

裳何理人化天下何修與而治肅對曰三皇之時

人寡而禽獸衆故取其引重以濟險遠而天下用足及至

人衆而禽獸寡是以作為衣裳以有時變也帝又問

乾為天而復為金為王為老馬與紂物並鄭玄曰

聖人取象或更或互宜取諸己則天地萬物莫不皆備

命諱尚書帝問曰鄭玄云堯名放勳舜名重華

王肅云堯名放勳考古定而行之二義不同何者為

士庶疾對曰生稱字死稱謚各有義異臣不足以定無然

洪範稱三人占從二人之言周禮以為卜以

古定以洪範言之肅義為不如帝曰仲尼言大之大

唯堯則之堯之大美在乎則天順考古道非其至者也今發篇問義以明聖德而舍其大史耕其細出言者之意邪峻對曰臣奉遵前記未論大義至於折中裁之聖思次及曰獄舉緌帝又問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總與日月合其明思無不周明無不照公王肅云堯意不能明緌是以試用如此聖人之明有所未盡邪峻對曰難聖人之知猶有所未盡故禹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然辛能政校聖賢緝熙庶績亦所以成聖也帝曰夫有始有卒其唯聖人若不能始何以為聖其言惟帝難之然辛能政校益曰知人聖人

所難非不盡之言也經云知人則哲能官人若鯀試之九年官人失叙何得謂之聖哲峻對曰經為觀經傳聖人行事不能無失是以堯失之曰出周公失之二叔仲尼失之宰予帝曰堯之任縣九載無成洪陳五行民用昏墊至于仲尼失之宰予古行之問輕重不同也至于周公管蔡之事亦尚載書傳士所當通也峻對曰此昔先賢所疑非正寡見所能究論次及有緌在下之實四凶在朝宜速登賢聖舜既之時也洋洋在既之聖德光明而久不進用何也峻對曰堯咨求賢欲遜己位獄曰否德忝帝位堯須使薦揚舉仄陋而後萬衆未悉於用聖哲之謂也峻對曰非至愚思所能慮及於是須舜詳禮記舜曰太上立德其次務施報禹曰治何由而敷化各異此豈何政而能致於立德前而不報子增士馬昭對曰太上立德謂三皇五帝之世以德化民其次報施謂三王之世以禮為治也帝曰三者致化薄厚不同將主有優劣邪時使之然乎昭對曰誠由時有文質文故化有薄厚也

劉良前越對蜀表

劉表之初為荊州牧江南宗賊表卒附表子琮太守具判為華容令各南陽之衆吳人蘇代領長沙太守具判為華容令各阻兵作亂表初到單馬入襄城而江中盧人范良越襄陽人蔡瑁與謀表曰宗賊甚盛而衆不附不能盡用之祠今至矣吾欲徵兵其不集其衆安出前良曰良不材者仁不足也附而不治者義不足也苟仁義之道行百姓歸之如水之趨下何患不至五二六

越日沿平者先仁義治書者先稽訓兵不在多而得人也表術勇而無斷蘇代貝羽曹武人不足畏也而多貪暴馬下所逐以衆表昌昧其無主趙有所素養者使示之以心心腹昌盛德度弘表曰子柔之言雅素士季之論也異度之計也忍之誰與卿言而不答何也劉曰與太祖書共辭大略對表始以太祖之強兵不在多得人為說次言袁紹之驕而無謀不能用人為說次言劉備之有仁義治書者先稽訓

自古聖帝明王罪及妻子書云左不共左右不共右
子則孥戮女司寇之職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
藁漢律罪人妻子沒為奴婢其有男雖百世猶有刑
存於古典今真奴婢而供官一以寬民之命二以肯非之辜此何以
角於神明之意而當致旱案典謀急恒寒若雨燠
若寬則亢陽所以為旱珍之吐言以為胤邪以為急
也急當公器何以及旱成湯聖世野無生草周宣
王旱愚為崑亢旱以永積三十年晏晏而雨祚
不衛人伐邾師旗以為雩而雨祚
且帝者之民通于帝德殺一匹夫猶曰傷天下歲時
三國志文類 卷二十一 教令
之言況于下民不欲不聽之聲上聞聖聰珍之吐言勢不
獨語時見默面凡為數人與面奴婢所識知邪狀
得見對之歎言時以語誰見答云何以何日月於何
處所事已發露不得隱欺具以狀對

毛玠獄詰對

時孝武令人
詣書對

司馬遷記事不虛矣不隱惡於何傳
有良史之才謂之直筆漢正節閒其述史記敘其
及已本紀覽之於是大然而校之於今此兩已有
錄與書後書李陵事遂下詔獄案驗此為急切在武
數子者或姑其為臣以私無勢不絕語往以覓
職在機近人事所宜無細不理人情注利為法所禁法禁於利勢能定之
而不在於史遷也

三國志文類第三十二

問

魏

郭嘉討袁本初對

劉曄伐陳策對

又對吳永降

孫資討蜀對

又伐吳對

又對明帝萬年後計

杜畿錄案姜對

郭文對董卓

郭嘉討袁本初對

劉曄伐陳策對

守令天下畧守後服先誅夫與死超實愚智所[illegible]
廣武侯為韓實畫策謂其成名足以先教後定而服
鄰國也宜先明公之德泉在而悉先開門納眾大兵臨
之公宜之日軍門放而房自潰矣太祖笑曰卿言近
之遂遣猛將在前大軍在後至則克策如韓所言
又對吳求降帝以問群臣使未附
權無故求降必內有急權新襲殺關羽取荊州卻
備怒必大興師伐之外有強敵承其釁而伐之故委地求降一以卻中國之兵二則
假中國之威以報其怨敵人權善用兵見策知
三國志文翻譯 卷三 三
變度計必出于此今天下三分中國十有其八吳蜀
各保一州阻山負水有急相救此小國之利也宜
自治政天之也宜大興師徑淩江襲其內蜀必對
外戒嚴其內吳之亡不出旬月吳亡則蜀孤名副
吳丰蜀固不能久存況蜀得其外我得其內乎帝曰
人稱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來者心必以為懼其一
不可孤何不且受吳降而罷襲蜀之後乎對曰蜀遠吳
近又謂中國伐之使還軍不能止也今備已怒故與
吳擊吳聞我伐吳知吳必亡必喜而進與我爭割吳
地必不改計抑怒救吳必成之勢也帝不聽遂大舉
[illegible]
降即拜權為吳王權又進曰不
其八歲震海內陸下受禪即真
此宜然之勢非臣所宜言也權
將軍南昌侯再宜輕勢單士民有
之遂遣猛將在前大軍在後至則克策如韓所言
迫與成所謀也不得已受其降
萬戶侯不可即以為王也夫王位
禮狄服御相亂也故宜為侯江南
義也我信其偽降就封臣之榮其往觀定其吉凶是
為虎傅翼也權既受王位部署
閒使其閒內作閒之內為無禮以
發怒興兵討之乃徐告其民曰
珍倭夷貢職時有款不款天庭
殘我閒家俘我民人于女以為
不信其言也信其言而忽忘上
又不從遂即拜權為吳王權將
兵八萬餘人備儀以事免權外
卑如韓言
孫資討蜀對時鄉為亮出在南鄭時議有以
資對曰
普武皇帝征南鄭取張魯陽平之役危而後濟大

進取出夏侯淵軍數百南部直為天狄中軒谷直為
五百里石穴峻險車騎不得方軌其次有險嘉出沔軍之辭也又益皇
帝聖於用兵察蜀賊細於山嚴視吳虜寇於江湖皆
乾而避之不責將士之力不爭一朝之忿誠所謂先
勝而戰知難而退也今若進軍就南部討亮道記險
阻計用精兵又轉運日月御物不過使各守南方四州運水賊乃用
十五六萬人必當復更有所發與天下搔動實為
大患誠陛下所宜深慮夫守戰之力力役參倍是以
古人貴於廟算審於量敵不相為謀不相為用則
意有異同今五營所領見兵萬人前後諸要險處足以震懾猶慮鎮
如其輩類為有寇臣至於重數千之間中間有吳

蜀二虜必自罷弊吳帝由是此
伐吳對時人彭暢又出襄江南議者以
資曰部陽宗人前後數有舉義兵眾前歲詐降誘平
歲晉文皇帝嘗密詔諸軍若吳人請降慎勿納如卿言當為五遠
萬數日間船人復會江陵破圍歷月權戮以千數百
兵住東門而東土城無前解者是有法禁上下奉
持之明驗也以此推約曜未能為權殷心大欲之表
尋敗
又對明帝萬年後計前漢自別傳曰帝後有
帝數息人廣據此所不忘圖萬年後計吳過文親
勢兵任人真令新後計吳過文親

將旦陛下思深慮遠誠非眾臣所及書傳所載聖
聽所究向使漢高不知平勃安劉武不誅金
帝始自會稽是時親治
雍付屬以事始不可言文皇帝
正以重慮及至晏駕陛下即位猶有曹休內外之望
賴量日月御物不過使各守南方四州運水賊乃用
之親臣貴戚雖當振勢在兵宜使輕重素定若諸侯
典兵力均鄉平等奈何不相為服不相為別
意有異同今五營所領見兵常不過數百選授諸府
如其輩類為有寇臣至於重數千之間中間有吳

宜以聖思簡練如平勃金霍劉章等二人斯實
威重使相鎮周於事為善帝曰然如卿言當為五遠
慮所圖今日可參平勃佯金霍光劉章考其誰堪資
曰臣聞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唐虞之聖凡所進用明
試以功疇平初事漢祖終灌等諸呂有受金盜嫂之
罪周勃以吹簫引彊始事高祖察
其行跡然後知可付以大事霍光給侍中二十餘年
小心謹慎乃是親信日磾庶
用左右尚曰妄得一胡兒而愛
終勃被戈名平劣自免於吕須之晚上官桀桀弘羊

與霍光爭權誠禍亂此誠知人之不易為臣之難
也又所薦擇當得陛下所親當得陛下所信誠非恐
臣之所能識別

杜纖錄寡婦事對

纖在郡政書錄寡婦是時他郡或有已自相配嫁依
書皆錄奪帥哭道路纖但取寡者故所送少又趙倣
代纖而所送多文帝問纖前君所送何少今何多也
纖對以臣前所錄皆亡夫妻今倣送生人婦也帝及
左右嗣而失色

鄭泰對董卓

卓初秉政[illegible]
助[illegible]
為[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梁并不成終見滅於秦吳楚七國非不衆而不救
梁陽之令德政之赫赫股肱之邦急欲遣救以解
義者必不利然猶成其功凶謀十也若十事少有可采
無事徵兵以驚天下使患役之民相聚為非無時
衆以輕威重卓乃悅

三國志文類第三十五

對問

魏

傅嘏伐吳對

陳群內刑對

庾毓舉才對

和洽時風不至對

高堂隆對崇革殷災

又對鵲巢之雪對

王基伐吳對

傅嘏伐吳對 孫權稱帝東征南大將軍王昶東南諸軍事征東將軍王凌揚州刺史毋丘儉豫州刺史諸葛誕三征淮南

普天慕義齊陵晉威行中國不能以免姑蘇之禍齊桓
閉辟土為國開地千里不足以教霸業之敗有此不
必善終古事之明效也孫權自破蜀西平荊州之後
志盈欲滿罪戮忠良誅及骨肉亂元凶已極相國宣文
侯先識取亂侮亡之義深建宏圖大舉之策今諸已
死記私於諸葛恪若矯權詐其虛政民免酷急
倫安新惠外內齊德有同舟之懼雖不能終自保完
猶足以延期捷命於深江之表矣昶等咸欲逆奪權

渡横行江表收民器地用糧於寇戚或欲四道並進疏之以武誘間撫貳待其崩壊或欲進軍大佃借其頃頷頴獲觀釁相時而動凡此三者皆取賊之常計也然施之當机則功成名立苟不急節水船後患自治兵已來出入三載非掩襲之軍也城未元帥利存遠守若棋帥舟楫雖船津要堅城清野以防卒攻搶行之計始雖艱苦終獲安寧其可坐算而得也昔虞氏歷世常患匈奴朝臣詰士早朝晏罷介冑之將則陳征伐指紳之徒咸言和親與可坐算而得也昔虞氏歷世常患匈奴朝臣詰士勇智之士思展拂噬故與險艱顧以十萬之衆橫行匈奴季布面折其短李信求以二十萬獨舉楚人而果辱秦軍今諸有陳越江陵默獨步虜庭即永初時之類也以陛下聖德明主崇好忠謀野無立功之士朝乏計外之臣

勝之地欲長策以禦之豈不心然之數故兵法曰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若乃好勝必欲之理而行萬一不然之路誠愚主之所慮也故謂大佃而偪之計最下也拒懐丘路洛陽時至三也羅落遠哨門置備不虞四也賊是其守險必淺但作易之五也坐食積穀七不逾六也凡此七者軍事之急務也不擇則賊得便資掾之則利歸於敵不可不察也夫也顯相偪形勢已文智勇行陳功祖得用策之而知得失之間計角之而知有餘不足易之情為將為兵之小

敢大則役煩力竭以貧敵富則敛重財遺故獻忠能勞之飽能飢之此之謂也然後城衆厲兵以震之參患待實以格之多方廣似以疑之由不虞之道以間其不戒比及二年左提右挈勢必水散兎解安受其弊可坐算而得也昔虞氏歷世常患匈奴朝臣詰士早朝晏罷介冑之將則陳征伐指紳之徒咸言和親與可坐算而得也昔虞氏歷世常患匈奴朝臣詰士勇智之士思展拂噬故與險艱顧以十萬之衆橫行匈奴季布面折其短李信求以二十萬獨舉楚人而果辱秦軍今諸有陳越江陵默獨步虜庭即永初時之類也以陛下聖德明主崇好忠謀野無立功之士朝乏計外之臣

勝之地欲長策以禦之豈不心然之數故兵法曰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若乃好勝必欲之理而行萬一不然之路誠愚主之所慮也故謂大佃而偪之計最下也拒懐丘路洛陽時至三也羅落遠哨門置備不虞四也賊是其守險必淺但作易之五也坐食積穀七不逾六也凡此七者軍事之急務也不擇則賊得便資掾之則利歸於敵不可不察也夫也顯相偪形勢已文智勇行陳功祖得用策之而知得失之間計角之而知有餘不足易之情為將為兵之小

陳壽肉刑對魏文帝詔曰議復肉刑何如對曰臣聞先王之制有五刑以成三德易著則用威加管本興仁誠而化者更衆所謂名輕而易犯實重者也名輕則易犯實重則威加民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易著則用威加管本興仁誠而化者

以輔政助教懲惡息殺也且殺人償死合於古制之
傷人或殘毀其體而裁剪毛髮未其理也若用古律
淫者下蠶室盜者刖其足則永無淫放穿踰之姦矣
三千之屬雖未可悉復若斯數者時之所患宜先施
用其律所殺殊死之罪仁所不及也其餘遞死可以
刑殺如此則所刑之與所生足以相貿矣今答死之
死之法易不殺之刑是重人之軀而輕人命也

盧毓舉才對

敦篤至行則太中大夫韓暨是也清方則司隸校尉
崔林是也純粹則太常常林是也

舉先舉性行而後言才黃門吏部尚書以問毓毓手
所以為善也故大才成小善令稱之有才而不能為善是才不中器也豈等服其言

和洽時風不至對大和中散騎常侍高堂隆
氣必有動靜事以大小為差
論書論引經傳證其可

洽以為民務耕少浮食者多國以民為本民以穀為
命故殷一時之農則失青命之本是以先王務焉
貴以專耕農自秦夏已來民窮於役世業有廢
豐歉時風不至未必由此也清復之術莫大於節
儉太祖建立洪業奉師徒之費供軍資之用史盡

於資給君府行於穀帛由不節無用之宮絕淫華之
費方今之要尚在息奢務儉之役精除他餘之務以
為軍戎之備三邊守御宜在倚辦利戰虛實蓄士養
衆簡勝之策明攻取之謀不素定輕弱小敵軍人數
無震古人之誡也

高堂隆對崇華殿災詔問所以禳之

夫災變之發皆所以明教告之恐懼修己思補闕之
助德口上不從下不命其咎安在

臺天為災君當何修

應之以早天降災高祖起也上天降監故謹告之一陛
下宜增崇人道以答天意恭恐畏懼身修德三年之後
可有雖雖登於鼎雉雊於鼎災皆銷而福至對大和中散騎常侍高堂
遠矣劉貢故記曰中宗高宗北明前代之明監也今
案舊占災火之發皆以臺相宮室為誡然今宮室之
所以充廣者實由宮人猥多之故宜簡擇留其淑哲
如周之制罷省其餘比則祖乙之所以訓高宗中宗
之所以享遠祚也語曰隆高漢武帝時梁災而
天起宮殿以厭之其義云何隆對曰往聞西京柔

既災越巫陳方建章是經以厭火祥乃更起之巫所
為非聖賢之明訓也五行志曰相梁災其後有江充
巫蠱也衛太子事如志之言越巫建章無所厭也孔
子曰災者修類應行精祲相感以成人君是以聖主
覩災責躬退而修德以消復之今宜罷散民役宮室
之制務從約節內足以待風雨外足以誇禮儀清靜
所災之處不敢於此有所立作建前嘉未必生此也
以報陛下更慕之德出可救民之力竭民之財宮室
所以致府珍而懷遠人也帝從復作八萬人時制令
九龍見故改曰九龍殿

三國志文類 卷三十五

又對齮冀後宮闕

詩云惟鵲有巢惟鳩居之今興宮室起凌雲闕而謙
冀之此宮室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天意若曰宮室
未成將有他姓制御之耳乃上天之成也夫天無
親惟與善人不可不深防不可不深慮夏商之所
繼體也不務承天之明命但說道是從廢德言欲
故其亡也忽焉太武丁規大業雖祇承天戒其
興也勃焉今莊嚴寵百姓愁怨以足用增崇德政則
帝心則塗普天之所惠御興也民之所利三王可四五帝
可六豈惟成宋轉禍而已哉臣備股心前之以

繁社聖躬安存社稷臣雖灰身破族猶生之年也豈
憚忤逆之災而令陛下不聞至言乎於是帝改容動
色

王基伐吳對

夫兵動而無功則威名折於外財用窮於內故必全
而後用也若不資通川聚糧水戰之備則雖猜兵江
內無必渡之勢矣今江淮有沮淖二水灌流會肥之
田以千數安陸在右陂池沃衍若水陸並農以豐軍
資軟後引兵詣江陵吳陵分遣徳夏口詣沮淖別軍
救而下賊知官兵有經久之勢則和天該者意志堅而

三國志文類 卷三十五 七

向王化者益向然後率合續進吳以攻其內我以出兵
以討其外則夏口以上必救而江外之郡不守如此
吳勢之交絕交絕而吳輸矣不然兵出之名未必

蜀

諸葛對先主問計

龐統稱才對

秦宓對或問自比蒙許四皓

又對夏侯纂

又對張溫

李恢代鄧方對

吳

趙咨對魏帝吳王狀

魯肅對吳主佐桓文之功

朱育對濮陽興

諸葛亮對先主問計

自董卓以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
比于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而獲
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
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
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
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
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
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
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
存卹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冑信義著
于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昭烈雖屢敗于當陽奔
巴夏而志氣益伸威震于華夏曹公生于譎詐而困
于赤壁馬超涼州豪傑兵強馬壯因其資勢以取益
州之衆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從以此而言誰能禦
之將軍又信義以撫之則事可成矣若跨有荊益保
其岩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
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
州之衆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以迎將軍誠如
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于

龐統稱才對

統性好人倫時人多以此譏之統曰

當今天下大亂雅道陵遲善人少而惡人多方欲與
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即敎名不足慕企不足及企
而為善者少矣今校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出邊
世敎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

秦宓對或問自比冀許四皓何故

見疎

夫文不能盡言言不能盡意何文藻之有揚乎昔孔
子三見哀公言成七卷事益有不可曄曄也接輿行
五歌論家以光篇漁父詠滄浪暗者以耀章此二人
者非有欲於時者也夫皃生而文炳鳳生而五色豈
以五采自飾畫哉天性自然也益河洛由文興六經
由文起君子懿文德采藻其何傷以僕之愚猶恥草
子成之誤況賢于已者乎

對夏侯慕先主定益州太守夏侯
[illegible]

三國志文類 卷六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對曰

帝曰吳王何等主也洽對曰聰明仁智雄畧之主也帝問其狀洽曰納善蕭牆之禍不生聽斷分明賞罰不濫是其聰也校吳於行陣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而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于天下是其略也屈身于陸下是其畧也

又答曰

魏文帝嘗謂洽曰吳王頗知學乎洽曰吳王浮江之間帶甲百萬任賢使能志存經畧雖有餘閑博歷史籍採奇異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帝曰吳可伐乎洽曰吳地廣民衆加以山川險阻東有滄海之固西有重江之限又征不洽對曰天險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具又曰吳難親否洽曰帶甲百萬江漢為池何難之有又曰吳如大夫者幾人洽曰臣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洽別敘北人敬吳狀聞而嘉之拜騎都尉洽亡觀北方終不能守益令日之計朝廷承漢四百之際應東南之運宜改年號正服色以應天順人權納之

魏黃初二年何由得為如名文考肅慕齊桓之功字其慕仰齊桓文之功字其慕仰周以命之山有金木鳥獸之飲水有魚鼈之饒海藏精水善生珠生南海遠方異域不生珍寶且魯國士人熟養邦為多異後徙以遠于涼州妙之才超奧之路博古學識其人郡翻對曰吳王有當以洲之才超奧之路博古學識其人郡翻對曰吳王有當以洲之才超奧之路博古學識其人郡翻對曰吳王有當以洲

不敢及遠畧言其近者耳往者孝子白章登照重心色養奚以其哀卓身林野鳥獸歸懷海內聞名昭然光著大中大夫山陰邵治州化益居則懷鄉慕侯退蕃東城行足厲俗自楊子雲筮上書薦之蔡伏傳世太尉山陰鄭公清亮簡直不畏強禦相山松鍾離意梁珠特之安孝家忠朝幸縣相國所在遺惠故取表有君子之譽魯國有丹書之信及陳宣帝賞上奏天心功德名載記在漢籍有道山陰趙曄徵士上虞王充會洪才洋溢學究道源著書養時論衡數萬抗節不行世武疑解當世之紛結或主陽之奧秘下窺人情之路趣文胜則史上虞基世後仕濟一郡讓卿上封次曹掾上虞孟英三世死義主簿白章郡雲守教終始之義引車之喪門下督盜賊餘姚陸績主簿白章任光章安小史於公主簿任光章安小史黃他身當白刃奪君王難揚州從事白章王修之身校尉垂殺來世河內太守上虞趙少英遭世屯蹇哀喜交圍列在八駿為世美談太尉上虞朱公主辭疾不就公天姿聰令明神武策無兵改征無遠是以天下義兵思乃

採極秘術言合神明則太史令上虞吳範其又尊之
士上言聚盛則御史中丞白尊任吳郡陽太守安
虞翻各馳文檄譬若春榮處士鄧盧似弟犯公當有
赦乞代吳寧斯救山公祁吳上虞吳正盛代父死吳
其女則松陽柳朱永寧鄭素或一哦手御史身不預
無遠寇却賊死不斷行市立世之事出在耳目所居
曰當海內之英也晉開秦始皇二十五年以吳越地
為會稽郡治吳漢武封諸侯王以何年復為郡而分治
於此有對曰劉賈為荊王賈為吳都所殺又以劉濞
為吳王景帝四年濞反欲乃復為郡治于吳元鼎五

年除東越周以其地為治所屬于此而立東部都尉
後徙章安馮翊元年又徙治鄞或有冤害復徙治章
到永建四年劉府君上書浙江之北以為吳郡會稽二
還治山陰自永建四年歲在己丑以至今年積百二
十九歲府君稱善是歲吳之太平三年歲在丁丑

議

魏

太祖相王公等議殷立議
帝王優劣議
荀彧糧盡議
又復九州議
賈詡追退軍議
夏侯玄時事議
劉劭廢刑部尚議

太祖相王公等議殷立議

博士淳于俊王肅周生烈
太祖相國魏王公卿大夫博士臣等伏惟殷湯
夫殷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古人有權成敗計輕
重而行之若伊尹霍光是也伊尹懷至忠之誠據平
臣之勢處官司之上故生遂廢置計從事立及至崖
光受託國之任藉宗臣之位內因太后哀哭之重外
有群卿同欲之勢昌邑即位日淺未有貴龍所以議
臣議出容近故計行如雖周公居攝如權行今諸侯
鬼襄者之易未龍當今之難諸侯有受詔哀號東當何

若七國合肥之貴孰若吳楚而造作非常欲望必免不亦危乎

帝王優劣議 前漢 荀悅 中書令 袁彬 中書侍郎 荀崧 著作郎 王儉 著作郎 庾蔚之 等 奉 敕撰

有夏既衰后相殂喪少康收集夏衆復禹之績高祖拔起隴畝驅卒豪俊及太泰項已舉寫內蔚二主可謂殊才異器命世大賢者也考其功德誠宜為帝等對曰夫天下重器王者所以子萬姓天枝聖德應期然後能受命創業至于階級高卑與復舊制之與用難易不同也少康功德雖美猶為不及仁然上承大禹奉禪於之居與世祖同流可也

至如高祖匪寧以為優帝曰古帝王功德各有高下未必創業者皆優紹繼者咸劣也況武高恒有高下未必創業者皆優紹繼者咸劣也況武高恒

難俱受命賢聖之分所謂異世而同符者也少康處殊少康殷宗中興之美夏政周成守文之盛論德校量方諸漢祖吾見其優

未聞其劣願所盡之時殊故所名之功異耳少康生於滅亡之後降為諸侯之微布其德而兆其謀卒滅過戈克復禹祀天不去舊物非至德弘仁豈濟其勳漢祖因上崩之勢一時之權專任智力以成功業行事動靜多違聖訓為人子則數危其親為人君則內繫賢相為人父則不

不行不自北大雅識才孰能與於此向令均與此存行事許備亦豈有異同之論哉於是群臣咸悅耿中書令松進曰少康之事去世久遠其文昧如是以自古及今議論之士莫有定心遠鑒考詳古昔又發德音明少康之美使顯於千載之上宜象以成備永垂于後帝曰吾學不博所聞淺狹懼於門論未獲其宜縱有可采信則廣又不足貴無乃致笑後賢彰吾闇昧乎於是侍郎垣會退論次焉

三國志文類 卷之 約或有此義

荀彧勸曹公議天子都許

今軍糧雖少未若楚漢相持時也昔高祖與項羽決勝於滎陽成皋間也是時劉項權力正鈞勝負未分故曰先得天下者勝今公以十分居一之衆舉地而守之扼其咽喉而不得進乃是勢屈也公以神武明哲因此時而定大計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太祖乃往遂以奇兵絡別屯斬其將淳于瓊袁紹軍遂潰退走

賈詡追退軍議

又袁紹兵八戰果以挫退軍而公曰必敗退以敗卒勝兵而公曰必破退以敗卒勝兵而公山必引退如公言何其反而皆驗也詡曰此易知耳將軍雖善用兵非曾公敵也軍雖新退勇氣必自倍後追兵雖精將既不敢攻士亦銳故知必敗曾公攻將軍無失策力未盡而退必國內有故己故將軍必輕軍速進縱留諸將斷後諸將雖勇未能與軍敵故雖用敗兵

而戰必勝也繕乃甲胄事議

夏侯玄時務論

太傅司馬宣王問以時事之議以為天官才用人叙之利也故銓衡事重優劣任之鄉人下之叙也夫欲清政審定在明其分叙不使相涉而已何者上通其分則思不前之外而由之不本而于事軌務之路開下跡其叙則思不前之外而由之不本攻權之門多矣天爵下是庶人議柄也執柄多門是紛亂之原也自叶部中正品度官才之來有年載矣約約紛紛未聞整齊之術分叙矣錯各失其要之所由哉若令中正但考行能華偽當行詢訪可官矣何者夫考行著於家門而不思修於在官之忠理民物也故為政乎義斷行於鄉黨之不達於事任乎三者之類叙於中正則不處其實之則人心定而事理得矣以論其大小比有高下則所任之流亦然明矣矣必使中正干銓衡之機於下而執權柄者有所委仗於上下交侵以生紛錯哉且臺閣總下方功校否臬職之屬各有官長旦夕相考莫先於此謂謂之職以責處而使百辟卿士各任其事欲風俗清靜其可得乎夫臺縣遠人所絕意所行王者更在側近執不修節以要所求有路則修門者已不如有違于鄉黨矣有違鄉黨者已不求之於州邦矣苟閒之有路而患其分叙之第參以鄉閭德行之次擬其倫比勿使偏頗正長則各以其屬能否獻之臺閣書則據官長能否則明考其行違別其高下定其品第使中正專提此職次準而用之如其不稱責負自在有司若長所第中正事提此職次準而用之如其不稱責負自在有司若長外然則內外料參得失有所互制以為古之建官所以厚其封也故為之

則人心定而事理得矣以論其大小比有高下則所任之流亦可以為古之建官所以厚其封也故為之君立以司牧之主欲一而事修上下安靜則風俗乂而事不煩矣夫事一而官任之而安而不治者未之有也先王建為國與共洋未可得而究然分疆畫界各守土境則小事重業鴻紲之謀也下考叙周五等之叙徒有小大貴賤之差未嘗居官臨民而有二統互相準制者也夫官統不一則職業不修職業不修則事何得而簡事不簡則民何得而靜民之不靜則邪惡並興而姦宄滋長矣先王建

其如此故專其職司而一其統業始自本世不
[illegible]
重私以御職故以待下懼官之不修立監牧以董
之思督監之容曲設司察以糾之革牧利累監察相
隆日不暇及五等之典雖難幸復可粗立儀準以一
治劇今之長史皆君吏元禮重以郡守累人刺史若
郡所稱唯在大較則與古同無為再里宜有郡守但
任刺史職已剋足職有剋監察不爲郡吏篤數其日累
以有稱賞豈財殊款一也
之所生意異同往則
[illegible]
也為而除之則官方事簡二也人郡部之吏職當諸
[illegible]
於公其上下之品在掾
[illegible]
三國志文翰 卷七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建安中為計吏詣許太史上言正旦當日蝕幼平在
尚書令荀彧所坐者數十人或云當廢朝或云宜却
會幼平幹慎律通古之良史猶占水火蜚失天時禮
記曰諸侯旅見天子及門不得終禮者四日蝕在一
然則聖人垂制不為經豫慶朝禮者或災消盈公或
推術謬誤也或善其占勅朝會如舊日亦不蝕

議

魏

王朗復肉刑議

華歆舉孝廉議

程昱誅降者議

郭嘉論袁備議

劉曄議號謚

張遼議太社救

崔林考課議

秦靜太社議

蜀

楊洪曰赦議

王冏百官考降議

諸葛亮正議

諸葛亮絕盟好議

吳

郎顗議

張紘都建陵議

赦盜乘御馬議

王朗復肉刑議（司建王明宇景興時作疏復肉刑建此議）

縣欲輕減大辟之條以增益刑之數此即起德爲
堅化爲人矣誠王之愚猶有未合微興之意臣以
刑之爲著在科律科律自有減死一等之法不已用
已來歷年數百今復行之也文帝以爲減施行已久不待遠假今整於彼肉刑然後有深
次也前世仁者不忍加刑之慘皆是以廢而不用不
民之日而內刑之問已宣於海內人也今可按縣所欲輕之死罪使減死之況刑而其
輕者可信其宿作之歲數而有以生易死不忘之恩

外無以明易缺數年之缺計議者百餘人與朗同者多
帝以吳蜀未平且寢

華歆舉孝廉議（字子魚時一作議泉議孝廉行不復依以試經）

欲以爲長亂以來六紀寇賊未滅今聰孝康不以經試恐學業遂
制法者所以經盛衰今聰孝廉務存立以崇王道夫
從此而廢若有秀異可特徵用遂於無其人何患不
得歲帝從其言

程昱誅降者議（昱字仲德東郡東阿人太祖爲兗州牧辟治中從事留守鄄城及呂布來攻太祖還與布戰相持昱與荀彧等反間以荀惠守城太祖乃還擊布布走東保徐州太祖復進攻之布窮困降昱所以榮表行也）

昱曰誅降者謂在攻取之時天下雲起故圖而後降

者不赦以示威天下開其利路使不至于亂也今天
下略定且在邦域之中此必降之賊殺之無所威懲
非前日誅降之意臣以爲不可誅也就誅之宜先啟
聞衆議者曰軍事有專無時是不待命者謂有臨時之
見昱曰君有所不盡那里曰凡事命而後行之也文帝起入將引
急呼吸之間者耳今此賊制在掌握故宅臣不顧將軍行之也文帝曰君思之善即白
太祖大祖果不誅太祖還聞之甚悅謂昱曰君非徒
明於軍計又善處人父子之間

郭嘉圖劉備議

劉備客寄以爲豫州牧咸訓太祖曰備有英雄之分
不早圖後必爲患太祖以問嘉嘉曰有是然公提劍
起義兵爲百姓除暴誅杖信以招俊傑猶未得其
也今備有英雄名以窮歸己而害之是以害賢爲名
則智士將自疑四心擇主公誰與定天下去一人
之患以沮四海之望安危之機不可不察太祖笑曰
君得之矣

劉曄議誅譙郡本袁術所置（曄字子揚太祖爲兗州牧曄往見之太祖與語大悅以爲謀主）

以威屬文武足以高明之義自守稱說之事以感人情
與吹噓有城委曉之事明德之義自守稱說之事以感人情
於鳥集也自我聖主應天順時龍興於武承大序說於皇帝而功隆於

於高皇之前及乾坤所以啓元君后修德讓行勳仲明名懷光畫所從來也尚將仲也此處也老親揚因也老公卿之下當議號謚揮曰

聖帝孝孫之欲褒崇先祖誠無量已然繼統之數遠近之降益有禮紀所以割斷私情克成公法為萬世典故也至于漢氏之初參用秦制大親發迹自高皇始下論漢氏則皇謚之禮不及其祖此誠往代之成法當今之明義也陸下孝思中發誠無已已然君奉公書所以慎於禮制也以為追尊之義宜脩高皇而已

張遼議太祖教

若孫權至者孫子兵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皆疑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破我必矣是以數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銳勢以安衆心彼見遼所將衆少乃聚圍遼數重遼奮擊圍開遼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衆親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圍援出餘衆皆人人自奮無敢當者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還修舟戍脫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乃引退遼率諸軍追擊幾獲權太祖大壯遼拜征東將軍

崔林考課議

案司官考課其文備矣自衆王以下逐以優劣此即考課之法存乎其人也及其黜陟幽明之義在乎其要之略不容戴方今事殊成康以古方今以內外增減無常周制一矣且萬毛不整振其領舉綱維在乎尸臣然不悉其事而以三王未必如一而各以治亂易制而天下之理得矣太祖遵宜設辭以貴衆令不患古也以為今之制度不可亂猶惟在守一勿失而已若夫任仲山甫之重式是百辟則我歎不門

表譯求和誠手

太祖謂明公無

信與訴也直當論其勢耳表氏本兄弟相伐相謂他人能間其間乃謂天下可定於已也今一旦表歿於明公此可知也顧前思困而不能取此力竭也兵革敗于外謀臣誅于內兄弟讒鬩國分為二連年戰伐而介冑生蟣蝨加以旱蝗飢饉並臻國無倉行無裹糧天災應于上人事困于下民無愚智皆知上崩瓦解此乃天亡尚之時也兵法稱有石城湯池帶甲百萬而無粟者不能守也今往攻鄴而不還敵即不能自守眾叛親離譬其爻以明公之威席卷其爻以明公之威席卷其爻以明公之威席卷

孝文無益名紀正義絕其望以弱其心

權有皆至之心久矣因家所以畧其盤情者長柄角之援也今若加勁絕望在外須并其主乃議中有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北軍可一朝定也朝兵相持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北軍之上者皆孝文卑辭固好先帝徒興兵盟皆意陛下變弘忠遠益非大之分者也今議者咸以權利在吉足不能并力且忠已滿與主岸之情柱此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併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攻尚當分其地以為後規下當略民居其城未能從也若武於內非為坐也若武於內非為坐也若

利亦已深矣權僭之罪未宜明也乃遣衛尉陳震慶

權正號

吳

郊祀議

群臣以權未郊祀奏議曰嘉瑞屢臻圖讖表義天意人事前後備集宜修郊祀以承大意權曰郊祀當於上中今非其所於何施此重奏曰昔天之下莫非王土王者以天下為家昔周文武郊於酆鎬非必上中權曰武王伐紂即於鎬京而郊其所也文王未為天子立郊於酆見何經典復奏曰伏見漢世祀忌匡衡奏從甘泉河東郊於酆權曰文王性讓處諸侯之位明未郊也經傳無明文匡衡俗儒臆說非典籍正義不可用也

張紘郡全琮議

紘謂權曰秣陵楚武王所置名為金陵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氣故孫討逆創建開次名石頭訪問故老云昔秦始皇東巡會稽經此掘地斷連岡改名秣陵今處所其存地有其氣天之所合宜為都邑權

亦勸權部之權以智者忘問遂都焉

赦盜秉御馬議

魯王霸二子基堂五風中封基為吳侯堂宛陵侯基
傳孫亮在內太平二年盜秉御馬收付獄亮問侍中
刁玄曰盜秉御馬罪三何玄對曰法忘死欺魯王罪
終惟陛下哀原之亮曰法者天下所共何得門不親
親故邪當思惟可以釋此者未何以情相廻乎玄曰
舊款有大小或天下未有千里五百里赦猶急宥及
亮曰解人不當爾邪乃赦宮中惡以得免

論

魏

荀彧論治道

袁宏論勢列

曹冏六代興亡論

荀彧論治道

書云好分命爾惟契畢陶以於庶頑及高祖之初定皇方鼓舞仗劍而爭天下
通習世俗以為然也仲尼述作之意顯制度於當時揚名於後世豈不盛哉
誠若須武事畢而後制作以暨治化於事未敏宜集
天下大才通儒考論六經討定禮記存古今之學除
其煩重以一聖真並隆禮學漸教教化則王道興淳
帝嘉納之

袁宏論勢列

夫民心樂全而不能常全善利成之物繇於外而嗜

欲之情動於內也於是有進取貪競之行希求放肆之事進取不已不能充其嗜慾則苟且徼倖之所生也希求無饜無以慊其嗜慾則姦僞忿怒之所興也先王知其如此而欲救其弊或先德化以開其心或先心不化然後加以刑辟書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士五刑有服哉則德刑之設而用之者也三代相因義詳禹周禮使豐占者守門制者守闕宮者守內刑者守圄此內刑之可得而詳者也苟卿云殺人者死傷人者刑之制亦云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可以懲禁矣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大

戴公卿大夫相與恥言人過文帝登朝加以乏財張武受賂則金以愧其心吳王不朝賜以几杖以史民樂業風流篤厚獄四百無改刑錯豈非德化可以漸民而已然之效哉世之欲言刑罰之用不先德教之益失之遠矣今大辟之罪其目五百隃越參古同制免死已下不過五歲既稱針錄復得贖于人命是以民無紐垂數千萬一離刀鋸沒命不曷鄰里相葬之而況鄉黨乎而況朝廷乎如此則風沙趙高之僞無施其惡公卉古者察其言觀其行而善惡定矣苟為然則君子之去刑辭固已遠矣當誤不幸則八議之所宥也若夫下和史之冤汪刑之所及也苟卿云殺人者死傷人者刑罪名雖均其所以論情定刑則不然也明其善惡所以為法也今不忍其情消之於未殺也示之以序所以內愧其心而不至於著梁而不足於啟之於未傷也故過做而不至於著梁而不足於刑終入罪辟者非教化之所得也故雖殘一物之生刑一人之體是除天下之害夫何傷哉詳道此旨所以宜次春也

論曰昔夏殷周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一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王獨制其民而無宗于以自毘衛外無藩輔以救禍敗患滯不流于故無恩德以加於親戚是以大業未卒而身已屠戮何區區之陳項而復得措其手足

哉故漢祖當三尺之劍驅烏集之衆五年之中成帝業自開闢以來其興立功勲未有若漢祖之易也天伐深根者難高功利枯者易為力理勢然也漢監秦之失封殖子弟及諸呂擅權假周公之事而天下所以不傾動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建以諸侯骨肉大數石勝周東年未盈受命於內齊代吳楚作衝於外故也向使高祖踵亡秦之法忽先王之制則天下已傳非劉氏有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大者跨州兼郡小者連城數十上下無別禮作京室故有吳楚七國之患賈誼曰諸侯猥強數倍京師漢法令不行於諸侯諸侯驕恣動多不軌晁錯又欲天下之治安莫若眾建諸侯而少其力令海內之勢若身之使指則下無背叛之心上無強大之事文帝不從至于孝景授用晁錯之計削黜諸侯親者怨恨疏者震恐吳楚遂興七國共反風北發高帝舉兵而定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晁錯未大必折尾大必掉

君有不統之民宗室寡於閥閱不問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勢同凡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磐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為萬世之業也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千里之土負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閒則其間與相維持非所以強幹弱枝傳嗣一之慮也今之都之主或為偽師之卿而宗室有文者必限小縣之宰有武者必置百人之上使夫高之士異志於衡軛之內不能之人私與非親為伍非所以勸進賢能寵異宗室之禮也夫泉源則流洞根枝則葉茂枝繁葉盛根深者木必固故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以扶之者眾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且端基不可傾而成盛名不可一朝而立皆高之有漸建之有素譬之種樹久則深固其木根茂枝葉若造次從於山林之中植於宮闕之下則望之以異堵之以春日猶不救於枯槁而何根繁葉盛夫樹猶然戚上狎士民足置不久則輕下慢上平居狎暱其離叛危急將誰與戰爭與日尋思無一益危也存而設備以懼亡也故疾風卒至而無擾救之憂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

終

三國志文類第四十

論

蜀

諸葛孔明論

貴韓甲乙論

袁子論諸葛亮

又論諸葛亮明為宣王

諸葛孔明論 陳壽

袁子曰諸葛亮之用賢或超秦名都之主或為偽師之卿而宗室有文者必限小縣之宰有武者必置百人之上使夫高之士異志於衡軛之內不能之人私與非親為伍非所以勸進賢能寵異宗室之禮也夫泉源則流洞根枝則葉茂枝繁葉盛根深者本必固故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以扶之者眾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且端基不可傾而成盛名不可一朝而立皆高之有漸建之有素譬之種樹久則深固其木根茂枝葉若造次從於山林之中植於宮闕之下則望之以異堵之以春日猶不救於枯槁而何根繁葉盛項羽與戰爭與日尋思無一益危也存而設備以懼亡也故疾風卒至而無擾救之憂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

袁子曰諸葛亮之用賢或超秦名都之主或為偽師之卿而宗室有文者必限小縣之宰有武者必置百人之上使夫高之士異志於衡軛之內不能之人私與非親為伍非所以勸進賢能寵異宗室之禮也夫泉源則流洞根枝則葉茂枝繁葉盛根深者本必固故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以扶之者眾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且端基不可傾而成盛名不可一朝而立皆高之有漸建之有素譬之種樹久則深固其木根茂枝葉若造次從於山林之中植於宮闕之下則望之以異堵之以春日猶不救於枯槁而何根繁葉盛項羽與戰爭與日尋思無一益危也存而設備以懼亡也故疾風卒至而無擾救之憂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

袁子曰諸葛亮之用賢或超秦名都之主或為偽師之卿而宗室有文者必限小縣之宰有武者必置百人之上使夫高之士異志於衡軛之內不能之人私與非親為伍非所以勸進賢能寵異宗室之禮也夫泉源則流洞根枝則葉茂枝繁葉盛根深者本必固故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以扶之者眾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且端基不可傾而成盛名不可一朝而立皆高之有漸建之有素譬之種樹久則深固其木根茂枝葉若造次從於山林之中植於宮闕之下則望之以異堵之以春日猶不救於枯槁而何根繁葉盛項羽與戰爭與日尋思無一益危也存而設備以懼亡也故疾風卒至而無擾救之憂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

袁子曰諸葛亮之用賢或超秦名都之主或為偽師之卿而宗室有文者必限小縣之宰有武者必置百人之上使夫高之士異志於衡軛之內不能之人私與非親為伍非所以勸進賢能寵異宗室之禮也夫泉源則流洞根枝則葉茂枝繁葉盛根深者本必固故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以扶之者眾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且端基不可傾而成盛名不可一朝而立皆高之有漸建之有素譬之種樹久則深固其木根茂枝葉若造次從於山林之中植於宮闕之下則望之以異堵之以春日猶不救於枯槁而何根繁葉盛項羽與戰爭與日尋思無一益危也存而設備以懼亡也故疾風卒至而無擾救之憂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

袁子曰諸葛亮之用賢或超秦名都之主或為偽師之卿而宗室有文者必限小縣之宰有武者必置百人之上使夫高之士異志於衡軛之內不能之人私與非親為伍非所以勸進賢能寵異宗室之禮也夫泉源則流洞根枝則葉茂枝繁葉盛根深者本必固故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以扶之者眾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且端基不可傾而成盛名不可一朝而立皆高之有漸建之有素譬之種樹久則深固其木根茂枝葉若造次從於山林之中植於宮闕之下則望之以異堵之以春日猶不救於枯槁而何根繁葉盛項羽與戰爭與日尋思無一益危也存而設備以懼亡也故疾風卒至而無擾救之憂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

袁子曰諸葛亮之用賢或超秦名都之主或為偽師之卿而宗室有文者必限小縣之宰有武者必置百人之上使夫高之士異志於衡軛之內不能之人私與非親為伍非所以勸進賢能寵異宗室之禮也夫泉源則流洞根枝則葉茂枝繁葉盛根深者本必固故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以扶之者眾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且端基不可傾而成盛名不可一朝而立皆高之有漸建之有素譬之種樹久則深固其木根茂枝葉若造次從於山林之中植於宮闕之下則望之以異堵之以春日猶不救於枯槁而何根繁葉盛項羽與戰爭與日尋思無一益危也存而設備以懼亡也故疾風卒至而無擾救之憂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

專深根者艱拔據固者難遷當此之時雖漢祖安能杖劍叱咤而取天下乎當秦之未亡諸侯皆秦之後之衰役天下土崩瓦解之兆生上慢下暴則兆解之形起澠山射狼分宍搏者衆多連綿不絕子弟之親勢不兩戰馬牛易位公烏驚駭莫知所從於是豪強並爭亂不息矣若乾以爽若坤以爽爽之吞今我與肇建皆集國易世矣既非秦秦為治之時幸數跌不如審發是故智者不為小利移目不為意似疏步時可而後動數合而後舉故為武之助不再試而克誠重民勞而度時審也如更征土崩

勢生不幸遇難雖有智者將不能謀之矣若乃幸變縱橫出入無窮衝波截擊超谷越山不由谷徑武猶征土崩盟津者我愚子也寔所不及

脩睦論 甲乙論 門馬 乙論 門馬 脩睦論

甲以為曾與兄弟凡品尊人尚以宗子故屬得世篤命之任而驕奢僭逸交非其人私門賞謀以亂親睦故曾訴一朝殄盡此所以待其任副主民之謂也乙以為熟感曾仲恃己不以此陰成疏瑕初無忠告使不意豈大人經國篤本之遠事乎若與信有謀主之心

大逆已構而發兵之日史以芳委與兄弟總父王從後閉門舉兵誅而句芳必無患若忠在君寔忠之謂乎以此推之與無大惡明矣若誠以爽若誠以爽爽之刑之可也誠其人曰改以不義絕子弟之親勢不兩戰馬牛易位公烏驚駭莫知所從於是豪強並爭亂不息矣若乾以爽若坤以爽爽之吞今我與肇建皆集國易世矣既非秦秦為治之時幸數跌不如審發是故智者不為小利移目不為意似疏步時可而後動數合而後舉故為武之助不再試而克誠重民勞而度時審也如更征土崩

表子論諸葛亮

表子曰或問諸葛亮何如人也表子曰張飛謂其與劉備共起不才脫心之臣而武人也睹得諸葛已用以為在相而辭庄先服劉備是信亮足重故也及其受六尺之孤寄一國之政事已專君臣雖合不失

信行君事而四人不疑如北即孔明以為君臣百姓之心放藏之矣行止服而四人忙服孔明之威用其用兵也止如山生是如風兵出之日天下震動而人心不安是也計數十年國人必思如周人之思召公也孔子曰雖也有位苟不以其人私門賞謀以亂為亂始出岸右南安天水安定三郡人反急之右馬速進則三郡非中國之有也而亮徐行不進兵士疑三郡復皆無人守之功蜀兵輕脫良將少亮始出未知中國強弱是以然而

嘗之且大會者不求近功所以不進也曰何以知其疑也表子曰初出屯屋里也營垂夜後轉降本進兵欲戰亮勇而能鬬三郡反而不速應此其疑徵也曰何以知其勇而能鬬也表子曰亮之在衙亭也前軍大破亮走數里不救官兵相接又今行此其勇也亮之行軍安靜而堅重安靜則易動堅重則可以進退亮法令明肅賞罰信士卒用兵走險而不顧此所以能鬬也曰亮即攻後詣繼統各文保而其所興造若數十萬之功是其有者也所至營壘井竈圖牖若干處亮之謀慮一月之行止之如始至亭而徙亦卒好何也表子曰蜀人輕脫亮故堅用之曰何以明其然也表子曰亮治嚴而不治名士卒用兵走險而不顧此所以能鬬也而以貞賢大吳乱對北敵至速者也曰亮好治宜府次合橋梁道路此非急務何也表子曰小國賢才少故欲其專嚴也亮之治蜀田疇降伏寬恕刑簡禁省法正備既歿後詣繼統各文保而其所興造若數十萬之功是負敗詣之誠亦一因之宜臣翼王之賢佐也歷前世以觀近事二相優劣可得而評也孔明起乎蜀之地跨一州之土方之大河北據秦川此欲有所爲

承相誠有匡佐之才欲拒孤絶之地戰士不滿五萬
自可閉境守險君臣共事空勞師旅無成不征未能
進退人之地開帝王之基而使國內受其荒殘而上
苦其役調覩可馬懿才用兵衆未易可輕量敵而進
兵家所慎若丞相必有以策之則未見坦然之勢若
無策以裁之明非明君之謂海內歸高之意也余窃
疑焉請聞其說答曰蓋聞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之地而有天下皆用征伐而定之揖讓而登王位者
惟堯舜而已今蜀視高敵戰之國勢不供王自揆備
非強弱懸殊而備猶出兵陽平高夏侯則則直鴈

將降曹仁生獲于北當其時北道大小果皆盡盡意
出南線進徐晃等高敎圖不即解故得子道言於時
有使許汝河之計曾圍家集取南郡羽乃解軍之德
與操智力多少士衆同兵行軍之道不可同年
而語猶能奮以取勝是時人與大吳接角之勢也今
仲達之才減於孔明當時之勢異於昔日宜德高與
抗辭孔明何以不可出軍而圖攻若昔樂毅以弱燕
之衆負從五國之兵長驅追奔下七十餘城今蜀漢
之卒不少燕軍君臣之接信於樂毅加以國家為膚
齒之援東西相應首尾如此形勢重大不比於五國
之兵也何憚於彼而不可哉大兵以奇勝制敵以智
土地廣狹人馬多少未可偏恃也余觀彼治國之體
當時庶政無遺教在後及其辭意懇切陳進取之圖志
謀甚審義形於主雖古之管晏何以加之子

陸機辨亡論 上篇

晉平吳之明年秦王定四海之功於是踐天位以臨萬國分茅胙土以親諸侯清天步而歸舊物戎車既次群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傾以奇蹤襲於逸軌叡心發乎令圖從政咨於故寔猶憲稽乎遺風而加之以篤申之以師保傅咨周旦之勤納誨姬公魯肅吕蒙之徒入爲腹心出作股肱甘寧凌統程普賀齊未出名將朱然之徒

敗圖收州西之地而我陸公亦柱之西陵漫加救續
困而後濟絕命永安繼以鴻順之戰子輪不反由是二邦之將衰氣挫鋒勢鉏耡匿
而吳鬼然坐乘其獘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逐蹕六
龍告期上帝扶持群后殺幸循江而守衣戰動
鍛望風而奮處尸盍親於上四民晏業于下化協殊
裔風術遐訖乃俾一介行人撫巡外域臣象恭駿捷
于外閫日珠璋內斧珍瑰重踩而至奇玩愈

響而赴輯軒馳於南荒衝息於荊野齊元元于戈
之患定馬蓋晨夙之虞而宇蒸罔不大康皇朝姦回肆虐景望聿興夏修遵憲政興大訓宇文
之衰主也降及曷仲之際典刑未滅故老猶存大司
馬崔公以文武照朝左丞相陸氏以寄謀盡規而施
綸光演以威重翊丁泰運鍾維夏以武教稱孟宗王固
之能高公卿樓之賢掌機事元首雖病股肱
猶良及末葉群公訖虔喪然後歎有凡解之志皇
家有上崩之變歷仰魔化而微玉帥蹕運而發幸於
津民奔于邑城池無潘離之固山川無滑阜之勢

非有王船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楚子築室之圍
與人齊西之隊軍未汲民而社列士死節將莫救哉大曹劉之將北一世之選白時
之師無異日之衆戰守之道抑有前哲於是講八代之禮蒐三王之
然未改而成敗胥理古今詭杜何哉彼此之化殊設
任之才異也

下篇

昔一方之王也毘人於中夏洪氏有戚孟吳割判揚
而有交廣曹氏難功肩隨華宅小系吳其民然望前
旧險節智功已殊矣其俗自大吳杜王業之以武立

祖成之以德昭明厚重寬度沈毅如不及
祖武如雅子接士盡忘之容對
品蒙于戎行識清本於係累推
款量能受益不患權之我益執鞭
威患要武衛以濟周瑜之師單
實救懷虛已以納諫士之貴故
樊蒙設而效命高張公之德而
之言而割情欲之歡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政之煩奇
劉基之誠而作二尉之哲屏戟
分流揚甘以育凌統之孤登壇
集141-602

謀慮和以結士民之愛是以其安也則稔元興之同
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憲安與衆同慶則其危
不可得也危與下共憲則其難不足卹也夫然故能
保其社稷而固其宇宙參秀與殷之思泰離無總
周之感矣

張昭名諱論時議南主簿應劭議宜稱爲君
論皆互有異同多在風俗
容有見大國之議士君子之論云起元建武已來稱
君名諱五十六人以爲後生不行協也取乎經論證
諸行事義爲辭理甚可嘉美而愚意猶有疑焉蓋

乾坤剖分萬物定形聲有父子君臣之經故聖人順
天之性制禮尚敬在三之義君父食之在衰之哀君
親臨之學莫重焉思莫大焉誠臣子所尊仰萬夫所
天悖焉得而同之哉親親有哀尊尊有敬故禮服
上不盡高祖下不盡玄孫又傳記四世而親屬殺服
窮也五世祖免降殺同姓也六世而親屬殆矣又曲
禮有不逮事之義則不諱不諱者蓋名之謂屬絕之
義不拘於協況乃古君乎是時魯人嘉之也何解庄子
歸不稱其名咸書字者是時魯人嘉之也何解庄子
爲君父諱乎周移王諱滿至定王時有王孫滿者其

論

吳

吳主與諸葛瑾論劉玄德帝

吳主與陸遜論周瑜魯肅呂蒙

吳主論魯肅呂範

諸葛格出軍論

韋曜陳寿論

吳主與諸葛瑾論劉玄德帝

近得伯言表陳遜字以為意謂曹丕已死姦亂之民當望風瓦解而更靜然聞皆選用忠良寬刑罰布恩澤於操時孤以為不然操之所行其惟殺伐小為過差及離間人骨肉以為酷毒至於操萬不及也今獻之於操恐未合其意常欲於討賊役以說民心其惠更深

求備於一人故孫忠其短而貴其長常以比方鄧禹
也又子明少時孫謂不辭劇易果敢有膽而已及身
學問開益慕畧奇及之卑圖取關羽勝於子敬子敬答孫書云帝王之
起皆有驅除羽不足忌此子敬由不能辭外禹大合
卑孤亦恕之不苟責也然其作軍也皆不失令行禁
上部界無廢負路無拾遺其法亦美矣

吳主詔曰諸葛瑾張昭顧雍嚴畯薛綜程秉張
惇趙咨徐盛丁固嚴大帝時並有謀慮或以直
道或以博聞或以政事或以威嚴或以清節或
以忠勇或以文武特蒙顧待受遇隆厚歡樂同
之子故比卻高呂子衡方吳漢周卿諸人未平此論分

定云何暇送席曰吾未解指趣卻記受讀覺欵通
寔權口昔鄧仲華初見光武光武特受更始使持河
北行大司馬事卑亦有帝王志也禹勤之以復漢業
是品關初議之端矣子敬英爽有殊略孤每一語
及大計輒品評其得失故比之呂子敬比之鄧禹
如眷然以及公為先不足為孤進表耳歸於先見
作大將別領部曲故受兄事乞為都督并建修盛加
之恪勤與吳漢相類故方之皆有自越非私之也
以能獎之卑以探時兵先於今遠矣蓋而後生孝未悉
長大正是賊衰少未盛之時加可馬懿王淩縱
有明覺其于幼弱而專攻大任雖有智計之士未得

施用當今伐之是其危會聖人急於趨時誠哉今日若順衆人之情懷偷安之計以為長江之險可以傳世不論魏之終始而以今日逐輕其後此吾所以長歎息者也自本以來務在富民歲月繁滋但以尚小未可得用耳若復十數年後其衆必倍於今而國家勁兵之地皆已空盡唯有此見衆可以定事若不早用之端坐使老復十數年略當增半而地子弟數不足言若賊衆一倍而我兵增半雖復使伊管圖之未可如何今不速慮者必以此言為足矣

東書堂印

禍難未至而豫慮此固衆人之所迂也及乎難至然後頭顱雖有智者又不能慮十年之後故無以詔其子孫今恰無兵在之一時昔吳始以伍員為迂故難至而不救劉景升不能慮十年之後故無以詔其子孫今恰無兵在之才而交大吳蕭牆之任智無衆同思不經遠若不及今日為圖不境俛仰年老而虛設更強欲訓誘責寧有補邪今閭衆人或以百姓尚貧欲務慰息此不知慮其大危而愛其小勤者也昔漢祖幸巴自有三秦之地何不閉關守險以自娛樂空出攻楚身被創痍介冑生蝨矢石雨集甘蓬丹而忘安寧蓋以慮於長久不得兩存者耳每覽荊邯說公孫述以進

取之圖近見家叔父表陳與賊爭競之計未嘗不喟然歎息也夙夜反側所如此故聊疏愚言以達二三君子之末若一朝簡又志盡不立貴今來世知我所憂可思於後衆皆以格此詩欲令善為之辭焉莫敢復難

皐陶謨 禹曰 於帝慎乃儉德 玄扈洛書 帝乃錫禹洪範九疇 彝倫攸叙 孔子和之以作 此詩

益贈君子莊當年而功不立次世而名不稱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是以古之志士惜年歲之流邁而憂名稱之不立也故勉精勵節夜以繼日孜孜汲汲亦庶幾乎古人之遺風矣

禮經 以歲月累之以日力若穿地之成井 漸漸總義之淵樓遲崔嵬之域且以西伯之聖姬公之才猶有日昃之勞故能隆興周室垂名億載況在臣庶而可以已乎歷觀古今立功名之士皆有累積殊異之遲勞身苦體契闊勤思平居不墮其業窮困不易其素是以卜式立志於耕牧而黃霸受道於囹圄終有營豳之福以成不朽之名故山甫勤于夙夜而吳漢不離公門豈有在暗室經術好亂博奕廢事棄業忘寢與食朝日盡明繼以膏燭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專精銳意心若體倦

人事曠而不修寘旅閉而不接雖有太平之餘豁夏之樂不暇存也至或賭及衣物徒慕易行燕趾之意弛而忘戾之色發然其所志不出一杆之上所務不過方罟之間勝敗無封爵之賞獲地無益上之實故無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選者不由其道求之于戰陣則非孫吳之倫也考之于道教則非孔氏之門也以變詐為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朝夕為名則非仁者之意也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校之哉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其在朝也竭命以納忠臨事且猶忻忻日

而何博奕之是耽夫然故孝友之行立貞純之名彰也方今大吳受命海內未平聖朝乾乾務在得人勇略之士則受熊虎之任論雅之徒則處龍鳳之署百行兼苞文武並騖博選良才雅簡髦俊試之以事垂金爵之賞誠千載之嘉會百世之良遇也當世之士宜勉思至道爰功惜力以佐明時史名書史籍勒在盟府乃君子之上務當今之先急也夫一木之枰孰與方寸之封枯棊三百孰與萬人之將衆能之服金石之樂足以養志棊局而消遣奕以令世士故博奕之方而用之于智計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于射御是有將帥之備也如此則功名立而鄙賤遠矣

書

魏

文帝與王朗書

文帝與孟達書

太祖與王修書

袁紹與公孫瓚書

袁紹與表術書 并答書

文帝與王朗書 在吳時文帝每見其所敎書

生有七尺之形死為一抔之土惟立德揚名可以不

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疢痛數起士人周落余獨何人

能全其壽故論撰所著典論詩賦蓋百餘篇集諸儒

於盡城門內講論大義侃侃無倦帝嘉漢文帝之為

君寬仁玄默務欲以德化民有賢聖之風時文學詳

儒或以為孝文雖時其於聰明通達國體不如胄誼

帝由是著太宗論曰昔有苗不賓重華舞以干戚

他稱帝孝文撫以愚德吳王不朝鴞之几杖以撫其

意而天下賴安乃弘三章之教愷悌之化欲使異時

黎息之民得闊步高談無危懼之心若賈誼之才敎

答國政持貳臣之跡管晏之

書戰二年之中以孫權不服役

亦不剿征伐也他日又從容言

於漢文帝皆三叚薄昭車郤且

上書棄高帳惟以為漢文發而

奉宗以思而不當假借以稱說

矣其欲東持申胥以為帝王談

文帝與孟達書 在吳時文帝每見其所敎書

袁紹與公孫瓚書 在吳時文帝每見其所敎書

袁紹與表術書 并答書

近日行未足達旨何者昔伊

去虞而入泰樂殷盛周衰以辭

就吁嗟興之行故知成敗之必然故丹青畫其形

容表史載其功勛明如日月度紀當暢能

明時收名傳記今者翻然悔過於往故

四望依依若指下筆禹稽歎心從之書虞卿入趙而

見取相陳平就漢一戭參秦孔今於卿情過於往故

致所御馬物以昭忠愛又曰今者海內清定萬里一

統二垂無風塵之警中夏無狗吠之虞以是把圍閑

禁與世無疑保官王虛初無資誼之才敎

意慎勿令家人縱紛道路以親嫉疏也若卿欲來相見且當先安部曲有所保固然後徐徐輕騎來來

太祖與王修書 王隱曰修字叔治為司金中郎將白與議用奏記曰將軍之舊業也杜之年忠讓不將子時功業如此大書曰

相與之林無崇之繁是以在職不見于事故于所受領無所增減如何若少有所受領無所增減如何若少有所受領無所增減如何若少有

飽穀此非天威業謹福豐有禮之符表予足下志猶未厭乃復糾合餘燼率我蠢賊以焚勦海孤又不幸用及龍河之師蠭兵南詰大軍未濟而足下脏破衆散不救而敗兵衆棲亂君臣並奔此又足下之為非孤之咎也自此以後禍源彌深孤之師旅不勝其忿遂至積尸為京頭顱滿野悠悠彼無辜未嘗不慨然失涕也後比得足下書辭義婉約有改悔修來之言僕既欣於嘉好克捐且悠北人之不爭每引師南臨以順簡書弗逢一時而北邊日機之文未嘗不至孤是用痛心疾首廢所錯情夫是三軍之師當列

將之任宜令怒如嚴羆喜如時雨藏香好惡理然可觀而足下二三其德理弱異謀急則由劉緩則放逸行無定端言無質要為壯士者固若此乎況乃戎狄老弱幽土貪怨衆叛親離子然無黨又烏足額皆足下同州僕與之殊俗各奮迭激怒爭為鋒銳又東西名有幼君無血脉之屬公卿以下皆婦事孕安可復信以當使兵往屯陝要冒危蹙死於西東立聖君之也夫當危急之世處干戈之險內違同盟之益外失戎狄之心兵與州壞禍發蕭墻將以定亂不亦難乎前以西山陸渾出兵平討會麴義餘殘黑眚迸命故遂住大軍分兵樸滑此兵孤之前行乃界橋寒旌

扶豐先登制敵者也始謂足下為社稷計當思奮發以報孟明之恥是故載大引弓欲望旌旆怪遂含光匿影寂爾無聲竊以為足下之大有平天下之志希長世之功猶御曰使帶奏戎馬教者與詩服者不改威儀盛衣何以立名今舊京先復天網云補闕人斯亡忠幹其化革文緝熙於緝之作將戴干戈放散牛馬足下猶豫軍內之廣甘惡名以速朽亡令德之失長坐而蓄之非良策也宜釋嫌除忌教養舊好若斯之玷望天是聞瑞不答

表給與表術書

又不[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此乃漢家小兒之會亂苟未獻復欲興之乃云今主無血脉之屬豈不証于先人以未卖世相承忠義為先大傳公仁慈通識雖知賊卓必為禍害以伯狗武不忍去也門戶滅絶死亡流漫幸家建近来相赴助不因此時上討國賊下剋家讎而圖於此非所聞也又曰室家見戮可復北面此卑所為豈國家哉君命天也天不可讓君父讎非君命乎慢慢未忘志在滅卓不識其他

書

魏

表術與陳珪書 并答書

表術報呂布書

劉表遺表譚書

劉表遺表尚書

審配獻表譚書

表術與陳珪書

少典文府書與珪曰

昔秦失其政天下群雄爭逐之勢不能英又有禹之時也與足下俱生之平若生大事子宜考吾心脊

珪又答書

昔秦李世皇帝并吞六國威震天下建設生民天下不堪故遂土崩今雖季世未有秦甚之亂也而興軍神武應期興復興刑將發矣以為足下當戮力同心匡翼漢室而陰謀不軌以身試禍豈不痛哉苟迷而知反尚可以免吾備舊知

故陳至情雖逆於耳肉骨之惠也欲吾忘私阿附有犯死不能也

表術報呂布書 初入徐州書與
昔董卓作亂破壞王室殘滅社稷書曰
能屠裂卓將軍誅卓送其頭首為術掃滅僭凶恥使術明日於當世死生不忘其功一也昔將金元休向宛
刺南詣封部為曹操所拒政流離道走幾至成亡
將軍破宛州術復明日於道通其功二也術生年已
來不聞天下有劉備備乃舉兵與術對戰術憑將軍
威靈得以破備其功三也將軍有二大功在術術雖

不敏奉以生死將軍連年攻戰軍糧苦少今送米二
十萬斛迎逢道路非直止此富路驛復數萬兵器戰
具從所乏少大小唯命

劉表遺表論書表詳見兵論
天篤降害禍難殷流尊公殂殞四海悼心賢能承統
退通屬望咸欲展布旅力以救盟主雖之日猶在
之願也仍陷寇蛇飛於干矜與極游於二墨使殷肱
分為二體北背絕為異身普三王五伯下及戰國父
子相殘蓋有之矣或欲以成王業或欲以定霸功
或欲以顯宗主或欲以固家嗣未有棄祀即異杭其

本根而能崇業濟功垂祚後世者也若舛衰復九世
之讎王句卒前恩之事是故春秋美其義君子稱其
信夫伯游之恨於齊未若文公之忿曹宣子之承業
未若仁君之繼統也且君子之違難不畏難以國山豆可
忘先君之怨棄至親之好為萬世之戒共同盟之驻
哉與州不弟之嫌既已然矣仁君當降志辱身以匡
國為務雖見憎於夫人未害鄭莊之於姜氏先弟之
過未若重耳之於象敖也然莊公有大造之樂象受
有臺之封願棄前忿追修舊義復為母子昆弟如
初

劉表遺表尚書
知受起辛部福陷同生良圖伯寔元之歿忘榮根死
喪之義親尋干戈僵尸流血閒之讐明雖存若亡昔
軒轅有涿鹿之戰周武有商郊之師皆所以翦除穢
害而定王業非強弱之事喜怒之忿也故雖滅親
不為元咎兄不為義今二君初承基緒有軌進
有國永寧危之慮退有先公遺恨之負當唯義是唯
國是康何者金木水火以利相濟然後克得其和
能為民用今青州天性急速手曲直仁君度數弘
廣綽然有餘當以大包小以優容為先除曹操以卒

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議曲直之計不亦善乎若留
神遠圖先已復禮當振飭長驅共奬王室若迷而不文
違而無政則胡夷將有詞讓之言況我同盟復能戮
力為君之役哉此韓盧東郭自困於前而遺田父之
獲者也憤踊竭望冀賜和同之聲若其泰也則表族
其與漢并降乎如其否也則叫盟永無望矣諱尚盡
不從

審配獻袁譚書

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忠臣死王命苟有圖危宗廟
敗亂國家王綱與律則誅一也是以周公垂泣而歃
三國之文編 卷四
管蔡之獄季友歔欷而行鍼叔之鴆何則義重人軽
事不得已也昔衛靈公廢嫡而立黜子輒為不道
入戚以篡衛即伐之春秋貴以石曼姑之義為可
以拒之是以蘭喜終獲救逆之罪而曼姑永享忠臣
之名父子猶然宜況兄弟乎昔先公廢絀將軍以繕
賢兄立我將軍以為適嗣上告祖靈下書譜牒先公
謂將軍為兄子將軍為先公為叔父海內表近誰不
備聞且先公即世之日我將軍斬衰居廬而將軍將
于壘室出入之分于彰益明是時凶臣奎紀妄畫蛇
足曲辭諂媚文亂忠親將軍詭激以之怒詠不旋時

是時外為禦難內宜先罷既不見赦而屢脅各二三其心臨陣教戒我將軍進退無功有足受敵引軍奔雍不敢告辭亦謂將軍當少垂覩覆之仁賑以振匱之惠而乃尋蹤躡軌無所迯分周歇必盡以干嚴行而將軍師旅土崩瓦解此非人力乃天意也是後必望將軍改往修來克己復禮追還孔懷如初之愛而綏靖肆慈趣改家門跋踵竭力重結外援散鋒放火指期蠭聚烽燧相望步騎千里道路兌塞引軍東帰保正弭塲雖欲勿救惡得已哉故參軍郭圖未侵境埸然望旌麾能不永歎配等備先公家臣奉公之賊以除君事之疾若乃天啟于心早行其誅則我將軍簡留忠貌於將軍之上配等亦相與盡節報德體以待斧鉞之刑苟必不悛有以國憲明不縣軍不旋踵願將軍等度事宜錫以環玦

書

魏

臧洪答袁紹書

太子與鍾繇書

又答鍾繇送玉玦書并又書

孔融與王朗書

董昭與袁奉卿書

太祖與荀彧書又書

鹿璠與劉先書

曹植與楊修書并答書

臧洪答袁紹書紹與洪俱起兵討董卓後紹立劉虞洪不肯同紹圍洪城洪與紹絕交紹復書責洪洪答書

禰衡與韓融書

隔牆相思發于詩寢幸相去步武之間耳而以越合異規不得相見真可謂恨可言心哉前日不遺北辱雅貺注叙祢福公私切至所以不即奉答者乃天啟于心早行其誅則才鈍不足審詎亦以吾子揚名東州僕為仇讎以是事人雖投中情墮肝膽猶復疑也有深言甘見怪方自危不救何能恤人且以子之才前該典籍豈將閤於大道不達余趨哉然猶復云云

者僕以是知足下之言信不由衷將以救禍也必欲
笑計長短辨諮是非是非之論言滿天下陳之更不
明不言無所損又言為告絕之義非吾所忍行也是
以捐棄紙筆一無所答亦冀深計其心知其計定不
復俞變也重獲來命援引古今紛紜六紙雖欲不言
焉得已哉僕小人也本因行役勉効大州思深分厚
寧樂今日自還按刃無辭攻城勤兵望主人之旗誠感
故友之周旋撫弦獨矢不遵流之愛面也何者自
以輔佐主人無以為悔主人相接過絕當今當受生
之初自謂完全大事共尊王室豈悟天子不悅末
見侵郡將棄諸里之志陳留古已創兵之謀謀計捐
喪忠孝之名扶危濟難背棄交友之分於此二者無
不得已喪忠孝之名與背交友之重軽重殊途翻踪
異畫故便收淚告絕若使主人少垂故人住意前帝
去者克已不汲汲於離友信利殺以自動則僕忘
札之志不為今日之戰矣何以效之昔張景明見登
壇陳血奉辞奔走卒使韓牧讓印主人得地然後任
以拜章朝主勇爵獲俘之故旋時之間不蒙親禮之
惟平生之好以屈節而苟生僕亦不為也昔晏
嬰不降志于白刃南史不曲筆以求生故身著忠義
傳而受夷滅之福吕秦先前卓來奔請兵不獲告云何
單復見所刺客死士劉子瑜奉使路時辞不獲命裹

以為一年之資正固本以悅天下何圖榮室之耕
哉但聞欽風揚聲伯珪馬首南向張揚飛燕有力作
難北面稽首告往縣之急股肱奏乞誠耳主人當
墜救會軍及旌旆還師沿兵新垣何宜久留城怒暴盛
於吾城下哉是下懷五時思山以為救獨不念黃巾
之合從邪加飛燕之屬志以受王命矣昔高祖亦遊
趙於鉅野光武創基洛地於綠林卒能龍飛南巡興以成
帝業苟可輔主興化夫何嫌哉況僕親奉承皇詔與
之從事行矣孔璋足下徵刃於得志之秋洪筆於君
之結縷之和璞貴越萬金昔高子起身于盟上陽洪策名於安于門未身死
三國志文類 卷四五 四
而名成僕亦大子生於五安之世無所事力努力努力大漢何苦捐
城臨敵執
太子與廣孫書 魏文帝
昔有黃三鳥周之九穿武八一箭使詞一味豈若斯
簽五味時芳益鼎之美故非大人莫之能造故非斯器莫
祈福莫斯之美故非大人莫之能造故非斯器莫盛德今之嘉簽有逾美天周之尸臣宋之考父得
之孔悝晉之魏顆彼四臣者並以功德勒銘鐘鼎今
執事寅虎大觀以隆興化望實之德於斯為盛而
常之所宜銘奏器之所宜勒故作斯銘敦之簽曰庶
可彌揚洪美垂之不朽 銘曰
於赫有魏作漢藩輔欽翼惟德匡寧海表厥功
匪安處百寮師師楷茲度矩
又答臨淄侯牋 王粲
之 曹公 袁紹 韓
說之 臨 即 送 太
三國志文類 卷四五 五
夫王以比德君子見美詩人晉之垂棘魯之璵璠
之結繚楚之和璞貴越萬金昔高祖宋重郡式有拜時出流
故將未見以垂棋出哥宛鄧是以令舍第二妻田
人高山京行私所慕仰仰之高景未則
有良匹是以求之暗年未過而副近見南陽宗惠叔稱君侯昔日者美玉門之譬嘉文
昔伊生衆川周旦未對歌北雖君子義無所苟
與其項當自白書恐傳言未審是以令舍第二妻田
前仲宣王粲音乃不忍舊主委命下吏同輩諸賢
坎初至捧跪發面顧眄欣滿目視以驟鄰之姿得超希
世之資不煩一介之使不損連城之價既有秦嘉貴幸
臺之龍而無商生說金之計嘉若不欽承

普忝近任并得賜玦尚冀老劻誠倘物名其苟不
必得是所以為執事有珍此者是以鄙之用未奉肯
幸而紓意是以忱懌在昔和氏殷勤忠篤而踈待卬
是懷愧恥

孔融與王朗書 融字文舉魯國人 孔叢子 書目

世路隔塞情問斷絕感慨懷之梁已之述自投東裔以來周旋之言未嘗忘之
主上寬仁曹總宿昔公輔政思賢並立築書延下
殷勤歎至知權幹事海內喁喁引領而望不意黃龍不高黃龍見出羽
三國志文類 卷五 六 文淵閣四庫全書

湖也說笑有刺勉行自愛

董昭與袁渙書 昭魏郡人 渙陳留人 袁氏世紀

昔閔孝者不背祖以要利忠仁者不忘君以徇私志士
不探亂以徼幸智者不說危以自免足下大君當寧
內難南游百越非篤內忠外智者不能宜然書公忽其守志清恪雖羣寮傷故特違使江東
或且或送今行至吳就令足下處稱乎之地依危義
之主居有泰山之固身為喬松之偏以義言之猶宜

背叛向此舍凡趣父也耳郭儀父始與隱公盟魚石入
嘉之而不書濟然則王所未命爵尊不成春秋之義
也況足下今日之所託者乃危亂之朝所受者乃矯
詔之命乎苟不星之與群兇厥父之不恤不可以言
孝忘祖宗所居之本朝安非正之軒冕難可以言忠
忠孝並替雖以言智又足下昔日為曹公所禮辟大
戚族人而踈所生內所寓而外王室淚邪祿而叛知
已遠福祚而近危亡棄明義而收大恥不亦可情邪
若能翻然易圖奉命承父委質曹公忠孚不爽柰名
彰矣宜深留計畢決良圖

太祖與荀或書 太祖魏武帝或潁陰人

郭奉孝年不滿四十好與閑定大計一年阻實艱難皆
共濯之又以其通達見世事與所能欲以致事漢
之何憂予爾失之悲肅傷心今表子滿千焉然
何益亡者追念之感深且奉孝乃知我者也天下人
相知者少又以此痛惜柰何柰何

又書

自惜奉孝不能去心其人見時事兵事多絕於人又
人多異病南方有疫常言吾往南方則不生恐與共論計云當先定則此者不但立
之主居有泰山之固身為喬松之偏以義言之猶宜立

功分業仰定事人心乃願何得使人忘之一

應璩與劉靖書

人作納言出臨京任當民之術日引月長滌蕩污濁總羣吟之心五種別出遠水火之災農品必具無失時之開籍參有苦備之用典雨澤之廣封苟指望無虛連之吏鰥寡孤獨蒙振之恩加之以明慧幽微重之東愚不達有曰拱承王命百里垂拱仰辭雖昔趙張三王之治未足以方也

曹植與楊修書

道僕賢其文夫雖則不朽豈子今辭之吾亦不敢安數者退後之咄余也世人著述不能共病僕書好人談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昔子敬世嘗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能過若人辭不為也或禮云鄉何所疑難也文之佳麗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嘗歎此達言以為美談蓋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固嘗稱毅之文下筆不能自休非其任也然勇於見人之過蓋君子不為也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迹於大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荊山之玉也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之所好而海畔有棄捐之夫戚施不能仰視而多自謂與司馬長卿同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楊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為也吾雖薄德位為侯猶庶幾勿以辭賦小道見薄也前為書嗚之反作論盛

集141-619

里為數一續辭頌為君子故若吾意未果吾道不行亦將探文宣之寓意以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最此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名山將以傳之同好此妾之自首望可以今日論乎其言之不怍情息子之知小代也

明早相迎書不盡衷

又答書

不侍數日若隔年載豈獨愛頌之盛使係仰之情深邪獨賢來命前矣其文誦讀反覆雖誦不絕口也若仲宣之擅江表陳氏之跨青徐公幹之顯漢川徐

惠連之發超曹劉其步驟矣至如潘岳悼亡之詩有愴子高視戴侯惟君侯忘聖賢之顯迹述鄙宗之過言切以為志經國之大美流千載之英藪鉛功景鍾書名竹帛此自雅量素所當也豈與文章相妨害哉數受所惠勿忘為備隸狀謝而已敢忘惠施以喪莊生之理哉須少留思盡仲尼日月無得踰焉汝之仰望殆如此矣是以對鵠而歎作著時然不日而不獸見而施之容歸貽其記者也伏想執事不在心借書於手習不斯須知其然然受頌所教使利定春秋之成莫能損益

書

魏

太子與吳質二書

王處與殷沽書

蔣濟遺衛臻書

蜀

諸葛亮答李嚴書

諸葛亮與杜微書

許靖與曹公書

王朗與許靖書

太子與吳質二書

重

季重無恙征路雖局官守有限顧言之懷良不可任足下所治僻左書問致簡益用增勞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誠不可忘記妙思六經道無百氏彈棊間設以博奕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馳騁北場旅食南館浮甘原於清泉沈朱李於寒水曦日既沒繼以朗月同乘並載以遊後園輿輪徐動賓從無數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漫然傷懷余顧而言蓋樂難常逝

下之徒咸以為然今果分別各在一方元瑜長已化為異物每一念至何時可言方今天清氣和願泉果共繫時節高會以故路文學記錄於後車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今遣騎到鄴故使往道相過行矣自愛

又書

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不見東山猶歎其遠況乃過之思何可支頓書疏往反未足解其勞苦年疾疫親故多離其喪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何可言邯鄲淳禮學精深才章繼發足下與之周旋最久公私宴集何嘗不接歡笑共言詩賦欲以此時極騁懷抱以慰平生之志今果分別各在一方元瑜長已化為異物每一念至何時可言方今天清氣和願泉果共繫時節高會以故路文學記錄於後車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今遣騎到鄴故使往道相過行矣自愛

章表殊健微為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至其五言詩妙絶當時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也昔伯牙絶絃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痛知音之難邕傷門人之莫遠也諸子但為未及一人自一時之雋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後生可畏來者難誣然吾與足下不及見也行年已長大所懷未申時有所慕至乃通夕不眠何時復類昔日已成之謂且論之事宜合朔不輕于元會元會有可即之義謂應依建元故事即元會詔之克即會

漢祖遭亡秦為上將周武救商災為太師布衣暴興可登王公何必守文試而後用

答書

錄答曰古人貴知時度量須方纔而加點今子可收野於康哙斷蛇於之津將使天下馳騁而起矣

蜀

諸葛忠武書敬書

吾與足下相知久矣可不盡言成之以勿拘之道是以未得孰已吾本東方下士談

用於先帝位極人臣祿賜有餘今討賊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寵齊晉坐自貴大非其義也若滅賊斬敵還故居與諸子並外雖十命可受況於九邪

諸葛亮與杜微書

（新序曰楚威王聞莊子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令尹莊子笑謂楚使者曰子亟去無汚我莊子寧游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爲有國者所羈絆終身不仕以快吾志也）

（史記曰秦惠王欲伐蜀而道險不通乃作石牛五頭以金置其後秦人以爲牛能屎金乃使五丁力士引牛成道秦因遣兵隨之滅蜀王）

（漢書曰嚴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百錢日閱數十人隨其善惡以利導之各得所欲就而去君平乃閉肆下簾以著書）

（漢書曰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少好學不爲章句訓詁通其大義口不言人間事淡於勢利清靜無爲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

（漢書曰王莽篡位雄校書天祿閣以病免復召詣門不出或問其故雄曰惟寂寞可以自守爰清爰靜乃能自正非有道之士孰能知之

於益州兄弟又請示自與書辛苦懇惻而復寂寞未有報應雖仰瞻光靈延頸企踵何由假翼自致哉知聖主允明顯授足下專征之任凡此諸逆鄧多所誅計想力竟者一心順從者同規矣又張子雲昔在京師志匡王室今雖臨荒域不得參與本朝亦國家之藩輔使相納受讓天假其年人綏其福得歸死國家雖遠北之負汝軀九泉將復何恨若時有險易事有利鈍人命無常隕沃不逮無則

永衛采費入於蜀土矣其周社稷越專征博陸佐漢虎奇警蹕介日足下振危持傾西國柱石東郎望之任秉霍光之重五侯九伯制在手自古及今人臣之尊未有及足下者也夫窮高者憂深保厚者慮薄足下據漸萬之任當專重之地言出於口即爲詩書之訓存使爲福行之得道即社稷屬寧行之失道即四方散亂國家安危在于足下百姓之命縣於執事自華及夷翻翻江湖望足下任此豈可不忘覽載籍察興之由采廢之機棄忘舊惡定和群司推重五材爲官擇人尚得其人雖雖必棘尚非其人雖

勤勤於金石願君勉之爲國自重爲民自愛

王朗與許靖書

文休足下消息平安甚善甚善岂意脫別二十於年而無相見之緣乎詩人比一日之別於歲月豈已悠悠歷累紀之年者哉自與子別若沒而復浮若絕而復連者數矣而今而後居才平之京即攀附於其龍之聖主濟肇基盡幸得光興足下垂名建祖之舉而相去數千里加有重塞之阻陽時開泄不忘於風教託舊情於思想眇眇黑宅與異世無以異也往者道軍到在益州執職爵郡總素規知老而不墮是時侍講武皇帝於江陵創業計略之上共在足下於道之後參參奉命爲誠無已也自天子在東宮及即位之後登群賢訓天下望風之見在者蓋獨人盡易爲英全鮮易取最故乃根以枝壞之材資感天子之情能令叙足下以爲諫官豈其注意乃復過於前世書曰人性求舊易稱問敲朴息司執相求劉子陳之與大稚無

之義利結分於宿好故遣降者送吳所獻玖名馬貂
裘得用無嫌遣初聞足下屢自陳說道居欲得清閑
情非夫筆墨所能寫達欲聞久則情
生男女凡有幾人年垂歲何僕連失一男一女今有
二男大兒名肅年二十九生于會稽小兒纔歲於路
書悵恨有懷緬然

又曰

遇聞受終于文祖之一日於尚書又聞堯數在躬允執
其中之文於論語豈復過是二語之弘辭觀衆瑞之招集
受於聖主之會龍見正值天神

升堂拜稷稷之盛禮非紫微之天運也捷慨不得携手
為處唐虞之重榮於此時燔燎光耀于時忽自以
之手共列于世有二子之數以慰有喜欽哉之介也
子雖在齊上想亦極日而迴望側耳而遐聽延頸而
鶴立也昔汝南陳公初拜不依故常讓上卿於李元
禮以此推之吾宜退身以避子位也苟得避子以稱
讓名然後綬帶委質時避地之艱辛樂酒酣讌高談於平勃之間與子共康性
老捉筆陳情隨以喜笑

又曰

前更有書而未皇今重有書而并致之前品皇帝記錄
降劉別軍之早世人悠其私不易又情使足下孔
明等士人氣類之徒參之於前於是衆賢之門永與
華更絕而無朝聘中國之期豪雄中故上泰祥之
望也故復重慈心而勞仁恤重下明詔以發德音申
勅則等使重為書與足下等以足下聰明投骰之
聖意未足悟海忱之所常在知百川之所宜注矣昔
伊尹去夏而就殷陳平棄楚而歸漢猶明德於阿衡
著功於宰相若足下能弱人之道弘定人之猶豫去
非常之為就事交命之大趣容主而不世之榮名上

下悉不朽之常期功與事並載與數著考績效足以
超越伊呂矣永詔直且服信之情情不能已若不
言足下之所能康足下之所見則無以宣明詔命弘
光大之恩叙衛昔夢想之思若天啟衆心子尊勇意
誠此意有携手之期若險路未央于謀不從則體救
問或否復面何由前後三書言每又焉希不切然有
動于懷足下周游江湖以監南海歷觀吳俗可謂採奇為身擇居猶廁中
矣想子之心結思華夏可謂采奇為身擇居猶廁中
上而主擇吾安豈可以不繫意于京邑而持疑于荒
裔乎詳思愚言速示還報也

蜀

秦宓答王商書

又與王商書

又報李權書

馬良與諸葛亮書

孟達與劉封書

彭永獄中與諸葛孔明書

張嶷與諸葛瞻書

秦宓答王商書

何時可以教書以教書時定何郡王商為治中與宓書曰宓幾周吾師

昔光優許由非不弘也況庶人乎其不可枝夫何衍之有且以是時建蕭張之策未足為智也漢得睢背予隨亦之中論顏氏之筆點詠原憲之蓬戶時翱翔於林澤與沮溺之等儔聽玄猿之悲吟察鵬鳴於九皐安身為樂無憂為福處空虛之名居不盈之實知我貴矣斯乃僕得志之秋也何困苦之戚焉

又與王商書後

孔立祠為嚴君平李立祠宜與書曰

疾病伏遲甫知足下為嚴李立祠可謂厚黨勤類者也觀嚴文章冠冒天下由衷迭操山嶽不移便楊子不數周自昭明如李仲元不遭法言令名必淪其無虎豹之文故也可謂攀龍附鳳者矣如楊子雲潛心著述有補於世泥蟠不洋行參聖師于今海內談詠厥辭邦有斯人以糊四遠怪子替茲不立祠堂蜀本無學士文翁遣詣如來受七經還教吏民於是蜀學比於齊魯故地里志曰文翁得士試于其世仲舒之徒不遠封禪相如制其禮

夫能制禮造樂移風易俗非禮所秩有益于世者乎

且有王孫之累猶孔子大哀之罰公羊躬杖之誅僕亦善之卿之化宜立祠堂速定其銘

又報李權書

李權書以成都為大官又稱楊子雲

書亦史記周仲尼不采道非虛也自然嚴平不演海以交於歲一篇清居子博識非禮不視今獻可及漫儀秦之術殺人自生之吟疾故子發憤作春秋大予居正復制孝經廣陳德行社稷以昭明預有所抑是以先代絕祀楊子未勤豈不信耶公湯

大理赵野鱼而有猎狐之失定公好看鬼女乐之衆
朝事若此辈类焉可胜陈道家法曰不见所欲使心
不乱是故天地贞观日月贞明真宜如矢君子所履
洪範記災發于古視何戰國之論權乎哉

馬貴與論萬壽書

聞雖城已拔此天祚也蓋先應期世起業光武起
沈見矣大變用牲慶蕃書垂明於以簡才宜遵時
若乃和光悦遠蓄德天埶使時開於聰世殷於舜
高妙之音正鄭衛之聲蓋利於事無利拳俗此乃音
弦之至牙曠之調也雖非嘉會亦望其故不擊節

孟建與劉封書

嘉靖[illegible]刻本[illegible]文章正宗[illegible]卷[illegible]

古人有言既不聞新不聞親新不聞親親樂患也或有患移之
不行也若乃權君論主賢父爲親有忠性路功以
罹禍孝子抱仁以沿難權高白起孝已伯奇其對
也其所以然非骨肉好離親親樂患也或有患移之
易亦有論問其間雖忠臣不能移之于君孝子不能
變之於父者也勢利所加改親爲讐況非親親子故
申生衛伋樂毖楚建豈受形之氣當嗣立之正而猶
如此今足下與庶中王爭路之人爭勢力如據
勢權義非君臣而處上位征則有偏任之威居則有
副軍之號遠近所聞也自立阿斗爲太子已來有識
之人相爲寒心如使中生從子與之吾必爲大尉
伋毖其弟之謀無彰父之讐也且小白出奔入而爲
霸重耳踰垣宰以免復自古有之非獨今也夫智貴
免害明尚見機達變用權慮審事宜以簡才宜遵時
慮定則心固疑生則心惑孔稱之興作未有不由發
立之間也私怨人情不能不見恐左右必有以間於
漢中王矣然則疑成怨興其發若跨機弓不足下在
遠尚可假息一時若大軍集進足下必爲禽矣
爲危之昔臧子去防智果別族童難避禍獨智其
今足下棄父母而爲人後非禮也知禍將至而留之
非智也見王不從而疑之非義也有此爲大夫者此
一者行所當乎以足下之才棄身來東繼嗣羅侯不
爲背親也北面事君以正綱紀不爲棄舊也恕不致
亂以免危亡不爲徒行也加陛下新受禪於虛心側
席以德懷遠若足下翻然內向非但與僕爲倫受二
百戶封計統羅國而已當更割分大邦爲始封之君陛
下大軍會鼓以震當轉都宛鄧若二敵不平軍無還

期足下宜內此時早定良計易有利見大夫詩有白
求多福行矣今足下勉之無使孤笑閉門不出封不
從達言

彭羕獄中與諸葛亮書時在建興元年

具表狀主公相待之厚踰於凡人羕雖不佐主公相待之厚踰於凡人羕雖不佐
望于羕以小故忘大德羕雖不佐望于羕以小故忘大德羕雖不佐
卿為其外我為其內羕雖不佐卿為其外我為其內羕雖不佐
其表羕雖不佐其表羕雖不佐
于于
是收付獄是收付獄

樸昔有事於諸侯以為曹操暴虐孫權無道根盛閉
弱其間主公有霸王之器而與俱業致治故乃翻然
有輕舉之志會公來西樸自揆闇昧不足以計法孝直自衒鬻能統計
霸王之義建取益州之策公亦宿懷明定即相然許
遂舉事焉樸於故州不免凡庸憂於眾間得直見雲
激矣之中卞君得君忘行名顯從布衣之中拔高國
士盈籍戮才分士之厚誰復過此眾一朝狂悖忽永
棄臨為不忠不義之愚乎先民有言左手據天下之
圖右手刎咽喉愚夫不為也況樸別蒙恩遇之深者
以有然望意者不自度量苟以為有興事業而有救
江陽之論不解主公之意卒感激頗以被酒悅失
君語此樸之下愚薄德所致主公寬弘老也且夫立

業豈在老少西伯九十寧有衰志負我聖父眾有百
死至于內外之言欲使孟起立功北州戮力主公共
計曹操平寧敢有他志邪孟起說之是也但不分別
其間痛人心平昔每與龐統共相切磋約束無記足下未
蹤盡心於主公之業追名古人載勳竹帛統不幸而
死樸敢以取禍自我惰之將復誰咎悠悠足下當世伊呂
也宜善與主公計事濟其大猷元明地察神祇有靈
復何言哉資使足下明樸本心平行矣努力自愛

張疑與諸葛瞻書兵人專大理時瞻為尚書令

中諸葛丞相亮之子瞻丞相亮之子瞻
恪之從子也疑與書曰恪之從子也疑與書曰

吳

孫策責表術書

孔融與曹公書

太子與步騭書

孔融遺張紘書

陳琳答張紘書

虞翻與客書

陸遜與周魴書

張承與呂岱書

諸葛恪與陸遜書

孫策責表術書 以時表術僭叛之策

益上大垂司過之星聖王建敢諫之鼓設非謀之備急蔵闕之言何哉凡有所長必有所短也是以冬得有大計無不求禮施短知供備貢獻萬夫解惑明闇建議復欲迫逼前圖即事未是況妄設其必爾凡何以響應者董卓擅廢置害太后弘農王器非之士所以響應者董卓擅廢置害太后弘農王器非

武外振卓遂內殲元惡既乾紀幼主東顧捍保傳位命欲令諸軍振旅於河北直謀黑山曹操救毒東冷劉表研亂南荊公孫瓚無忠北邊到孫次力江淮馮是以未獲承命奉戮也今備訓既敗操等飢餓謂當與天下合謀以誅醜類捨而不討有自取之志非海內所望一也昔成易伐紂有四多焉武王伐紂曰殷有重罪紂二王者並有之德宜當君世如使不遭其時亦無由興矣約主北方無於天下徒以奉秋尚少智於羣臣若無過而奪之耀未全於湯武二爭二也卓雖狂狡至廢主自與亦猶

不可勢不得再陳勝項籍王莽公孫述之徒皆南面稱孤莫之能濟帝王之位不可橫奪五也幼主岐嶷若除其偪去其鯁必成中興之業夫致主於周成之盛自受旦奭之美此誠所望於尊明也縱使幼主乃至庸劣不及周成而輔臣之才能不過霍光安敢生篡奪之心此又不可疑六也委質策名深思之初蒙國重任不可懷貳五也幼主岐嶷若除其偪去其鯁必成中興之業夫致主於周成之盛自受旦奭之美此誠所望於尊明也縱使幼主乃至庸劣不及周成而輔臣之才能不過霍光安敢生篡奪之心此又不可疑六也委質策名深思之初蒙國重任不可懷貳五也幼主岐嶷若使

純以周漢宗臣所以書功於石圖形丹青流慶無窮垂殼管弦拾而不為其難者想明明之素必所不忍立也五世為相權之重勢之盛天下莫得而比焉忠貞者必思宜夙夜思維所以扶國家之頹勢公社稷之危殆以報漢室之恩其忠節之篤而猶加恩以大之書則孝章可致也公誠能貶一介之使加恩以大之書則孝章可致

友道可弘也今之少年喜談前輩或能識平原孝友道可弘也今之少年喜談前輩或能識平原孝

味書室印藏

孔融與曹公書 臧亮字孝章策平定吳會誅其英豪惡惡素有高名策深忌之初蒙殊寵與少府孔融善融憂其不免初乃與曹公書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為始痛融又過二海內知識零落殆盡惟會稽賀伯obj孝章尚存其人困於孫氏委妻孥捐財物單予獨存憂能傷人此子不得復永年矣春秋傳曰諸侯有相滅亡者相公不能救則相公恥之今孝章實丈夫也而困厄如此公不能振則友道可弘也今之少年喜談前輩或能識平原孝

集141--630

都尉命制未至眾為權所害

太子與步騭書時權太子登武昌
陸遜與周羽書時權名遜耕偏
羽 侯人好善與騭書曰

夫賢人君子所以興隆大化佐理時務者也受性開敞不達道數雖寔驅驅欲盡心於明德歸分於君子至于遠近士人先後之宜猶或絢焉未之能詳傳曰受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斯其義也豈非所望於君子哉

孔融遺張紘書權以東部少事付紘紘字子綱廣陵人融遺此書

聞大軍西征足下留鎮不有居者誰守社稷深固幽衝亦大勳也益不恩難忘宜當輔翼以崇其

三國志六 卷四十六 五 來書室印

心雖云師老猶有能濟且觀望風雲以定所趨

杜將軍勝關公圍樊城于軍虜公計以全獨見侯書生

既屋舍所不能當鄧成德純自微書誌未全策猶可

據也策明注仰有以察之

張承與吾粲書時粲為選曹尚書承為侍中

吾粲陸績相繼為選曹尚書承為侍中粲與承書論其所舉用者非其人

僕聞虎魄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鐵過而不存不亦

宜乎容得書音之由是見稱

陸遜與周羽書時羽為偏將軍代呂蒙鎮陸口書與

羽

前承訓響而動以律行師小舉大步一何艱哉劉備天下梟雄加有關羽張飛為之羽翼謀計出入動見顧問徐晃等步騭字子山廣陵人好善與騭書曰

敗績秭歸而備東部大臣先後之宜猶或絢焉未之能詳傳曰不敏受任來西上慕光塵思稟規又曰于禁等見

獲遂通欣歎以為將軍之勳足以長世雖晉文城濮之師淮陰拔趙之略蓋淺以尚茲謂徐晃等步騭駐

旌周望屢飛檄招勞也忽不思難忠節隕沒以崇其

心雖云師老猶有能濟且觀望風雲以定所趨

三國志六 卷四十六

杜將軍勝關公圍樊城于軍虜公計以全獨見侯書生

既屋舍所不能當鄧成德純自微書誌未全策猶可

據也策明注仰有以察之

張承與吾粲書時粲為選曹尚書承為侍中

吾粲陸績相繼為選曹尚書承為侍中粲與承書論其所舉用者非其人

先帝論其加以文書執掌實須幹理則足下與陸子也忠勤相

悅共美

也何其事事快也周易有之禮言恭德言盛足下何有盡此美邪

諸葛恪與陸遜書曰

昔以為不利於攻恪權方發兵應之恐納陸遜書曰

楊敬叔傳述清論以為方今人物凋盡守德業者不能復幾宜相左右更為輔車上與國事下相珍惜又疾世俗好相謗毀使已成之器中有損累將進之徒莫不歡笑聞此嘿然該獨整御愚以為君子不求備於一人自孔氏門徒大數三千其見異者七十二人至于子張子路子貢等七十之徒亞聖之德猶各有所短且其所長也加以當今取士宜寬於往古何者時務從橫而善人單少國家職司常苦不充苟令性不邪惡志在慤力便可奬就隨其所任若於小小宜適私行不足皆宜濶略不足縷責且上哉不可纖論苛克則役賢聖猶將不全況其出入者邪故曰以道理人則難以人望人則易斁可知自漢末以來中國士大夫如許子將輩所以更相謗訕或至禍原其本起非為大難惟坐克己不能盡如禮而貴人重以正義己不如禮則人不服責人以正義則人不堪其行外不堪其責則不得不相怨相怨一生則小人得容其間得容其間則三至之言沒潤之譖紛錯交至雖使至親者處之猶難以自定況已為隙且未能明者乎是故聖陳至於血刃羣朱不然其好本由於此而已夫不容小過織微相責久久至於家戶為怨一國無全行之士也恪知斯以此慕已故遠寘其理而贊其旨也

三國志文類第四十八

戚

魏

劉廙謝劉表戚

蜀

法正與劉璋戚

吳

孫紘授子戚

陳脩王番戚

周瑜上吳主戚

周魴詐曹休戚之條

劉廙謝劉表戚

以說之為表所知之至而有名之世荊州牧表時為揚事事文一人皆牧

仲尼曰蛤冷先生之不出也其如蒼生何

表雖知廙之不可以說動而廙之言實合表意既不能用又不能殺廙廙之去表不追之表之不殺廙廙之不留表皆有以相知也

於時名士多為表所禮謝劉表曰

廙之不足留猶表之不足說也

考納直蒙分遣樊校之蜀未有管狐相文之到孫德謀命精誠不遂兄望之見禮在昔既無堂鄧昭前之綢中規不容用墜禍碎斯乃明神昭天降之災悔吝之負衰號靡及廙之愚淺言行多違懼有沒淵三至之問考納之愛已衰望之責猶存必傷天意既

往之分門戶殖威取笑明哲是用進寫承涉川路即日到盧江尋陽昔鍾儀有南音之操樂有班荊之愚雖遠猶通敢忘前施

蜀

法正與劉璋戚

正受性無術盟好違損蹕左右不明本末必並蒙咎蒙耻沒身壽及職事是以捐身於外不敢反命恐聖聽穢惡其穀故中門不有賤款願念見過暗望衰恨然惟前後救路腹心自從始初以至於終寔不盡情有所不盡但愚闇寡薄精淺不足以致於此耳今國事已危禍害在速雖捐放於外亦懷憂慮以之不言足懵尤猶會極所欲失左將軍之意而卒至於是者左右不達英雄從事之通謂可違信時趨而以意氣相致日月相與超來漸耳悅日隨阿遂指不圖遠慮為國深計故也事變既成又不量彊弱之勢以為左將軍縣遠之衆糧穀無儲欲得以多擊少疆日相持而從閑至此所歷敗軍之將若欲爭一旦之戰則兵將孰力寔不相當

軍上地日削百姓日困敵對遂多所供遠賴憑忠計之謂必先竭將不復以持久也空爾相守猶不相堪今張益德數萬之衆已定巴東入提為界分手資中德陽三道並發將何以禦之此平縣遠血糧饋連不及兵少兵繼今荊州道消衆數十倍加孫卓特遣弟及李異甘寧等為其後繼若爭客主之勢以土地相勝者今山全有已東廣漢梓潼郡復不明將軍之有也計當州所仰惟蜀蜀亦破壞三分亡二吏民愁困思為變者十戶而八若歙遠則百姓不能堪役敵近則一旦易生矣廣漢諸縣是明比也又魚復與閬頭是為咽喉之福福之門今二門悉開堅城守不將軍亦破兵將保盡而敵家數道並進已入心腹坐守都雒亡之勢昭然可見前乃大舉其外戰再其餘屈曲難以解極也以正下愚猶知此事不可復成況明將軍左右明智用謀之士豈當不見此數歲旦夕俞幸求容取婦不慮遠圖竟背盡心獻良計再若事窮勢迫計各窘生求脫門戶展轉反覆興今計異不為明將軍盡忠義正難獲不忠之謗然心自難也而尊門猶當受其憂進也昔漢初興多王子弟至於太猶輒為不軌上以舊心依依寔無薄意愚以為可圖變化以保尊門

吳

張紘 子咸 紘為孫權通好袁術

自古有國有家者咸欲修德政以化樂之本為明將軍計者心謂治多不譬香不無忠臣賢佐闇於治體也由主不勝其情弗能用耳夫人情憚難而趨易好同而惡異治道相反傳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言善之難也人君承奕世之基據自然之勢操八柄之威甘易同之歡無假取於人而忠臣挾難進之術吐逆耳之言其不合也不亦宜乎雖則有譽巧辯豪問私於小忠恕

於恩愛暗惑雜情長幼失叙貴賤不分由來尚之也故明君論之术賢如此湯受諫而不取納情嬖欲以義割恩上無幽誖之授下無希冀之望算加三思舍短從長以成仁授之大時年六十卒雅有書記淨

諫辟王詹 詹時為長史從吳王討黃祖

劉基 基時為江浙行省都事

帝王之興與天同位是以家天下臣父兄四海之內皆為臣妾仇讎有善不得不舉親戚有惡不得不誅所以承天理物先國後身益聖人立制百代不易之道也昔漢初興多王子弟至於太猶輒為不軌上以太猶為不軌上以

幾危社稷下則骨肉相殘其後遂成以禍天譴伯光
武以來諸王有制惟得自娛於宮內不得臨民干與
政事其與文通皆有重禁遂以全安各保福祚此則
前世得失之驗也近表絡劉表各有國上地非狹
人衆非弱以道庶不分遂成其宗祀此乃天下愚智
所共嗟痛大行皇帝覩茲禍敗令防羣邪盛於千載
是以寢疾之日分遣諸王各早就國詔策殷勤科禁
嚴峻其所成就無所不至誠欲上安宗廟下全諸王
使百世相承無凶禍害家之海也大王宜上惟大伯
順父之志中念河間獻王東海王強恭敬之節下當

存抑驕恣荒亂以為警戒而開項至武昌以來多違
詔勅不拘制度擅發諸將兵治護宮室又左右常從
有罪過者當以表聞分付有司而擅私殺事不明白
大司馬呂岱親受先帝詔勅輔導大王既不承用其
言令懷憂怖華歸先帝近臣忠良正直其所陳直當
納用之而聞怒轉有收縛之語又中書楊宗親受詔
勅叱當恭肅云正自不能禁當如我何聞此之日大
小驚怪莫不寒心里語曰明鏡所以照形古事所以
知今大王宜深以魯王為戒改易其行戰戰兢兢盡
敬朝廷如此則無求不得若棄忘先帝法教懷輕慢

之心陛下寧負大王不敢負先帝言盡於大王所
知也夫福來有由禍生有漸凶咎之興豈一朝一夕
不愛將不可悔向使魯王早納忠直之言懷孝和之
慮享祚無窮豈有成亡之患哉夫哀樂各隨其時吹噓
為大王除危殆于萌芽貴福之基原是以不自知
言至顧蒙三思

周瑜上吳主牋瑜疾困權此牋戒以凡才昔受討逆殊特之恩以投心遂前蒙任

統御兵馬志執鞭弭自效戎行規定巴蜀次取襄陽
憑剋成墨謂昔在程至以不逮命未即斃疾晚自醫療
日加無損人生有死修短分共戰不是惜但恨微志
未展不復奉教仰拜方今曹公在北猶場未靜劉備
寄寓有似養虎天下之事而未知終始此劇士肝食
之秋至尊垂意之日也願思所以克己自厲以副衆
望瑜人之將死其言也善願或可採納瑜死不朽矣

周魴誘曹休戰文條案曹休字文烈太祖從子也少以才幹為太祖所愛常從征伐為北軍校尉中護軍加奮威將軍假節都督揚州諸軍事為揚州牧曹不休能騎射善於撫御將士甚得歸心文帝即位進爵為侯黃初三年為征東大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假節進封譙侯五年徙為征南大將軍都督荊豫州諸軍事假節鎮宛城

勛以千載徽幸得備川民遠隔江州敬洛求顒瞻望
雲景天涯為之精誠微薄名位不昭對懷依馬緣
見明狐死首丘人情慾本而皇所制奉覲禮違每獨
矯奇而相未嘗不留躅勞歎屢轉及用也今用攻九
之際得陳宿昔之志非神啟之豈敢致此不勝翹企
萬里託命謹遣亂人董等郤南等記叛奉戚時事受
故列於別紙惟明公君侯垂日月之光照遠民之趣
永令踊命者有所歲稱

其二

鈞遠在遐隔江汜分絕恩澤教化未敷振及而於山
谷之間遭凍所懷懼以不義本見信納夫物有盛衰
計周受生古今同揆勛仕東典郡始願已獲銘心立
報天矣無盡豈圖頃者中被横證瑞在漏刻危於救
卵進有離合去就之宜退有誣罔杜死之咎雖忠行
輕微存沒一節頗亦其所能不忘歌緣古人門知
所歸奉拳翰情懷露計脳乞降春天之潤哀拯其急
永復猜疑絕其妄念事之宜泄受罪不悔一則傷恩
損計二則杜絕向化者心性明使君裏賢前世許而
恐之留神所宜速賜秘報幽伏之舉動事須當惟

其三

鈞所代故太守廣陵王靖往者六以郡民為嫂以見
謹書勤自陳釋而終不解因立容計欲此歸仰不
幸事露誅及嬰孩鈞既日見請事且觀東主一所非
清尷不復厚雖或塵合終見勇除今又令鈞領郡者
是欲責效效必殺鈞之趣也雖尚見信鄉黨猶為
知軀命危在何時人后世間猶白駒過隙而害地危
怖其可言乎惟當陳愚重自披盡以卑賤未能忘
納納明使君少垂詳察時度其宜今此郡民並外名
降者而故在山草有何空蒸欲復為亂為亂之日鈞
分先死矣東主頃者冷部分諸將圖欲北住呂範孫皓
孫與治安陸城脩立邸閣轉以為軍儲又命
諸葛瑾進指圍江夏諸將無復在寺者才留二千所
兵守武昌耳若明使君以萬兵從鄱南首江者鈞便
從此率禹吏民以為內應此方諸郡前後聚事垂成
而敗者由無外授使其然耳若北軍臨境傾城屬
思詠之民誰不企踵願明使君上觀天時下察人事
中答蕃龜明足昭往言之不書盡也

其四

所遣董咨部南少長家門親之信之有如兒子是以特令齎牋記數為辭目語心計不宜脅齒骨肉至親無有疑者又已勑之到州當言維降欲北叛來者得傳之也勑建此計任之於天若其辱也則有生全之福違旨泄漏則受戮之殃精誠之微豈能上感然事急拯弱惟天是訴耳遣使之日載生載死形存紀亡魄爽恍恍私恐使君未深保明峯南二人可留其一以為後信一齎教還故當亡悔叛還者東主有常科悔叛還者皆有原罪如是彼此俱塞永無端原縣仰四望沛軍俱下

其五

鄱陽之民寔多愚勁聞聲於今雖降首殺之赴役未即應人倫之為雙而今東主圖興大衆舉國悉出江邊空竭屯塢虛有諸刺姦耳若因是際而搖動此民一旦可得便會欲要時外援表裏機牙不通以往無所成也今使君若從航道惟任江上勑當從南對岸盡口為應若未得到江岸可住百里上令此間民知北軍在彼即自善也此間民非若亂寇而甘兵寇善於征討樂得見之知去就之分已決承引所救盡定又欲此降叛日月有人淵狹之間輒得聞知令之大

及青徐諸軍首尾相銜率緻往兵使不得速退考則善之善也勑生在江維長於時事見其使利百舉百捷時不再來敢布腹心

其六

東主致恨前者不救石陽今此後舉大合新兵并使潛濟發民人數甚多聞豫設伴當以新羸兵置前好兵在後攻城之日云欲以羸兵填塹使即時破雖未能然是事大趣也私恐石陽城小不能久留往兵明使君速垂救濟誠宜吹客王靖之變其鑒不遠今勑歸命非復在天正在明使君耳若見救以往則功可必成如見救不時則與靖等同偽前彭綺時間旌麾在筆能此郡民大小歡喜並思立效若留一月日聞事當大成恨去電速來得增衆專力討綺綺始敢耳願使君深察此言

其七

今舉大事自非爵號無以勉之乞請將軍侯印各五十紐郎將印百紐校尉都尉印各二百紐得以假授諸魁即獎為其志并乞請僮隸數十以為表識使山兵民日瞻見之知去就之分已決承引所救盡定又欲此降叛日月有人淵狹之間輒得聞知令之大

事事宜神審若省勦戒乞加隐秘伏知智度有常防
房必沫勦悵愛震灼故事蒸仍乞未罪怪

三國志文類第五十九

評

魏

陳壽評武帝

陳壽評文帝

廖壽評明帝

陳壽評二少帝

孫盛評曹公哭袁紹墓

孫盛評文帝

孫盛評文帝斥后族

孫盛評明帝

孫盛評逆制廟號

裴松之評魏氏配饗

陳壽評董卓袁紹袁術劉表

孫盛評田豐沮授

裴松之難陳氏評荀彧

裴松之難荀貫同傳

陳壽評呂布張邈臧洪

陳壽評武帝

評曰漢末天下大亂雄豪並起而袁紹已傾四州之衆

盛莫敵太祖運籌帷幄謀猷雄遠宇內寧平商之法術該
韓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用其器矯情任實不念舊
惡終能抱御皇機克成洪業者惟其明智最優也抑
可謂非常之人超世之傑矣

陳壽評文帝

評曰文帝天資文藻下筆成章博聞強識才藝兼該
若加之寬大之度勵以公平之誠邁志存道德
心則古之賢主何遠之有哉

陳壽評明帝

評曰明帝沉毅劉識任心而行蓋有君人之至察
而據進秦皇漢武宮館是營格之遠猷其殆矣乎

陳壽評三少帝

評曰古者以天下為公唯賢是與後代世位立子以
貴若貴嗣不繼則宜親親明德若漢之文宣者斯
不易之常準也明帝既不能然情繫私愛撫養嬰孩
傳以大器託付不專必參枝族終於曹爽諸夏亡
人倫紐至教敦風俗斯萬世不易之典百王服膺之
盡其敬亡極其哀思慕諒闇寄政冢宰故曰二年之
喪自天子達于庶人夫然故在三之義惇臣子之恩
篤親親之化隆經國之道國皇人之所以通天地厚
人倫紐至教敦風俗斯萬世不易之典百王服膺之
制也是故喪禮素冠鄙人著庶見之識宰予除朞仲
尼發不仁之歎子羔怠戚君子以為樂禍魯侯易服
春秋知其不終豈不以墜至痛之誠心喪哀樂之大

山陽王寵有加焉

孫盛評曰公哭表絕墓時郡定公臨祀絕來
迎其喪之禮時絕之義人倫之重實
宜爾也

孫盛評文帝

評曰文帝之為詩賞也將以懲惡勸善水彰盛戒紹
周世艱危豪傑逆謀上議神器下干國紀存社汚宅
古之制也而乃盡哀于逆臣之家加恩於養養之室
為政之道於斯蹔矣夫匿怨友人前哲所祇稅駕舊
館義無虛沛苟道乖好絕何哭之有昔漢高失之於
項氏魏武遵誥於此舉豈非百慮之一失也

孫盛評文帝時軍次于譙太祖六軍及譙父
老百姓于道不忘其本其後拜
上尊日夕內巖而泣

昔者先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內御即天莊外施四海存
盡其敬亡極其哀思慕諒闇寄政冢宰故曰二年之
喪自天子達于庶人夫然故在三之義惇臣子之恩
篤親親之化隆經國之道國皇人之所以通天地厚
人倫紐至教敦風俗斯萬世不易之典百王服膺之
制也是故喪禮素冠鄙人著庶見之識宰予除朞仲
尼發不仁之歎子羔怠戚君子以為樂禍魯侯易服
春秋知其不終豈不以墜至痛之誠心喪哀樂之大

節者哉故雖三季之末文雄之英猶未有廢線斬於前朝之間釋麻杖於反哭之日者也遠于漢文變易治制人道之紀一旦而廢線素奠於至尊四海散其在經綸至于樹德垂教崇化變俗固已道溥於當年風翔於百代矣且武王載主而牧野不陣晉襄墨線而三卻為俘應務消功服其高害魏王既葬漢制替其大禮忽莫重之哀而設饗宴之樂居殆厥之始而墮王化之基及至受禪踰納二女忘其至恒以誣先聖之典天心喪矣將何以久是以知王齡之不遐卜世之期促也

孫盛評文帝

文帝初崩群臣各奉所后族歸之本也自天子以及庶人莫不皆然則后族之與國同慶休戚共之故曰天下之任人不易得也世若有背本忘親而外寄他族者太后之家以不豫此論當陳於群臣之中而太后之族可以永保福祚之期促也

孫盛評逆制制親

文皇帝定天統創制作樂以垂法後世祖之廟世不毀如周文武之廟也故曰有功德者雖百代不遷有罪惡者雖一時必黜故周之群司於是乎失正

裴松之評魏氏配饗

松之以為故魏氏配饗不及前哲盡以其末年無議又位非魏臣故也至于外程是而遺郭嘉先生華歆

亂階於此自時厥後遂令二祖之勳不及周召之烈豈不惜哉

至於魏文遂發一概之論可謂有識之卖言非帝者之宏議

孫盛評明帝

聞之長老魏明帝天姿秀出立發垂地口吃少言而此數好斷初詢公受遺輔導帝皆以方任處之政自己出而優禮大臣開容善直雖犯顏極諫無所罪數其居人之量如此之偉也然不思建德垂風不固維城之基至使大權偏據社稷無衛其夫

後荀攸則未詳厥趣也徐伝謀逆而許褚心動忠誠之至遠同於日磾且連闕之危非褚不濟褚之功列有過典韋今祀韋而不及褚又所未達也

陳壽評董卓表終表術劉表

評曰董卓狼戾賊忍暴虐不仁自害契已來殆未之有也表術奢泰放肆榮不終己自取之也表終劉表威容嵩藹知名當世表跨蹈漢南終廣拇阿朔狹皆外覧向忘好謀無決有才而不能用聞善而不能納廢嫡立庶舍禮崇愛至于後嗣覆敗社稷悔及非不幸也昔項羽背范增之謀以喪其王業終之殺

田豐乃其於羽遠矣

孫盛評田豐沮授

盛曰觀田豐沮授之謀雖良平何以過之故君貴審才臣尚量主君用忠言則罰王之業隆臣奉閫外則專常必由茲豐知紹將敗故苟欲立功以報殊遇之禍至存亡繫焉已必死甘冒死口以盡忠規烈士之於所事慮不存已夫諸侯之臣義有去就況豐與紹非純臣乎詩云逝將去汝適彼樂土言去亂邦就有道可也

裴松之難陳氏評

臣松之以為斯言之作誠未得其遠大者也或豈不知魏武之志氣非袁漢之貞臣哉良以于時王道既泯橫流已及雄豪視人懷異心不有撥亂之姿伏順之畧則漢室之亡忍諸畋首之類殄矣夫欲翼贊時英一匡屯運非斯人之與而誰與哉是故經紛急病若救身首用能動于峻中立于大亨當生蒙井航之接劉宋廷二紀之祚豈非簡生之本固仁恕之遠致乎及至霸業既隆剪漢恣蒋然後亡身殉節以申素情全大正於當年布誠心於百代可謂任重道遠

志行義立謂之未免其殆誣歟

裴松之難荀攸同傳

臣松之以為列傳之體以事類相從故于攸書雲之士誠非陳平之倫然漢之謀臣良平而已若不共列則餘無所附故前史合之蓋其宜也魏氏如謂之儔其比幸多詡不編程郭之篇而與二荀並列失其類矣且攸詡之為人其猶夜光之與蒼燭乎其照雖均貴則異焉今荀賈之評共同一轍尤失區別之宜也

陳壽評呂布張遼臧洪

評曰呂布有虓虎之勇而無英奇之器輕狡反覆唯

利是視自古及今未有若此不夷滅也昔漢光武謀於龐萌迓魏太祖亦敬於張遼知人則哲唯帝難之信矣陳登臧洪並有雄氣壯節登降年夙閒功業未遂洪以兵弱敵強烈志不立惜哉

三國志文類卷五十

評

魏

陳壽評二公孫陶四張

又評諸夏侯曹氏

又評荀彧荀攸賈詡

又評表張涼國田王邴管

又評徐奕何夔邢顒毛玠司馬芝崔琰鮑勛

孫盛評華歆

又評合淝戰守

裴松之評蔣濟議郊祀

陳壽評程昱郭嘉董昭劉曄蔣濟劉放

又評劉馥司馬朗梁習張既

又評任蘇杜鄭倉

又評張樂于張徐

又評二李臧文呂許典二庞閻

又評任城陳思王

又評魏氏王公

孫盛評魏氏封建

陳壽評王粲衛覬劉廣劉劭傳敘

又評桓階陳羣陳矯徐宣衛臻盧毓

又評和洽常林楊俊杜襲趙儼裴潛

又評韓暨崔林高柔孫禮王觀

陳壽評二公孫陶四張

評曰公孫璋保京坐待夷滅度殘暴而不節淵仍業以載凶禍足覆其族也陶謙昏亂而受死張楊投首於臣下皆擬喻州郡曾無大之不若面無可論者也燕繡曾舍群盜列功位去危亡保宗祀則於彼為愈焉

又評諸夏侯曹氏

評曰夏侯曹氏世為姻故惇淵仁洪休尚真等並以親舊肺腑貴重於時左右勤業咸有効勞奧德淳格局度世靡其名然與曹奧中外連綿榮位如斯實未聞匡弼其非授致良才舉茲以論焉能免之乎

又評荀彧荀攸賈詡

評曰荀彧清秀通雅有王佐之風然機鑒先識未究其志也荀攸賈詡庶乎算無遺策經達權變其良平之亞與

又評袁張涼國田王邴管

評曰袁渙邴原張範躬履清潔進退以道蓋是高禹兩龔之匹涼茂國淵亦其次也張承名行亞範可謂能第矣田疇抗節王修忠貞足以矯俗管寧淵雅高尚確然不拔張臧胡昭閉門守靜不營當世故并錄焉

又評袁張涼國田王邴管

評曰袁渙邴原張範躬履清潔進退以道蓋是高禹兩龔之匹涼茂國淵亦其次也張承名行亞範可謂能第矣田疇抗節王修忠貞足以矯俗管寧淵雅高尚確然不拔張臧胡昭閉門守靜不營當世故并錄焉

又評袁張涼國田王邴管

評曰袁渙邴原張範躬履清潔進退以道蓋是高禹兩龔之匹涼茂國淵亦其次也張承名行亞範可謂能第矣田疇抗節王修忠貞足以矯俗管寧淵雅高尚確然不拔張臧胡昭閉門守靜不營當世故并錄焉

又評袁張涼國田王邴管

評曰袁渙邴原張範躬履清潔進退以道蓋是高禹兩龔之匹涼茂國淵亦其次也張承名行亞範可謂能第矣田疇抗節王修忠貞足以矯俗管寧淵雅高尚確然不拔張臧胡昭閉門守靜不營當世故并錄焉

明其哲廣書尚直而能盡有張子路私讎仲尼毀其食器田氏盜齊春秋著以為譏

孫盛評華歆

評曰盛聞慶賞威刑必宗於主權宜宥恕出自人君惜財物而治身不臧此二反也

斯褒貶之成言已然之顯義也孚裁之家國刑所滿
受賜之室乾施所加若在衰矜理無偏宥款居股肱
之任同元首之重則當公言皇朝以彰天澤而默受
嘉賜獨為君子既犯作福之嫌又違必去之義可謂
匡夫之仁蹈道則未也

又評谷泥戰守

評曰夫兵固詭道奇正相資若乃命將出征推轂委
權威賴率然之形威憑猛將之勢群帥不和則策即
之道也至于谷泥之守縣弱無援專任勇者則好殺
戰生患專任怯者則懼心難保且彼來我客必懷貪

墮以致命之兵擊會墮之卒其勢必勝而後守守
則必固是以魏武推選方面參以同異馬之蓄牧節
宜其用事至而應若合符契妙矣夫

裴松之評蔣濟議郤

評曰臣松之案蔣濟立郤議稱曹騰碑文云曹氏族
出自郤郎書述曹氏亂緒亦如之魏武作家傳自云
曹叔振鐸之後故康思王作武帝誄曰於穆武王實
稷亂周此其不同者也及至景初明帝從高堂隆議
謂魏為舜後後魏為禪晉文稱晉我皇祖有吳時其
異猶甚尋濟難降及與尚書繆襲往反並有理趣文
有名實也咸精達事機威思遠慮故能垂策於後而
見述于後也

又評任蘇杜鄭倉

評曰任峻始興義兵以歸大祖嗣主殖穀繕甲威以平亂既政事之良又矯矯四直風列足稱杜畿寬猛克濟惠以康民鄧艾屯田實資其利徐邈有方抑皆魏代之名守考其行事無愧古人有可觀焉

又評張樂于張徐

評曰太祖建茲武功而時之良幹五子為先于禁最號毅重然弗克其終張郃以巧變馳譽終乃摧樂在以名果顯名而鑒其行事未副所聞或注記有遺漏本如斯遼徐晃之備評也

又評二李臧文呂許典二龐閻

評曰李典貴而儒雅義心私隙美矣李通藏罰文明呂虔領州郡並著威惠許褚典韋打衛左右柳亦漢之樊噲也龐德授命咫敵有烈奇之節龐淯不憚伏劍而誠感鄰國閻溫向城大呼齊解路之外焉

又評任城陳思蕭王

評曰任城武藝壯猛有將領之氣陳思文才富艷足以自通後業然不能克讓遠防終致携隙偉曰楚失之矣而齊亦未為得也其此之謂與

又評魏氏王公

評曰魏氏王公既徙有國土之名而無社稷之宜又葉均望隔同於匹庶位窮席定大小歲易骨肉恩乖平常棣之義斂為法之獎一至于此乎

孫盛評魏氏封建

評曰異哉魏氏之封建也不度先王之典不思分屏之術建敦穆之風背維城之義漢初之封或權山東主疑云不度時勢然也魏元諸侯陽固矯枉過也且魏之代漢非積德之由風澤既微六合未一而彫剪枝幹委棄疾勢同痛木危若傷暴不嗣忽諸非天喪也五等之制為世不易之典立代

興亡自同論之詳矣

陳壽評王粲衛覬劉廙劉劭的傳敘

評曰昔文帝陳王以公子之並博好文采同敬愛慕才士並出惟粲等六人最見名目而粲特蒙帝尚之宜與一代之制然其沖虛總宇未若徐幹之粹之衛觀亦以多識典故相時王之式劉劭該覽學籍之贍周洽劉廙以清鯁著傳敘用才達顯云

又評相階陳群陳矯徐宣衛臻盧毓

評曰相階識鑒成敗才周當世陳群動之名義有清流雅望泰弘濟閒至允克堂構矣魏世事統臺閣重

內輕外故八座尚書即古六卿之任也陳徐衛虞文
居斯位矯宜剛斷骨鯁臻毓規鑒清理咸不忝厥職
云

又評和洽常林楊俊杜襲趙儼裴潛

評曰和洽清和幹理常林素業純固楊俊人倫行杜襲溫粹識純趙儼剛毅有度裴潛平恒貞幹皆一世之美士也至林能不繫心於三司以大夫告老矣
哉

又評韓暨崔林高柔孫禮王觀

評曰韓暨處以靜居行化出以任職流稱崔林簡重知能高柔明於法理孫禮剛斷抗厲王觀清勁貞

威克致公輔及登年過八十起家就列柔保宮二十年元老終位比之於邊常於林於益考攸矣

評

蜀

陳壽評先主

又評後主

又評諸葛亮

又評關張黃馬趙

又評龐統法正

又評許靖麋竺孫乾簡雍伊籍秦宓

陳壽評劉封彭羕李嚴廖立劉琰魏延楊儀

又評馬良馬謖向朗張裔楊洪費詩

又評霍峻王連向朗張裔楊洪費詩

又評杜微周群杜瓊許慈孟光秦宓尹默李譔

譙周郤正

又評黃權李恢呂凱馬忠王平張嶷

又評蔣琬費禕姜維

楊戲贊季漢輔臣

又贊昭烈皇帝

又贊諸葛丞相

又贊許司徒

又贊關雲長張益德

又贊馬孟起

又贊法孝直

又贊龐士元

陳評鄧芝張翼宋預楊戲

孫盛降魏評

陳壽評先主

評曰先主之弘寬厚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及其舉國記於諸葛亮而心神無貳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也機權幹略不建乾書是

以基宇宗狹世祚而不接終不爲下者抑綏彼之意必不容已非唯競利且以避害云爾

又評後主

評曰後主任賢相則爲理之君忽闇竪則爲禍所梁二后傳曰素絲無常唯所染信矣哉禮記君陳曰爾惟風下民惟草武之三年則草稱建興之治義貫殷烈並有周主之風然刑而無恩以短取敗理數之常也焉超陳戎負力以復其族惜哉能用弱致泰不猶愈乎時世先臣羽報仇曹公飛聲厲烈並有周主之風然刑而無恩以短取敗理數之常也焉超陳戎負力以復其族惜哉能用弱致泰不猶愈乎時世先臣羽報仇曹公猛益作爪牙其淮滕之徒歟

又評龐統法正

評曰龐統雅好人物經學思謀正時并楚謂之高俊法正著見成敗有奇畫策算狀不以德素稱也儻之魏臣統其前哉之仲叔正其狂郭之傳儻邪

又評許靖簡雍孫乾麋竺孫乾簡雍

評曰許靖風有名譽既以篤厚為稱又以人物為意雖行事舉動未悉允當蔣濟以為大較廊廟器也樂毅亞聖之才而垂名於後靖容風議見程於世秦宓始終肥遯之高而無若愚之實然專對有餘文藻壯美可謂一時之才士矣

又評 晉 劉昫 宋 董昌

評曰董和蔣琬秉心公平劉巴履清尚之節馬良貞實足以幹事而益篤誠貞亮之志而並失細行是以未盡厥美可謂瑕瑜不掩白圭之玷者也

又評 晉 劉昫 宋 董昌

評曰劉封彭羕廖立李嚴劉琰魏延楊儀皆蜀臣之良矣呂又臨邛則垂稱處朝則被損亦由性狹隘不能恕己及人以至於禍敗若加之以寬容裁之以公義則庶事之理盡其用矣

評曰劉封處嫌疑之地而思防不足以自衛彭羕廖立以才校進李嚴以幹局違旨延以勇器任楊儀以當官劉琰費禕姜維並處重要其舉指違其短相報之理無所復施矣

評曰霍峻孤城不傾王連固節不移向朗好學不倦張裔敢慤機捷洪乃心忠公費詩奉意而言皆有可紀焉以先主之廣濟蒼生之準繩詩吐直言而猶用陵遲況庸后乎哉

又評杜微周群杜瓊許慈孟光尹默李譔

譙周郤正

評曰杜微脩身隱靜不役當世庶幾長給之榮周群蔣濟以為大較廊廟器也榮占天有徵杜瓊沈默慎密諸生之純也許孟未孚博涉多聞尹默精於左氏雖不以施業為稱信守一家之學士謙周辭理弘通為世所儒有董揚之規郤正文辭燦爛有張蔡之風加其行止君子有取焉

處晉事少在蜀事多故寫之篇

又評黃權李恢呂凱馬忠王平張嶷

評曰黃權李恢呂凱馬忠王平張嶷為忠複而能敦王平忠易而彌厲嚴整張嶷識斷明果咸以所長顯名於迹過其時也

又評蔣琬費禕姜維

評曰蔣琬方整有威重費禕寬而博愛咸承諸葛之成規因循而不革是以邊境無虞并家和一然猶未盡治小之宜居靜之理也姜維粗有文武志功名而黷武貽厥明斷不周終致隕斃老子有云治大國者猶烹小鮮況于區區邊鄙而可屢擾乎哉

楊戲贊季漢輔臣

皇宗遺植爰滋八方列自中山靈精是鍾順期誕生

傑起龍驤始于燕代伯豫君荊吳越恩賴望風請盟
挾巴跨蜀漢以并乾坤復秩宗祀恒寧蹋基履迹
播德芳馥華夏思美西伯其音閒然來世歷載攸興

又贊昭烈皇帝

忠武英高獻策江濵撃吳連蜀權我世真文道阿衡
鑒武齊文數陳德教理物移風睹器思鏡心佥忘其才
誕靜邦內四聲以綏屢臨敵庭寔其威研精大圖
恨於未央

又贊諸葛丞相

司徒清風是洽是歲識愛人倫孔音鏘鏘

又贊許司徒

闢張廷赴出身匡世扶羸撝上雄壯虎烈溝屏左右
翻飛電發濟于艱難賛主洪業伴迪鞏耿齊德
交待無禮並致姦慝悼惟輕忽開分匡國

又贊關雲長張益德

驟騎奮起連橫合從首事二秦保據河潼宗討外剪
或異或同敵以乘釁家破軍亡垂首及德記風與龍
親事知機

又贊馬孟起

羸侯良謀料世興衰委質于主是訓是咨智出思經突

又贊法孝直

軍師美至雅氣曄曄致命明主忠情發露惟此嘉宗
七身報德

又贊龐士元

將軍教壯權鋒登難立功立事于時之幹

陳評鄧芝張翼宗預楊戲

評曰鄧芝堅貞簡亮臨官忘家張翼凡姜雖之銓宗
預樂孫權之嚴威有可稱楊戲商畧意在不群雖智

度有短殆罹世難云

孫盛降魏評

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卿大夫死位況稱天子而可
辱於人乎周詩萬乘之君倫生苟免亡禮布利而要異
儆榮惡矣且以事勢言之理有未盡何者禪雖庸主
寔與紹紂之暗戰雖屢北未有上崩之亂縱不能君
保固守背城借一自可退次東鄙以思後圖是非羅
憑以重兵據白帝擅戈以殖辛鎮夜郎蜀上險山
山峻隔絕蹊徑若悉取舟楫保江州徵兵南中乞師東國如此則姜廖五將自然宵從
吳之三師承命雲赴何投寄之無所而慮於必之邪
魏師之來寔國大舉欲追則舟楫靡資欲留則野老

評

吳

陳壽評孫堅孫策

又評吳主

又評三嗣主

孫盛評孫堅孫策

又評三嗣主

陳壽評劉繇太史慈士燮

又評張昭顧雍諸葛瑾步騭

又評孫紘嚴畯程秉闞澤沈友

又評周瑜魯肅呂蒙

又評程普凌統滕璋等

又評朱治朱然呂範朱桓

又評吳錄注續漢溫恪統陸

又評陸遜

又評吳主五子

又評吳周魴鍾離牧全琮

又評潘濬陸凱陸胤

又評是儀徐詳胡綜

又評諸葛恪勝二孫漢陽

又評王樓賀韋華

陳壽評孫堅孫策

評曰孫堅勇挫剛毅孫微發迹尋風攄卓山汝杜塞有忠壯之烈策英氣傑濟猛銳冠世覽奇取異志陵中夏然皆輕佻果躁隕身致敗且割據江東策之基兆也而權尊崇至于上侯爵於義儉矣

又評吳主

評曰孫權屈身忍辱任才尚計有句踐之奇英人之傑矣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業然性多嫌忌果於殺戮暨臻末年彌以滋甚至于鏡范珍行亂嗣寧鏡

竝門謂貽厥孫謀以宴翼子者哉其後葉陵遲遂致覆國未必不由此也

又評三嗣主

評曰孫亮童穉內無賢輔其替位不終必然之勢也休以情愛留恩任用興布不能救進良才政經易張雖志善好學何益救亂乎又使既廢之亮不得其死友于之義薄矣酷之淫刑所濫門教死流徙者蓋不可勝數是以羣下人情恐懼日月以異朝不謀夕其變感乎視文竑祥瑞以為至急忽普舜禹躬稼至聖之德猶或失據況庶庶乎羣下之情絕異端之論不足杜覬覦之心於情理違于

事雖俊至于枯骨叢遠圖永保維誠可謂為之于其未
有治之于其未亂者也陳氏之評其未達于
又評三國主
夫古之立君所以司牧群黎故必仰協乾坤寢安萬
物若乃滿君是縱被群生則天人殛之勦絶其祚奪
其南面之尊加其獨夫之戮是故湯武抗鉞不犯不
順之譏漢高奮劍而無矢菊之議何者誠心海之暗
而人神之所親故也況皓果為重退君遇辛於桀
首素旗猶不足以謝鬼視汚室羞社未足以紀暴遠
而乃復以顯矜加益黷武行天罰伐罪弔民之
義正是以知儁之不懲而凶暗之莫成詩云取救
[illegible]卷五十二 四 [illegible]
譏人校畢財竟神謂猶然劉謂君子且神旗電飾共
臨為窟理窮藝追察後詩命不赦之罪既彰三驅之
義又塞極之罹道亦無取焉
陳壽評劉琰為名行好尚減否立于損益之時據禹
評曰劉琰為名行好尚減否立于損益之時據禹
貢兗州人之表選士才也吕蒙勇而有謀斷論事計
明出衆人之表選士才也吕蒙勇而有謀斷論事計
論都普會關羽最其妙者初到數言有國士之量及
有國士之量及武將而已于孫權之論役勞允當
故載錄焉
又評程普淡統治理等
又評張昭嚴畯程秉闞澤薛綜
評曰張紘嚴畯程秉闞澤薛綜之亞於張昭
評曰張紘文理貞正為世令器秉持之亞於張昭
誠有以也嚴程闞生一時儒林也至畯薛不齊舊不
三國志文類 卷五十二 五 [illegible]
亦長者于薛於學識相[illegible]為吳臣及陸凱先有
先周然於暴酷之朝屢竪讜列君子死節
又評周瑜魯肅呂蒙
評曰曹公乘漢相之資挾天子而掃群桀新益荆城
仗武東夏于時談者莫不敵費以周瑜魯肅呂蒙
明出衆人之表選士才也吕蒙勇而有謀斷論事計
論都普會關羽最其妙者初到數言有國士之量及
有國士之量及武將而已于孫權之論役勞允當
故載錄焉
又評程普淡統治理等

評曰凡此諸將皆江表之虎臣孫氏之所厚待也以
潘璋之不修權能忘過記功其保據東南宜哉陳表
呵家支庶而與曹子名人比冀齊衡扳并出類不亦
美乎

又評朱治朱然呂範朱桓

評曰朱治呂範以舊臣用朱然朱桓以勇烈著聞
呂據朱異施績武有將帥之才克終堂構若範桓之
超階得以吉終至於據異無此之尤而又罹殃者範桓
遇之時殊也

又評吳翻陸績張惇駱統陸瑁五篇末標

評曰吳翻古之狂直周旋難免孝末世依違不能容非
曠宇也陸績之於楊云是仲尼之左丘明老聃之嚴
周矣以聰建之器而作守南越不亦賤夫人歟張溫
才藻俊茂而智防未備用致艱患駱統抗明大義辭
切理至值權方開不開陸瑁為義規諫君子有稱焉
吾聚朱據呂岱屯戍以正喪身悲夫

又評陸遜

評曰劉備天下稱雄一世所憚陸遜春秋方壯威名
未著權而克之猶不如志予既奇遜之謀畧又歎權
之識才所以濟大事也及遜忠誠懇至憂國亡身庶
幾社稷之臣矣抗貞亮雅素詳數通使命綜文采才用各見信任譬之
廣度其棟梁之佐乎

又評諸葛滕二孫濮陽

評曰諸葛恪才氣幹略邦人所稱然驕且吝剖公無觀況在於恪矜己陵人能無敗乎若躬行所與性遜及弟融之書則悔吝不至何尤裕之有哉膝胤之時猶保其貴況之理也士操尊主庇民矩而孫峻之論者濮陽興舅后宰輔忌不峻綝凶豎盈溢固無足論

經國協張布之邪約萬戚之說誅夷其宜矣

又評王樓賀韋吾粲薛綜異弘博多通按王清白卽評曰薛瑩稱王蕃器量綽異弘博多通按王清白卽操才理條暢賀邵庶志高絜機理清要韋曜寫學好古博見群籍有記述之才胡沖以為之邵蕃一時清

妙善無復劣必不得已之宜在先邵當次之華覈文賦之才有過人曜而典誥不及也予觀覈數獻表規期於自盡庶幾忠臣矣然此數子處無妄之世而有名位孤死其理得免為幸耳

檄 盟

魏

明帝露布天下并班告益州

表給檄州郡文

蜀

杉關後文

呂凱答雍闓檄

吳

盟文

胡綜偽作降文二條

明帝露布天下并班告益州

蜀諸葛亮自漢嘉運巴蜀諸葛亮集外表立孤之名而內脅實實神人被毒惡痛身臧亮外託輔漢內圖篡盜擅權之寔劉升之兄弟守空城而已亮又偪易益上芒用其民是以利狼宕渠高定青羌莫不見解為亮仇敵而亮反裘負薪裹盡毛髀刖趾造餧刻肌傷膚父更稱說自以為能行兵於井底游步於牛蹄自厌卽位三載無事稱哀憐天下救恤黎庶風於禮樂次講武於農隙

置虎圍外未以爲真而亮懷李能遏勇之志不思荊
郡度德之成驅暴吏民益利邪山王師方振脂破軋
尊尚設高祥望旗奔收虎正逐北蹈尸涉血虎也小
子震驚朕師猛銳踊躍感思長驅朕惟幸土吳非王
臣師之所處期蘇生焉不欲使十室之邑忠信貞良
與夫淫容之黨同受塗炭故先開示以昭國誠勉思
變化無滯亂邦已蒭將吏士民諸爲亮所劫迫公卿
已下皆聽束手

表貶檄州郡文

蓋明明主固危以前變忠臣盡難以立權義者獨正

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政秦法雖峻猶有望夷之禍
況今委政擅勳高机決事者禁下陵上督海內寒心於是終侯朱虛與威詹怒誅吳
逆亂尊立太宗故能奄化興隆光明顯融比則大臣
立君之明表也司空曹操祖父騰故中常侍與左悺
徐璜並作妖孽饕餮放橫傷化虐民父嵩乞養嵩養
因賊假位與金輦璧輸貨權門輿台盜司位傾竭重寶
扶聲閹遺配本無令德僄狡鋒俠好亂樂禍暮府普
統鷹揚姦凶逆續還董卓侵官暴國於是提劍揮
征操因睚眦被以非罪榜楚并加五毒具至臘臂及
及愚不顧憲章又議郎趙彥忠諫直口議有可納故

聖朝含聽改容加錫操欲速奪時權杜絕言路擅收
立殺不俟報聞又梁孝王先帝母弟坟陵尊顯松柏
桑梓猶宜恭肅而操率將校吏士親臨發掘破棺取棺
屍器取金寶至今聖朝海內士民傷痛又署發五中
郎將模金校尉所過墮突無骸不露身及三公之官
而行桀虜之態殘虐烈無道之臣於操為甚幕府
方詰外姦未及整討加忘舍覆奧丁補維而操豺狼
三國志文類　卷五十四　朱吉宣日校
野心潛包禍謀乃欲拔棄孤弱漢室陰誠中正
專為梟雄推戴仗鼓北征公孫瑞彊梁逆拒圍一
年操周其未破陰交書弁欲託助王師以相掩襲故
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其行人發路塞泉敗使
鋒芒挫縮厥圍不果也救東郡不果也救東阿不果
眼之介樂隆卓之隧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驅
百萬胡騎千群詣中黃門奉迎之材騁良弓勁弩之勢
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濟漯大軍流黃河以角其前別
州下宛葉而持其後雷震虎步並集虜庭若舉炎火
以燎飛蓬覆溢海而沃爝炭有何不消滅者哉當今
漢道陵遲綱紀弛絕操以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稱
陪衛內以拘執懼其篡逆之禍用斯而作乃忠臣肝
腦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晉也可不勗哉

蜀

右陳琳辭

移關後文孫權稱尊號陳表為討賊作表入吳界關候口

東之與西譯使往來定益相望申盟初好日新其事
來尊應保聖祚告然受符剖判土宇天下響應各有
所歸於此時也以同心討賊則何危不滅哉而朝君
臣引領欣賴震以不才得鬼下便奉軍叙好踐界踊
躍入則如歸獻子遷魯犯其山澤春秋記之望必改
圖與異制懼或有違幸必斟酌誠示其所宜

呂凱治雍闓檄

永昌太守永昌在益州郡西南與蜀隔絕而郡太守王伉肺腑之親移檄永昌將吏民開境拒閉斬闓首傳詣軍門

天降喪亂奸雄並興分天下切土各有所王不思竭力盡節以除國難伏性狂惑妄大小漢恩以為當躬聚黨衆宰先敗行上以報國家下不負先人書功竹帛遺名千載何期臣僕吳越背本就

未平普薛勤民事隕于當塗書籍嘉之流叙無窮崩于江浦何足可悲文武受命成王乃平先帝龍興海內望風宰臣聰聲自天降衷而將軍不覩盛衰之紀成敗之符譬如野火在原踐履殷河永火滅冰津將何所依附暴者將軍先君雅侯忠烈而封賞融知興歸志世祖光昭流名後葉世歌其美今諸葛丞相英才拔出深覩未萌受寄託孤翊贊李興興衆無怠錄功忘瑕將軍若能翻然改圖易跡更步古人不難追踵上何足軍哉蓋聞楚國不恭桓司盟群臣晉悼不長況臣於非主誰肯服天者惟德人信惡於陽誠動天地重役結盟廣誠約誓後東西之

之交是以前後白來無往重承告示發憤忘食故暮陳所懷惟將軍察焉

吳

盟文 君践位權理乃天下歃青於蜀吳丹於楊越各因其土地使士民之心各勠其志必殺其讎宜先分裂奪其土地使士民之心各知所歸是以春秋晉侯伐衛先分其田以畀宋人於其義也且古建大事必先盟誓故周禮有司盟之官尚書有告誓之文漢之興吳將復誰在夫討惡翦賊宣有盟約諸葛丞相德威遠著暨戮不圖典戎在外信慝於陽誠動天地重役結盟廣誠約誓後東西之民咸共聞知故立壇殺牲昭告神明再歃加書副之天府天鳥聽下鑒威來詣司盟群臣舉心共誓戮力一心同討姦賊蕩滌虛穢以清華夏之邪協比義在血載慎

危邮患分災共度好惡存亡無或攜貳若有宣漢之後葉克終若始凡百之約如載書信吉不協凶使天命明加于好有背此盟創禍先亂神上帝是討是殛山川百神是糾是殛俾墜其師無克保國于爾大神其明鑒之

明綵為降文三條

天綱弛絕四海分崩群生焦悴士人播越兵寇所加邑無居民風塵煙火往往而處自三代以來大亂之

極未有若今時者也臣願志深處時無方慙於土壤不能翻飛逐禹稷執事戎役遠處河朔天衢隔絕雖望風慕義思記大命媿無因緣得展其志每往來者窃聽風化伏知陛下齊德乾坤同明日月神武之姿受之自然敷演皇極流化萬里自江以南戶受寧壽英雄俊傑上達之士莫不心欽旗詠樂在歸附者也今年六月末奉聞吉日祇踐祚阼弘大緜載二理天綱將使書契定主昔武王伐殷殷民倒戈高祖誅項四面楚歌方之今日未足以喻臣聞不賜之天至願謹遣所親同郡黃定奉表及記降叛問

闕求達其欲所陳叡列于左

其二

昔伊尹去夏入商陳平委楚歸漢書功竹帛遺名後世世主不謂之背誕者以為知天命也臣昔為曹氏所見交接外託君臣內如骨肉恩義綢繆有合無離遂受偏方之任總河北之軍當此之時志望高大永與曹氏同死俱生惟恐功之不建事之不成耳及曹氏之亡後嗣繼立幼沖統政讒言彌興同僚者以勢相吞異趣者得間其言而臣受性簡畧素不下人視彼數子意寔逆之此亦臣之過也遂為邪議所乘今不就怪於臣節也又今人臣懷異苟奉己

自效不當徼幸因事為利然今與古殊勢不同南北
悠遠江湖隔絕自不舉事何得濟免是以志士之
御而思立功之義也且臣資又以尊氏之弱非天命
所在政弱刑亂朝奪於臣諸將專威於外各自為政
莫或同心士卒裹糧空虛網紀毀廢上下並苦
想前後數得降叛其閒此閒黃豹攻林宜應天時此
冥陛下進取之秋是以區區敢獻其計今若內兵淮
泗據有下邳荊揚二州開設屯田應臣從河北席卷而
南形勢一連根牙永固關西之兵繫於所衛青徐二
州不敢徹守許洛餘兵衆不滿萬誰能來衆與陛下
爭者此誠千載一會之期可不深思而熟計乎及臣
所在說自多馬加論羌胡當以三四月中矣等時驅
馬來出應度今者可得二千餘匹陛下出軍當校此
時多將騎士來就馬手此皆先定所一二知凡兩軍
不能相究盡冥今此間寇亂易可克定陛下舉動應
者必多上定洪業使乘天一統下令臣所建非常之
功此乃天也若不見納此亦天也願陛下思之不復
多陳

其三

昔許子遠舍袁就曹計校應見納受遂改袁軍

三國志文類第五十四

初平之元董卓殺主鴆后遷王室是時四海兇
中平之政無惡卓之凶逆家家思亂人人自危山東
牧守咸以春秋之義偕入討賊於是大興義兵名豪大俠富室強族飆扇雲
萬里相赴兖豫之師戰於滎陽河内之甲軍於孟津
卓遂遷大駕西都長安而山東六者連郡中者跨
城邑小者聚作陌以還相吞滅會黃巾盛於海岱
寇暴於并冀梁勝轉攻南郷邑望煙而奔城
郭靡塵而潰百姓死亡暴骨如莽時余年五歲上以
世方擾亂教余學射六歲而知射又教余騎馬八歲
而能騎射矣以時之多故征征余常從建安初上南
征荆州至宛張繡降旬日而反亡兄孝廉子脩從兄
安民遇害時余年十歲乘馬得脫天文武之道各隨
時而用生於中平之季長於戎旅之間是以少好弓
馬于今不衰逐禽輒十里馳射百步日多體健心
每不厭建安十年始定袁紹歷代獻名

馬時或之暮春勾芒司節和風扇物弓燥手柔卓爰
獸肥與族兄子丹獵於鄴西終日手獲麏鹿凡雜兎
三十後軍南征公曲蠡高書令荀彧奉使窮軍見余
設論之未盛言圍君善左右射此是難能余亦執事
未覩夫項發口縱俯馬仰月支也或喜笑曰乃
爾余曰時有常徑的有常所若馳平原赴豐草要狡獸截輕禽使弓不虛彎所中
必洞斯則妙矣時軍祭酒張京在坐或稱于曰善
余又學擊劍閱師多矣四方之法各異唯京師為善
極盧之間有虎賁王越善斯術耕於京邑河南史阿

言昔與越遊具得其法余從阿學之精熟皆與平虜
將軍劉勳詹減將軍鄧展等共飲箱開展善有手辟
曉五兵又稱其能空手入白刃余與論劍良久問曰
將軍去斗也余自謂好之又得善術用求與余對時
河間斗熱方食芽蕨使以為扶下殿數交三中其脅
左右大笑展意不平求更為之余言吾法急屬難相
中而故齊脅耳展言願復一交余知其欲以取交
中也因偽深進展果喜前余却踏正截其頷坐中
驚視余還坐笑曰昔陽慶使淳于意去其故方更授
以秘術今余亦願鄧將軍捐棄故伎更受要道也一

坐盡歡夫事不可自開已長余少曉持被自謂無對
俗名數戰為坐臧室鏡有為敗木尸後從陳國袁敞
學以單政複姓為名神對家不知所出先日若逢敞
於狹路直決耳余於他戲弄之事少所喜唯彈棊巧
盡其巧少為之賦昔京師先王有馬谷鄉侯東方安
世公子常恨不得與後數子者對上雅好詩書文

籍疏在軍旅手不釋卷每定省從容常言人少好
學則思專長則善忘長大而能勤學者唯吾與袁伯
業耳余是以少誦詩論及文而備歷五經四部史漢
諸子百家之言靡不畢覽博物志曰帝嚳殫黑能用

手巾角時有一書生又能低頭以所冠著當巾角撇
棊

少帝曰叙始生祯祥

昔帝王之生或有祯祥蓋所以彰顯神異也惟予小
子支氣未充誕育靈祇之所祐祚也豈敢自比於前
詔聊記錄以示後世焉其辭曰惟正始三年九月辛
未朔二十五日乙未生成子生丁時也天氣清明日
月暉光爰有黃氣炯炯於堂照耀室宅其色煌煌相
而論之曰未者為主觀之行也於日直成應嘉名也

炯炯之氣神之精也無災無害爰神靈也永王不弔
固未能涉道而早入蹈深履冰淵江淩望古人有
云懼則不亡伊予小子曷敢怠荒永奉烝嘗

衛恒撰四體書勢序

自秦用篆書焚燒先典而古文絕矣漢武帝時魯恭
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已不復知
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秘藏希得見之魏初傳古
文者出於邯鄲淳淳以示淳而淳不別乙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周旋其中之名遂

效其法大康元年汲縣民盜發魏襄王冢得策書十
餘萬言案敬侯所書猶有佛敬侯謂魏也其序冢
書曰秦時李斯毀為工篆諸山及銅人銘皆斯書也
漢建初中扶風曹喜少異於斯而亦稱善邯鄲淳師
焉窮究其妙韋誕師淳而不及也太和中誕為武郡
太守以能書留補侍中魏氏寶器銘題皆誕書云法
未又有蔡邕采斯喜之法為古今雜形然精密簡
不如淳也其序錄書已畧見武紀又曰即宜宜為
大字邯鄲淳為小字梁鵠師淳得次仲法然鵠之
筆畫其勢矣其序草書曰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
亦皆務工杜氏然字甚安而書體微瘦崔氏甚得筆
勢而結字小疏弘農張伯英者因而轉精其功用家
之衣帛必書而後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必
為楷則觀者以為法不見書至今世人宏尚
之草仲將謂之草聖伯英又有甚
孟穎梁孔達田彪和及其弟文舒者次伯英又有甚
名於世然殊不及文舒也

魏

祝

祝橋玄文 曹公遣使以太牢祠橋玄文曰

故太尉橋公誕敷明德汎愛博容周念明訓主忌令
譖遷幽幽體歸遷哉嗚矣吾以幼年遭離升堂室特以頑
鄙之姿為大君子所納增榮益觀皆由奨助猶仲尼
稱不如顏淵李生之厚歎貫復主此知己懷此無忘
又承從容約指之言殂逝之後路有經由不以幸存
雙鄰過相沃酌車過三步痛何勿怪難臨時戲笑之
言非至親之篤好胡肯為此辭予雖謂盡念能治已
疾悢悢惟願念之悵悵奉命東征屯次鄉里北望墳
土乃心陵墓裁致薄奠公其尚饗

蜀

即位告天文

惟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午皇帝備敢用玄牡昭告
皇天上帝后土神祇漢有天下歷數無疆曩者王莽
簒盜光武皇帝忿然致誅社稷復存今曹操阻兵安
忍殘殺主后滔天汙夏罔顧天顯操子丕載其凶逆
竊居神器群臣將士以為社稷宗廟宜備大統兆庶
二祖龔行天罰備雖否德懼忝帝位竊于庶民外及
蠻夷君長咸以天命不可以不答祖業不可以久替
四海不可以無主羣士式望在備一人備畏天明命

又懼漢邦將泯于地謹擇元日與百僚登壇受璽紱脩燔瘞告類于天神惟神饗祚于吳家永終四海

吳

即位告天文

皇帝臣權敢用玄牡昭告于皇皇后帝漢享世二十有四行氣數終祚運盡四方兵起羣凶縱逆率土分崩篡位盜名亂制權生于東南遭值明運承乾東巡在乎世奉解行數奉是爲三

事之人咸以爲天意已去於漢漢氏已絕祀於天皇帝位虛邪和無王休徵嘉瑞前後雜沓莫不數在窮末得不受權畏天命不敢不從謹擇元日登壇受帝璽紱告類于神燔柴告祭于天地山川羣神皇帝位謹再有神饗之左右有吳永終天祿

祭文

魏

文帝受禪祭天地嶽瀆文

明帝追册漢帝告祠文帝前文

張昭等作同諡哀辭

文帝受禪祭天地嶽瀆文

皇帝臣丕敢用玄牡昭告于皇皇后帝漢歷世二十有四踐年四百二十有六四海困窮王綱不立五岳

東書堂印

數重致兵世見詩書祥天神之意比昭有漢數終之極起受命之符漢主以神器正授於臣臣亦三讓重違衆議升壇受璽紱告類于天神燔柴告祭于天地山川羣公成尹六事之致位于丕丕畏天命靡依勿從謹擇元日登壇受帝璽紱告類于天神燔柴告祭于天地山川羣神皇帝位謹再有神饗之左右有吳永終天祿

明帝追册漢帝告祠文帝廟文

明帝即位謚曰有司追謚曰

獻聞夫禮也者反本修古不忘厥初是以先代之君尊尊親親有崇焉有山陽公寢疾集國有司建白表紀之禮視諸侯王獻帝心乃仰政七政修祭山陽公告知天命永終禪位祚建胤躬統承洪業蓋聞昔帝堯元恺舉舜禪位祚我民主斯乃聞唐懿德之事也黃初受終命公于國行漢正朔郊天祀祖禮樂制度率乃漢舊斯宗舜典明堂之義也上考遂初皇極攸建允興克諧莫明于茲蓋子以繼志闕訓為孝臣以配命欽若為忠故詩稱唯孝友于兄書曰前人受命茂建厥緒繩我民主追孝書曰前人受命茂建厥緒繩我民主贈典終命司徒司空持節即冊贈典終命司徒司空持節即冊副祚大魏大魏承天順民應期革運受終于漢漢氏承堯歷數運終于己漢氏承堯歷數運終于己

典以追皇考之神靈今追加山陽公曰孝獻皇帝冊典以追皇考之神靈今追加山陽公曰孝獻皇帝冊贈璽綬命司徒持節即冊贈璽綬命司徒持節即冊副祚大魏大魏承天順民應期革運受終于漢漢氏承堯歷數運終于己漢氏承堯歷數運終于己旗服章車旗服章車徒儀一如漢氏故事車徒儀一如漢氏故事車書皆仰大司農立其後嗣為山陽公以通三統永為書皆仰大司農立其後嗣為山陽公以通三統永為魏賓於是冊冊曰嗚呼皇天降戾于漢俾逆厥德魏賓於是冊冊曰嗚呼皇天降戾于漢俾逆厥德阜福歐山罹焚滅京都起自西京祖唯永定錄茲咎邑畴咨堪哀求定錄茲咎邑畴咨堪哀求定錄茲咎邑畴咨堪哀

雄熾起帝自西京祖唯永定錄茲咎邑畴咨堪哀求定錄茲咎邑畴咨堪哀政乘輿入遷許昌武皇是依歲在乙未武皇師靡征守以溫仁公舒及虛遠愛于民牧幽墜徐甘棠是均慄慄夷夏朝夕以清鑾駕東狩命以章既收且侯欲土深踈遂升上將受親安東

將平世難仕稽是崇降年不永奄忽復喪恃
民知用窮胥不自日五鄙潰崩哀我人斯將誰仲憑
追思靡及仰叫皇穹嗚呼哀哉

三國志文類第五十六

誄

魏

曹植作文帝誄

嗚呼哀哉于時天震地駭崩山隕霤嗟我人斯若喪考妣恩過慈母德逾嚴君
錯行百姓叩噭萬國悲悼若喪考妣恩過慈母德逾嚴君擗踊
郊野仰想穹蒼於曰何辜早世蘭喪嗚呼哀哉悲夫
天行忽焉光滅永棄萬國雲往雨絕承問先忽嗚
哽咽油鋒拍刃數自僵斃皇慕二妃甘心同穴恩恨
南風惟以增滿終於情沒指景自誓考諸先記尋之

哲言生若浮寄惟德可論朝聞夕逝孔志所存皇鞮
一沒天祿永延何以述德之素莫尚何以詠功宣之
管紘乃作誄中皓皓太素西儀始分中和產物摩有
人倫爰暨三皇寔秉真道降逮五帝繼以熙純二代
製作踵武立勳季嗣不維綱紐于秦崩樂滅學儒坑
禮焚二世而嬴漢氏乃興弗求古訓贏政是遵王綱
帝典闇淪無聞未光幽昧莫適完運羣乾坤迴歷簡聖
救賢乃眷大行屬以黎元龍飛啟祚合契上玄五行
定紀改軌革年明明赫赫受命于天仁風偃物德以

無周元志青冥才秀藻朗如王之堅聰察無滯騏
耒形其剛如金其貞如瑛如冰之潔如砥之平尊公
無私戮量無輕心鏡萬機照下情思良股肱喜普
伊呂捷揚側陋舉湯代禹教才嚴穴取士逢戶唯德
是榮弗拘禰祖毛土之表道義是圖弗營厥險六合
是康夷齊契其遵下以純民跃拓境克紹前人升條
呂制袞服以冕乘殷之輅行更之尽金根黃屋翠旒
龍鸞紳冕宗虞卿統雅尊講禮容瞻之若神方牧
妙舉欽於恤民虎將帥新鎮攸四郡冬旗所勒九壤
被宠駱克不若貌敢不臣服莊海表萬里無塵房備

幽徼鳥獮江坻雜若昏魚乾脯矯鍊貢越裳
效珍徐支絕域侍子內宿總降瑞黃初改洛龍陵波浮下平列庭神雀
翔舞數英階除系風有昏結忽素翁飛走郊野神鹿
音內形自焉土雲吳甘露降孟夏六月告祥
陰洛回回乾昆祁祁甘雨滋嘉穀豐茂年穰三光之照時序歸之宅
惠君庶蒸蒸父圖致太和洽德全義將登介山先皇
仰儀鑄石紀勳勒銘藏瑞方隆封禪歸功天地高世
百靈動命魂魄交歸思慕以積奔考
廣開塞之峴崇廟衷經以軌典欲
高帝石通照考淨元則之遠經營於山是等穀

恩養於下庭慨抆心而自悼軀之是效兮甘九死而忘生幾司命之役籍兮先黃髮而預零天蓋高而察卑分與神明之我聽獨鬱伊而莫想兮追顧景而悲形奏斯文以爲恩兮結輪里以敷誠嗚呼哀哉

詩賦

魏

王粲美西征詩

文帝臨江觀兵詩

陳思王獻文帝詩二篇

又發情告離詩

又娶妻詩歌詩

楚王元遺石崇詩并答詩

阮瑀遺琴歌

阮籍詠懷歌

嵇康自責詩

吳質思文帝詩

杜摯與妊立公求藥詩并答詩

陳思王植銅爵臺賦

吳

薛瑩獻孫皓詩

胡綜黃龍賦

王粲美西征詩（魏公四征張魯作五言詩以美其事）

從軍有苦樂任問所從誰所從神耳武安得久勞即

相公征閩右赫怒振天威一舉滅獯虜再舉服毛奚
西收邕地賊忽若俯拾遺陳寶趙山嶽洞內踰川城
軍中多饒飲人馬皆溢肥徒行乘乘遠空出有餘貧
扣土三千里往反如飛故舜入鄧城前願獲無違

文帝臨江觀兵詩 文帝行幸廬陵故城臨江觀兵帝於馬上為詩

觀兵臨江水水流何湯湯戈矛成山林旌甲曜日光
猛將懷慕如虎臨戰場正從橫誰云江水廣一葦可以航
不戰屈敵威戰兵稱賢良古公宅岐邑實始翦殷商
孟獻營亂宇鄭人懼稱兵圖務耕殖先富後教士
興農淮泗間築室都徐方量宜運雜四六軍政悅康
豈如東山詩優游多歲月

陳思王獻文帝詩二篇

於穆顯考時惟武皇受命于天寧濟四方柔旗既
九土攸寧化洽無外遐荒賓來王超商越周與唐比隆
篤生我皇亮世弘聰武勇嗣烈文明時雍受禪夫漢
臨君萬邦萬邦既化率由舊章廣命懿親以藩王國
帝曰俞侯君茲青土奄有海濱方周于魯車服有輝
旗章有叙濟濟楊鑣洋洋洪流風翼翼輕蓋涉趙之津
舉柱時動亂經營滿作奔先踐是墮徵我皇使
犯我朝儀國有典刑我則我刑時寘于理元凶是享

指日遠征前驅樂燧後乘杭旌輪不輟運高無慶復
爰聖帝堂稅此西墉嘉詔未賜射鵰旨發仰瞻皇闕
俯慙闕廷長懷永慕憂心如酲

又發憤呈雜詩 是時時事及白馬王彪監國魏望國欲回路東還人者不臨北旋時告誰人知作

詩帝承明廬遊好舊展清晨發皇邑日夕過南陽
伊洛廣且深欲濟川無梁汎舟越洪濤悠悠東路長
回顧戀城闕引領情內傷大谷何寥廓山樹鬱蒼蒼
霖雨成川流深淵蛟龍從潛中田良疇蕪不修

脩阪造雲日我馬玄以黃玄黃猶能進我思鬱以紆
欲還絕無蹊瞰上蹈踟躕亦何留相思無終極
秋風發微涼寒蟬鳴我側原野何蕭條白日忽西匿
孤獸走索群衆鳥不夜鳴翔翔鳳凰翼徘徊以悲鳴
感物傷我懷撫心長歎息歎息亦何為天命與我違
棄置勿復道願子崇明德遊好在令時

心悲動我神棄置莫復陳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鄰
恩愛苟不虧在遠分日親何必同衾裳憤懣後宴會
倉卒當肉情能不懷苦辛苦辛何慮慮思天命但可疑
虛無求列仙松子久吾欲從之遊王體供享黃髮期
離別永無會執手將何時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
收淚將長辭援筆從此辭

又悲哉調歌辭

吁嗟此轉蓬居世何獨然長去本根逝孤飛隨風旋
東西經七陌南北越九阡辛苦百草間風起吹我入雲間
自謂終天路忽焉下沈淵終始自相接莫知其所緣

當南而更北謂東而反西宿昔當何依忽忘平生言
飄飄周八澤連翩歷五山流轉無窮已誰知吾苦艱
願為中林草秋露晞野人婦桑歌豈不痛傷哉林葉落

楚王龔遺石崇詩并答詩

文武應時用英才在明哲嗟我石生為國之俊傑
入侍於皇闥出則登九列威檢肅奸邪吳喬
時昔謬同位情至過昔衛分離踰十載思遠心增結
願子鑒斷誠寒暑不踰契

石崇答詩

昔常接羽儀携游青雲中款道訓曾子儒化奐以融

同聲無異響故使愚愛隆堂堂惟敦初好欵分在令終
孔不陋九夷老氏遠而我道通海陽可以保王躬
世事非所務周公不足夢之寂令神王是以守至沖

阮瑀 止琴歌

瑞善鮮音能鼓琴悉撫弦而歌因造歌曲曰奕奕天
門開大魏應期運青蓋巡九州在東西人怨士為知
已死女為說者玩思義苟欵暢他人焉能亂

阮籍 懷詩 其一

洋洋特蒼蒼蘇門山蘇門山有奇士姓名有所定數
五行更王精之從之義乃對之太嘯清音協宮商響
若鸞鳳聲參差諧律呂大人先生不可見安識其
誰等兒豈知之

其二

日沒不周西月出升扶桑中流揚精輝不見陰光代為雄
亭亭在須臾欵欵將復隆富貴仲間貧賤何必終
又欵日天地鮮分六合開子日月頹我騰而

上將何懷

嵇康 自責詩 北山

先生兒無言子登北山默然不對無時去康日
兒於今之世矣子多為宜若子乃曰子才多為宜若子
乃遺品安事為時所累

欲寡其過誘讓沸騰性不堪煩今思孫登內負宿心外報良朋
吳質 思文帝詩文帝薨思
陳思王植 洞簫賦 新增 新增

臺使各馬賊楫
授筆立威賊已
從明詔而嬉遊
勸聖德之所營
中天之華觀
開果之滋榮
垣其既立
恭於上京
矣惠澤遠揚
量秀舜日月之暉光永
王云云太祖深異之

吳

薛瑩獻孫皓詩

少傅建衡三年時瑩以左執法
遷尚書及立太子又
遷侍中常在侍從作瑩獻時事

惟臣之先
遭時之難
天啟其心
恩德遠施
作守合浦
絕統復紀
重值文皇
洪恩未報
記綵遷疆
耕豈惟聖
叔夜以疎
載及臣斯
宮繼世
貴遐悼亡
龍顧此福
論父子兄
閔無報萬分

胡綜黃龍赦賦

綜字偉則汝南人父原
避地江東綜少與張
昭諸葛瑾顧雍陸遜
聞名弱冠為孫權
太子和所友善
乾坤肇立
是效是營
上順天心
湯有鳴條
明明大吳
黃虞是祖
將恢大緒
作守合浦在海之隅遷入京輦義開機樞枯瘁更榮
絕統復紀自徼而顧非願之始亦惟寵過心存足止
重值文皇建號東宮乃作少傅光華益隆明明聖嗣

五將三門疾則如電遲則如雲進止有度約而不煩
四靈既布黃龍處中周制日月建日太常樂然特立
六軍所望仙人在上鑒觀四方神使之爲國休祥
軍欲轉向黃龍先移金鼓不鳴寂然變施閒設若神
可謂祕奇在昔周室赤烏銜書今也大吳黃龍吐符
合契河洛動與道俱天贊人和儉日惟休

三國志文類第五十八

雜文

蜀

郤正釋譏

李興立碣表閭文

吳

華覈草文

郤正釋譏

郤正字令先仕蜀爲中書令史官職典文籍
章自在內職綜覽墳典探賾索隱鉤深致遠
三十年時從微至著人皆知之官不過六百
石而處不憎是以官不過六百石而處不憎
皓初立政不稱職文見志譏口

之秋烈士樹功之會也吾子以高明之才珪璋之質
兼覽博聞留心道術無遠不致無幽不悉徒身取命
幹茲奧祕蹈踏紫闥喉舌是執九考不移有入無出
究古今之真僞計時務之得失雖時獻一策偶進一
言釋彼官守以慰此素飡周未能輸忠效盡班朒肝
排方入真惠彼黎元俾吾徒草鄙並有聞焉也盍亦
綏衡紱轡回軌易塗與安駕肆思焉斯徂審禹揚以
投濟要夷庚之赫憮播秋蘭以芳世副吾徒之役圖
不永歲與余聞而歎曰善哉乎有若云子邪夫人心不
同寔若其面子雖光覩既已為尤若子之言良哉所思

退未可以言八紘之形綽之精練也或人率爾而問曰是何言與余應之曰廣帝
爾仰而揚衡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余應之曰廣帝
以面從為戒孔聖以悅已為尤若子之言良哉所思
將為吾子論而釋之昔在鴻荒朦昧肇初三皇屢遷
五帝承符爰暨夏商前典攸書姬衰道缺霸者其狀
飄氏滲虐奔噬八區於是從橫雲起狙詐如星哥邪
蠢動智故萌生或飾真以僣偽或挾邪以干榮或說
道以要上或譸張以自衒定分義無常經故訣法弱而愚作斯義敗而姦成昌
門大而宗滅韓辯立而身刑夫何故哉利回其心龍

于之仁也侃侃庶政冉季之治也鷹揚韜鈐伊望之事也總群俊之上略合薛氏之三計數張陳之祕策故力征以勤世援筆英而不遑暇修枯篇於棨戟載然吾不才在朝累紀記身所天心焉是時樂滄海之廣味數嵩嶽之高跡聞仲尼之琴高感鄉校之益已救平仲之和美亦進可而琴否故藤冒鼓時有攸獻譬道人之有采於市閭游童之吟詠于猶畔庶以增廣福祥輸力規諫若其合也則以開協明進應靈符如其違也自我常分退于己愚進退任數不矯不誣循性樂天夫何恨諸此其所以既入不出有而若無者也狹屈氏之常醒濁漁父之必醉涸柳季之卑辱禍夷叔之高難合不以得違不以失得不充詘矢不慘淒不樂前以商軒不就後以慮輕不謝譽以干澤不辭怨以長紲何責之釋何忝之卻何方之排何肯之入九考不移固其所執也方今朝士山積筆俊成群猶鱗介之游于巨海毛羽之集乎鄧林游翫逝不為之動臻不為之改且陽靈幽於唐葉滋行猶應于商時陽旱請而洪災息桑林禱而甘澤溢行止有道故蚤有則我師遺訓不然不允要命恭己我又何辭辭窮路單將反初節踪績興之流芳尋孔氏之遺軌緻緻辭以存道悉先軌而投制題叔時之優

李興立碣表閭文

周文武興申領軍劉孔馬李興立碣表閭文

生推子八陣不在孫吳牛之奇則非般模神勢之
功一何微妙千井磨滅又何秘要昔在顛天有名無
述執若吾儕良籌妙畫臧文既沒以言見稱又未若
子占行並微臾吾反詰樂毅不終吳比於爾明哲守
冲臨終文寄讓過許由負辰荏事民言不流刑中於
鄭教美子曾蔫民知耻河渭安治垂聿則伊寧彼管
晏豈徒聖宣慷慨屢歎昔爾之隱卜推此宅仁智所
及能無規鄰日占月諸時稱其夕誰能不效貴有遺
格惟子之勲彩風來世詠歌餘典臨夫抒勇遐哉遥
矣欽規卓吳几若吾子雖亟可完已畴昔之乘為里殊
而反周想思迴以紡綿影響之有餘視而有望豈

滿今我來思氣扇故墟漢高歸魂於豐帝太公五世
有讀諸

吳

華覈辭文 孫休以不敬人物作華文作辞之覈高文曰

告覈小臣草芥凡庸重春作陛受惠特隆越從朽壤
蟬蛻朝中與光紫閣書琛是恐安把清露木浴凱風
效無絲塵負闕山崇滋潤合垢恩優異重榮寵被榮
命得融欲報罔極妾之皇穹陛恩雨注衆無其
報命草對潤汝下愚不敢遑啓命

傳

魏

張夫人傳

成侯命婦傳

王弼傳

張夫人傳鍾會字士季
夫人會母也

夫人張氏字昌蒲太原茲氏人太傅定陵成侯之命婦也世長吏二千石夫人少喪父母元成侯家脩身正行非禮不動為上下所稱述嘗妾孫氏攜摘專家

本書室印

心害其賢數讒毀無所不至孫氏辯博有智巧言足以飾非成過然竟不能傷也及妊娠愈更疾妬乃置藥食中夫人中食覺而吐之瞑眩者數日或曰何不向公言之答曰嫡庶相害破家危國古今以為鑒誠假如公信我衆誰能明其事彼以心度我謂我必言固將先我事由彼發顧不快邪遂稱疾不見孫氏果謂成侯曰妾欲其得男故飲以得男之藥反謂毒之成侯曰得男藥佳事閨於食中與人非人情也遂訊侍者具服孫氏由是得罪出成侯問夫人何能不言夫人言其故成侯大驚益以此賢之黃初六年生會于在危難之中何能無憂答

本書室印

恩恩寵愈隆成侯既出孫氏更納正嫡賈氏

成侯命婦傳鍾會時遭所生喪其母傳曰

夫人性矜嚴明於教訓會雖童稚見規誨年四歲授孝經七歲誦論語八歲誦詩十歲誦尚書十一誦易十二誦春秋左氏傳周語十三誦周禮禮記十四誦成侯易記十五使入太學問四方奇文異訓謂會曰學猥則倦倦則意怠吾體汝之意意故以漸訓汝今可以獨學矣雅好書籍涉歷衆書特好易老子每讀易孔子說鳴鶴在陰勞謙君子籍用白茅不出戶庭之義每欲會反覆讀之曰易三百餘爻仲尼特說此者以謙慕慎密樞機之發行已至要榮身所由故也順斯術已往足為君子矣正始八年會為尚書郎夫人執會手而誡之曰汝弱冠見敘人情不能不自足則損在其中矣勉思其戒是時大將軍曹爽專朝政日縱酒沉醉會兄侍中毓宴還言其事夫人曰樂則樂矣然難久也居上不驕制節謹度然後乃無危溢之患今爽僭若此非長守富貴之道嘉平元年卒爲朝高平陵會為中書郎從行相國宣文侯始舉兵衆人恐懼而夫人自若中書令劉表侍郎衛瓘夏侯和等家皆怪問夫人一子在危難之中何能無憂答

曰大將軍奢僭無度吾常疑其不安太傅義不危國必為大將軍舉耳吾兒在帝側何憂間且出兵無他重器其勢必不久戰果如其言一時稱明會歷機務十餘年頗豫政謀夫人謂曰昔范氏少子為趙簡子所資也然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者何誠伐邪之計事從民悅可謂功矣然其母以為乘傷作詐末業鄙事必不能久其識本深遠非近人所言吾常樂其為人汝居心正吾知免矣但當脩所志以輔益時化不忝先人耳常言人誰能皆體自然但力行不倦抑亦其次雖接鄙賤必以言信取與之間分

盡分明或問此無乃小乎答曰君子之行皆積小以致高大若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此乃小人之事耳希通慕大者吾所不好會自幼少衣不過青紺親營家事自知恭儉然見得思義臨財必讓會前後賜錦帛數百萬計悉送供公家之用一無所取年五十有九甘露二年二月暴疾薨比葬天子有七詔命大將軍高都侯厚加賵贈喪事無巨細一皆供給議者以為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所謂外命婦也依春秋成風定姒之義宜崇典禮不得摠稱妾名於是稱成侯命婦竊葬之禮有取於古制禮也

王弼傳

弼字輔嗣何劭為其傳曰弼幼而察惠年十餘好老氏通辯能言父業為尚書郎時裴徽為吏部郎弼未弱冠往造焉徽一見而異之問弼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也然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者何弼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不說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無所不足尋亦屢為傳說所知于時何晏為吏部尚書甚奇弼歎之曰仲尼稱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乎正始中黃門侍郎累缺晏爭衡致既用賈充裴秀朱整又議用弼時丁謐與晏爭衡致高邑王黎于曹爽爽用黎於是以弼補臺郎初除覲以此觊之時爽專朝政黨與共相進用弼通儁不治名高尋黎無幾時病亡爽用王忱代黎弼遂不得在門下晏為之歎恨弼在臺既淺事功亦雅非所長益不留意焉淮南人劉陶善論從橫為當時所推每與弼語常屈弼天才卓出當其所得莫能奪也性和理樂游宴解音律善投壺其論道賦會文辭不如何晏自然有所校得多晏也頗以所長笑人故時為士君子所疾弼與鍾會善會論議以校練為家然每服弼之高致何晏以為聖人無喜怒哀樂其論甚精鍾

會等述之弼與不同以為聖人拔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中和以通無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今以其無累便謂不復應物失之多矣弼注易穎川人荀融難弼大衍義弼答其意自書以戲之曰夫明足以尋極幽徼而不能去自然之性顏子之量孔父之所預在然過之不能無樂喪之不能無哀又常狹斯人以為未能以情從理者也而今乃知自然之不可草足下之量蓋已定乎胸懷之內然而隅踰句朔何其相思之多乎故知尼父之於顏子可以無大過矣弼注老子為之指略致有理統著道略論注易往往有高慶言太原王濟好談炳老莊常云易弼易注所怡者多然弼為人淺而不識物情初與王黎荀融善黎奪其黃門郎於是恨黎與融亦不終正始十年曹爽以公事免其秋遇癘疾亡時年二十四無子絕嗣弼之卒也晉景王聞之嗟歎者累日其為高識所惜如此